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三册目次

史部・史評類

覺山洪先生史說二卷

〔明〕洪垣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覺山史說二卷》提要

史說序

覺山洪先生夙抱靈珠悟自性生質無累俗物罔干自為諸生時潛心古道博綜十三經疏義歷代古史鑑綱暨諸子獻言等書迄暮齡猶手不釋卷每會心處輒援管細書㝡為著作稱繁鉅已史說固其晚年所閱隨命孫曹手錄以示覽觀者也公殁厥後謀諸梓問序於不佞不佞生且晚安能測公之涯涘然以通家末學焉敢自棄不揣言曰夫國家有史其來久矣上自軒伏下迄今茲治亂幾千百年何世無史何史無說史以紀事事行當世理權與之非漫應也說以徵理理孚萬世公予奪之非異同也乃行者一是非已而說者又一是

非說者一是非已而詠觀者又各一是非是非非是流轉無窮前若訟聚後如案更何大道之多岐而國事之靡是也盍說理莫辨乎易矣易言事即史紀事也易不云乎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夫當事之無形而乍至不極吾心之深何以

入人心之深迨務之隨應而立成不合太虛之神何以鼓萬有之神故必深乎其幾而含之淵然應之適然此井巽之道也上古君相躬秉神聖猶日兢業萬幾故盡制以成能嗣後廷鮮一德敝極建立率意自前臨危而見忘義忠義亦踈苟圖而效讜陳讜陳亦戾本是者非共非者是古鏡沉

光世衡乖準有懸矣夫大市甄寶誤認失真非實無真識力淺也公具先天之識定性容藏坐塵紛自覺清静值盤錯不失泰宇無爲而無不爲有爲而無以爲於虞庭安止幾康之學業脗合矣其於說中若考攟皆前人究括所未及若發揮皆先儒思慮所未周甄別材賢直洞肺腑折衷機宜

如指發的當世之是若非非若非隱乎華衮斧鉞後世之非而是是而非確乎定山鎮海是所謂通天下之志合太虛之神經以達權權不離經井辨義於井之深何以得此是故明此於易所以開物而成務明此於書所以開治而撥亂明此於春秋所以維世而立教明此於公之史說所以救

敞而闡幽公盦精通於易而時出之與書春秋相印證焉者也公於史易二書並有所著學者究心史說即易說自可濬孚無淺深之異何也含精象先摛辭象後游寄言內超悟言外一貫之道也公於聖學已得其宗則擬議以成變化特流衍之餘緒耳何容異焉愚雖不敏敢於此爲發其映云

萬曆己酉歲金谿年侄吳仁度頓首拜撰

叙

覺山先生說史編成伯子仲玉授世德曰子其爲我校之世德受而卒業因爲之叙叙曰夫史者古今治亂之一大機也非徒載治亂而實成治亂孔子之春秋孔子之說史也以二百四十年一國之史其效至於戢亂臣弭賊子與抑洪水兼夷狄驅猛獸同功非徒當世賴之至今讀其書猶令人懍凜知懼亂不極亂隨返於治治不在刑賞而在簡冊簡冊者是即孔子之刑賞也孔子而後作史者非一代說史者非一家求其能定是非以爲天下萬世極返亂爲治卒不可得何也則以是非淆於無衡勸懲爽於無鑑求其如春秋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漫不可得人莫知所爲取衷焉故也識者曰說史莫辨乎春秋詎不

然哉然則先生之說史其能如春秋乎未可知也然而先生之心即固孔子之心而先生之說即固孔子之說也余嘗得先生之說矣三五而上約其荒誕者以歸於實三五而下酌其得失者以歸於當深之不欲索人於未然顯之不欲加人以文致隨事折衷因人品評援彼證此此之非而因得彼之是即終見始始之發而因見終之

成賢否判於析塵去瑕辨於覩火盱衡往事得意疾書得其書而是之行幾可由危以之平世可由亂以之治昔人謂爲經世之書此其先生所爲經世者乎然則先生經世之業盡在是乎未敢知也主之以純心融之以學問運之以才智妙之以觀持一錯一綜卒成儒治之效辯論齊於巳口辯策舉於巳心是編也謂爲先生未見之行與事可也伯子曰然則說可傳乎世德曰可伯子唯唯說初凡四卷爲先生手所自刪今僅二卷云

萬曆甲寅菊月戊午後學汪世德叙

黄汝清刊刻

覓山洪先生史說卷上

孫男上謨上明敬編
後學吳懷讓志甫校訂

三皇

伏羲氏以前未有文字然天皇氏能立六甲十二支以定歲時月日干爲母支爲子周流變易生萬化而出萬事而六十四卦之端緒已見矣蓋自有天地以來太極兩儀四象六十四卦即與聖人之體並具天地四象矣而爻則爲六象之成四矣而爻之反對則

爲十二其六與十二者聖人之體也故謂之曰三才未有出於六甲十二支之外者甲支之相爲用想當時亦必有避凶趨吉之道如易之先庚後庚先甲後甲非至伏羲而始有也至伏羲變之而爲畫而後始簡易而易明耳言未有文字者言易也

五帝

天皇以子地皇以丑人皇以寅天地人之爲言者非實有先後言乎氣化之漸著也伏羲氏以木德王乃寅生以後生人之事制度文章效天法地與萬物並作爲開物成務之象而鄒衍但以五運該之泥矣五運之說雖古有之於義無謂安得爲定論哉乃亦如今之論正統云耳柳宗元爲正命符論一皆準於仁義且曰賢如光武克復天下猶以宗周赤伏符爲玷厥德是矣

三皇之世律呂三分損益之法不經見而云通神明之說合天地之和理性反眞始之以琴瑟詠歌何也天地人之氣未淍也故其始也無樂也各自暢其性眞之神而已其既也因神以爲器又其既也假器以

和神及其後也惟器而已矣故曰泰壹氏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茫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耽操法攬而長存何有於天地人物哉子思子曰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家承流禽獸成群草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遺餘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無聲蓋至德之世數傳而爲祝融氏聽弇州之鴻鳥以爲樂歌以暢神明而和上下而未有所因也伏羲氏斷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爲離徽而器之制始參至黃帝命伶倫取嶰

谷之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且復命大卷著之於椌楬椌楬即柷敔也顓頊命飛龍氏命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浮金亦磬鑄之以爲鐘其所因者倫倫也而天地人之神皆爲今其用之惟笛管之器而已矣神亡則器何稽哉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謂以氣召氣以和召和通神明之覡合天地之和者在是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斯言也誠非庸君凡佐所可知矣

古樂雖不復焉可也然則終不可復乎今樂猶古樂修德致治以俟焉可也樂其始於琴瑟之絲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其始也以導八音之稱曰未離乎人爾也及離而爲器即荀子所謂竽笙以爲樂始是也竽竹也黃鍾三寸九分何也黃鍾九寸其用三寸九分而以其餘藏之不用以致用於六律也大成之樂始之以柷與金何也大成之樂衆音備也不發而金收者備象也苟不得其本焉不作可也蓋泥器而失神而器終於不似也嗟乎古樂之不可復也久矣

臣交甫公深曰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東浮山在城東五十里餘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尚存而所產諸色石尚可燒上元之夕家置一塊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熒光上射天爲之亦是之謂補天蓋是時火德中微[illegible]因木盡世之用而洪荒初闢林木鮮少樵薪之利尚微附麗之機尚隱媧皇乃察物宜以金氏用以通昏黑之變補烹飪之宜蓋曰補天後世焚膏繼晷爝火代明乃亦此義補贊助也喬白巖以爲此可破千古不決之疑

然則聚灰止滔水斷鰲足立四極又何謂乎予意鴻蒙上古神聖作用與氣化相爲斡旋天地水火亦氣中之一物耳倏忽幻變顯見如鉅靈氏擘大象持化權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又如黃帝陰陽縱閉無有不得其應非常理所可窺者世遠緜渺傳聞然謬史氏存而不削亦以見當時平成洪定之功事之有無置之勿詰可也唐人女媧陵記曰[illegible]古壘望黃河中流巋然中存大浸不溺者媧皇陵也夫巨靈擘太華蹴首陽導河而東以洩憤怒雖有重丘大

阜險狹之岡莫不澈之爲黄壤汨之於旋波女媧氏已矣之後豁然之衝天險東阨風濤鼓作乃能中乾外凛特立萬年水無盈縮之度陵有高卑之常霖潦瀰之兩涘浸矣於是乎不爲之小而就其深旱暵滲矣孤嶼出矣於是乎不爲之大而就其淺自非巨鰲壯趾以固本河伯高肩以承隅動靜如因其時升降不失其則羅浮二岳以風雨合離蓬萊五山以波濤上下不復故道遂遥常流甚相遠矣夫能屠黒龍涸九川况乎一水之上而自爲訴夫能斷鰲足立四極

况乎數仞之嵩而自爲力神人之異昧者難知併録其說以俟觀覧事之有無置之勿詰可也

屈軼指佞人有之乎夫佞人者險道也邪道也葵心向日傾陰或亦此類偶有之與事之信否不足辨也

蓂莢生庭而知旬朔此物理固然然亦厖濛忽有之化而以爲盛世之端則所論堯舜之治者淺矣山閒之棕其旬朔而更新者斯又何說也

執中而偏天下本於帝學中非始諸堯舜也精一之說明執中之功始有所指此堯舜所以爲心學之源也

夏禹

胡氏謂夫子識禹之心禹之心何心也以豊儉適宜爲無閒然者非知禹之心者也禹之心純乎仁孝而無閒故致孝鬼神則飲食自不能不菲致美黻冕則衣服自不能不惡盡力溝洫則宮室自不能不卑有所重則有所輕觀禹之無閒然者觀其仁孝之見於豊儉者耳非謂豊儉也故曰夫子知禹之心也

舜以中命禹矣而後命禹以敘九疇也見中之實用皆出於天故以天道言之天道生與成而已其曰五行敬五事農八政協五紀猶之天之生也乃所以立本即中庸慎獨以至明誠原天以盡人也曰乂三德明稽疑驗庶徵嚮五福威六極猶之地之成也乃所以代終即中庸贊化育以至勸賞蠢人以還天也始曰天命終曰天載始終脩而後稱中焉虚無與功利也曷中哉八卦占吉凶以利民用九疇利民用以合於占蔡氏之書不作焉可也

商湯

潁濱有言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多方多士殫其身爲頑而不肯安然臣服於周者駿發剛毅厲之遺也雖然非也孟子嘗言之矣自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此其所以難變也周自康王以後惟有宣王中興而夷王下堂見諸侯其衰弱也久矣東遷之後知有列國而不知有君上其一變爲秦不復以節義自見於天下蓋無六七作賢聖之君非但靡使然也

湯解三面之網細事耳何以遽感漢南諸侯四十國也曰感其無心於天下而有天下之度也左右高下惟其所欲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其於天下也仁之而已矣無心也無心於天下而有十一征不容已於心者是不用命之類也至於紂則大不有於命矣故放之於湯無心也故曰樂天者保天下此之謂矣

紂

文王羑里不幾死乎曰文王未死也設有患而死有死事無死理故曰聖人無死地理之至也

周武王

伐紂與叩馬之諫將以何者爲正夫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天之命人之公道之正也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弒君之說孟子則以爲未之聞矣已避紂而欲使天下歸之人之心不與也滅不以富亦祇以興異之爲言異義耳夫安知其爲天也義士而已耳陳氏曰武王太公恐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恐萬世之無君此義並行而不悖夫一時萬世何足以定是非哉惟其時義而已矣仁而已矣

成王

周公攝政亦必有舜禹攝政之事胡氏以爲諒闇時事如其然也則三叔流言之釁無由起矣

管叔武庚之叛也其不自以爲義乎然而謂之天命不可也違天故可誅天討也天豈易言哉

宣王

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其友左儒諍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是也王殺杜伯

而儒死之不已過乎夫非過也不易而言則死不枉義以從死固以死許矣而死之是不欺其心也惜乎宣王之中興不竟耳

衛武公

衛釐侯太子共伯立弟和有寵於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共伯自殺而立和爲侯是爲武公夫武公以利殺兄而奪之位賊子所不忍爲而謂睿聖有是哉故史以爲誣而古史則又以爲改過之勇夫以殺兄之過而勇於改縱改亦無贖矣觀詩史

者不若鉄其事於不問惟取淇澳之詩以爲道學自修之功不言改過而言寡過覘過應自得之不然則亦昔人所謂是非之藪耳

平王

平王東遷之失蘇子論之詳矣然以平王言之使其不遷獨能免於微乎其既遷也又獨無可興乎豐鎬逼近犬戎遷而遠之以圖弘業未爲失也何於既遷之後君臣晏然自使如平康之世置仇賊於不問無以紀綱乎天下乃以抹周立巳功命秦列爲諸侯取豐鎬之地錫晉侯以文侯之命取河內於是秦晉齊楚漸大而周室愈微此周之盛衰一大機會也故夫子春秋首之而重致意焉果如蘇子一敗而當田宅也夫子東周之志虛矣予嘗謂西周文武之興也以政而東周夫子之興也以言言亦政也東周與西周並春秋之言與文武之功並然哉

齊桓公

周之衰始於東遷東遷衰而不復振也實由於鄭齊桓之覇當自治鄭始乃先於衛與邢失之矣夫鄭武莊與虢公同爲王卿士王貳於虢及鄭來朝王弗禮

焉其不臣之惡可知矣而怨惡生焉敢與王爲交質復敢取周禾麥甚又敢與王戰出王於櫟亂賊所當問無先於此者齊桓管仲坐視觀望若無聞焉雖曰一則不得天子之命以示有尊一則不欲以兵車之力習各國爭戰之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此固管仲之志然而非其道矣噫亂臣之人不有囘生之剿又安能起之哉故當桓公之世戎狄入寇而鄭國之篡弑如故也是其身巳不能自保其終矣夫子大之而

又以爲小盖禮樂征伐之權失之於鄭始也
烹阿封即墨不求之譽而得於毀不求之事功而得
於田野人民之治與不治其知勸懲之本矣

秦非子

周宣平襄王之世並重秦以禦西戎至定王秦號義
渠以歸自是中國無戎患可謂得策矣而秦由是曰
以強盛卒滅六國有天下而無仁義之風蓋后稷樹
藝而非子善養馬三代之吏以佩玉而秦令吏以帶
劒其所尚弗端矣則強盛者乃其所以敗亡也

論立子立嫡

人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自禹傳子代不多治
當時在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仲康中興
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幾墜沃
丁相沿比亂九世高宗中興又幾何時紂遂滅亡周
自文武成康惟宣王中興而已立子立嫡亦安能爲
止亂之道哉鹿田子曰是也是天理人心之自然乃
孟子之所謂天也謂之止亂人爲矣今不有人之僕
從乎僕從受主君覆育之恩而不敢忘報其子以及
其宗祀而況於其臣乎先妣者皆后也支之幹也必
不得已而後推及其子弟如仲虞鑑庶云者光後舊
物以圖續紹猶之幹槁而枝茂而以枝爲榮則亦天
而已矣帝乙欲立微子啓爲太史所執違天而立紂
而以順天應人之權授之周其不悖哉商立子弟而
多賢周據法而愈弱然則如之何生則敬遵死則顧
命慎擇盛德重臣而敬禮之斯庶乎其免矣然而君
非其人又非所可必也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信然哉

石奢

舜竊負而逃楚石奢之父殺人何獨不能與之俱亡
乎曰石奢法士也與之俱亡不貞矣其惟父之能亡
之可也事未發而父已先亡追及之縱之而不告於
庭所謂子爲父隱者告於庭而君宥焉不死可也持
區區之信使鑕以博司直之譽其亦小之爲諒哉

雍姬

何子謂不幸遇有雍姬之事弗能兩紓其難獨有先
父以死爲當夫祭仲之專罪也命婿雍糾殺之君命
也君命其可仇乎其可私父而以君命告乎爲雍姬

者弗能兩紓其難獨有後父以去其夫而已矣若長安大昌里女之事原於挾父殺夫故能以死當之秖侊故也

申包胥伍員

申包胥伍員皆楚人也伍員爲父包胥爲君伍員爲父而忍於鞭君之尸其義已乎導吳伐暴立昭以歸焉可也侊君而鞭之是猶之弒爾矣包胥復楚而能不及於吳庶幾乎臣道友道交得之或有責胥者曰伍員告別誓必覆楚而胥不能諍止以鯀禹之義俟

其既覆而後復焉未可爲盡善也噫以伍員之志吾知其弗能止之矣

吳季札

壽夢賢季札而欲立之卽以賢易諸樊之長亦前古之所有也如或於情有所未能而繼立於諸樊之後不亦可乎必曰由夷祭夷昧而後及之而札以遜終也或褒焉或責焉而又或以僚光之必篡爲解之夫以札之賢豈不能善其國保其身而僚光忠乎夷昧不立光而立其子僚也故光患耳然則是三者當以何說爲正曰父命尊也不尊則非孝子宗祀重也不重則非仁人而但區區以札之遜生兄弟子姪之變爲詞而不知光之不義至夫差二世而滅於越以絶其宗之爲尤變也謹小節而失大義其於仁孝之道札尚有所未盡矣然則夷齊之於仁也亦何暇計其後哉夷齊知仲子之才而立之故得夫子以仁稱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近憂之所當慮者卽遠慮是也

晏嬰

語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嬰惟有其智

也故不知命是以亦不知仲尼嬰之智儉於身嗇於家卽所爲儉嗇者以治國謹守常度不能大有所爲其詆仲尼將以爲迂遠而難用公孫丑曰晏子以其君顯今觀其對叔向而患陳氏會夾谷而用萊人女樂之饋皆非其道無有所爲顯者而亂亡日且繼焉晏子不與尼谿其亦子西不與社書之類也

公歛處父

魯將墮成公歛處父不墮蓋處父知魯禮寖衰而孔子有去志矣使孔子而不去也一成安能自負哉記

與諸書不許者孔子所自有之事也

論誅少正卯

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傅里乙子産誅鄧析皆聖賢之作用與孔子之誅少正卯類朱子及世儒往往辨之以爲或者憤夫子之失職而誇言之非實有其事然則何以知其無是事哉夫子攝行相事始七日欲新政而先去其亂政惑衆者以起國人之心以一天下之耳目非大聖人不能知亦非大聖人不能爲果如其言則夾谷之會却萊人正

享禮歸侵田亦將誇言矣蓋少正卯誅魯國治季桓懼聞於齊齊之以女樂饋也忖季桓子之意而因乘之也使非孔子之大用齊何遽以自危且齊景公嘗謫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以夷狄之道教我攝政不數月又安敢選女子八十人衣文衣舞康樂以狎孔子哉孟子於見行可之仕不曰定公而曰季桓子可知柄國之用舍辭受者桓子矣乎固謂誅少正卯之事當實有之也

惡而不才不足畏也不惡而才而又足以動人爲天下首亂此所謂奸人之雄如少正卯是也亂政惑衆衆宗之而莫之知故惟夫子能知之亦惟夫子能誅之少卯誅魯大治而季桓子不臣之惡無所容矣女樂之歸是桓子之爲之也非齊也夫子知之亦惟夫子能去之矣

孔子作春秋

春秋紀災不紀瑞未必春秋之旨而以獲麟爲紀災似矣然而夫子之筆乃止於是焉何也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謂之一治龍馬見而畫卦神龜出而

叙疇祥麟獲而作春秋蓋皆天人之會非偶然者程子曰春秋爲獲麟而作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予謂夫子有春秋之志此麟所以出麟之出爲夫子也爲夫子有春秋之志以成治也治成故以獲麟終焉猶洪水治而以九疇終也麟以治出而災之何也傷之也治不出於天子故傷之也

夫聖人之治經猶治病也鳳凰來儀嘉不合類鳥獸魚鱉咸若與黎民於變庶尹允諧皆是一顯事此吾德政之既修治責之既塞謂之無病之人何名於瑞

哉猶之醫書之所不載也水旱爲災星辰失度人物爲妖與百姓困窮崇信奸回亦是一類事此五德政之未修治責之未塞是謂有病之人不謂之災不可也故不得不具載其症以示之皆出於自然之理若謂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聖人何容心哉春秋其有無病之人乎聖人欲醫而不得　故具載諸症使有知醫者隨症而用之此聖人史外傳心之仁也若盡歸之天數猶以父母之病委之於命非仁孝人矣春秋不知探本即責人而不責已爲是非之藪屏山之學得之矣蓋春秋之懼亂臣賊子將使爲臣子者觀微以自儆省正人心遏邪行并謂襃貶人物之具也因襃貶而勸懲之大經大法在焉此春秋所以爲王道天道也諸傳之銖銖兩兩之爲諸國論者末矣

子路

子路死於衛而子羔出奔理將何所歸一乎曰是特輒已出奔矣太子蒯聵之立也協於理而告於天王王命之則悝之先謀失之猶入而與孔悝之難何謂也其始出而從之終從而死之始終只成就一箇勇者成就一箇是也

介子推

重耳嘗餧於曹登必遶至於死介子推割股食之蓋非人情不可近其爲重耳所不錄宜矣乃以不賞號於中野重耳聞而求之乃先軫報施救患之意非實以爲賢也重耳焚山而不出其亦褊之爲甚矣惟出而不受賞歸隱以終其身得之矣

管仲魏徵

管仲魏徵之事同乎曰不同管仲傅子糾與小白原與召忽謀之蓋皆爲避患而出未有君臣定分也小白應齊人之召以爲之君則齊可以無絕國家之事得矣使仲必欲死焉是率兄弟以爭奪斯亦背公死黨之類亦烏足以爲仁哉若夫魏徵則異於是其初勸建成之殺秦王者魏徵也其後建成預患既不能以身委之又不能告罪於高祖自求廢棄以終其身而從爲之臣者亦魏徵也徵其能無愧於色乎夫徵誠非建成之私臣矣獨非高祖之公臣乎義則一何

威烈王

三家分晉而欲爲侯也久矣帷失其始而不治此王綱之所由廢也又何威烈之爲病乎夫使威烈而不之許也彼固無以自安而亦何敢遽然稱兵上指哉上無中興之君下無齊桓之霸既不能止其欲於先而又無以應其所求於後廢置由彼是唐藩鎭之獘也因其勢而以天子之命命之以收其權於上是胡氏所謂不得已之意也噫周之强弱也此其又一機矣

屠岸賈程嬰

靈公之弑趙盾雖不知歸不討賊則盾罪當討晉不能仇而屠岸賈仇之賈司寇也不能報之於盾而報於其弟若子之身則趙同趙括之死非賈殺之晉殺之也道雖未善名則正矣故春秋書晉殺議失刑也以晉不能討而致賈徐以行之是晉之失也使賈當時若能正名以請於上分別罪狀以存孟季之祀程嬰公孫杵臼將亦何辭可執哉夫何使討伐之公而以私仇擅滅其族致使嬰輩得假故主之義不論事理是非而直以私恩盡心所事爲報復之道滅賈之族而復立武律以春秋之法此戰國俠士之習非義理之正也乃若程嬰自殺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也然則嬰無可生之道乎曰古人誠不欠人一死矣或生或死各自忖於其心存不貪生死非徇名是爲國之公也必欲以殺自見其猶不免爲諒與惟不恐安食其報而又自處有道焉斯得之矣

豫讓

豫讓義士也諸儒之詳之也吾不得而知之矣夫臣之事君忠與智而已忠以盡心智以立事故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非保其身於不死謂保其身以無失也豫讓能無失之乎智伯驕橫以自取覆滅皆人所知也絺疵諫之盡心焉而後去禮也而讓也無聞焉智伯率韓魏以攻晉陽絺疵不在矣獨不可委身出而爲之謀乎謀不聽而又不可去君死而與之偕焉分也讓也又無聞焉顧乃獨奮匹夫之諒爲人之所難而以私仇仇之君子又或但以私仇之得失論義焉此戰國之病豪俠之風亂離之所由以無息也而胡致堂謂其無所爲爲善而賢之豫讓曰吾將愧天

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漆身吞炭行乞以自暴其艱苦之狀則亦不可謂無所爲矣

魏文侯

嗟夫予觀魏文侯之知子夏曾思不可謂不遇而不知志於學而慨三王之治之難復也治與學一政與德一不知學是無政也舍學而言政是謂徒法而見於非法乎故孟軻氏於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不言政而言學曰堯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而歸之於數曰五百年其亦知

其難哉孔子不得君師之位而六經在焉今讀其書大經大法宛然如見是孔子之治不在政而在六經也魏文侯見三子者之不伤於政而言學而乃又以相卜之於李克而得魏成夫其所卜於五視者皆時稱篤行之事亦就文侯所可及者言之耳不知王而言霸而即霸以爲王不知霸而言富强而即富强以爲霸下此則逸欲爾矣聽古樂而惟恐卧期虞人而冐雨践之斯皆起於逸欲之雜而其信也祇爲遊畋地耳設誠信也亦何益於治哉有好賢之名而無厥躬之實觀文侯而孟子之於齊滕也其故可知矣噫一念義利敬怠之間而古今之治亂分焉五百年之數上下賢聖相遇其果誠難矣哉

敝袴以待有功是時申不害爲相乃名實刻核之說有功者又安肯安然受之禮失而刑名禮失則刑名也

公儀休

公儀休相魯歸其家見織帛而怒食上舍見茹葵而慍夫葛覃采蘩於禮記之乃以是遂出其妻矯義以

立名非所以訓也不曰以蠲之家而主猶績乎非得賢毋之訓則婦人之不酬於宴安而以逸欲喪家也鮮矣

魯哀公

哀公奔越欲以越會諸侯去三家之偪借使勝之魯之劇弱受制於人將又有甚於三家者夫三家分晉而三家之不敢分魯者周之禮在也季康子欲問禮於孔子而哀公之於孔子問學且又問政焉今觀孔子所告哀公者於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於政則曰

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以至於柔遠人懷諸侯並未有一言及征伐與去三家之事而三家之去自在其中仁義兼至德禮並流即以治天下不過是也況於魯乎哀公而愛而背違之三家之不臣魯之不君自哀公失之也其子悼公朝越無足責矣

荀卿

天生烝民有欲無主乃亂荀卿論性從人心之欲上見之故言惡而爲僞僞者爲之也亦相近習遠之意而後儒兢以異學外之過矣其論兵曰要在附民陳

囂曰先生議兵嘗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兵爲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孟軻之後滔滔戰國洗蕪批芬猶僅有此一番議論其狂濤中之砥柱也又何異焉三人行必有我師在善學者當自擇之

論魯郊禘

魯之郊禘自惠公之請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禘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史曰秦襄公始列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譏焉周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非平王東遷則亦有所不敢矣諸禘於宗廟猶曰孝子之過請郊以誇於列國何獨於魯哉史角不以爲非其亦墨翟兼愛之旁與

樂毅

王蠋諫齊王不用退耕於野國破君亡豈可威劫者樂毅知其賢而不能尊禮係愛成其義以來天下之士顧欲招之以兵使之自刎以死則樂毅之不能心服於齊有以也即毅之所取齊者如此縱使不以兵

而重之以禮亦必有所不就矣

言不從諫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此列國去就之法也樂毅乃先君重臣既以騎劫代將又不能以自明當時恐亦只有去之而已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恐非所以語於毅者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予讀報書斯憮然賞之矣或者乃曰樂毅雖賢猶不免爲功名之士齊城既下怠逸遂生且將以莒即墨爲遺虎取重之計其失毅之心矣夫莒即墨不下也其樂毅之善於用兵也田單不可

以智力勝而安然欲以綏撫之道有之是猶有君子之心焉騎刼代而齊七十餘城復成敗不可必也夏侯玄謂毅不下二城以成王者之業旬如其不然齊乃田和之國也湣王氏弗堪命矣樂毅所謂以天之道先王之靈受命擊齊其亦免乎以燕伐燕哉燕昭卒而惠王之昏庸弗與矣

藺相如

秦王以城易趙璧璧不足重也不奉以往則秦爲有詞奉以往而弗以禮加焉趙之詞直矣此藺相如之

見也然澠池之會秦王酒酣欲請趙王鼓瑟鼓瑟豈人君事哉相如顧乃使之聽命既已失之而又以匹夫之勇逞廷叱之怒所幸者斜在於秦僅不至於以頸血濺地耳非畏趙之有人也危計雖成五步間置君虎口幸全還世人莫笑三閭懦不勸懷王會五關其信然哉

君子謂相如以一璧逞匹夫之勇爲國生禍此强弱之勢也然秦既得璧無意償城藐然以爲當有而不與相如其可談之唯唯而無一言以自直乎夫以和氏一璧不當十五城輕重縣使坊之如約何加固已知秦之不能忘情矣而猶必奉之以往者蓋戰國策士之常每以嘗所約信乘人之短假名義務虛聲要刼人主至死不悔以僥一時之譽而不知實國大道所以卒歸於恐喝而無實用也若夫趙之所以得禍於秦者則尚不專在此矣然則爲相如者當如何曰當其欲璧之時從取以畀之致辭焉而不邀其償以示國家之所貴在彼而不在此則善矣

平原君 信陵君

秦白起伐韓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獻之趙此上黨之民心亦焉亭處勢之權也夫韓趙魏三者兄弟之國趙平原君勝[illegible]而救之義矣其後趙兵敗而趙卒坑乃趙括代廉頗之失非受上黨嫁禍之失也頗按兵據遏上黨幾經二年使非括也其四十萬卒者得無免於坑乎勝求救於魏信陵君無忌請於王不許用侯生之計矯殺晉鄙奪兵符解邯鄲圍以成救趙之功斯亦平原之義矣蔡虛齋乃曰平原乞師不足以贖請受上黨之罪信陵之解圍僅足以償竊符

奪軍之非亦未爲至論也豈其將以擅奪天王之國爲是哉但孫子以攻伐勝負之兵而擬之於桓文過矣故曰春秋無義戰義者尊王也前之所謂義者乃亦就事論之云耳

論義利

孟子初學於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利之易曰利之和又曰利用安身此利之大者蓋先聖利義之說未分故只於心事安和處審而出之謂之義亦即謂之利也義利既分而後用功不得其要者始以二意決擇於幾微之際而於義反有不精者矣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孟子固未嘗有二用也

魯仲連

魯仲連責魏新垣衍之帝秦秦兵爲却五十里三以爵賞歸之而不受謂之戰國一人信矣然所以使秦之不得肆然爲帝者仲連不言趙魏諸君不能也及觀射書聊城致燕將之自殺而盡城中之人使田單得橫屠之以去不能預爲之圖排難解紛善中事會不可與於大義于斯又憤然惜矣夫士不幸而生於斯世也度能爲伊周則行之不能則去之舍此二者又欲以意氣口舌巧立功名於頃刻間此儀秦遊習雖奇偉高蹈君子弗由也

茅焦

茅焦之諫秦王蹈險好奇出一生於百死至今論諫者偉之夫秦虎狼之國豈可以仁義說者焦亦非能知有仁義也諫而死者二十七人未必無仁義之語而皆有所不免桀之非其畏也志在兼併六國其所畏者天下耳茅焦知之乃遂以勢挾之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過於是天下聞之無向秦者足以寒其心矣而又先之以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此豈所宜言者雖能使之自駕虛左以迎太后而不知由於仁義則亦虎狼之父子耳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臣能直君能容陳氏所謂口舌之功而非其本皆不足爲訓也

孔穿孔斌

顏曾閔孟之後無甚聞者今觀孔子之玄孫穿穿子斌而知孔子之化之長也穿曰曾適趙平原君有客

公孫龍者善爲堅白異同之辨與穿論臧三耳甚辨析穿不應平原君問之曰幾能令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云云魏王問臧賢召之臧謂使者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治世也雖蔬食飲水吾猶爲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之一夫耳王奚少於一夫竟以不能大用病免廢於家蓋二賢之語默出處死然孔子家法也

註堅白即守白堅執其說而守之令異同爲一故曰同異數三耳者如莊子雞三足之說雞本二足必有運行者故三足 猶一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故得三

韓非

韓非說難篇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賞已徑省其詞則不知而屈之汜濫博文則多而大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夫聖賢之所謂難而不可不知如可由而不可知之類惟其本體而不可見焉者耳至於酬答交際出處刑賞又安有不可知者非乃縱橫幻變游蔓其說使人聽之入其中而不能測其心之所止心已不自信矣又安能信於人李斯刻矣而猶嫉之斯之刻易知者也非爲韓公子爲韓使秦即欲以其說併滅韓宗而不顧此其爲心夫豈可知者哉卒之爲斯所譖死於其說而不自知則其所爲難者誠難矣又安與論出處刑賞之道哉甚矣人之心不可不有所止也

鄒衍

帝王之興各自有數數者五行也厤數也是故五行五運之流行各以所勝發見於人物祥瑞以爲先朕

如黃帝之大螻大螾爲土勝禹之草木秋冬不殺爲木勝湯之金刃生水爲金勝文王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爲火勝所勝既至則必有神通默悟而所知者出焉以乘其所勝而王之天人符合此理之所有也槩斥以爲誣焉弗審矣然漢以赤帝尚火亦無不可而必曰秦水黑謂之白帝者水之母漢爲堯後土德不疑謂之赤帝者土之母至文帝十四年又改尚赤爲黃則泥矣故五運相勝之說可信而不可泥也太史公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

宜而符應若茲其語閎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於仁
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
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秦不深考又以代周從
所不勝爲水德出於一己私見斯又失衍之意矣
初齊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秦以周得火德從所
不勝爲水改元首以十月色尚黑以六爲紀此猶有
說而乃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決法刻削毋仁恩
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何謂乎決法刻削金象也豈
其滅於漢赤之兆與可知鄒衍之說不足論已

論侯國郡縣

或謂建國爲公罷縣爲私公私不在罷國也王者設
官爲民而已豈直以爵土公之親族功貴爾哉果如
其言則侯國爲私矣夫時有升降政有因革侯國罷
縣相沿既久以今利害言之大致亦足相當而罷縣
之利爲多杜佑擲宗元之論得矣何者上下相維彼
此相制分茅胙土使之各擇其官以自治其國無末
世大臣匹夫首事篡奪之禍侯國是也故苟得其君
則朝聘以時盟會有禮而王圻可以長存然及其亂
也遂至於相持糾結以虐其民而不可解是侯國之
病也故謂之曰土崩以上臨下以内制外設官分職
朝廷自擇其人使之參錯代治而時其考察黜陟之
典無後世驕暴自專侵奪之禍者罷縣是也故苟得
其君則賄賂不行監司得體而萬民足以無亂然及
其亂也天命有德者隨起而收之以無久困乎天下
此罷縣之得也故謂之曰瓦解先王豈見不及此哉
惟其時而已矣時有所及有所不及封建而不罷縣
者時未及也

漢高祖

劉項起事項得一范增而沛公便首得一張良此王
業成敗之端已決於此矣良爲韓增爲楚良爲韓立
成無所利增利楚立心以爲天下資而天下卒以楚
稱義兵起衆而羽滅焉是增之始謀不善已無所可
用者矣

漢王入關遂欲居之樊噲等勸以還軍灞上及割地
王漢中王怒欲攻羽蕭何等勸之就國此所謂能强
能弱二者俱漢業之大機也或者乃曰苟不謝羽以

繫其心則羽之爭心未必灰而漢之得關中不爲不縱之使歸其民則民之怨楚不深而其附漢也不堅予竊以爲不然王者之興以爲民也羽之殘暴漢知之矣還軍灞上縱使坑降卒云約法三章無所用之此豈有王者不忍其民之心哉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以霸當時若直如約以關中爲根本之地撫循其民招懷賢者相與附守而後遣兵綴楚之後勿輕與戰如張良遺項羽之書及以齊梁反書遺羽曰齊欲與趙共滅楚云云則羽之兵既疲於鉅鹿其於攻秦也亦必無鬥志矣乃舍之以僥倖於鴻門之不死而羽之殘暴不顧焉於予心終有所未安也

鴻門之會雖張良亦危之然而良非倖危者也其不能不有此行者恃有項伯之故好耳伯故許之也兄弟之國而有懷王在焉殺之不可也議者謂項伯以二心持兩可爲日後受封之地果如此說則當時以殺沛公爲是矣夫君子奮身乘時擇人而與之將以伐暴救民爲天下立主此古今大義非謂爭勝負販

一家富貴而已項羽豈有能一天下之度哉伯之不殺沛公與勿烹太公於危阨之際坦懷御物猶有君子信義之遺伯蓋知良之君臣矣其於羽也輔之以正而成敗非所論是也然則羽之亡也項伯當無死乎曰無可死也爲社稷死則死之爲世守死則死之爲天下死則死之其不死羽而不去羽何也伯之起事在沛公未入關之先夫之於漢義不可也封而受焉斯失之矣

燒絕棧道謂良有輔韓併天下之心豈君子言哉爲韓而從漢也羽知之矣今其歸也得無疑畏之心乎故示項羽無東意以見韓無爲漢之心漢無用良之意使之各得安於其國是乃爲韓安成之謀也良豈不知漢非蜀中王哉增立心心弒而羽負張立成成殺而羽亡是二者雖公私不顯其亦何足爲二國重哉徒足爲漢王資耳然則燒棧道以安成也其於爲成謀也亦疎矣

韓信非一城一陣之將而人以一城一陣視之且寄食焉而侮於年少故設壇拜將以爲先聲重固也予

以爲有韓信之才不待先聲而後可以服諸將之心初拜而先具禮伐齊而先封王期會垓下而先割地皆富貴之也蕭何其知信之志矣待富貴以爲用有大才而無大志此所以終見疑於帝也

漢高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具帳御從官如漢王居又喜太過望或曰此識先後着非也識布之心耳欲富貴者其心也蘇子曰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漢高一見韓信而授之上將一見黥布而供具飲食皆如王者一

見彭越而以爲相國此御大材之將之術皆富貴之也德不足而後以術行而材將者又方以富貴受絡於人之術中此其所以爲漢高也若在蕭張則不然矣故曰非識先後着識布之心也果然其亦御富貴之將之術而已矣

漢高踞跣以見酈生登所謂先抗其氣而後說其心哉蓋誠不在此也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漢高大率以是爲觀人法以得其才之實與其心之所安此覇者之畧非迂儒所及也溲溺儒冠其亦[illegible]乎驕游談而反之歸諸馬上之功其漢高之識矣

細柳之軍嚴毅趙壁之軍安閑皆將才也史稱漢王即其卧内奪印符以麾召諸將而後信耳始知言之過矣信耳豈疎濶不制至此哉然則漢王之奪之符也何爲也信之才王知之信富貴之欲王知之定趙而不返其將有爵祿之望矣然而燕齊未下不可加也故乘其短以抑之載之後車以安之變置倏忽漫不可測得其心矣天下既定他日又復以故術馳入

齊壁奪其權而更封之楚焉嘻王之所以處信者可謂至矣厥置于奪由乎上而不由乎下權也築壇假王割地之邀由於信而王之心豈肯一日安哉是故馳入趙壁奪而載之後車所以抑其富貴之欲也馳入齊壁奪而更封之楚所以收吾富貴之權也收其權使自天子出開國承家紀綱定矣是王之所御信者用術數之失小而植國體之功大非但善將將之謂而已

楚圍榮陽益急紀信曰事急矣乃身代漢王誑楚以

降使其果急彭越軍不遠而信耳二大將之於小修武亦不遠獨不能號召以分撓之乎漢王脫而猶能令周苛以守是尚可有爲紀信不出衆意協衆謀自輕其身顯匹夫之烈其誰能與之

歷數十罪項羽之氣靡然奪矣然豈有爲天下除殘賊而與之中分者信之未近於義良平說而擊之權之正也其可謂之不義但云養虎遺患則私矣

田橫之死胡致堂以爲傷勇丁南湖舉國君死社稷之義予之二者當以致堂之說爲是也夫國君死社

稷固矣然韓信定齊地殺項羽橫懼誅與五百人入居海島置身已無所矣又將何社稷死乎順天歸漢以存宗祀可也必小諒而不知大義詣洛陽而又死之過矣高帝召之於生而以王禮褒贊於身後併與丁公之誅說者謂爲西漢節義之倡乃亦戰國忼慨之習然也

帝於田橫赦之可矣召之則已甚又召之至五百人焉是帝有殺之之心也故五百人者皆自殺而不殺於帝謂之能勇可也田橫之死胡氏論之當矣

丁公可殺也沛公殺之不可也丁公不能擇於所事而事且不忠焉殺之宜矣然當窘帝於彭城也帝語之曰兩賢豈相阨哉功成事定則又矯爲不義之名狗而斬之夫豈其情哉管仲不射中小白鉤乎疑人反已而借人以爲已地奸雄之心仁人之所不道故曰沛公殺之不可也沛公之心即購求季布之心耳丁公布毋弟張良所謂所封皆親愛所誅皆仇怨是也又安得爲公乎然則於項伯也又當何以論之曰項伯蔽沛公在俎豆用禮時丁公釋沛公在戰陣用

兵時故不同在王者則赦而廢之得矣

徐存齋嘗言信不忘一飯之漂母而恐於忘漢乎及觀信對武涉之言曰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信然矣噫人告信反及信與豨通反之狀未明也信之言誰則知之是舍人告變之詞也前之失在陳平後之失在蕭何陳平以詐自謀何亦無可轉救者尹氏所謂籍不臧則漢不能以一統信不執則漢不能以安枕其勢然也

晦翁謂子房事業都是黃老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

清高意來緣飾縱橫詐譎與陳平一類竊謂子房蓋亦得老氏之粗淺者其於詭詐縱橫用老子之因以行其戰國之習道德流爲申韓自良觀之老之病又有甚於申韓者吾於良無深取焉如說沛公還軍灞上便不顧關中脩毒說燒絕棧道便不顧漢業成否說王齊割地便不顧信等誅夷之際說先封雍齒便不顧謀及一詞足以激帝之怒說勿易太子便不顧趙王母子之禍與王呂之謀說勿立六國後便不顧齊僞諸君之已立者遂致用横乃行人之死先事不

爲之處後事不爲之防弩機一發麃麃應弦而倒其傷手與殺死之吏則直付之不干已事是老之所謂芻狗而又失之者終不免謂之毒也

子房孔明當漢之始終能自以其身高天下卓爲帝師而主不疑非以其信義忠悃足以服人而又超然於富貴之外者哉然以得君言之則子房爲難蓋高帝挾術多數才智出諸臣上故必因事而後忠可納也以定天下言之則孔明爲難蓋當時三國已定賢俊各歸其國一時人才零落殆盡非孔明自任無可與共事也以出處言之踞洗嫚罵孔明之所不容高帝亦不得以踞洗嫚罵加之曹魏之篡弑不亦爲漢仇哉孔明非三聘不出而子房以韓仇不屑不絜而就楚或謂孔明正而子房權權正之間君子文當有擇也

人云張子房出處爲韓只爲不愛官爵故能屈伸由已此乃衝波出浪手段亡國之高致也諸葛亮出處爲漢只爲不在功名故能張弛以道此乃障川迴瀾手段三代之餘英也然乎以爲子房之用小而諸葛

之用大苟非有弔伐之心韓之仇不得報焉可也成立而被殺韓之報無已矣故雖不立而止存其祀焉可也

群臣爭功至於拔劍擊柱叔孫通因說上制禮儀爲齊一之具然緜蕞之習止於知皇帝之貴使先王君臣藹然之意絕不復存則亦陋乎其爲禮矣安得謂之因人情爲之節文也漢之遇大夫而誅宰相也其非通之過哉積德百年而後興雖若不遐時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禮樂所由起誠非得其本焉安用文

之使通而知此自宗廟朝廷以至鄉邦因時制宜而以德教主之雖不襲沿於三王可也帝之言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則其已不足於儒者之意矣兩生蓋眞儒也故雖不輕出其所俗迪者至矣夫豈眞欲百年哉

蕭何治未央宮陳氏以爲據形勢定根本庶幾得之

或曰四皓非眞四皓也乃張良權假其人以重之然高帝豈良所敢爲假者或曰四皓乃眞四皓也與魯兩生不似亦張良之流耳張良爲漢廷出四皓不爲

漢廷出其爲張良一出無疑也夫帝之欲易太子以太子仁弱如意類己故欲有所廢立以安天下似非徒爲寵姬易愛者張良乃爲呂氏所强與之畫策群臣力諫帝固已知其心而欲止之矣四皓猶爲良一輕出何爲哉且其言曰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死將何爲乎謂之羽翼太子非帝之言乃記者之夸言耳帝亦何有於四人哉不有於四人而不能不有呂后與張良也且夫天位之授受不以賢而以子子必以長者止亂耳非天立君之定則然也周之季歷唐宋之太宗曷定哉當天下危疑之時不求止亂[illegible]之出必以傳長爲私於呂后所謂小之爲用也

張良既爲呂后安太子而不見其導太子肅閔閔爲永終之圖何也張良本以黃老之學智謀之士其出也爲韓而不爲漢至於天下之事固非有一體關乎其心者是以於漢高舉動如王韓信封雍齒都關中招四皓率皆因人發端隨事紆策以智濟一時而未嘗立經陳紀爲國家善百代之制蓋子房之學然也若在孔明則必有說矣

三代而下吾於漢高甚不滿焉史稱其豁達大度美處在此惡處亦在此如知人善任聽言納諫除秦苛法約法三章從是如轉丸覺非如燭照得之不以爲喜失之不以爲怒如是之類皆豁達之美玩傲嫚罵驕恣謔浪蔑詩書溺儒冠踞洗見布蠓茂王敖馳入趙壁奪齊信軍僞遊雲夢欺詐酈生狙天趙將紿信入賀如此之類皆豁達之病病不足以償其美其所美者不過爲功利求冨天下已耳轉功利而爲病以激啓諸功臣之疑成呂后專制之亂梁王徙蜀已爲

過譴復因呂后令人告變而恐於滅族是又何法哉其於表正萬邦之義無一存焉過矣太牢潑然何補雖云綱目以王即皇帝位書之爲正大綱吾故有所不滿也

陳平固多機變畢竟身上乾淨無事故無被逮之辱

蕭何請田宅請上林苑予民還是多用了一心蕭何宗臣也於高帝未都關中之先似不可去既都關中之後則必不可不去及諸將疑叛之後則又不能去矣所以被械逮預誅信越之謀不免爲盛德之累

西漢開國諸臣蕭何可謂賢矣要之非爲利者乃以爲民請死假利自汚以微罪自免其卹令公極欲之意乎然而不去何也噫子房遠矣子房者也蕭何臣也其難易可知矣

呂后

高帝刑白馬盟與諸將約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將相大臣持以必信使不肯怵心諛徇得盡如王陵也呂氏能無憚乎而以他日安劉必勃爲辭遁矣或曰高帝知諸將之難制故呂后之悍不去使諸將畏呂后而呂后爲諸將所制故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立命平勃斬之是三者交相爲防恃智力以爲維持之具也夫惠帝昏愚誠不有於諸將矣斬一樊噲亦何足爲呂戚輕重哉及佗不行大綱未立徒足爲呂后深憾耳

左右袒之問誠非也當時紀通以節矯納勃北軍而以兵爲勃用可以大義正矣猝然之間未有謀焉而曰爲劉爲呂以呂與劉並言之又何謂焉若非酈寄一紿呂祿兵解朱虛侯劉章宿衛禁中爲諸呂所憚

而定北軍之志斯其左右袒也亦未可知矣勃蓋重厚而過之者也或者乃曰陳平以勃之重厚先入猶公孫弘之以汲黯先嘗也是變詐之術也曰勃之先入者太尉之兵權耳同心相濟各因所能以成天下之事又何有所不可哉陳平善成周勃功而且謙謙然遜而弗居斯亦無負於帝之命矣雖然諸呂之王始於張辟彊陳平言之於呂后而行之非其自借也呂祿之叛形未具而兵權已解盡捕其少長悉誅之其除惡務本之意與吾於心終不能無疑也

文帝

理陰陽親百姓撫四夷平天下亦只在用人理財刑賞上添入一箇絜矩便是宰相陳平所謂大體恐亦大言之而未之有見也惟其不答錢穀之問而所言相體安靜無擾與帝意合故悅之此平之善變也楊氏謂嗇夫以職事條對不爲口辯是也乃其職分之所當知而因拜以爲上林令似又以口者得官矣張釋之諫止之其猶老成長者之見云

上方受釐因祭祀問鬼神之本亦非無故漫爲不切

之問帝之意自以爲恭儉持已以德意化民庶幾天下蒼生可以無事所不可知者鬼神耳使誼能以誠意修身敬事治民就所可知者爲凝命事神之實則帝德之進或不止此而故以濶遠其道所以然之故雖欲引之適以難之此帝所以不達而五帝之廟所由起也噫以天子之尊恩一年少之臣相與上下議論如朋友故人且自以爲不及帝豈非欲有爲者哉惜乎無以三代之事語之也

秦祝官曰秘祝蓋密移過於下乃諱之故曰秘祝漢文帝除之得矣封禪玉檢秘祝之類也

焉上之習不事詩書治安一策漢興四十餘年豈可無此一番議論不然即世之所謂村夫子也易服色立官制雖云未務失先後之若至論貯積以後庶幾乎三代之佐矣痛哭流涕云者憂治世而危明主以文帝玄默仁厚之資不如是不可以作其氣而使之深長思也是策也文帝用其二如籍田示朴躬行德化之類善用之而人不覺故時以爲不遇武帝用其二如表章六籍威服四夷之類不善用之故時遂以

爲紛更在賈誼則於漢廷有光多矣故嘗爲之議曰文帝雖不能盡用賈誼然不可無一賈誼得賈誼而文帝之生氣始暢武帝雖不能用仲舒然不可無一仲舒得仲舒而武帝之命脉猶存此二賢者禆其所不及與二君之虛扃也

薄昭之於漢使設醉而誤殺之赦之可也漢使不道與之忿爭而殺之舜不能屈法於其父而又可爲毋弟屈乎竊父而逃吾今以子爲父隱之義推之議貴議親之中以全法焉非屈也田叔燒梁獄辭屈法矣

而有詭勝以罪償焉其爲母后隱焉可也薄昭辭殺似不可隱矣吾今又以竊父而逃之義推之議親議貴之中爲母后憂抑之故流放遠裔以存其殘息於海濱焉可也毋后之情與薄昭之狀今不可得而詳所可知者論理而已

馮唐以爲文帝雖得頗牧不能用予以爲不患文帝不能用其實難得爲頗牧者耳頗牧立功而非邀功纍冦而非爲冦正惟文帝能用之在武帝則或短之矣勞軍細柳按轡徐行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

兵出塞史氏謂文帝屈尊於細柳豈有不能用頗牧者故曰惟文帝能也

王荆公爲賈誼詩曰懷王自墜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涓涓聲利間絳灌復何爲蓋二公負經世之望皆有憝天下之眞心其志同其才同也借如賈誼見用公卿間未必無紛更之病然其紛更也乃其眞心不欺之過耳夫用才有下手處又當有轉身時賈傅遇文帝欲洗漢高百年之陋故下手以改正朔易服色等事荆公遇神宗欲起宋祖百年之衰故下手以青苗保甲等事其心則是但恐於轉身歸着無功耳何也漢之所先者在於詩書禮義之儒而宋之所先者在於蓄財養銳之良也信任盛德凝重君子而不以小人間之庶乎其可矣遇與不遇於二帝亦未可少訾哉

陸放翁詩李廣不生楚漢間封侯萬户宜其難文帝亦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蓋人材必用而後見李廣遇文帝不封侯自是文帝之美殺降不封侯廣嘗誘降匈奴千人而盡戮之設遇

楚漢雖免長平之慘其於封侯恐亦未可必也

中屠嘉廷辱鄧通又以穿宗廟外壖垣悔不先斬鼂錯爲景帝所沮嘔血以卒可謂持宰相之權而不知相之體矣以理言之喜怒在彼以事言之則有司存而以一二事竭力自委於命以死蓋材官蹶張之夫本非其人漢廷宰相陳平外自武至宣毋每以細事失職被誅皆失職侵事之所由也尊賢敬大臣之道亡矣

景帝

田叔之燒梁獄辭也其倚太后之尊而[illegible]自爲[illegible]乎
曰非也非韓安國之功則詭勝不出無以當其指殺
袁盎之罪非非鄒陽之謀主后兄信之說王后乘間之
語而遽燒獄辭以毋竟梁事對也得無拂帝之怒乎
酌情法之中移彼此之意其中固自有道惟通達國
體者能之耳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周亞夫謝病免歸其止也已四
年矣而猶不免何也曰以剛正不阿自負以有功重
臣自居而止之非其道且非其時也何也諫廢栗太

子不聽爲太后所忌可以已矣而又曰高帝約非有
功不侯以沮王后兄信之封帝得無深懷乎及匈奴
王徐盧等六人來降帝俱欲以侯封亞夫又曰彼背
主而降侯之無以責人臣之不守節者帝忌曰丞相
議不可用悉侯之於是亞夫始謝病免去是其止也
由於帝非其自止也故曰非其道也帝於後元年召
亞夫賜食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趣
出上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時殺之之心決矣其有
子尚方甲楯葬具汚及之者文其殺之之名耳法

亞夫當以何道去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不去於削
平六國之難而去於諫止匈奴六侯之封故曰非其
時也或者乃復以强直取禍罪之汲黯韓琦非與倘
仰依訣之中猶曷見有此也其剛其正理欲之幾在
自審之耳
穆生白生申公俱事楚元王歷子夷王及孫王戊戊
淫暴穆生不能有所轉導致申公遁而仁身自爲僇
亦可謂無事素餐者以醴酒不設而去雖視申白二
公爲有智不去於淫暴而去於醴酒以君子出處之

道言之其亦無謂矣
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當乎曰能自明而不能明於
人買而償之當也諺曰賢就愚明就暗然哉如竪一
燈者然一在前一在後前明而後暗必欲其後之明
不能也前者明而後者因得不至於惑亂亦處明暗
之道矣

武帝

董子曰性者生之質又曰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
成豈爲武帝聰明多欲發恥要之宇宙流行渾然一

性之於人雖爲至善而未可以善名然當其未發也邪皓昏駁則亦何由有之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豈非質樸之謂乎而三品之說可明矣此仲舒獨得之見也

劉向稱仲舒王佐之才雖伊呂無加管晏之屬殆所未及使置之閔冉之列未可論其優劣向之子歆乃以其師友淵源所由抑而少之蓋歆之七略九流博濫無紀其於聖門爲學之要宜有所不知也三策之對正誼明道審軌端轅無愧孟氏使之欲爲伊呂或

未能欲爲管晏則有所不肯班固乃以歆言爲然失之矣

史稱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止雨反是此君子多能之一端耳至其言孔子作春秋曰夫子上探之天道下質之人事昔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仁天地流行之學不見於天下而後天與人二而道濟矣孰謂董子溺哉

夫儒者必先能自重而後人重之人之所事者不外乎出處去就久速而已武帝方招文學議明堂其意之所欲爲豈非申公之所知者用其門人趙綰之薦重以安車迎之是時年已七十餘矣托之以疾是申公之高致也力行之對未竟其說已不當帝之欲而猶就館預議明堂改曆服色等事其於出處久速之道何在哉已而趙綰誅申亦以疾去自後儒生漸見衰薄皆申公有以啓之董子曰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樂循理謂之君子又曰王者有

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申公有所未知矣蓋帝欲事外而諸子專務內帝急近功而諸子所由者率遠道也此其所以不相爲謀也歟

科目不足以盡人才而人才之用常盡網於科目之中自非誠有識者顧係人主所尚何如耳孝廉賢良始於文帝以文帝之能用之也茂才明經始於武帝以武帝之能用之也文帝之士多實武帝之士多夸惟其實故雖有其賢而其名泯惟其夸故雖無其賢而其名彰士習文章泯於文而發於文盛於武而壞

方□□宜而後各因其資以自見蓋其所由來者不
□也有志於人才者其亦敎化是務哉敎化至焉則
固者之科雖至今不變可矣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黯之一言足以盡帝一生然帝
方招文學興禮制而黯遽以戇言對之亦以帝之英
特非重言之不足以動與桀之大臣引君志仁之義
不似也史稱黯嘗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好任俠以嚴
見憚而卒於無所感悟惜其有强忍之節而學之未
達耳帝嘗曰人果不可以無學今觀黯言日益甚矣

蓋少之也
士有諍友則身不失於令名賴固汲黯仲舒之於公
孫弘可謂諍友矣然固與仲舒言之於外而黯獨屢
侯廷衆而訐之斯豈爲善導而忠告者雖謂倨傲陵
俠人可也武帝雄才夫豈倨俠所可得而轉移者弘
思欲反之以和緩寬平因其意而利導其失也遂又
不免於從諛羞過矯之病也開東閤以延賢亦豈有
病賢之心者其與仲舒汲黯不合蓋弘通世務而黯
之好淸靜舒之正誼明道彼將以爲迂遠不近於用

固有所不喘矣予固曰弘非病賢不知賢者也始之
以不知而角立形焉於是乎以仲舒爲膠西相汲黯
爲淮陽太守未免有難而去之意而病賢之意起蓋
又過矯不得而失之者也或曰公孫弘誠不得爲儒
雅矣至謂身爲有敎盜儒之儉通於世務盜儒之達
諍廢太子盜儒之忠諂誅郭解盜儒之正東閤之開
吊儒者尊賢之名罷西南夷竊儒者愛民之意總其
平日之善盡歸之詐其亦論人之過也
宦官職供洒掃不預政事遊宴後庭置令僕射則作

此俑者武帝也於宣和何尤哉弘恭不足道矣以鄭
衆之賢參預謀議而不辭卒成後世宦官之禍則衆
亦非誠有識者左右近侍貌色人主向背從違乘風
投間豈無一言可入如用周官之制槩以職役去留
歸之冢宰而人主無私焉則庶幾其可免矣
武帝嘗曰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朕不
更變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討天下不安即此言
帝之征伐四出豈漫爲耀兵玩武而不知止者今槩
以其經畧之地論之如以白登嫚辱宿隙王恢無故

誘匈奴張騫以共擊匈奴使月氏李廣利擊西域取善馬霍去病擊匈奴至連祈山張騫以邛竹杖蜀布復募西南夷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此皆可已而不已者如遣李廣程不識將兵屯邊爲防禦之備是也至若朱買臣言置朔方郡於今爲寧夏莊助言救東甌於今爲溫台韓安國言擊閩越於今爲寧福唐蒙相如言通南夷置犍爲郡通西夷置一都尉又作昆明瑕滇習水戰於今爲川雲語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設非有以始之也於今爲外服王道有外

帝德爲不廣矣未可以好大喜功例病之也使武帝節省造作徭役力土巡遊之費而專事於此斯亦不至疲民如此之甚矣

卜式昔有遴材宏藝莫能希世邀名者苟質直愚朴好小義而不知大道武帝謂之朴忠是也居則以其田宅財物予弟出則以其田宅財物輸公及公家議鹽鐵美舟車病天下則又正言其不便見式之所自處與其所以處人始終一主於輕財好義不知賊匈奴擊南越武帝之於財其心固有所不能輕矣帝卒薄之其亦勸帝輕財之意弗合與

張湯歿後家無餘貲可謂清白吏矣倪寬儒者會有疑獄寬言其情張湯大驚奏寬爲掾以此觀之湯亦非大爲惡者而以酷歸之何也曰是湯之能累之也湯幼時戲治鼠獄父視其文詞如老獄吏遂使書獄則治獄者湯之能也湯欲盡其能得人之情以求稱職而不知其能之不可盡盡其能而哀矜之心日劉喪而不自知此其所以爲酷也噫古人之於獄每以畏忌不敢之心當之夫不敢者不敢盡其能耳能

之用可不慎與（書獄謂決獄之書如律令也故又曰湯傳爰書曰爰書者李斯作爰歷教隸書時獄吏書體皆如此）

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漢興因而不改至武帝始能令司馬遷等共造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是改正朔而不改時月也夫子曰行夏之時若周以子月爲春又將併月數改之矣昔秦漢知亥之不可以爲春而顧用夏之時月與漢書每先言冬十月而後言三月四月四月隕霜殺草冬十一月辛巳朔冬至夫月之二三當從正朔起而秦之用亥又若承周時月之舊然

者則商周改正朔不改時月是矣諸儒子月爲春之說又多有引據此所不可曉也

綱目書太子據事於太子書反於命丞相屈氂書討尹起莘以爲正名定罪爲萬世臣子當知義命之戒愚竊以爲不然然則何以斷之以武帝之心斷之也武帝時在甘泉宮太子不忍誣搆脅持之忿因從石德計殺使者江充惶恐自懼無以爲容其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衛卒不過督援爲衛期得少緩以自明耳且其發兵也不先之他而先入丞相府何爲也

蘇文以私仇亡歸甘泉言狀帝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此帝之心也及後不察使者浮罔怒命屈氂討之屈氂以丞相秉重亦當預爲審論向背而乃竟與交兵致使敗走以死壺關三老茂上書白太子無邪心天子感悟夫帝之感悟也必思其所致變之由與太子所以處變之故不然何以遽有是而又何以有歸來望思之臺乎此又帝之心也史載當時太子發兵過舉或多相傾捏合之文未足深信故曰以武帝之心斷之也

田千秋一言何足取相遽封侯哉是武帝之深悟也其意以爲不如此不足以轉移天下之心觀其詔詞可知矣史稱千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群臣恐懼思欲一廣上意慰安衆庶乃勸上施恩惠緩刑罰迄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蕃充實羣衆所難言而秋言之秋之言誠亦不可少之矣

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何也秦之暴也立威海內惟恐天下之不畏已武之暴也立威四夷惟恐天下之不又安此其大較也若論其實漢武之善

上則有好仁義之風以歆天下中則有好賢良之名以結士心下則猶知有倪寬等之寬厚以收民志及其後又能節情反本托孤老成以善成其終是其所以異與

昭帝

雋不疑引經斷獄蓋據公羊之釋義反以衛輒爲賢失聖人之旨矣而胡氏又爲之說曰彼擬也稱兵闕下與父兵交戰正使不死亦當以此下令收縛而成獄果如斯言歸來望思之傷何爲哉當時豈謂武帝

傷太子之死於誣思蹟而不可得即是以爲悔[illegible]收縛之其常矣然則使遽而果來請也如之何議之曰巫蠱之禍起於朱安世而成於江充其罪也可死而其宥也可逭也推帝之心固必有以處之矣

宣帝

廣漢以鉤箝鉤距發奸摘伏吏民投書告言吏相仇怨是親民者離民之心而使之相爲悖也雖克乎徼而刻矣其不得於死也固亦有以自取之耳雖謂之酷吏可也

魏相白去副封以防壅蔽是矣然爲霍氏而設未善也因許伯而白之又未善也因許伯而霍氏之譖成矣夫霍氏有過相宜預爲裁抑陰損其權以保全功臣之世如張敞之論斯爲得之而乃行去副封使內外之人窺知上意徼幸封賞以屈[illegible][illegible]似之迹紛紛訐告致顯禹雲山等迫蹙爲悖而霍之族無孑遺焉噫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孝宣之少恩其亦相之罪哉霍光不學矣肉食一門皆愚騃之夫無有深知寵盈之戒者是時羽林兵已屬許史矣借欲反焉反將何之乃即以邪謀二字無一狀而遽罪之曰反使子文之後悲霜吊月無一滴之嘗此魏相之過也白去副封告訐媢合之詞耳何足與辨哉

宣帝謂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戶其賜成爵關內侯則成之賞非賞戶口之多賞其勞來之不怠也賞其勞來而多八萬餘戶者流民自占也設俗吏因是務爲虛名以求名於勞來之不怠亦何害宣帝之明哉史氏列之循良有見矣或以綜核失實議之過也

西漢之賢自仲舒而後惟王吉有根本之學經明行修庶幾王者之佐而乃見疏於宣帝總是漢家自有制度以王霸之道雜之故皆不可以語於王道

呂東萊論趙蓋韓楊之死人皆謂寃令以史觀之是四子者優於莅民而伉於持已如楊惲之放言韓延壽之攻訐趙廣漢之脅威蓋饒寬之譏刺皆足取怨於人以叢怨之積加之以魏相蕭望之輩嫉惡之偏雖有質証引援無以自明而欲人追跡其心而明之斯亦難言之矣老子贈言於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

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惟當其時身其事然後可諍與可去二者斯自有處之之道矣

問牛喘而不問道傍死人雖是丙吉迂處亦是丙吉大處故能同心於魏相

爲政以教化爲上惠愛次之刑名簿書爲下嘗謂廣漢刑名之吏也黃霸惠愛之吏也韓延壽獨能好古禮義以身表率爲郡民先而翁歸近之庶幾教化之吏與

楊惲不善處困故終以言得禍

皇太子仁柔好儒見上多用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信矣然謂以霸王道雜之非惟不知王亦不知霸王霸豈可雜乎尹氏至以宣帝之殺楊惲爲雜霸夫刑殺豈足爲霸蓋漢治之所謂術刑名之餘烈耳刑名爲漢制仁柔爲儒道二者皆病故曰宣以媢儒而衰元以用儒而亂

單于匈奴之長也慕義來朝位之諸侯之下於心有所未安尊之於諸侯之上於義有所不可柔遠推誠待以不臣總之別爲朝見之儀爲是蕭望之之議亦未當也

霍光輔立幼主鎮安國家而以赤族爲報蘇武艱關匈奴十九年乃歸以爲典屬國舉措失宜人心未協及其久也帝亦有以知之矣故因單于來朝思念良臣欲繪麒麟閣以昭示功德於天下霍光爲首不名而以蘇武附之若曰赤族者法也光之功未嘗忘也典屬國者分也武之節未嘗廢也而後中國四夷不

得以用舍得失議吾後矣然則蘇武之末附也其亦有微意乎曰非也是官爵先後之序也宣帝平生重文學而薄節義先功名而後行實雖韓增劉德猶得一藝一能居武之上而武之文學不得以功業著矣此蓋帝之私也非單于則武之節不昭矣安世延年梁丘賀輩其亦何足深思哉

宣帝剛嚴猜忌精核聰察先輩謂爲君德之累然史氏乃贊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功光祖宗業垂後裔何也蓋其猛於率下而寬於御衆暗於自尊而明於

重民主於內治而輕於外服也暗於自尊故以丙吉黃霸之賢不得以行其志明於重民故以路溫舒張敞之戇猶得以盡其材主於內治故以鄭吉渠犂之計雖快而不用輕於外服故以充國屯田之議雖遲而允行鳳凰甘露不免於愚而窮慾黷武其鑒戒武帝之覆車多矣

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則嚴彭祖穀梁則尹更始諸儒蕭望之等集講異同於石渠帝親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勝書穀梁春秋

博士宣帝不知王伯異同又安知五經異同哉武帝始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至宣元增加千人以上彬彬然足稱文學矣然而杜欽谷永劉歆張禹孔光翁以文學出焉卒以亡國何也不務敎化之實亦徒爲小人之資而已小人見帝之務刑名也則欲以刑名進而爲霸見帝之務文學也則欲以文學進而爲王與霸五經無是也漢世之學有專門無尊志不能愼擇賢德師帥以一天下之趨薰陶沾漬但以博士任焉斯亦藝吏之守書籍云耳仲舒曰養士之大莫大乎太學太學賢士所關敎化之原也而武帝之更化不及焉宣元以下曷闕哉

元成哀平四君

劉向知元成二君難與爲善而猶拳拳於親疎邪正之辨左右周旋不忍舍去以冀望於萬一蓋漢室之宗臣屈原之忠也或者乃以洪範五行溺於災異瑞應爲不知道而不知其因王氏而發蓋不得已爲悟庸主之術也天人之際理固有之夫亦何病焉箕子厥徵之演亦以所應言之矣

漢逮哀平紀綱盡矣非得大君奮起而亟反之雖小救無能爲也王莽之簒是史氏所謂元龍絕氣自爲剝而起大君者其亦天數然哉夫莽之未得勢也折節力行勤恩顯義內以欺諸父外以欺廷臣及其既得也將又容致恩私欺天下州牧茂材而籠絡之而井田之法奴婢之禁又寄借先王曠遠之制以欺天下之民非有邪佞傾險之材何以能使之至此極哉及夫窮凶貫惡流毒諸夏亂延蠻貊雖莽之欺不能以自行而光武之大君得以義起而正之故曰曹操

奸雄移人國祚莽非能移人國祚者藉太后之庇邪
佞小材耳乃漢自爲剝而復興者天也
入言王莽之篡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而終
於劉歆夫谷永無論矣光事成哀多所諫救平帝幼
冲即位太后稱制莽風群臣頌功德光寸無爲乃恐
懼稱疾辭位而已究其所以能成莽之篡者張禹杜
欽也王章以日食劾王鳳帝召欽議欲退鳳鳳恐懼
欽乃令鳳自爲文乞骸骨文指甚哀而帝不果是始
之誤成帝者欽也禹爲帝師吏民上書言災異之應

譏切王氏帝頗然之駕至禹第屏左右問禹乃曰新
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所信由此不疑王氏是終之
誤成帝者禹也陵夷至於哀平其亦極重而不反矣
故成莽者王鳳而成鳳者禹欽也
或曰向之洪範五行傳與離騷也何如曰五行傳援
經以明理觀之者猶或有畏心生焉屈原離騷抒憤
遣怨之詞於文稱偉矣倏爾入目不能以句而心解
而況於懷王乎戰國矜名立節之習非所以告君也
懷沙赴流知道君子必有所不爲矣

楊雄

楊子雲安貧力學至以奏賦爲郎三世不徙夫豈不
義之富貴所能入其心者但以太玄之故重於自負
而輕於世典乃欲自試堅白於磨涅之間至人得以
劇秦美新投閣等事議而鄙之雄之學豈其至此哉
或曰以新與秦非美新也大夫舊官非莽加也嚴光
亦嘗究其書矣史氏之言未可盡信雄蓋有所重焉
而今議者皆出於意度故闕而存疑是也

漢光武

小敵怯大敵勇自是帝王之量義理之師不專以才
論也
帝王之興實有天數河氷之合與否天也使王霸詭
說而不應將何以處之乎曰非也河氷實合其詭之
者候吏也使候吏詭於前而王霸應於後光武假此
以明天意之有在振作士氣以安從者恐懼之心亦
高祖斬白帝子之討英雄鼓舞之術也
伏湛卓茂皆哀平間之舊循良也光武首舉而寵用
之天下之郡縣如故而深厭莽毒倏然得此一指首

也其有不承風而思歸向者乎葢創業與恢復不同創業以約法三章而今以循良此光武恢復之畧也鄧禹所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是矣胡致堂乃謂光武光復舊物非止此一事方用兵征伐之時便若不著獨封一循吏此近於迂矣譬如具天球一磬而無柷敔鼗鼓笙鏞相應則簫韶亦安能獨終九成之奏哉是其理固然然此一事乃九成中和之本也無本則其成也弗永矣

馬援少有大志受齊詩以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況欲

就邊郡田牧其固有死於邊野馬革裹屍之心矣故其兄知之告曰良工不示人以朴及後遨遊二帝擇光武而事之滅隴右破先零金城內屬西域靜安此功名之會也交趾遠出已非所據武陵軍沒而猶請行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其於朴也示之矣夫當浪泊西里間上霧下潦追念少游之言不可得而復以營壺頭取敗非善處老者也

漢高當項羽之强屢遭挫敗了無懼色疑然與諸將謀猷而順成之雖辛苦燥濕不難焉其襟量豈淺深可測哉自馬援有光武弗過漢高之說而後石勒輩皆然之然以予觀之漢高創業駕馭天下未藝之人光武興復收輯國家携散之衆雖作用事殊若要其歸致予寧有取於光武而不敢過乎漢高也葢光武儒者仁義之心天子之度端然可敬在漢高則直粗舉雄材耳夫不能自用而能於用人漢高之善也能自用而善於用人光武不已過乎岸幘以迎馬援而曰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信言也踞洗嫚罵顛倒豪雄所遇惟椎牛屠狗貪望富貴之徒在賢者

斯去之矣以是謂之豁達大度君子所不取也

馮異首事從光武謙謙不伐好讀書前覩蕭相國不讓矣蕭相國一請圍地而漢高見疑光武因成都人上書諸興威權隆重下詔慰安披襟見素惟恐不獲其心焉或謂漢高一時皆苟圖貴寵之人而光武所與共事者多策立功名之士清濁殊塗疑信異境然而蕭相國不濁也高祖明識襟度不及光武而後人以爲過之乃未定之論耳陳氏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斯亦曲說也

世祖於諸將中獨臨祭遵之喪而慟哭之何也或曰隴蜀未下也非也范升曰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臨死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又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生雖在軍旅無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其非儒者之將與帝材合歟若夫材官戰將可以一馬得之弗難矣此帝所以思之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今之三公何名者大尉司馬公主四方兵事司徒公掌人民孝悌勤儉事司空

公掌水土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坊事尚視周官何所名而亦何所事乎制起新莽固已非其義矣又且帝也少習民務果敏自足國家大政盡歸臺閣雖云責之三公而實非三公所得專預拱手受成難爲可否卒之權無所寄與勢遞移宦戚武將因以亡國帝稱知儒安足與論於儒者之道哉若夫三侯得與三公參議而不居其官保全令終永安國祿此則王者之度也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名世之賢如皐契伊周之屬相與坐談道化以輔成雍熙之治故上不言崇下不言卑漢高馬上陋習弗知矣光武坦夷儒雅從學長安受尚書中興漢業削平群孽稱傑矣然終其世竟不得一名人碩學發明尚書執中之訓雖云援立太學弘規而人才卓犖視漢高反若不及焉嚴光之賢不及魯兩生王良等之六藝不及陸賈下及桓榮之稽古尤不及公孫弘隴之班彪蜀之譙玄輩又不得而徵致之惟有褒稱獎賞各全所志醞釀節義之風揭揭然殿廷中外不見有群臣惟見有帝此帝之封子

寄廢郭后移太子殺韓歆信圖讖封爵誅諸王賓客牽引死者以千數不能不爲仁明之玼也

明帝

明帝躁迫以事撞郎失人君之度矣而終其身未敢輕易殺一人焉何也蓋帝之性止於峻急而非敢於爲惡者故一聞藥崧之言怒而復釋君子猶將取之矣史載是時朝廷莫不悚栗爭爲嚴切以避誅責惟鍾離意獨敢諫諍豈惟意哉失之於耳目之隱發而得之於兼聽此所謂非敢於爲惡者也

劉昆爲江陵令反風滅火爲弘農太守虎北渡河而不以入循良益亦有意存焉非獨重昆之儒林也任延爲武威太守光武語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而任延以正對宋均爲九江太守多虎暴常設檻穽而均以爲非憂恤之本其務退姦貪進忠善削除課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觀是二者則循吏可知其故矣史稱東漢循良太守十一人其尤者惟杜詩張堪第五倫而廉范繼之要在興利除害比室殷足以爲民便如杜之父母第之廉惠張堪之勸民廉范之五袴無多稱譽若謂必以感格謠風上觀者耳目則矯僞炫售之名起矣循良之名循良之病也裴潛張嶷無論矣至謂視良李固張綱以平賊著名爲世道傷豈獨衰季然哉張堪郭伋亦以匈奴遠去言矣噫建武未平之間吏事深刻亟以謠言單詞轉易守長朱浮鍾離意嬛諷殷勤以長者爲言而不可得則亦難乎其爲循良也謠言單詞可據哉故曰有循良之名是循良之病也

章帝

哀平之世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逃遁林藪光武中興先訪儒雅採求殘闕補綴漏逸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琨桓榮之徒莫不抱負墳策雲會踵至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肅宗稱制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論同異如石渠故事雖詳畧殊旨要之卽班史所謂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煩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徒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乃若章句之儒各務所見於專門之外識者取所質要旁通參證未必非聖意也而楊終乃槩以破壞大體黜之其亦固之謂矣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豈盡眞儒哉

曹褒

曹褒依惟舊禮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爲百五十篇集堪班固以

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誠然也甞識禮之家苟如聚訟不亦有是言哉褒結髮傳父充業常感朝廷禮制未備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其不數月而成之速也有來矣充嘗謂大漢宜自制禮樂以示百官而引河圖括天象及尚書璇璣之文斯其所謂雜以讖記者雖五運所由然樂由天作禮由地設不得其本而獨以一己精思雜而成之則又懲於聚訟者之過也夫曹充蓋嘗不足於叔孫通矣叔孫禮儀粗率未備而褒之百五十篇也不又

幾入於緐文矣乎張酺等奏其破亂聖術不得於道此其所以終於難行也

楊震

四知一知耳其曰四者爲故人言之耳震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以關西夫子稱之教授於鄉久矣忽然一旦爲鄧隲而起今觀其起也當閻顯樊豐群小側目之時峻言果行不少委順而竟以是賈禍其亦四知而不能兼照也與夫子曰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重知也震之守死似於不憂不懼矣而其知之未至所以未得爲善道也

黃憲

永寧建元諸賢一時競爲矯異之行執天下善惡之權而歸之已狹中迫外不可以磯而憲以布衣獨能挹千頃之波溫良樂易與諸公周旋其間蓋將欲以意導而默化之而諸賢不能徒以言議講論相從移日竟以嘆美而去其亦各執意見所近可謂不善變矣此憲之所以不爲奉高引進也夫憲知諸公不可以言論爭故無華談深辯而惟以禮樂相示覩觀憲

傳可知其賢矣哉不得爲中行其亦善人有恒之士與

李膺

李膺志在淸時即當引接天下吉士與共圖之而乃以簡亢絕人無所交接使人自幸以得御李君爲喜望之如登僊爲斯亦不足以盡人之才矣大廈將傾其一繩可維哉師荀淑友陳寔顧不若二君之善於處時也

李膺秉政獨持風裁當時宦等盡皆鞠躬屏氣國事

尚可有爲而膺乃以磯激發之至與成瑨等悻然壯諸面目破宅發塚指摘瑣細使彼不能自容譸張形影微訐諸怨庸君暗主方深中其所惑賢士日疏而彼輩得以乘虛入之國事去矣此膺之學膺之失也膺意蓋謂去汙清源謇謇乎斬然成一代之治而不知源不在此也噫士君子處昏亂之朝非有淵德遠材難乎其與言矣

沈璟

以賈誼之才華不能止長沙之墜馬而沈璟以瘖能

能易河間王之傲狠改節而自修何也賈誼能長於用大而不能用小沈璟引責王傳奏按群姦清王側以一視聽其所用於小者尊也

論荀陳德星

荀陳德星果如太史所言其亦可知國家元氣之薄矣蓋荀陳諸子未必眞爲有道者而顧以德星應之豈黨錮酷烈之中而猶有斯人者乎裏觀理是猶大暑中之清冷也其不爲足一慶歟然而未必如史氏言也

茅容

茅容逆徐孺子沽酒市肉與之共食郭泰曰孺子清廉高潔而與季偉乃爲知己食肉爲季偉賢也然則以鷄餽供母而菜蔬與客同飯是又以知己而蔬食之誠可謂一時之賢矣然諸君子惡世之濁而欲挽之以清廉高潔挽天下之俗其亦未免爲慾羨吹虀孟子之所謂隘也

李固郭泰

李固郭泰諸賢留心問學故往往以問學勸人觀泰

所語左原茅容孟敏庾乘賈淑史叔賓黃允王柔符融者可知矣東漢豈無經術哉見時之經術不足以安天下故遂援氣節以入經術蓋有所矯而然非致中之學也惟徐穉孟敏仇香德性近之矣

論刑賞大柄

嗟夫是非刑賞之不可以不明也竇固之誅可以懼矣而鄧騭死焉鄧騭猶賢也梁冀之誅可以懼矣而內侍之五侯繼起而又橫焉以至相誅相賊以及於卓迄無悟者何也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

毅棄之此國家之大柄也大柄倒持爵以私恩而其刑也嚙臂近侍而附耳與謀舉措如是又何以服人心哉正本淸源君德與宮闈而已宮闈不肅君聽不聰士君子之去就語默當於茲焉決矣

趙苞

毋爲刼質矣趙苞不顧而出戰於理未可也設若以城降其不又有王法哉二者將何以處之曰毋一也死則不可復生城公事也遼西一郡豈無叅佐可委者乎擇所能以畀之而身自歸務以誠懇免是蓋以

身降而不以城降也庶幾乎得之矣

許劭

汝南許劭與其兄靖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有品題鄉人因而改持節行至以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亦刼其言而後自喜以去蓋其所言以善而不以惡而惡者勸焉蓋又轉節義而爲淸議以行敎化之一道也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惟與陳寔陳蕃謝迹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擧性峻峻則不通劭有取怨之理而得免者知所自處故也

論東漢之亡

夫理亂如理絲得其緒則不勞以一指如其失也紛亂糾結終不免於併縲盆而擲棄之如漢之亡似也方何進之謀誅宦官也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世主不當假寵使至於此旣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若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操之言是矣而何進不審乃反借指於袁紹與董卓一失也董卓旣廢立[illegible]

也長史梁衍告嵩曰卓廢立從意今徵[illegible]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illegible]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此成擒也嵩不從而就徵又失也是二失者無論矣及令以後事觀之王允止用呂布一手誅卓於頃刻間則梁衍之說已濶而黃琬楊彪以三公之重於卓在內之時不能預爲之謀乃反使曹操輩得伸指而攘之失其誰歸乎卓誅矣李傕郭汜之蠭疑可以一紙定也而王允專功則又失之於士孫端至若黃巾張角走

廣家築圍磐壑其功垂成可以一朝發之而靈帝聽
左豐之譖則已矣

覺山洪先生史說卷下

孫男士謨 士明 敬編
後學吳懷讓志甫校訂

荀彧

劉玄德雖帝室之胄孔明未起大義未彰諸如袁紹輩皆竊土穿窬之類耳艱關河冀擇所從以弘大義舍曹操又安足有爲哉荀彧從之以起則是而其所從之意則未明也夫英雄舉事必得賢士以爲民望而賢士亦必得英雄之畧以爲功名資操并有興王之心也彧之所語於操者曰大順大畧大德及高光楚漢之比乃亦五伯匡王之事耳成則曰假之不成則曰五伯之罪人操蓋不成而爲罪者也非彧之心也使彧而爲王也則不爲操起使彧而知操之爲罪人也則亦必不起矣明於知袁紹而暗於知操王霸眞假其失之也跬步之間易易矣彧不畏於一死他又何所覬哉温公乃以一死爲仁彧猶吹毛而疵之則又近於弗恕矣

袁紹

曹操田許下而以鍾繇督關中殺呂布定河北則天下之大勢在操矣袁紹驕盛乃始欲攻之不表請於許而攻許是豈得爲義舉哉郭嘉謂紹有十敗操有十勝紹不用許攸張郃田豐之言致官渡之大潰賢諸荀彧之言縱用之亦不能免義與不義且弗論也

關羽斬顏良

劉備時歸袁紹顏良紹將也關羽斬良以報效曹公紹得無移怒於備乎或責羽之踈見不知羽盖無見於紹也荀彧曰紹兵多而弗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

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一時英雄不以紹入目中大都如是備豈無以自處乎盖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亦必不敢以怒加備備固有以諒之矣

杜襲　孔融

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學士歸之者以千數時杜襲繁欽避亂依之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與子來歸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主而規長者交乎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盖朋交相與規誨之義如此孔融之於禰衡其相與不啻欽襲若也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善詈人孔融曾無一言相及乃遽薦於操操不能容送與劉表表左右譖之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與祖衡衆辱祖祖殺之然則禰衡之見殺於祖也雖衡之自取在孔融則有所不可矣豈由孔融張磔網羅而目理甚踈其與禰衡所謂皆非吾徒者與

田豐

田豐諫袁紹攻許爲紹所忌以死能量主而不能擇於所事能盡心所事而不能審於去就之際縱使紹聽其言恐亦終未能有成也況劉備方承董承密詔討操而豐乃勸紹乘敝爲襲之之舉則豐亦非知有大義者矣孫盛謂爲烈士慮不存已近之

孔明比管樂

管樂覇而孔明近王自比管樂夫亦以其志而已矣潛龍藏器而不輕試於一出管樂非能藏者而以之較其優劣陋矣劉先主之功烈雖斬於時而孔明一

出如商之說周之呂明良會合氣象偉然庶幾王者之佐豈蕭曹鄧寇比哉張子房亦有所不逮矣以曹操英雄之畧論之不能得之於子房又焉能得之孔明哉朱紫異視曷遲曷斂而執是以爲劉曹評也亦非有識者之言矣

王祥

曹操之黨董昭輿列侯諸將議以相國進爵荀彧以爲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以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明年進爵爲王昭之黨荀愷等議與三

公相率而拜王祥曰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於是顗拜而祥獨長揖二君所見頗同然彧終能以死自明而祥且爲之臣豈魏之君臣不足以爲死耶然而臣之則非也祥與焉道乎嘗以其爲人天資學問大約相似謹小信而未知大道祥之言曰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是以厚德重望雖爲一時嚮仰然撡之於學則槩乎未有聞焉天下固有隨時浮沉善身取譽自以爲是而亦不爲富貴利祿所動者此類是也

魯肅

三國人才自孔明而下其知大義可取者予以爲徐庶魯肅龐士元三人而已吳之君臣無意渡江肅知之矣荊州借劉何謂爲吳又何謂爲漢哉大槩爲操之無君義不可使之帝也其猶有忠侃之心乎肅之吳項伯之羽也說者乃以爲吳餌漢責之果然其將以荊州不借爲是矣豈孔明之心哉

呂蒙

呂蒙勇有謀矣然少不脩書傳嘗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孫權乃勸之就學知往事其亦以此乎史稱蒙初輕果妄殺終於克巳有國士之量盖亦善學之功也

龐統　蔣琬

龐統令來陽蔣琬爲廣都長並以衆事不治見免而魯肅孔明乃又以爲有治中之材社稷之器三代而下其亦無全才哉取蜀之策自統發之而琬亦以重德雅量鎮成都危疑之衆雖亮卒無攜心焉此豈繩

墨脩飾之吏所能者蓋亂世之英也治亂不同而用人亦異微孔明先主幾失之矣

論爭荊州

昭烈功業不在荊州之得與不得而在孔明之存與不存漢高由蜀入關荊州雖不爭不分可也微龐統則荊州之爭幾無據矣蓋荊州者孔明之長策而取劉璋者龐統之權也

論朱子綱目主蜀太過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朱子綱目以蜀爲主固爲天下

明大義矣若主之太過反掩實成虛如攻伐書入寇之類是也蓋昭烈之起事爲漢也爲漢以討賊者昭烈之名實也獻帝既亡三國鼎立賊未就滅國統未一若儼然以帝自居似未足以明當時起義未已之心而反昧吳魏篡竊强大之實不若順事書之是非自見爲公也

諸葛孔明

蕭何養賢以及萬民無所爲而萬事自理眞相度也孔明豈其時哉蓋有所不可已也不可已而至於自校簿書食少事煩斯又甚矣詳於細者則其大者或有所蔽而不自知楊顒之諫是矣不必更曲爲之說蓋孔明一生病痛只是凡事不能放手賈詡因是遂以爲諸葛亮善治國其又知之淺矣

孔明好申韓乎申韓之書以授後主後主怠荒其亦對証之劑乎

水鑑無私是孔明善處亦是孔明病處李平廖立可終廢乎無私近於無情

亮初出祁山蜀之諸臣如馬謖者無幾街亭之敗竟

以涕泣斬之夫秦孟明齊管仲不敗哉鄧禹之敗光武聞之恬然若不知有敗者蓋其大在於用人而不在於一失若謂祁山初出故不得不以軍法從事然方急於用人又豈無惜才之道乎史稱孔明能盡時人器用或未盡如所言才有餘而器識未廣正有餘而仁意未周能服人而不能得人受顧命重寄故不以臣道論也

高光之取天下以一身獨當大敵而於攻城略地據取要會則自有韓信耿弇諸人隨宜專制行之小小

成敗在所不計是以功業不勞而定若夫孔明北定中原每自親操行陣無復牽制縱横之師雖有魏延吳懿輩不能使之乘時各自立功此即治國躬親决事故智也規模未宏斯則其所短耳

張子房與諸葛孔明廼脚不同子房之才以智生孔明之才以學成以智故漢祖之君臣自疑以學故昭烈之君臣相信

孔明之兵不分而又難於成功者非以糧與木牛流馬又非可用以爲長技也故曰運米集斜谷口休兵息士三年而後用之用之不可繼而渭濱屯田之議興焉孔明之意眞不復爲退計矣

八陣全在風雲龍虎蛇鳥變動之用而天地衡衝主之猶八卦乾坤不用而六子行也兵固以正行以奇勝歟

司馬懿以孔明爲天下奇才而能不敗於孔明何也蓋二公知彼巳之才所以能相守百餘日而不敢犯亮乃王師懿乃智將也惜哉孔明無牽制縱横之兵也然使孔明不死其將如之何哉懿不肯出而爲賈詡等所笑義氣不勝久則必有以奪之矣

魏延　楊儀

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嘗謂亮怯不能盡用巳才使亮而用之果可與韓信同乎延無信之才而有信富貴之心及後亮卒楊儀等按亮成規引還延怒曰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遂燒棧道爲亂儀斬之孫權所謂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不足以成大計是也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穀咸足取辦或又謂其爲蕭何似也豈其能奇韓信哉夫其斬延而族之雖若過焉至以位下蔣琬爲憤卒以廢死如權所料蓋延矜高而儀狷狹俱非君子之器視漢高三傑則乎背矣

論考課之法不可恃

劉劭考課之法何以終不行哉夫亦繁細而不經與夫考人者法當論其賢否不當論其事功法當論其事功不當論其節目蓋事功在民也今不論其在民而徒曰某人某事某事某條爲賢於是求功者始有

虐民以爲已能誠所謂巧詐橫生眞僞相冒而天下弊矣此考課之法所以不可恃也法不可恃而況於七十二條乎古之言考課者莫善唐虞其言不過曰幽明曰咸熙曰分北三苗斯其所主者如是而已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考黜陟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考課之文不垂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崔林亦曰考課之法存乎其人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羽其亦要最之言哉

費禕　董允

曹爽寇漢中羽檄交至費禕與來敏圍棋對戲了無倦色及爲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事無廢闕董允代之旬日之間已多愆滯人才誠相遠矣然允扶漢咒屹然如故禕以陳祗爲代昵近小而親黃皓竟以亡國蓋以才放者亦以才敗陳祗之代即飲食博戲之轉証耳宰相以正身率下知人納善爲主況當國難未靖禕乃昧焉忽孟光而拒張嶷其卒見刺於郭循也乃其自致究漢之所以終禕亦不能無罪矣

姜維

姜維之急於伐魏人以爲不量然予以姜維之失小所以成維之敗者當時諸君之故也夫人之情易逸而難奮其志難立而易隳維嘗欲大舉費禕輒裁制之曰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此非孔明之素也維之心其肯服乎維伐魏敗之於洮西張翼勸止之是矣而亦不言止後之功既而還自狄道出祈山爲鄧艾所敗亦不聞其時有與之謀者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拒諸葛誕維率數萬人出駱谷關不爲無意而譙周作仇國論諷沮之維復建議以爲諸圍適可禦敵不若退守漢樂二城候敵人攻關疲之然後諸城並出搏之此殄敵之術也當時以爲失計而亦不論其計之所以失姜維伐魏洮陽廖化乃曰兵不戢必自焚亦背人面言之而已矣鍾會治兵關中規進取此何時也維表帝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安陽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而黃皓寢之是數者皆以智力之强弱定進止而不由於義

維之心其肯服乎使當時諸臣有能以孔明征伐大義與維論之論其所以失尤必論其所以得公忠悃惻則維當傾心聽納必不肯自任而違衆艾會關口之寇諸軍分護於外而維列營守劍閣諸葛瞻寄從間道據險遏陰平以拒之則陰平之小徑是艾會之死所矣惜乎諸臣之不知出此而獨與維反也故曰是當時諸君之故也

竹林七友

竹林七友其將寄於酔以求自全乎曰非也憤魏晋

之不道而不能有爲蓋欲逃於名教之外以自遂其悤焉耳然而非君子居身之道也其惟嵇康乎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説不堪流俗乃又非薄湯武致使鍾會銜而譖之卒爲司馬昭所殺是欲逃之名教之外而終有所不能矣其惟管寧乎居魏晋而能不與於魏晋名行脩潔皆出自然而康之以貧倨鍛冶傲鍾會也猶不免以盛意矯而爲之孫登固已知其不免矣

羊祜

王者混一寓内合四海而弘濟之此民無二王一統之大義也孫皓昏頑淫虐其不堪爲主也甚矣晋武征之羊祜與陸抗對壘怡然交歡以恩信相懐服何也此時之未可又有陸抗在焉是祜之奇計也而以華元子反之私平責之非矣及後舟艦大作兵力既盛羊祜入朝面陳伐呉之計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殁呉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此則祜之失言矣有呉更立

令主其可置之使爲二主乎此皆爭戰兼併之遺習不知有天討之大義者哉又以范文子之事責之亦非也凡今姑就羊祜賢者論之云耳若晋武何足以語此

論黄皓可斬

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艾斬瞻瞻子尚曰瞻父子荷國厚恩慽不早斬黄皓使殄民誤國何更生爲策馬冒陳而死然則黄皓可斬乎曰何不可也斬一佞豎與其亡一國孰重姜維曾已状其罪惡請殺之矣以劉禪之愚使董厥諸葛瞻當時能執孔明董允之制力

請於羅悉亦非禪之所能違而乃因禪勸結請維陳說而止斯亦厭聽之過矣以涉君側爲嫌且有身後之慮顧寧坐視社稷傾危是守小信而失大道不恐一措而失肩背之謂也

嵇紹

何郴州曰嵇叔夜康與山濤嘗有絕交之書而其死也謂子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蓋其時猶在魏也後濤領選薦紹爲秘書郎叔夜所謂不孤者豈謂是乎夫王元偉裒痛父死於非命終身未嘗西向坐而紹

因山濤四時消息之解遂忘父事仇以悖父志於義其終安乎康以心魏而有覬覦之忠司馬昭以私意殺之紹乃仕晉以公憤爲晉死而忘魏也雖有蕩陰之忠其不當於康也必矣故不若王裒之終不就徵辟爲得也

論取人考課二法之弊

詢事考言三考黜陟幽明此唐虞之成法不可易者後世少有更置亦不過因時循政以盡乎人之材耳鄉舉里選已不可恃而況於中正乎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駁論横於鄉里嫌隙結於大臣其勢然也傅玄皇甫陶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蕩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乃亦其勢然也又有德行之士出於其間乎夫取人之法與考課之法交相爲用而魏氏考課即京房遺意不能紀遠專求微密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是二法者皆云將以求實而實爲假冒之捷徑又況中正之弊抑功實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其又何以爲稽也士生

於其時有志者亦在自立而已矣是故鑒魏武文之失立是二法者當自人君正心始而吏部州牧以大奉而行之務悖大而退虛鄙庶幾乎人法之兼致也

畢卓　阮籍

甚矣風俗之足以移人也畢卓之放吾無解矣阮籍傳曰高貴鄉公即位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預世事酣飲爲常豈卓知晉之將亂而亦假之醉以爲醒哉世人皆醉矣同其醉不同其飲可也同其醉不同

其徒因醉以爲醒以覺天下之未醒者非吏部之毒
亦吏部因時之權也同其飲而又不同其醉焉斯眞
醉矣是衆人之皆醉也或者乃爲之解之曰嵇康遺
巨源之書阮氏著先王之論箪諮散髮吏部盜樽豈
以世疾名流滋焉自垢其亦謂之曲說矣夫盜樽自
垢符契性靈在嵇阮可言也箪諮吏部不可言也吏
部其又嵇阮之旁徑哉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敎中自
有樂地何必乃爾吾固無以解之矣

論名敎自然本無崇有之說

自然者率性之謂名敎未嘗不自然也老莊之所謂
自然者未必盡入於名敎而阮瞻王戎將又併老莊
所謂自然者失之斯誣矣是老莊之罪人也
無者不着不累之謂也無無極而太極何晏所謂天地
萬物以無爲本開物成務無往不在陰陽恃以化生
賢者恃以成德其言可盡非哉但不知其所謂開物
成務者其用何在耳盖晏等見世之溺於物與務徇
執而不解遂極爲此論以滌之而不虞其所失或有
甚於此者裴頠因之著崇有論以矯其失君子以爲
不知道吾不敢也自有太極以來渾然一氣形而上
者獨不謂之形乎若復以形上爲無吾亦不敢也至
若章忠之論曰張茂先寧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
棄典禮而附賊后此則不能賓崇之故非有之病也
人士之脩身立行豈以其華言清辯足推其中有無
哉王戎之老莊自然盛贊無之美矣而貪鄙至於鑽
李之核執籌計會常若不足裴頠著崇有論以袪之
謂萬物受生於天地有生即有有矣而冒寵嫉榮至
不保其身而終歸於無是其所爲有無者言行較然

爲二人也豈惟得罪於名敎雖老莊亦將麾而去之
矣夫名敎自然豈甚相遠如水火明道曰惡物則不
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固無
無處無亦無有處有有無渾合中而已矣而胡致堂
乃曰宜有而有烏能强之使無宜無而無烏能强之
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爲虛空之累虛空寥廓未嘗爲
器形之拘岐而二之似爲二家講乎者非精一執中
之旨也噫斯二病者自建安靑田於今又不免焉其
固講學者切磋之所必至歟

論西晉之亡

晉諸王之相爲屠戮也其是非曷歸乎曰何足爲其是非也成都王穎之不善於爲謀穎其爲罪首矣齊冏既誅倫爲大司馬輔政驕淫謬亂叢怨貫禍不旋踵盧志勸穎委重於冏退居藩服以收四海之心騰士民之譽得之矣使穎乘此時深加謙讓集睦諸昆斥孟玖進孫極荅二陸訪國中賢者舒其忠欵相與謀猷以待時至而戡定之其不爲晉一宗功乎乃懷當立之大謀殺冏謀殺乂廢卓又廢帝及東海王

越奉帝征穎討張方穎又從謀而敗之直待方誅穎死而後相攻之禍息且劉漢因前穎表得逞其素而晉遂不可挽穎可以爲烈而自以私敗是其首罪在穎也鎮西將軍劉弘表曰兵戎紛亂構於群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兩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謂宜速召超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擊之此爲晉之忠謀顧亦可以告穎也

溫嶠

王廙忝撥亂之主王導之匡輔之材溫嶠欲因劉琨以出而毋固止之笄褘之流豈無遠慮而遂可忽之哉且其初入建康所與有事者不過爲琨奉表勸進耳此國家大議公庭已有任其責者嶠獨不可以已乎乃悍然絕袂而去其恐於毋也情孰甚焉及後國難未靖桀逆未梟自愧以毋亡不得奔喪固辭職授於義斯又難矣或者乃曰嶠之不孝在是孝亦在是請以討平王蘇之功贖之也又安知其後之必有是哉君子亦惟審於其初而已矣

論東晉之失

五胡之騷然亂我中華也其不可清復矣乎猶之虎豹然如其在山乃得肆其咆哮一失足而逸入平望也亦必蘭然思有以自遯矣中華者是五胡之平望也其獨無畏心乎觀符健姚弋仲之言可知矣而晉之君臣始終俱以內難沮撓灰志而失便司馬越借名討漢帥兵空國以出而不顧其後罪固不容數矣借乎王衍浮慕而導以弘雅繼之綱紀不立賞罰無章一時有志之傑並於王蘇二寇身上了手不暇鼓

一舉過江而北此則不能不於賢者備責之也且以當日事勢觀之其首倡逆於懷愍者一羌桀之劉漢耳時則有張氏冀戴於西慕容向義於北而安定之寶定崇陽之李雄皆足以走漢兵而起國望使江東君臣乘此之時麾一卒聲大義而指數之則中原豪傑必有馳策而響應者而虜閭長安不守移檄北征竟托以糧運稽期枉斬一淳于伯而止雖以忠誼之祖逖不得盡其材焉遂使石趙驟寨拔漢踵以颺亂於河南梁鄭間而勢漸不可支矣夫逖進屯雍丘趙

兵退守不敢收其走卒且爲備填塞以結納之蓋石之詐計將以爲間抑亦堅壁巫闕之術也逖固知之矣而導也忽焉乃若以外交不識爲疑遂使戴淵一朝無故代而上之淵豈石勒敵哉此皆不能知人料敵而又不能乘時之故也或曰晉之江東猶宋之南渡君臣將相各因其分力保守疆守以休養其民人不可謂無見者是則有說矣然宋之禍積纍於夷狄而晉之衰乃暴僭於强臣倒持之柄是誰之過乎故不能不於賢者備責之也既而張駿遣使上疏以爲勒雄已死虎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戀慕之心日遠日亡乞敕司空鑒征西亮汎舟江沔首尾齊舉其亦識時者之空言矣

王導

賀循通經執禮爲世儒宗祝顧榮頗有識耳榮事趙王倫齊王冏懼禍而不能去其亦何足賢哉元帝徙鎮建康士類莫有至者導因薦引以爲民望其非撥亂之英可知矣蕭何一見得韓信鄧禹一見知寇恂導之所得於二士者如此遂以爲賢不知撥亂之用

與平康不同而導一以平康之望處之宜乎國勢聲聞之不能起也

聯翁論曹參文帝王謝用老子處如何曰老子作用與聖人不同文帝曹參亦豈能盡同於老子者但以資質近似故成刑措之治耳王導謝安之不能有成自是王謝無撥亂反正志非專學老之故也設當時使黃老爲之恐尚有可觀者未必隨時起倒如此老氏何有於清談哉子房高處是老學其用術處是舊習耳

殷浩　王猛　桓温

殷浩王猛並以盛名蓋世矣及覩史至於浩遣刺客襲姚襄猛勸苻堅之殺慕容垂留梁琛而深訐其非有弘濟之器也夫君子之立身植德在致番於人已之際以端吾出處之塗而區區名業不與焉當浩之初出也亟宜致賢養民開張雅道以規恢全烈顧乃懷抗温之心急於征伐至敗山桑猶欲得尚書令於温以收後譽而確然之志有負於謝尚王濛輩多矣蓋其出則似是而自處於功名之際未諒也富貴患

得患失之鄙乎固能爲浩量之然亦無以自解矣王猛捫虱以嘗温知温不可與共事違晉而之秦其心蓋曰猛秦人也去晉而舍堅則無可與爲仕者其亦借乘以致遠云耳然許平仲以師道借元於混一之日猶不肯請碑諡以歿其身而況於一區之秦乎或者乃以臨終告堅之語爲之諱又安知其不死也能止堅之不南下乎吾亦知其無以自解矣噫吾人於出處大節其始終不可不愼也如此

庾翼之薦桓温也人以爲非然矣蕭何不薦韓信乎温有北伐之志當時在廷人材捨温無可與共事者顧在人御之何如耳王羲之謝安輩是晉之子房也得重任之而不違其材則温其亦庶乎晉之三傑矣君子稱謝安御温於談笑間如撥龍馴虎諒哉

殷浩以時望憂世而竟以一跌不復起也豈眞虛名之罪哉人謂浩比謝安却有志而才量不及未免爲遊言易動耳夫事各有際而能各有宜廷議必欲重浩以抗桓温而浩亦欲立功自重以擬之遂無故而以姚襄爲舉事之首夫姚襄歸義之歲也襄之弗克

及征張遇乃又以襄爲先驅襄其心服乎其爲所詐而取敗爲温所貶也宜矣浩少與温齊名而心兢不相下及後温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用當其才自足儀刑百辟朝以爲尚書令浩析然許焉然竟以畏愼達空函見絕噫譽不喜毀不怒能不以人之招麾爲去來也非士行哉而浩也不然吾深爲養望者惜之

王述

自古人臣承君之命有辭有讓有受必皆由於其衷

非舍曰欲之而飾爲是詞者王述其有所辭必於不受其有所受必其材力足以當之不爲虛讓自是眞率一道以述之眞自述行之未必非厚俗之教而乃以例論之固矣劉裕不辭乎授爵辭九錫辭再辭累辭而於受晉之禪不辭也矯詐之計使述見之其不怒然矣乎且以晉之浮虛而得一述焉卓乎其亦獨行君子矣

謝安

苻堅大舉入寇至潁口都下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

荅曰已別有旨終不見其所爲旨者何在豈以朱序之故乎然而序時未有約也史記秦陷盱眙進圍三阿謝玄連戰敗走之時安爲相秦屢入寇邊兵失利衆心危懼安每鎭之以和靜然則和靜者其大旨與賭墅遊陟是示玄等以旨之標表也以靜鎭物以少制衆安之於秦直是欲以其所制者與秦相反取勝耳何者玄之能破敵也安知之審矣玄入問計而安寂然不欲區區爲玄計者計多則慮分而智昏銳氣其或憊矣是以張玄重請直托遊陟至夜乃返而堅將百萬之師寧無慮多智分之患乎此其相反一也桓冲深憂根本遣精銳三千入援安復却之蓋安以冲之所助無幾使玄若以冲援爲恃鮮不致敗故不憂玄之憂以安人心也而堅百萬之衆寧無相恃不專之心乎此其相反二也是故百萬不如八萬八萬不如玄之一將將不如安之一靜是一靜者用兵之要而於玄之却秦尤要也或因是而遂爲詩展齒折時渠自省至今人解笑桓冲則又有未然者語廟貌之開暢歸諸安而語廟算之周慮則必以冲爲正但

於靜旨冲或未知耳

慕容垂

慕容垂與翟斌兵合而去秦也史綱以叛書之垂惡有未服矣垂之奔於秦也避禍於太傅評而已其於宗國無斁也垂安得而自絕哉斯其於秦也其心猶之曰客卿云耳但其所處於前後者頗有所未甚耳何也其前也惟當與之謀議於關內不當受其兵事或不得已而受之淝水之潰堅賴以免亦既報之矣垂悉以兵授堅即當單騎率其從來之衆以往斯則

進退無愧舉動偉然而乃夜襲飛龍氏兵一千盡殺之何耶此其所以爲失也

劉裕

使晉安而不有劉裕也晉其可存乎曰何可存也以道子元顯之乖謬桓玄之擅專必將析而入於燕秦吾其爲左衽矣然則裕不有攘夷之功乎曰夷夏君臣一道也以裕爲功即宋之張趙韓劉弗功矣初裕以草澤之微盛流無與及劉牢之以討孫恩引爲參軍由是得效其伎技以討桓玄又由是因劉穆之以

據揚州要地漸去其敵己者及誅勦宗室之才望立功關中而亟還建康篡竊之譎文至矣昔漢高之不居關中以遺毒於項羽深不以爲然而裕也乃違父老之泣而亟去之以委於赫連之夏識者責其立基之弗廣是猶責大盜之不深藏也亦外矣

陶淵明

尚論淵明者謂其恥復屈身後代自宋王業漸隆遂不肯仕斯亦非所以知之矣恥事二姓淵明之餘事也淵明有經世之識靖亂之能而晉無可與君者郡邑督郵而已不爲折腰去矣何待宋業漸隆而後去就決哉士君子之出處隨其學力之所成就蓋各有志焉既不能行道於治朝而又不能混迹於亂世此淵明之志其出處去就自爲一道而功名富貴不與焉始之爲州祭酒爲貧而已其庶乎尚德樂義之君子與

宋文帝

宋文帝欲經畧中原聽謀於王玄謨袁淑等而沈慶之難之當時事始是玄謨而事終非慶之予皆以爲

未然蓋其所謂是者較量於兵家一時之强弱云耳夫薛安都破魏兵於陝而臧質等又走之於盱眙亦何有甚不相能者縱能之其亦猶今之對奕衛刼食子之謂徒爲子害非收局之全筭也故以時論之五胡之未盛也當懸慮而其已盛也當緩圖以名義論之其初也則當曰攘夷其久也則當曰弔伐是時魏已併有諸國而其主且賢非復劉裕譙縱姚萇時矣加之以名曰夷豈其心服只當以弔伐爲心脩吾之政刑保吾之民社以俟其斃而已王者以天下爲度

魏之民亦吾之民也彼能不虐其民又何汲汲於征伐以自重困哉若夫混一之數自有天曆如齊纂逆之罪反見數於魏其不爲天誅也幸矣而又何中原之云是攘夷弔伐二者皆南朝之所不與也

魏高祖

史稱魏高祖在輿據鞍不忘談道好賢樂善情如饑渴制禮作樂鬱然有太平之風然則可以予之乎夫其用夏以變夷是矣而其據夏以變夷猶終不免爲五胡之英而已蓋華夏乃天地之大防未可以一人

之善而廢之也李沖李彪王肅等以布素相與游接而不預南侵之事斯自不妨其爲投戈講藝之名流矣

唐太宗

李文靖見李世民異而謂之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遂相與語議大計是始之知人莫世民而起之者文靖也徐穆之雖有應夾之才而事非其主斯亦隨世以取富貴功名之士而以文靖比之非倫矣但當四海分崩群盜蜂起爲之眞王者直亟以大義號召天下驅駕而用之乃漢高以義帝世民以代王侑未免假是以爲懷集之謀則文靖等昧於天討之義故耳

李密據洛口因山東河南大水徐世勣說密取黎陽粟募衆至二十萬可以力起矣乃竟不能離洛口尺寸猶然襲回洛倉開倉恣民捨取及殺翟讓遂爾驕矜貽書高祖狂誕取笑滾解之爲識量也密初以關中語楊玄感及其自謀乃又不聽柴世和之言以入關中蓋其志意不廣原非爲民得有幅員便足自安乃世民所謂守一城之地而爲賊者耳

李密嘗師祭酒徐文遠文遠毅以繼絶扶傾之義且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是李密之於隋唐其降否未決也徐世勣據其舊境不明諭以向背而據從魏徵之計以降唐即已非純臣矣高祖因其啓上圖籍遂以不背德邀功爲純臣賜姓而嘉之致使李密不明於義以去就往來於胸中卒爲盛彦師所殺他日李勣之所事於高宗者即今所事李密之故智也且勣謂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

既自以爲功今宜籍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差
格諸長安謂之不邀功可乎
唐均田租庸調法人以其爲近古予竊以爲不然夫
今之土田猶古之土田今之土田其法以彼此割收
爲準頗爲簡易而富民與吏胥更相爲弊孔穴多端
乘隙而入雖經賢守令猶難察之而況曰丁中之民
給田一頃篤疾癈十之六寡妻妾癈十之七皆以十
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誰丁誰中誰爲篤疾誰寡妻
妾誰爲世業口分世業口分之外其田其土誰在其

多其少其遠其近又誰爲分給而使之均而租庸調
隨之保勘反復其不爲民便也甚矣安在其爲可行
哉曾其行之而實遷就以應之而未必盡如其然也
天下之道以簡易爲主使今之爲政者但從簡易易
行以不失先王時使薄斂之意即今之法不必盡同
於古而與古同流可也
王魏不死玄武門之難前人論之詳矣當以何者爲
正曰以尹起莘之說爲正邵君實曰國君死社稷大
夫死衆士死制王魏雖不得死建成之難而不可不
死於高祖之命蓋以命命之而輔建成者爲制也然
所謂制者亦以其得專制如誅宥刑賞待以行之於
其寰中者耳王魏今其可以誅宥刑賞行之建成乎
而亦可以行之世民乎國中府中之事與宮中不同
宮中之制在高祖故曰尹起莘之說爲正也
舜之告語於禹者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君
臣之際無多語也太宗與魏徵辯駁於應對反覆間
而徵以是答之不爲容悅夫豈有所依附以爲忠者
乃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又

嘗曰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夫不以盡忠歸賢於臣而以其臣之能忠自歸於己
其於敬大臣之道蔑如矣蓋太宗獨恃其征伐之界
便給之能常以辯博濟其說與羣臣較能於殿陛之
上如給事中張行成所云夫失禮而爲駕服遠駕馭
而爲把持由把持而爲籠絡君臣遂相與以爲詐也
視之於藝道君道有愧多矣
太宗聽言納諫可謂無過舉而魏徵十漸種種皆亡
國之事何也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太宗以國家

內安夷蠻遠服衡滿於中而無降心廸德之實且又不知所爲廸德者何物宜其行不掩言而言又足以自蓋其行也舍己從人太宗之己不舍而欲其舍之入也難矣孔穎達常釋若無若虛之義以告之曰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爲取亡之道此乃得其病症而已然非治疾之本也

太宗欲覩起居注書曰吾行有三一鑒前代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其心必欲以令名來

世也魏徵前後諫章多觸忌違皆太宗所深諱者而徵盡錄以示起居注其得能無疾乎仆碑停婚其有以自致之矣

在創業則創業爲難在守成則守成爲難創業之難易知也若夫守成之難也非守成之難蓋知其難者難也不知其難故卒入於難而不可救

太宗以才勝人須是盛德達才消殺得下方可與行王道魏徵輩却還在他範圍中故其功業止此

自古君臣一心都俞吁咈謂之忠良而忠之名未著至龍逢比干始面折廷諍然而臣之心未嘗不與君一也又其後也嫌疑既生形勢遂隔上以自聖爲高下以敢諫爲賢即遇人主所難循默畏避不敢强說即有能說者又每倡爲激論以震動人主而無惻怛之誠於是人主不以爲謗則以爲邀名而臣之心又自以爲忠始與君有弗能一者而有聽與弗聽矣雖謂之忠弗良也魏徵曰願爲良臣無爲忠臣愚謂以良爲忠有龍逢比干之心而不失臯陶稷契之意斯其爲進言之道而爲徵之所願者徵之言其不有意

哉或乃病其岐而二之而爲忠者如有不良於其君此亦非小過也

有十八學士而太宗不得止其始有二十八將而高宗不得正其終惜矣太宗之始也成於長孫無忌而所以杜如晦兄弟之變勢也高宗之終也亦成於長孫無忌而斷以李勣夫婦之變亂也人情生於艱難而死於逸樂成於功名而敗於富貴此爲皆爲身謀而非有國家之心者太宗之知人知其才而略於行故也

漢高光昭君道也魏武文皇臣道也漢高粗人不如昭烈之寛易有無我之意魏武小才不如文皇之含變有假仁之功光武知學能進而去其微露之迹則旁矣雖然漢高不能容韓彭魏武文皇豈在其籠絡之內使與光昭並出起中原則三傑又將背而去之其過項羽蓋勇而無謀者也

太宗以李勣爲純臣故特剪鬚以德之他日預宴大醉乃又親覆以被不可謂不厚也而其臨終語於太子者則又曰李勣才智有餘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懐

服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是帝之於勣多其才而疑其心也疑之而復用之何也無忌無能遂良無武取材之道也勢也三代以下全才難得漢高知陳平不可獨任而以王陵周勃兼之帝於李勣猶陳平之於漢高其用之也是國文武之重臣也用之而御不以誠此則帝之失耳金世宗所謂安有受恩於父而忘報於子者哉陳平之於諸呂李勣之於才人雖皆苟且僥倖以圖自全然乎猶有心於國事而勣直付之身外無所顧慮蓋亦帝之譎詐不情有以致之矣

婁師德

婁師德備位宰相弟復爲州牧蒙寵過盛豈無自免之道乃徒以吐面不拭自乾爲兄弟告誡君子固以是少之然武后雄心多智方是時意欲革命其致猜於天下者審矣使非含垢忍辱皷然無知其所薦仁傑者能必用之乎薦仁傑以成取日之功而仁傑且不知爲夫豈小丈夫所可及哉論材未必如仁傑而其識見固並之矣

狄仁傑

武后去矣而韋氏又生亦狄公之所以處武者未當也設當時明大義以顯戮其身韋其敢乎夫姑姪之親折翼之解狄公以此取喻有納牖之功然非李昭德兩盲之於先吉頊勸二張屢言之於後又安知其必從也狄公與張柬之俱老矣其薦柬之不乘機於列論知人之時而待武氏訪問於佳士之際設非問也其不曰姑且已之且是時帝已召諸行在其當復位無疑也所不欲者惟張易之等數人耳以宰相之權

召㢡材術士而討之有何不克乃不自爲而使張柬之等他日爲之其爲之當與不當皆委之於身後之數薛季昶劉幽求所謂公輩無葬地而韋氏之起不旋踵者非獨張柬之諸君之罪矣蓋狄公之薦柬之原謂以其爲安撫國家之宰相而非欲其爲討武氏也夫武氏之禍甚於呂后狄公不爲王陵之正而徼周陳之幸五王之誅討其不得如周陳之反正也多矣猶之疾者狄公特優養以俟自復而五王則亦徒知治標者也故曰狄公始終有疎脫履者以此狄公

事毋至孝畢竟以毋子之說定君臣之義此疎脫之由然不敢謂不賢也

盧懷愼

宰相其以才乎斷斷兮無他技宰相非才也是故有其才而不用才者才也無其才而能用才者才也盧懷愼之政事委積非才矣然推使姚崇得以須臾裁決而無傷疾之心是不有姚崇之才而能用乎姚崇者也故能用才者才也論職事之治則以姚崇爲最論宰相之體則以懷愼爲先姚崇言才懷愼稱賢矣是故懷愼卒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吾以爲知人方屬疾宋璟從愿候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公第志之吾以爲知幾蓋其意摠歸於才用也

韓休

臣子使人君之畏不若使人君之敬敬足以格心畏則有時而不然如韓休之於玄宗是也君無術德之功臣無養德之具但以輕視榮蘇發孤峭於一言一事之間其所以相爲孚格者淺矣每與蕭嵩於上前

爭論是非面折嵩短嵩不能容立朝未數月與嵩俱罷視九齡公之量其亦有未及與

論府兵

夫兵以衛民也漢以上著矣唐由征伐得天下故其患不難於民而難於兵其始也寓兵於民其終也民寓於兵而卒以兵敗是暴討逆之美而不度其勢之不行也何也三代自王畿以至五服各有封守而徵調近元魏國之一隅耳而徵調少非若今之環四海以爲統也是故府兵之召發更番不便故其弊也不

得不變而爲彍騎彍騎者募士民以充宿衛者也選補不時教養無法穴孔多端徒存空籍於是倏忽有變不得不籍之方鎭以爲之用方鎭之兵孰非天子之兵哉而以內外分之鎭兵亦遂以外兵自重驕挾於天子而府州不預焉久任兼制遂成股大主帥廢置由於下不由乎上陵遲於肅代專用胡將將相不相出入而唐室不競矣蓋節度鎭兵者皆以兵而不以民故曰疎於民而詳於兵此唐兵制之始失之也爲重衛之議雖審惜乎其亦脫而不行矣

李泌　李光弼　郭子儀

光武之於子陵猶肅宗之於李泌也子陵在平時故不出李泌在難時故不可以不出子陵似高而李泌似中矣

時平先嫡長世亂先有功爲不易之論矣李泌見建寧王倓之英而乃以廣平王假爲天下兵馬元帥其亦不可與達於變矣乎曰非也秉正以救前代立子之過耳始終教假倓以孝道而無使怨於良娣可謂有德之言矣

李光弼中興元功與子儀齊名陝州之患遷延不至豈其有畏讒之心哉抑亦以副元帥之命及閒散之子儀而不及已頗有所忌而疑之耳然一時吐蕃回紇懷恩三大難非子儀以一誠字消弭而定之恐光弼所不能了代宗預恐生隙乃更存問其母於河中其於保全功臣之道得之不可謂爲姑息之政也

李泌辭宰相於前何又澧州刺史之就也噫善矣不以名位累心乎於唐見二人焉李泌以經綸子儀以征伐雖出處事功不同然皆隨閒散繁劇而黍用之

如流水之逝川浮雲之出岫有臣道有友義庶幾乎不驕不倍者其亦賢矣哉

吐蕃寇涇邠渾瑊之敗子儀自任其失而渾瑊復得以功見視諸葛公之斬馬謖其德度猶似過之

李泌告老德宗問所代者泌薦竇參董晉而不及陸贄何也陸贄自召用數有忠謀至計德宗時在艱危雖勉加禮遇而正論盡言侃侃不回漸成逆耳斯大臣不可則止之時泌蓋窺其微矣不久而解內職貶忠州贄斯無謂固知泌之不薦者是也

張巡

嗟乎張巡之守睢陽也被圍日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知將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遺民止四百予觀史至此未嘗不慨然悲也當時雍丘令令狐潮舉城附賊未必不可招之以義乃遽盡屠其妻子以速其深讎及所將衆六萬既食盡又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必以死守爲江淮障蔽豈其智有所不周哉節義之士惡亂疾邪每所感激奮震踔厲決絶死生以成其志而不暇恤其他其性類然

也昔史思明叛攻河北諸郡附獨平原一郡固守勢不能支眞卿謀於衆曰賊其銳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急趨行在今以睢陽之事較之城之同異義之可否吾不能爲之謀而亦不知其時之所可謀者何道也悲夫

陽城

陸贄不去則陽城不言惟其不言此城之所以賢也何也李泌陸贄一時名臣國家得失大故並以規諍自任已所欲說不過如是而彼已先之矣乃後竊取其緒言之似與賢守爭能且有形短顯過之迹此小丈夫之事賢者不爲也論者謂贄不貶裴不相則城無所成名予觀城爲人輕世薄物名固非所急也史言城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瑣碎天子厭苦之則城亦知瑣碎者之無益矣

論李璀處父之變

李懷光與朱泚通謀其子璀爲御史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備上曰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與之俱死更有何策及懷光誅死璀亦死君

子以爲璀於未敗之前已無可生之道縱使君赦之而父命以不死亦無以生爲也何者不告於父而密告於君告父於君而獨得生非仁也然則養子石演芬以告上而爲懷光所誅也亦可以無生乎曰演芬無官守諫父而不能回去之可也告之過矣歐陽子曰世人言忠孝不兩全豈其不相爲用而又有相害者抑私與義而已耳私則兩害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爲其子者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

子不可以射父頹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而事之璀則失矣

柳子厚

或謂韓嗜進而柳安靜柳之失節于叔文也叔文用氣好言事爲德宗所禮方欲因之以自見其才耳深求其心乃亦不屑於裸裎如李白玩世之爲初非欲

附之以饕富貴也永州之斥怡然自得所謂封禪求仙翁禱二妃之事曷有焉以柳易播勇於爲義其亦賢矣子厚送浩初上人序曰儒者韓退之常病予嗜浮圖予以爲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其賢於逐逐惟印綬是務者蓋子厚之得力浮圖學也敢言之節不及居易然并元稹劉禹錫輩類矣

李夷簡

楊憑爲李夷簡所彈貶爲臨賀尉無敢送者徐晦獨往爲別後數日夷簡薦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臨賀肯負國乎蓋友臣之義各有在也夷簡不因臨賀之短而併廢徐之長已而自求出鎮淮西不忌裴度之長而諱自已之短庶幾乎無我君子矣

憲宗

朋黨之說李絳等論之詳矣是非邪正又何難辨而人君乃每每入於其黨而不自勝無亦逸欲之私奪之耳裴度之必爲君子憲宗知之然至於諫營繕而不聽論宰相則以爲朋黨而不省何也是奪於皇甫鎛程异掊尅聚斂之欲也欲則黨已在吾心矣患難

則親君子安暇則近小人此世主之常情周宣已然而況於憲宗乎中興之功業未究惜乎時無以復振之也

論平淮蔡之功

李愬雪夜襲蔡之功或以爲由於李光顏力戰以分吳兵或以爲愬善撫降人李祐而能使得盡其用是矣而韓退之淮西碑乃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何也夫斷如符堅下江左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僥倖自任固所不可若在淮西腹心之患而乃三致疑

爲豈知所謂先後着者哉（合下共一段）

裴度之於憲宗籌之審矣及其舉兵也宰相李逢吉等猶欲以師老財竭罷之非度力主其說帝其何所執持而藩鎮亂離之禍不待再世而已不可支矣已而淮西盪定淄青悉平河南北三十餘州盡遵約束是度之斷乃國是之公論中興之首動唐室治亂之大機也豈獨蔡功爾哉作室者斧斤鋸而先賞繩墨謝酒者勞烹飪而重拜主人是退之於裴李之謂也

若杜黃裳之討蜀劉闢則又不在斷例矣

論唐稅法三變

租庸調之法以丁爲本謂其以丁受田也口分世業授受難稽吏胥與民更相爲弊有丁無田有田而稅不及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稅主於田丁無橫征上簡易而下易從其變宜也所未盡宜者李翺所謂一主於督錢耳其後錢日重而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穆宗時楊於陵變之而輸以穀帛其變又宜也乃遂謂楊炎以兩稅之法困天下又安知穀帛之終無病也經制宜民亦因其時而已矣

劉蕡

劉蕡之對策杜牧之罪言至今以爲偉事然以時事並之劉蕡之策乃裴令公所謂大患而罪言其小者也何也代魏之筴不專五敗而府兵之制必有所不可行謂之罪言其亦自爲一好議論耳若夫內官之專橫中外畜怨無有敢言者而蕡獨奮然譏之本之以君心揔之以宰相申之以先王之制裁抑之法無

出於此焉宿落第而裴度韋處厚二公乃亦抑之而不伸焉何也豈所謂尋常之見乎抑亦以諸君雖有嫉中官之名而無覺悟之實夫所謂覺悟者清心寡慾端好尚辨邪佞是已宰相舉事動在萬全豈可使彼輩得以先事窺吾之心哉李之好惡有所用舍無常致使李訓崔鄭輕發濫及以成岐汴亡國之禍抑而不伸不可謂無說矣

論維州之事

牛李維州之事當時議者是德裕而洪容齋與溫公

是使存亡皆以爲未盡夫中國爲天下主雖戎羌在覆幬之內來則綏之叛則絕之悉怛謀慕義請降而以維州來歸當國者宜即乘時集會在廷宏識而廟議之先論吾所以自處而復論其所以處悉怛謀者各得其道乃遣一守臣資以兵力入維州使告於吐蕃曰爾疆之臣亦天朝之臣也悉怛謀之來天朝有廷尉之法在焉無容兩視若夫維州土地人民自有天府策籍爾疆封遠跨何更需此以失我先王明命今已遣守臣入視其境以聽天下公是公非則吐蕃未必

即狡焉肆侮於境上而僧孺之讒心亦且半消矣德裕也不審突然遽命盧藏儉入據其城繼不屈於力彼將不謂我納彼叛人爲不義乎此德裕之說有所未盡也吐蕃自德宗以來乍盟乍叛盟未寒而鹽州寇是失信者吐蕃也即如李密蕭瑀奉隋版土歸唐猶將取之而況悉怛謀歸故地於敗盟之後乎既已受之矣僧孺忌嫉德裕之功乃以一信字敗之致使悉怛謀受慘毒於境上豈爲天下主者忍乎此僧孺之說有所未盡也然則如之何曰如吾前所言當悉怛謀之來降也以文誥播諭吐蕃責之鹽州之寇以明非我之失信援維州由來之故地以明非我之不義諭悉怛謀歸侵疆之反正以明非我之納叛如其頑暴而不悛也循李泌結和回紇之策韋皋連兵諸蠻之計以制之彼將孤處西川南詔而不敢與吾抗也必矣

宣宗謀盡誅宦官

宣宗嘗欲謀盡誅宦官韋澳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令狐綯

又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此二說者皆未得也外廷不有宰相乎明舍察惡信賞必罰宮中府中合爲一體中官豈無向背邪抵若楊欽義楊復光者乃欲併其黨而盡誅之何也至於宋申錫孟昭圖王涯賈餗之死心知其枉不敢爲之一白陳弘志王澄劉克明仇士良王宗實由令孜等身見其擅廢立之權執予奪之柄亦靦以爲當然無一敢問是二者蓋皆畏其勢而難之耳然亦何以爲難也京兆尹薛元賞執神策中尉而杖殺之士

良不敢有異言節度劉從諫暴揚中官等罪惡以漸
洗涯餘之冤而中官知懼武宗忌士良之不良士良
覺之而即自以致仕求退蓋所以論之者當其罪耳
惟人君以比司爲內臣而重外宰相宰相之不忠者
又以外臣無以爲援而借資於內以固其寵如訓注
崔胤輩既已得勢後又從而謀之斯亦弗智甚矣裴
度嘗三表於穆宗曰河朔逆賊祗亂山東禁闈姦臣
必亂天下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
殄滅大者非陛下覺悟斷制不能驅除蓋謀議在宰

相而能斷制者又在宰相視人君之覺悟也惜乎當
時之宰相不足以語此

論崔胤之愚

甚矣崔胤之愚也李克用李茂貞朱全忠之順逆强
弱不待問而可知克用之忠懇謀猷自足以平鎭將
靜王室胤乃遠之而不召而召李朱二鎭以爲援外
援之與中官其緩急之勢髣髴閒也胤乃不畏外援
之懷奸而獨憂中官之生禍中官之與外廷俱爲王
弼隙雖開而其名義之相爲倚伏猶存也胤乃欲盡
加殄絕中官而不顧外廷之無人相朱朴殺王搏貶
韓偓偓薦趙崇王贊而又盡棄之於下位奸諛凶暴
充斥圻甸而胤與昭宗爲孤旅人矣其卒見殺於全
忠螳螂之智誤國之罪何足惜也予謂當唐室土崩
之時不必過於猜防亦不必過於紛更徵召惟擇其
所能而專任之闕以外付李克用闕以內付孟昭圖
王搏韓偓數君子則藩鎭宮闈之强橫究禁不足憂
矣而胤也悍然弗慮其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之謂乎
愚也甚矣

辨死職死節

五代之君之相承也其可以爲統乎民爲貴社稷次
之君爲輕君且輕矣而況於土地乎五代之君之以
土地爭也與諸鎭何異茲特其詐力之雄者耳一朝
而得之不二三傳而失之不可以爲統又安可以爲
君也歐陽公作史敘其臣而君之爲之死節者三人
死事者十人夫裴約先事唐李克用克用大唐純臣
也及梁取唐澤州不屈以死其死猶有辭也唐之擒
梁王彥章彥章不屈而爲梁死也是爲朱溫死矣南

唐壽州劉仁贍爲南唐固守於周而以周死似矣然亦非知有民社之心者皆僅可謂之死職耳安可以死節與之蓋節從義精也晉王存勗得傳國寶蜀兵以書勸晉稱帝張承業諫曰吾王世世忠於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遽即大位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求唐後而立之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不聽慟哭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此眞知君王之大義而史不以爲節是猶以保守土地見也或曰周太祖

世宗有君人之度致理之志而亦不得於統又何也曰此固天之曆數有在抑亦周之興也殺劉贇而奪之根本未固習亂已深德澤未下而征伐太速杯水車薪勢窮則反其因爲宋有國之漸歟

劉審交

五代漢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乞留葬汝州爲立祠太師馮道曰吾嘗爲劉君僚佐觀其爲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之所能爲但他人不爲而劉君獨爲之故汝人愛之如此嗟今非租賦繇役繁重時乎租賦繇役非守令所可除也但得如劉君以公廉慈愛之心行之緩急寛猛有宜即民之受賜多矣惟其爲政無以踰人此其所以能過人也使其先有過人之心民命將有所不堪矣馮道之言平易而近理此其所以爲道也

馮道

異哉馮道之爲人也馮道長樂老著書自言孝於家忠於國無富貴功名之望而又自叙其歷事四姓十

君何也人有傳馮道詩曰朝罷歸來便坐禪何曾將腸襯床氈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天下傳縻君立君玩世不恭亦其菩提救世之心一切垢爭視之皆爲幻與荊公頴濱俱稱道之爲人而史氏言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能持重鎭物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其不耻於四姓十君也乃其所爲德重而爲元老與佛學本自信雖儒者千萬言攻之而不變馮道之不耻乃其所自信者如此君子寧不由之若云誅之以厲群臣則過矣

宋太祖

韓通二李之死論者三差之予嘗有死節死事之說李重進無足稱矣通筠仕於其時如是死於其時亦如是斯亦謂之死事云耳及後范質李帝弟光義嘗稱之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如質者但欠世宗一死巳自爲之而責人以不死死生可易言哉

或曰太祖之聞李煜殺仁肇猶陳平之間項羽殺范增也得便於機宜矣然在陳平之間項羽則可太祖

之間李煜則不可蓋太祖君也以正義正天下者也敬大臣則不昡太祖之責雷德驤是也然趙普亦自有以取之矣且德驤之譖普未及皇弟開封尹之事而普出在河陽乃無因以預聞顧命自訴且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則其希售皇弟他日之寵用借之以行其私不無有深情矣太祖以愛弟之仁公天下手封其表藏之宮中以此豁達觀之是帝無唐文皇之疑而普預有李世勣之匿矣負兄之惡普不陰耶有力哉太祖既誤陛下豈容再誤普之言死然世勣陛下家事之言也

御材將與賢將不同曹彬賢將也以使相予之不可乎曰可然則太祖既許之而復弗予其失信矣曰可惟其爲賢將是故可以許亦可以弗予前之許是太祖之未審也彬固審之矣失信之節小征伐天討之義大故於彬以爲可在漢之信斯弗可矣何也江南雖平而西北如故君予之而將受之是君將自爲滿盈而諸凡慷慨敵之雄亦將視此以爲軒輊矣故不之予所以勵諸將非爲彬也彬之心亦宋祖之心

豈硜硜泥常者可議哉

太祖不用張齊賢而留以遺太宗非欲其有德於太宗也蓋齊賢所上十策如封建富民諸說率多迂遠難行且於衛士廊飧盤中以手取食且啗且對猶不免有少年侮玩之態故太祖思欲少挫抑之養就老成以終大用卒之幽薊等疏舉動萬全非如昔日之賈生不可以文帝敎率入之矣此太祖造就人才之盛心也

太宗

遼可伐乎曰不可遼之伐無名也幽薊當取乎曰幽
薊中國故地也周世宗伐契丹契丹曰周之所取皆
漢故地不足惜是契丹亦知爲宋有矣太宗獨不可
取乎曰何不可也張齊賢田錫乃欲且緩爲而不可
之何也曰以太宗之爲君故不可也太宗非撥亂贖
世之才即以太原之賞使巳不得狠心又安能以恢
復之事望之今其言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君緣邊
諸郡撫御得人但使浚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待勞
則邊鄙自寧而田錫亦但以脩德來遠爲言是二言

者帝王治世之大謨也使宋循而行之幽薊其不終
可取乎否乎曰何不可也以太宗之爲君故不可也
然則宋之規模其終於如此而已矣曰然也田錫所
謂太宗以功業自多不可以復進矣吾固爲宋慨之
予嘗槩論宋治終始畢竟二子之不可者其說是也
立國歸疆之道戰與守二者而已未聞以和好爲長
策也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詔群臣上備戎策張
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鎮仍命親王出鎮魏府此其爲
說實經制之宏謨無藩鎮之害而有藩鎮之專可以

守可以戰而宋琪等弗加之意何也蓋其懲於戰而
踈於守惟以還使通好弭兵息民爲言是以一和爲
得於是二者俱失之矣民果可息乎燕薊不復言而
河北中原日擾於多故是太宗托始貽謀之不審也
宋之天下懲於西夏而亡於北虜乎以爲北虜之禍
始於征幽西夏之亂兆於賜姓何也太宗幽州之行
輕出輕返因循無斷慮事不終曹彬之敗不復更有
所爲加之真宗荒怠遂以賂息至若趙保忠之賜太
宗以爲厚惠可以徼倖得其用力而乍臣乍叛冀其

來降輒復與之羈縻之名忘大國之體繼遷之死
靈州可乘真宗猶欲以恩致之不聽曹瑋之謀而德
明復姓視爲故事元昊僭據天下自此多事矣所以
然者太祖以軍中得天下心懷疑忌而太宗又以傳
位之故自知不與於人幽軍夜驚不敢久留慎保位
祿以傳孫子失之事始以漸生患皆私心爲之也
趙普之於太宗可謂危矣至不得已乃發金匱之書
以自明而後得免君臣始終所以幸獲兩全者益賴
一金匱爲之盟証耳普既罷相奉詩出涕猶不免有

羣臣戀富貴之情而帝則又假以年老不煩之語慰之皆非出於由衷之實視古君臣進退大義不既鄙陋乎盧多遜之所以得行其誘者皆太宗之私也

陳兢乃南朝陳武帝之後外服分封忠孝相承自爲一裔傳至陳兢子孫蕃庶家至七百餘口九世同居未嘗分異常苦乏食知州康戩言於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仍舊免其徭役夫史稱凡七百口不畜婢妾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别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凡若此類未

必皆實抑亦以其重於群居而薄於各業而致之與聖王八口之家授田制産自有常法化俗之道惟當法其忠孝公順之美不必襲其同居可也州貸之而兢受之祟名失實弗繼矣

真宗

真宗初立齊賢首以皇王之道啓之宋臣自趙普以來僅見有此可謂有堯舜其君之心矣真宗習聞祖父讀書所爲不知皇王之道爲何謂而齊賢又且遠篤其說不能推明所學隨事格正以見皇王親賢愛民實用致帝以王道無迹一語拒之齊賢因是不復有言而帝心不敏日入於邪東封西祀遂以迹裁王道可易知而亦可易語者哉齊賢徒有此也

呂端居相位不屑細故似丙吉之爲人其冊立嗣君一事亦頗相類此豈庸才所可辦者康戩嘗上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用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怒召責端等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夫亦事之細故不足與論者耳故以國體爲重然則所謂糊塗者其亦此類而謂斷斷乎無

他技者與國家得此輩數人其亦足爲中外重矣人之言曰有周勃之重厚然後可有陳平之智慮有丙吉之大體然後可有魏相之專精然哉

李沆只是防閑得一个幼主便是終身老成相業蓋真宗壯年無遠志非有憂虞則朝廷誠未必無事矣西北疆場以財力自安不以疲民而天下蒙休養之澤此真宗所以猶得爲真宗也

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天下之事成否在一機而已此機一失雖有萬鈞之力安能挽之如高瓊於澶

州之役是也帝至澶州契丹軍勢甚盛冠準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使非高瓊怒厖衛士進輦則帝心惴息其從衆議而思退也必矣猶之弩機然準正之瓊則發機者也予嘗因是觀宋之存亡其機原不甚遠如曹瑋之欲擒德明冠準之欲使契丹隻輪無返機在目前括已審矣秖因當時無有如瓊者發之遂使後艱日甚不可挽救亳釐之得失豈特千里異哉惜哉宋之於關東西二冠非無善謀蓋由決者之不力也

冠準薦丁謂於李沆沆曰若謂者可使在人上乎蓋小人非無可用在當其材而已使謂不在人上又安得恣其猾壞至此哉蓋準少學術而又剛愎好自用故爲丁謂小材所用沆之一言足以蔽其始終矣帝嘗問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此老成重厚之識也好兢進而以小材啓者又安得而動之故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惟知公恕之道者得之

人以王旦失節事眞宗爲馮道比此未易言也夫天書可諫乎曰不可如孫奭是也諫必不聽矣不聽可以不去乎曰不可不可不去而即以決去爲可乎曰不可李沆巳去矣朝無宿望矣此旦所以不諫而亦所以不去旦之所自知也旦豈不思李沆之當其難乎而又何以爲可也曰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不恭之謂與

君子處小人之難之當自愼也必有明哲之智正直之節而又有渾厚之量愼是三者庶幾可以無失馬知節之於欽若冦準之於林特李迪之於丁謂皆失

之矣夫是三佞者旣以天書財計入帝之腹而諸君子乃又且悻悻然與之忿爭於庭如其公耶卽當彰明其是非可否入白於帝不得則去之如其私而或以爲瑣務也斯亦姑且巳矣誠實以感格之忠巽以開導之未必無融化轉移之意而知節之憤至見王旦猶然怒形於色冠準之剛忿如嚋昔帝巳弗諒之矣至悶李迪以所爭故丁謂曰臣豈敢數爭迪實詈臣夫詈罵豈君子之容止哉小人借是反得以自解脫旣無以悟君心又無以明巳志而但曰小人之能

害君子也小人之心亦有所不服矣王旦之於知節欽若少候優容不得已而並罷之是也林特在而寇準遷李迪去而丁謂留雖有孚信之臣不能爲之辨矣甚矣君子之當先自愼也

仁宗

元昊之討無功也乃廟謨之未一耳非無策也夏竦所上安邊十事當時人以爲怯且所不論韓琦有併攻之策矣仲淹有內實淸野之策矣張方平有形格勢禁攻所必救之策矣是三策者可以縶元昊首而

答捶之使韓范二公協志合謀東西籌應如左右手安用巡邊而亦何有任福之敗哉范公竟不能無異議韓期正月會師同進范以塞外大寒士之遲爾通書元昊意謂折簡可致而不知其弗可也任福之敗且又幸焉夫元昊傾國入寇果如韓公制令合衆急趨羊牧隆城出敵之後必無可返之理而後人乃曰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床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此何言乎故予必以元昊之討無功於希文不能無過也

有宋以來槪據有風節喜言天下事者以田錫范仲淹爲稱首蓋二公志在經濟必欲行其所學陳說雖多俱切時事如正君弭亂進賢遠奸與學磨勘任子之類非徒言語攻擊爲矯行立節者然錫之功業不著於仲淹何也蓋錫一出便爲盧多遜所忌而仲淹一時在庭濟濟皆良交相推引其固有遇與不遇存焉然仲淹晚年更歷旣久日可見之於行非復落落與世難合者人猶訶之規模宏遠而器識自成不久爲夏竦所搆亦即以保邊求去遇與不遇又奚論哉

仲淹之言曰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蓋賢者致身於義命自有其道非獨爲功業爾也

仁宗屢禁朋黨相訐矣然王拱辰一網而杜衍蘇舜欽知名之士遂俱爲之打盡至於素所崇敬如韓范富歐諸君子又不勝夏竦之一網亦相繼以去何也萌狐疑之端者開枉倖之門斯其一網也是仁宗自以一狐疑爲之也大明之下枉直具呈太陽一出群陰畢伏又安用禁爲哉設昏其鑑而姸醜同登雖禁不相訐無益也

文彦博召唐介呂夷簡薦仲淹蓋唐范賢者天下學
知其有可用之才而范之經濟尤爲當時倚注人望
所歸自有所不容已者彦博長者原無忌忮雖夷簡
矜厲獨任事久情忘故亦能勉而爲之而謂之曰解
仇陋矣豈有君子而爲仇哉

伊尹未用以天下爲己任擺布自己之心是心上用
功故爲先覺仲淹自做秀才擺布天下之事是事上
用功故爲名相

唐介居政府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豈以諫官聲名

爲足自了與史稱麗藉長於吏事持法峭直士卒畏
服及爲相聲名減於治郡時其亦此類然也責人易
自責難徇意氣易循道義難蓋伉直矯厲之性難於
曲成萬物此君子所以貴窮理正性情而通天下之
志也

英宗

徐子直嘗謂古人禮出於性故性與禮合今人禮出
於意故禮與性違父子天性也英宗以從兄弟之子
雖爲仁宗後而以濮王稱伯如期親尊屬故事於性
安乎故禮不言伯言親而言所生父母加以生字便
是眞性所在而王珪范鎭等當時以韓歐稱親爲諂
於惡攻之如訟蓋非意之不公乃學而不得其本之
故也父有定名而親無定位進大功而期進所崇而
加大爵斯亦無不可矣

留守王拱辰薦邵雍遺逸屢有除補皆固辭不就豈
雍有天民之學而授之非其任乎曰非也雍嘗居母
憂於蘇門山躬爨以養父李之才叩門勞之曰好學
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

迹簡策者於是與之以物理之學又進而授之以河
圖洛書之學爲性命之學是之才自以性命爲無迹
矣然之才之學得之种放而源於陳摶摶之恬雅高
尚其迹也雍無簡策之迹其不猶有性命之迹乎此
中道之所以難也夫子曰無意大學曰誠意其深矣
哉或曰雍之不出便知有安石之出雍之迹雍之數
雍之意也（論邵雍之學）

包孝肅雖云惡吏苛刻政務敦厚然大率明察威嚴
人不敢欺夫關節不到亦笑止一包老哉而當時獨

羣稱之或未免於有意獨任而近名耳昔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天下自此多事矣李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及後永叔代官簡易循理有以包之政勵之者公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長耳蓋有所不满於包也

伯淳進說雖多不及安石變法事康節於門人故吏投劾之言亦然賢者作用其固不有意哉嘗觀安石

方怒言者伯淳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當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安石嘗見呂申公退曰疵吝毋不自勝一見長者即廢至如蘇子由議以劉晏常平之法當青苗安石徐思之不言青苗者月餘然則安石亦非悍然拒人而不顧者伯淳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動上心遂致今日之禍予謂非獨不能感上心亦無有能虛己以一言感動安石者譬之醫然安石深憤國勢衰微爲遼夏所侵元氣淤隔不充四體乃欲以硝黃之毒攻而去之豈其意之不善但其所謬者製方耳使當時諸君子稍能推承其意而以中外緩急之宜細細講焉未必不忻然聽聆顧群然力以其方之謬排而斥之使無所容他如唐坰至詆以李林甫盧杞之奸邪彼固有以自信而無以易其見矣安石一日與伯淳語子厚問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夫其議也伯淳當自有說惜乎相見日疎而群小附翼之者乃一暴而十寒也

神宗

神宗有無人材之嘆獨以安石爲國家當事蓋其意在燕薊也今其燕薊可取之時乎神宗有漢武之志而無其略以霍去病李廣輩並之則誠無人才矣帝嘗以燕薊議白太后后曰事體至大苟可取之則太祖太宗收復久矣其必不可取是也然則終如之何韓琦曰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遼僃日竟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以振威武恢復故疆此萬全之義舉也夫何安石急於立功不肯審愼其謀取河州以王韶討瀘夷以熊本議交趾以蕭注築永樂以徐

藩攻靈州以高遵裕輕於舉動以疑大敵致遵得間遣使來議代北疆事安石不能爲謀遂如河東割地七百里以畀之爲異日興兵之階則安石不能無沮心矣富弼曰天地之仁豈與羌夷爭勝負呂夷簡等嘗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豈宜與彼校論尺寸地哉蓋聖王華夷之防不專在地以宋之兵力言之得不償失姑從而置之可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傳說語也傳說未入事而殷高宗以其名求之其所告高宗者如此則其

所謂學古者可知矣安石豈非學古有時名者既執政惟務改作立異傍非新法紛行其於制也安在哉富弼嘗謂張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檄之使出蓋安石以孔孟自居以堯舜爲宗視天下之事皆以爲流俗而不足以致治故不由之儻以制格而繩之則安石無容展手矣故制科取人廢儀禮春秋而不治以儀禮爲經實用春秋爲經斷案有制故也

安石新法二十餘事豈無損益可行於時者司馬公步欲盡反而更之不其過乎曰嗣後范純仁諸君亦言之矣然新法之行其名則害其實則非其名爲便民其實因民便而利其餘剩以爲國生財者意也其後罷諸法安石不以爲意及罷至免役乃愕然曰亦罷至此乎顧差二役實可兼用而安石盡以顧役爲免役免役之錢或過於差而且又於額外有助役之說民安得無所惑於中乎此所可兼用而公之必於不用何也天下之民惟知有舊已矣照復先世之舊

定天下之心志以塞汚吏之欺貪只以一令行不必更爲紛張損益所以然者公意以瘡痍久困之民方以爲幸不勝集議再擾故也嗟夫不加賦而國用足此安石終身之蔽司馬公當時因而正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是在官在民四字二公之始終治亂之所由分也

程明道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予始讀之竊意西銘猶有理一分殊之相如明道仁者與萬物爲體篇斯無相矣及觀史至先生於諸生講學

毋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而後知先生之學之始於知天也知天矣又何有相耶西銘之相其猶杜預法界觀示射者之的耳 論張横渠之學

有宋武功威略不及漢唐而太祖與英仁諸君並以仁厚醖釀德澤基文德之懿以故周程張邵諸大儒並起一時雖無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堯舜禹湯文武致治之道復傳於天下後世以開朱陸之學源流

至於 我明而盛其過漢唐遠矣孰謂非有宋之功所由哉說者謂洛陽無杜鵑今始有之以爲南人作相生亂之兆然李林甫盧杞又何南北之有杜子美嘗以杜鵑况忠節之士地氣自南而北其爲諸大儒未可知也元順帝末年劉燕杜鵑至而 我明作其南乎北乎覩者其繇以發說爲王金陵罪云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從古用人之道也司馬公十科取士法要不出乎二者猶之權衡至於鈞石尋丈必欲以銖兩寸尺星星而較之斯亦難矣陶夔稷契不違其所長而亦豈能盡其所長哉夫其所當較者涉石麻縷之似而已安石之惠卿司馬公之蔡京當時蓋亦自以爲十科中人物而卒有不免於不似者不得於二者之間也而况科目愈詳不其愈爲僞冒乎故十科當先約之賢能二途賢能二途又當自約之以權衡一道

胡文定嘗言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禀既如此而又濟之以學是八九分地位矣邵康節稱司馬君實脚踏實地九分人也人須是做到十分

只少此一分故不得到聖人實是此一分難進也

哲宗

哲宗初年伊川召起爲崇政殿說書甚有向往而乃不能善於陶育以養其中和之體經筵進講色甚莊厲舉止之間動以尺寸繩之宜仁沒未肉寒而帝之心已甘悅於小人之口矣是故伊川之學以之矜式後學則善以之轉旋天下之事恐亦有未盡善者蓋意之爲之也

高宗

高宗春秋誅心之罪人耳又安可以爲君也夫天令
之爲君者使之躬行孝悌以帥天下而已矣諺曰爲
臣死忠爲子死孝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
反兵斯理也豈獨士庶得之哉高宗奔播自濟州走
應天走越至明州如海其時臣之死忠者歐陽珣張
叔夜劉汲康董何子部楊粹中劉永壬復徐徽言崔
從李彥僊張搗劉惟輔趙立等若而人高宗固已知
之矣知臣則知子其獨無自知之心乎夫使不可爲
猶當奮激以身死致之又況其時猶大有可爲者自

今觀之有五焉選用將相侍從以修內治立綱紀辨
邪正敦教養明賞罰撫士卒以結人心作士氣成大
國之規模此其最先者時則有若李綱宗澤楊時趙
鼎張所張慤韓世忠馬擴岳飛諸君有文武材矣其
餘則在乎識形勢恢方略乘機宜厚兵力四者而已
李綱進言曰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
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
故都以繫天下之心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
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

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而棄之
則金人躪關以擾內地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夫南陽
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原平野可
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粟
穀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
援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此其爲形勝也形勝得
而吾有之也如人立高敞之地而吾之臟腑可以聯
遂惟吾所措矣先是綱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河
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數郡河北所失者不

過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十餘郡皆固守使因此時
置司擇有才者經略之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
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守不惟可以
禦敵且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此其爲方略也方略得
而吾有之如人之手足與兩河爲一體可以相應而
相援矣又先是岳飛上書曰勤王之師日集當乘敵
人未固親師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至是
金兀朮犯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澤知金虛實疏曰天
下之事見幾而爲乘時而動今收京洛而金酋渡北

扞蔽滑臺而敵圍屢敗兩河山寨義士日望王師之舉臣欲乘此暑月遣李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楊善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應者不下百萬願陛下早回京臣爲諸將先則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臣之此舉必可萬全無慮此之謂幾宜也幾宜得而吾有之如四體百骸時乘氣機運動而可以揮霍矣又何兵力之不足哉是五者皆可以有爲也乃心摧膽落志在全

軀一聞敵至即肅援甲不惟不共戴天而且戴天於金庭不惟不反戈而且退戈於南馳親音日遠等魔甃頓之思忘矣又何有死孝之心乎噫徽欽顛沛猶能以金甌土宇付高宗而高宗乃以偷安苟活碎裂之而弗顧且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閤下見哀願削尊號是天地間皆大金國而尊無二上也又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爲快哉其亦誠可哀矣是宋之不復振以春秋誅心之法勘之皆高宗忘親自保之罪吾故略爲詳其情實以示案斷而尚自謂之中興吾不知其何說也

昔杜子美於孔明之事有遺憾失吞吳之說蓋吳在荆東蜀在荆西連橫合縱可以自相援助而乃以爭荆失之故以爲遺憾張浚之制置以陝即孔明之蜀也呂頤浩之都督江淮荆浙即孫氏之吳也又皆以中原爲念而無荆州之分豈非一大機會哉已而浚有富平之敗關陝失望頤浩帥師鎮江幾爲桑仲誤之何也朱勝非語帝曰頤浩練事而暴張浚喜事而

疏自今觀之二公不惟暴疏之病而已浩多忌故韓世忠等不預謀浚多偏故王彥吳玠劉子羽不得盡其言耳當時若只以東事付世忠西事付吳玠兄弟以其中事付岳飛觀緩急而大概張應援之則中原特在諸公指掌間矣

夫所謂和者兩相敵而兩情平也金何畏於宋而二帝又徙置於五國城矣又何以爲平哉別史載金大臣悟室因教子以得乘間語於洪忠宣而忠宣又得因間以休兵息民之仁勸之悟室大悟故有是舉以

縱檜歸檜之言平可矣然而檜之議不以其道此忠宣每行復有密奏也身在窮荒而心爲國計盡忠蓋覩于鄭斯又難矣噫神宗欲用兵與安石爲一人高宗欲寢兵又與秦檜爲一人誠曾公亮所謂天也

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尹氏子乎蓋學之根基乎志而其進爲之功存乎敬策誅黨人而不復應舉其志正矣生平不欺於暗室其功密矣是以見義而動拒劉豫之召論和議之非辭詡善之命圖門屠金兵而不以爲沮庶幾乎造大顚沛必於是焉者

皆一敬之渾合而湊泊也或者猶曰焞於主敬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每於人意少所開悟有如陳公輔者未亮爲斯又不得以言正矣夫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蓋敬之中正明達險易順應而無失者即窮理也學問講究即所以開廓吾之至正者耳故謂焞於主敬之功未熟則可以爲窮理少焉則未可也胡籍溪先生嘗受業於伊川久未有得熟定曰心爲物潰故未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窮理居敬克己二字盡之（論尹焞之學）

建炎以來諸將惡無與金人迎敵一戰者岳飛敗李成於黃梅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此蓋一勝差可喜耳高宗暗懦無能土宇日蹙其得不爲亡國之主幸矣原無中興之志而沈與求等乃以一勝爲論中興之功爲第一君臣之終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洪皓張邵朱弁俱使金以執節見重於時而皓之聲稱至今凜凜然如在于朔竊謂其有子耳及今觀之張朱輕生就義抗劉豫以成己志故其功烈在一身而皓之於金則有密奏於還朝則有讜論而其功烈

在天下故檜忌而遠之出知饒州徙英州復徙袁州以卒於南雄蓋謂其忠誠勤懇足以動廟堂而格和議也其非剛毅通敏而才節兼全者與宜乎人覩之於朱張爲烈也

刺雖細人之事而施全刺秦檜有烈丈夫之志不克而爲檜所磔其與吳元美及李光之剛烈一也全刺以刃元美等之刺以文孰謂全爲細人哉

岳武穆駐師朱僊鎮秦晉豪傑嚮從人民從而歸者接踵及奉詔班師強留不可武穆還而士民沉矣斯

時也飛其可以歸乎伊尹曰一夫不獲是予之辜而况於百萬使飛有伊尹之心其必有所不可歸也况當是時兀朮震恐將欲棄汴走使飛執閫外之義其能直指燕雲爲息肩所矣然而書生叩馬之諫言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指檜也然則將又何以處檜曰人臣無外交交通於夷者法當斬檜受金粘沒喝縱以來也非外交乎布告中外合召忠義之臣懇請於帝而誅之當也其不亦有清君側之媺乎父兄遠羈之大仇華夷猾亂之大戒又何

論君側之惡也此可與知大義者言之

事固有倒行逆施以爲得者如漢於太公之類是也太公執於羽羽欲烹之漢高不請太公而攻羽蓋攻羽所以不烹太公而歸太公也此英雄之所作爲未可與常士談者宋張所李綱之於徽欽二帝亦然李綱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日之事正當臥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厚禮恐亦無益而高宗聽之藐藐焉含羞忍恥辱國忘哀假爲親之名爲自安之計一歸徽宗旅櫬便自以爲可以掩過而不顧其後然則欽宗獨不亦君親乎劉定之乃謂高宗力不足以制强仇而自屈以歸親爲可矜夫力曷常不足也其不得奉迎二親於生存者亦但以其無漢高英雄撥亂之志耳

人言秦檜生平言論氣槩縱橫馳驟有可以奪人耳目者故游酢比之於荀文若及從二帝北轅歸志意沮抑不復有爲狠愎獨斷必主和議嘗語人曰我有二策動天下蓋懼虜之强知天下有厭兵之心以爲

岳飛不死趙鼎諸人不逐則戰必不息戰勝而金復不已則和議必不成而天下厭兵之心無由自遂是檜之初主和也猶有爲國之心及其逐正人而殺飛以必和也不復顧天下公論此小人所爲怙終之情也噫嘻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覬人與自觀者必於利害之際而後平生之爲言論氣槩不可欺也

建炎之末也兀朮寇建康帝欲入海賴張浚岳飛諸賢而止紹興之末也金主亮寇廬和帝又欲入海賴

陳康伯虞允文諸賢而止蓋因呂頤浩進航海之策也浩之言曰俟其退去復遂兩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去此兵家之奇也夫亦何苛而帝然之是帝之心其欲寄身於海也久矣人之言曰宋之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是存亡之界予謂紹興之一念是即亡界也厓山之入海乃紹興爲之先導耳

孝宗

岳飛奉詔班師哭聲震地而河北陷吳璘奉詔班師哭聲震原野而秦鳳永興三路所復十三州三軍皆

復爲金取此埱復興廢之大會也孝宗登極初政不足以繫四海之望如此其終之不能爲也見矣二公獨無可處之道乎武穆難矣有檜在焉孝宗頗有憤然之心而史浩又非有檜之惡者使璘以去留利害悉之未必不悟而璘乃荅諸寮佐之諫曰將在外璘豈不知此理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蓋亦守將臣之常分乎初以爲未達及觀吳挺專據蜀兵致朝廷疑畏則璘不爲無見蓋揔之君無志而相無識非將在外而可行者也

張魏公宿州符離之敗或予或貶其將何是乎曰魏公寧受其所貶者而不辭也時孝宗銳言恢復張浚命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史浩詰之曰帝王之師動在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浚恐浩意不回乃語帝命出師渡淮先取虹縣靈璧二城復宿州至符離顯忠爲宏淵所扼而潰夫史浩之言萬全似矣然非宏淵則亦何嘗不萬全也况勝負兵家之常嗣後魏公視師江淮金人恐懼不待戰而撤兵以歸因敗爲勝亦不可謂非萬全矣譬之羸尫之人氣息淹忽得

見素稱良醫者起其元氣以爲後醫之地雖一劑未效何害其爲功而庸人忌者乃因以爲訧此魏公所以寧受此而不爲彼此忠愛之至情也

宋既棄河而南渡則兩淮其天塹矣陳浚卿欲於兩淮措置屯田請於和州楊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爲義兵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夬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此亦漢魏屯田寓兵於農之遠計也夫金人尚知置屯田於中原而宋之君臣顧

乃行之而未成已知其無保淮之心矣猶欲以南渡為東晉也得乎

宋史謂孝宗有恢復之志而無其輔夫高宗之世相如趙李將如劉吳張韓諸人一時雲集高宗不能乘時使之有為至孝宗實亦有難言者矣然以龔良茂之罷觀之良茂以直省官賈光祖桀傲執而杖之亦國體宜然而帝亟加責及其求去上疏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今何故及此退朝怒甚密爾繼有忠赤銳志之輔孝宗未必能用也不有聯翁乎讀翁

疏且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其他可知矣

陳浚卿虞允文常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故一時稱為得人賢相有加陳浚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蕭葉顒正而介而允文介矣猶欲用張說為張栻所切責何也栻面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公始允文慙憤納之惟其能納張栻之言此其所以能得人也

張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其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然亦何以為辨哉聯翁曰吾學銖積寸累而成知禮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也夫其所謂辨者知本而已蓋南軒親受胡仁仲求仁之旨遂作希顏錄以聖賢自期其自悟與其所以提撕後人者不外乎此心惻然乍然生生之良機生生之中無容邀譽無容惡聲又安容有所為而為容有所謂利者故雖未必至於自然而其所存所發惟知有義之一路矣此庶幾乎先天之學故欲銖積寸累而不得其要斯亦無湊泊之所矣嘗謂南軒得聖學之宗視諸儒為更親切吾無疑也 論張南軒之學

尊德性道問學為至德至道然乎曰至道上無容功皆所以為至德也道問學其即所以為尊德性者耳溫故知新敦厚崇禮知行並至問學之謂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始終兼備德業渾成大成之謂也或者乃以尊德性歸象山道問學歸朱子固已失之而又以朱子集象山南軒元定諸先生之所有為大成斯其失又遠矣孔子告子路以成人曰文之以禮樂文者何謂乎真知真行精一博約粹然德性之流通而已人已一理所以成其在已者即所以集其在人者

故曰吾與人同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聖門之學如此若夫度數也述作也事功也史也經也所趨之塗皆其糟粕焉爾矣論聖學之所乃大成

呂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其因世變而意氣有加者亦私心也人以爲名言韓侂胄奸惡當時黃度劉光祖彭龜年輩論之呂祖儉論之晦翁欲復論之而以義止矣呂祖泰慶士也乃擊登聞鼓乞斬之以防禍亂斯亦未免有意氣之過侂胄憸人趙汝愚屢之不當其欲而諸正人又特

舉春秋斧鉞以攻之憸人之心其將濱國以出益肆其深忿乃勢所必然者帝既昏而不悟君子亦惟盡其所當爲而已耳

寧宗

征伐國家大政未有不得英明之君忠誠才智之輔廟謨一兵將專而能有成者寧宗已詔伐金矣而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則前所謂伐者何所主乎蓋宋之失不在於集議而在不得有英君賢相以主之耳使徽欽而有君相焉又何紛紛猾亂至是哉其始也金人陵迫京城此一路寇耳時則有李綱在內种師道等在外以國家全力當虜之衝絕其糧道扼其歸路如李綱所謂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而以計驅之是也乃竟以耿南仲和議沮之自是而後君相因循者襲爲故轍帥相忠憤者銳於持茅中外角異一敗於黃潛善汪伯彥再敗於秦檜孫近輩陵遲至寧宗極矣夫以三策言之在高宗時兩河荊襄二路以禦爲體以戰爲用京東河北二路以戰爲體以禦爲用俟吾財力既足三面並起而摩之可以直擣燕

薊若夫孝宗之時人材淪喪財力難支則又惟當以禦爲實體以和爲權用而已禦之之道如真西山制置兩淮屯守之類是也和之之道如丘崈暫解和州危急之類是也方朝議未定而京東節制應純之乃因李全屢勝之軍遂謂中原可復與金爲絕雖有趙方扈再興范旁等提兵決勝亦不免爲浪戰耳范蔡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安有浪戰而可言恢復哉噫當時孝宗倚重張浚人至以昭烈諸葛比之孝宗諸君能有如昭烈者乎夫諸葛治蜀以

禦爲戰以戰爲禦浩氣毅然於今可想惟其當時無
以撓亂之者也

理宗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之道如此而已位之崇卑
功業之隱顯焉論焉眞西山魏鶴山二先生負聖賢
之學以事其君當寧宗理宗之時其所告於君者非
堯先聖王之道不以上陳而於內修外攘復仇之義
謹隣之戒斟酌時會切中事宜西山不幸早世矣鶴
山豈督視江淮京湖軍者哉旣以樞府召未幾改鎭

未幾又召還樞府不拜而卒以嗣子之進退挂稱一
出於嬖息之手而帝不悟惟有去而已出處去就卓
乎大臣之道而何功業爲哉此史彌遠之於鶴山鶴
山之於自處或有見焉乎未可知也侍御史李韶訟
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不
知國家人材燁然可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
以台輔不報蓋理宗在沂邸時史彌遠屬鄭清之教
以詩文取譽於一時及其得位而稱好學也其猶詩
文取譽之見而未可語於大道耳

李舜臣謂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畫從中
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朱子每爲學者稱之然此論其
本然自然者耳若論學者之功則當從乾坤初畫起
蓋震巽之交幾也精而一博而約乾知而坤作皆幾
之所由致也知中而知幾幾從中出則幾無不善而
於學得矣（論乾坤初畫震巽之交爲學易之功）
史稱理宗褒章周程張朱諸大儒理學爲有功於聖
門豈其然哉人有病者遠慕扁和之醫而不可得及
得如扁和者致之乃又若其藥之瞑眩對案而不肯

服是理宗之謂也理宗尊寵諸儒皆其所已沒者而
生存如眞德秀魏了翁皆不能用則亦何益於聖道
哉蓋其生前者起於好德之良心而生存者忌其箴
規之逆耳也噫理宗非諸儒何以爲理有宋非諸儒
斯亦如晉而已矣安得並漢唐而稱大乎是諸儒有
大功於宋乃以爲黨而斥逐之愚也甚矣

文天祥

史論文天祥優相體而之將略志廣材疏卒窮以死
予竊以爲未然夫撥亂反正之道有三有一定之規

晝有制勝之籌策有乘時之機宜此大將之宏識非獨以勝負較也天祥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故敵至莫遏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責長沙閒取鄂隆興取蘄黃鄱陽取江東楊州取兩淮地大力衆約日齊奮彼備多力分疲於奔逐敵不難郤此則一定之規畫也天祥能之矣而特以爲迂闊已而天祥入眞州問計於苗再成再成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但二閫少隙耳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

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大帥可坐而致此則制勝之籌策也天祥能之矣而李庭芝以歸兵之言而自誤失是二者又安能爲謀哉淮有乘時機宜決勝於生死之間以爲宗社計耳然而先是元破獨松關鄰邑望風皆遁時勤王師尚三四

萬天祥與世傑議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能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天祥能之矣而太后陳宜中不許夫其所不許者志在浮海故也浮海之幸在閩廣矣而陳宜中等乃亦不能預議建三重鎮於虔州建寧溫台開捍蔽閩廣全城養力以圖興復而使元人得以先入經略之天祥開府劍南事已後時聚散倏忽得失靡究雖有宗留之材亦將無所展步而何天祥少之哉噫以賈似道姦頑之後而繼相以陳宜中常以長勝之筭與人而以

不勝之筭自與是天祥之卒窮以死者固宋之天定亦陳宜中等不足以成之也何責哉

論劉因渡江賦

劉因作退齋記有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其意蓋指許衡也衡之仕因以爲非矣而因之有渡江賦也又何耶湛甘泉曰還是哀宋之亡非爲元也宋舍河而淮舍

淮而南惟有一江耳乃不能籌畫以守而使元得長驅以渡之存亡入海之機於此焉決故忻幸元之籌畫以見宋之不謀所以哀之也哀而不傷憤而不怨此其所以爲高與若以許衡之仕爲非則又是因之見矣

論劉靜修所品諸子

聖人之道言大者則不言精言精者則不言正言正者則不言貫惟一理而已矣理窮則何大何精何正何貫而四者之名忘今劉靜修乃於諸子爲之品論

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使朱子聞之其將無受之乎曰受之愛之而自省也又將何以爲功也愈切磋則愈無窮而不可有已成之見見則止矣諸子自濂溪明道外未免有見焉此聖學所以貴於虛心窮理而無已也靜修恐亦只於言議行迹上觀之其又爲靜修之見與

論文山疊山得處死之道

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不在於慷慨從容而在吾之所以處於從容者何如耳吾於有宋風節之士求之二者之中如文山疊山者其得從容處死之道與蓋其誠以君親民三者孰籌於心既不激抗以立義亦不邀譽以徇名惟求其是以成就吾仁而已何也文山起義勤王伯顏執之矣既而又襲執於五坡在徇名者必以不死爲恥而又何亡入眞州又且以至燕也疊山大結民兵以效力江州軍潰矣既而又敗於安仁在徇義者以必死爲烈而又何變姓名以去又且以燕北也蓋其志在必死而又不爲嚼罵噀血

以就死其志在不生而又且絕食復食以爲生卒之文山殞首於燕市疊山餓斃於荒鄙同歸於死而其所由未死者以君親民三道非一決絕可完謂之存順歿寧焉可也至若家鉉翁高應松之死於可與不可之間頗亦近之故曰死非難處死爲難也

論尊德性道問學

吳澄嘗謂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澄之言是也而議者遂以爲子靜之學是朱之學

非殊不知不知德性亦不知所謂問學不知問學亦不知所謂朱陸矣問學借襲之於外已非吾所有又安事於言語訓釋云哉子思作中庸舉夫子之與哀處人者不過曰明善誠身是即問學以成德性之謂也善無內外吾之通乎天地萬物之外者何非內也苟得之則雖言語訓釋亦謂之內可矣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其必有所以本之矣苟得之則雖先生之纂言訓釋皆謂之內可也不然斯亦外矣故學必以尊德性而道

問學爲全功

論治河

黃河決時議修河防丞相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而工部尚書成遵自濟漢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崖以究水之淺深以爲故道必不可復然則當以何說爲是曰其中利害相半然必以不復故道爲是也復故道則役工鉅費於一時而民愁不復故道而徐修之槩工固不少而民之赴工也以漸而不覺其勞雖勞猶愈於愁也已而賈魯發河南兵民十七萬疏黃陵岡南達白茅放於黃固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而汝潁之兵起矣故曰不復故道爲是也

余闕

余闕精忠峻節守安慶拒陳友諒孤城無援以血戰死君子謂其壯烈過於卞壼然壼死於晉而闕乃死於夷予敬之而不敢是之也闕專心學通五經豈不知春秋華夷之辨又况昏君濡僻紀綱廢弛殆盡安

能有爲既已憂居見幾而不復出是也伍瓊山嘗言昴爲胡宿元既帝矣而其占不於紫微垣帝座猶於昴見之元之不可爲君也天道然矣必起而併家以死之何也

論王者弔伐大義

陳友諒弑其僞主我 太祖率師伐之遇於鄱陽湖大戰而克或曰此則漢王爲義帝發喪之計也噫此豈足以知天下之大義哉夫王者之弔伐也其意在得人以行其仁而已 太祖憫斯人之窮蹙起

淮甸首事金陵而得徐達馮國勝等攻太平而得陶安等取婺州而得葉儀宋濂等克婺州而得胡翰王禕等取處州而得劉基章溢等文足以經書武足以勘定龍從虎變拳拳以撥亂救民為心仁聲義聞洋溢海宇天下之勢在我矣又安俟乎循習借名義於偽主也且以征伐言之友諒自在所當討而亦在所必勝耳厥後鄱陽告捷　太祖引師還不徑抵武昌儒士或簡疑之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知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事有緩急兵有權宜苟乘勝急追

彼必死鬬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而我徐以大軍臨之故全城可復一則我師不傷二則生靈獲全三則保全智勇　太祖於攻取角鬬間而猶以仁為心可知帝王自有真而借名義於偽主其猶戰國霸詐之遺習其亦自小也已

覺山史說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洪垣撰垣字峻之婺源人覺山其號也嘉靖壬辰進士官至温州府知府事蹟具明史本傳又湛若水傳末稱湛氏門人最著者永豐李懷德安何遷婺源洪垣德安唐樞懷之言變化氣質遷之言知止樞之言求真心大約出入王湛兩家之間而自為一義垣則主於調停兩家而互救其失皆不盡守師說云云其講學之書今未之見是編其論史之書也所論起上古迄宋末如論伍員鞭墓之類頗能主持名教他如論管叔蔡叔合於義而不知天命誠紀信代死為呂祿辨冤之類則不免文士好奇務為新論至於論余闕死節一條斥闕不當仕元且以全家併命為非是則紕繆至極無論闕本色目人實非南宋遺民垣於事實為不考即使闕之祖父果為南宋遺民而是時元混一天下已届百年踐土食毛久為黎庶垣乃於數世之後使為宋守故臣之節此於理不更悖乎

太史史例一百卷（一）

〔明〕張之象輯

四川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長水書院刻本

太史史例序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籍博矣及孔子生於周季傷道不行無以自見後世始因魯史而作春秋其他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手自筆削子夏之徒蓋不能贊一辭其以春秋授教弟子則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孔子既沒諸子百家嗣興各師論語以空言著書惜于歷代故蹟放散紛紜靡所統繫迨漢司馬氏子長世職太史工於著作乃仰稽孔子之意據左

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撰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上下三千載凡計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勒成一書是為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大抵著書立言者述之易作之難易編年而為紀傳蓋自子長發之前未有比後可為法六經之下僅覩此作非豪傑特起之士不能也故謂周公之後五百歲而有孔子後孔子又五百歲而在斯乎比之於春秋之義其所自任不淺世固未與之而良史之才若是亦偉甚

矣予少無他嗜耽玩典籍周覽博涉尤篤是書雖不能至哉然心固鄉往之也反覆鑽味積有歲月求端討緒洞識指歸於是敢竭不才稍加纂理盻分區別較然可尋凡為二百八十七類總一百卷名曰太史史例以便撿閱以備遺忘宣明軌範龜鑑來學操史筆者儻未必無可採云嗟乎夫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不可以言傳也子長之書法其意愈深則其言愈緩其事愈煩則

其言愈簡微而顯絶而續正而奇文見於此而起義於彼離合變化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讀是書者果能參考互觀引伸觸類因書以見道得意而忘言精詣神解如莊子斵輪之對釋氏舍筏之喻則不傳之妙千載可求由此而入太史之門雖達孔子之室亦可也如使句擬字襲泥象執文以為得作者之情而不知其所諷習者古人之糟魄已耳好古彌篤去古益遠適以此書累之也又豈予本初

輯書之意哉書既梓成因題首簡愧非史職竊有事於此越俎之思無所逃罪若云以俟知我則何敢望焉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經歷
司知事雲間張之象序

嘉靖乙丑孟夏
長水書院刊行

太史史例目録

互見

第十六卷

編年

第十七卷

年表

第十八卷

年表

第十九卷

年表

第二十卷

年表

第二十一卷

年表

第二十二卷

年表

第二十三卷

年表

第二十四卷

年表

第二十五卷

君德　治道　即位

新政

第二十六卷

立后　建儲　繼統

都畿

第二十七卷

封建　就國　郡縣

第二十八卷

詔令　巡游　頌德

歸化

第二十九卷

禮樂

第三十卷

律曆

第三十一卷

天官

第三十二卷

封禪

第三十三卷

河渠

太史史例目録終

太史史例卷之一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先世例

五帝本紀

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

五帝本紀

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五帝本紀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

夏本紀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

殷本紀

契與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周本紀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

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

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謂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

吳世家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

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

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齊世家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齊世家

桓公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陳杞世家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

陳杞世家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

晉世家

武公稱者。先晉穆公曾孫也。

楚世家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

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

趙世家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爲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畝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于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

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爲將。伐霍。霍公求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

魏世家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爲畢姓。其後絕封。爲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爲御。畢萬爲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爲大夫。

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爲魏氏生武子

韓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司馬穰苴列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甘茂列傳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樂毅列傳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

蒙恬列傳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馮唐列傳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世爲卿大夫。

太史史例卷之一

太史史例卷之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父母例

夏本紀

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也。

殷本紀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

周本紀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

齊世家

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姬。

陳杞世家

利公者桓公子也。

晉世家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鄭世家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

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内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脱。頼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秦本紀

昭襄母楚人。姓芈氏。號宣太后。

始皇本紀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爲秦質子

於趙。見呂不韋姬。説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立爲秦王。

項羽本紀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右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

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
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
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
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
母曰劉媼

陳丞相世家

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
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

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
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
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
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
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
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

齊悼惠王世家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
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爲齊王食七十城諸民
能齊言者皆予齊王

張耳列傳

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
故呂后封爲魯元王

淮南衡山列傳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
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之美人厲
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内宫爲築外宫
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幷逮治王
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
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

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
后妒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
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
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
縣也

外戚世家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
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

孝景本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

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五宗世家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

外戚世家

他姬子二人爲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

鼂錯列傳

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

萬石君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汲鄭列傳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

衛將軍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

衛將軍列傳

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酷吏列傳

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

書父兄例

宋世家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魯世家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仁孝。篤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

晉世家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

秦本紀

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

田完世家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

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吳王濞列傳

吳王濞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楚元王世家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爲趙王。

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爲代王。以參爲太原王。以勝爲梁王。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

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

萬石君列傳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書兄弟例

三皇本紀

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爲。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鄭世家

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

管蔡世家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

管蔡世家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爲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爲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爲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爲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爲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管蔡世家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

衛世家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載。最少。

蘇秦列傳

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

蘇秦列傳

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武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屬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樗里子列傳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

穰侯列傳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爲昭王昭王母故號爲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爲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

蒙恬列傳

始皇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魏豹列傳

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爲甯陵君秦滅魏遷咎爲家人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張丞相列傳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季布列傳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楚元王世家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而王次兄仲於代。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爲楚王。都彭城。

張釋之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

淮南厲王列傳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

五宗世家

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

淮南衡山列傳

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

李將軍列傳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

平準書

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

太史史例卷之二

太史史例卷之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纂輯

書夫妻例

吳世家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

秦本紀

繆公十五年。晉君夷吾。使太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

齊世家

釐公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

晉世家

重耳至狄。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

晉世家

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

晉世家

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

重耳安之。

齊世家

桓公四十二年。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

晉世家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今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

田完世家

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

仲尼弟子列傳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仲尼弟子列傳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

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田完世家

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之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

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汚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

田單列傳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敫之家爲人灌園敫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

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

張耳列傳

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

黥布列傳

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

陳丞相世家

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

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
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
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
敝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
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
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
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
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
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

絳侯世家

絳侯卒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

司馬相如列傳

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
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
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
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
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
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
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

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
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
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
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及飲卓氏
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
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
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
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

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
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
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
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
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恥
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
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
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
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

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書子孫例

三皇本紀

其後裔當春秋時有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之胤也

三皇本紀

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詙爲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爲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

申伯爲王賢相齊許列爲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

五帝本紀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也

五帝本紀

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

周本紀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脩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卒子昌立

是爲西伯

秦本紀

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秦本紀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

秦本紀

德公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

晉世家

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

陳杞世家

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爲殷。殷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爲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臯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爲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爲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閒封。世小。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越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代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老子列傳

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

孔子世家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司馬穰苴列傳

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列傳

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閒。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甘茂列傳

楚王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蒙恬列傳

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内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王翦列傳

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樂毅列傳

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卿。號曰華成君。華成君

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巨公。趙
且爲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巨公善脩黃帝老
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高祖本紀

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
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爲孝文
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爲趙共王。
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爲趙幽王。次淮南厲
王長。次燕王建。

陳丞相世家

丞相陳平卒。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
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
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
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
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衞氏親貴戚。願得續
封陳氏。然終不得。

欒布列傳

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
除。

韓信列傳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
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穨
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爲弓高侯。嬰爲
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
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韓嫣。
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曾孫拜
爲龍雒侯。續說後。

盧綰列傳

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爲亞
谷侯。

張丞相列傳

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

樊酈列傳

嬰以丞相卒。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
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
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
罪。國除。

酈生列傳

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

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酈商列傳

是歲商卒。子寄代侯。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欒布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續酈

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賈生列傳

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張釋之列傳

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列傳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梁孝王世家

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

衡山王列傳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

外戚世家

景帝十三男。一男爲帝。十二男皆爲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爲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爲南宮公主。次爲林慮公主。

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萬石君列傳

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田叔列傳

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

李將軍列傳

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蚤死。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

衛將軍列傳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平津侯列傳

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太史史例卷之三

太史史例卷之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初生例

三皇本紀

母曰華胥。履大人迹於雷澤。而生庖犧於成紀。

三皇本紀

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妃。感神龍而生

殷本紀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秦本紀

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楚世家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

孟嘗君列傳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

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高祖本紀

其先劉媼。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盧綰列傳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

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書形體例

三皇本紀

太皞庖犧氏蛇身人首。有聖德

三皇本紀

女媧氏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

三皇本紀

炎帝人身牛首

秦本紀

太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

趙世家

中衍人面鳥噣。

管晏列傳

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

孔子世家

孔子生而首上圩頂。

孔子世家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

孔子世家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

仲子弟子列傳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楚世家

商臣蠭目而豺聲

越王句踐世家

越王爲人長頸鳥喙

始皇本紀

秦皇爲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

滑稽列傳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

滑稽列傳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

項羽本紀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高祖本紀

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

黑子

韓信列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

張丞相列傳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

孔子世家

孔子襄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武安侯列傳

武安者貌侵

平津侯列傳

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

書衣冠例

五帝本紀

高辛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五帝本紀

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冠雄雞佩豭豚

管蔡世家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

趙世家

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子何

高祖本紀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酈生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

劉敬列傳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

任安傳

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

叔孫通列傳

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五宗世家

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

書少時例

管晏列傳

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

商君列傳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

吳起列傳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產鄉黨笑之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

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項羽本紀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陳丞相世家

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産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

平津侯列傳

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

司馬相如列傳

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酷吏列傳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

酷吏列傳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群盜

酷吏列傳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

書微時例

五帝本紀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孔子世家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老子列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

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踈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

刺客列傳

豫讓者晋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知伯知伯甚尊寵之

刺客列傳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呂不韋列傳

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

張耳列傳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

楚元王世家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

呂太后本紀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

陳丞相世家

王陵者故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

絳侯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

淮陰侯列傳

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

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彭越列傳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群盜

樊噲列傳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與高祖俱隱

樊酈列傳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爲沛廐司御

樊酈列傳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

酈生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欒布列傳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

袁盎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爲群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

外戚世家

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

外戚世家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平陽主謳者

司馬相如列傳

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

匡丞相列傳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

書言志例

仲尼弟子列傳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吳起列傳

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

蔡澤列傳

蔡澤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秦本紀

武王三年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

陳涉世家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項羽本紀

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高祖本紀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

陳丞相世家

里中社平爲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留侯世家

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

欒布列傳

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

主父偃列傳

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

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滑稽列傳

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

左右諸郎半呼之曰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辟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辟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辟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辟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滑稽列傳

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知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

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書慕古例

孟子列傳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

汲鄭列傳

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太史史例卷之四

太史史例卷之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

書事師例

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

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秦本紀

繆公學著人

蘇秦列傳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甘茂列傳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

說

李斯列傳

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鼂錯列傳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儒林列傳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

書同師例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

鼂錯列傳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

儒林列傳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書好學例

孔子世家

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孔子世家

孔子晩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

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五宗世家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

儒林列傳

兒寛貧無貲用嘗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

儒林列傳

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書受業例

孔子世家

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孔子世家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

孟子列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儒林列傳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

儒林列傳

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儒林列傳

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儒林列傳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

儒林列傳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

儒林列傳

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儒林列傳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儒林列傳

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書明經例

仲尼弟子列傳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儒林列傳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鼂錯列傳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儒林列傳

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

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太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儒林列傳

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儒林列傳

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儒林列傳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

儒林列傳

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

張丞相列傳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衛尉徙爲太子太傅

張丞相列傳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

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中為師授教左右而
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貴

儒林列傳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儒林列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

儒林列傳

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業產以修學著書為事
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

秋其傳公羊氏也

儒林列傳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
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
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
為是

主父偃列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
學易春秋百家言

儒林列傳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
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
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

太史史例卷之五

太史史例卷之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傳洽例

鄭世家

簡公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太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

孔子世家

魯定公五年夏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孔子世家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

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於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孔子世家

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愼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仲尼弟子列傳

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

張丞相列傳

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器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武安侯列傳

及孝景晩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

滑稽列傳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滑稽列傳

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

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書夙慧例

周本紀

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

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

孔子世家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甘茂列傳

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

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

項羽本紀

復從将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刼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

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書晩學例

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

平津侯列傳

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

書老師例

荀卿列傳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

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

儒林列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廼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説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儒林列傳

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儒林列傳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書著作例

孔子世家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世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世家

孔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老子列傳

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老子列傳

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老子列傳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列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

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

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

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說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

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說之

司馬穰苴列傳

其後田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孟子列傳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列傳

騶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稗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孟子列傳

愼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

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愼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孟子列傳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

荀卿列傳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

虞卿列傳

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戸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魏公子列傳

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呂不韋列傳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陸賈列傳

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

者吳王夫差知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十二諸侯表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

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
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
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
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
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
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
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
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

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
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
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
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
頗著文焉

太史史例卷之六

太史史例卷之七

碧山外史雲閒張之象彙輯

書姓名例

三皇本紀

太皡庖犧氏風姓
女媧氏亦風姓
炎帝神農氏姜姓

五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
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

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
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而別氏姓
姒氏契爲商姓子氏棄爲周姓姬氏

夏本紀

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
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
商均而朝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
號曰夏后姓姒氏
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
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

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殷本紀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於商賜姓子氏

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秦本紀

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駵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爲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

燕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

魯世家

桓公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爲太子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季友亡則魯不昌

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爲成季其後爲季氏

晋世家

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穆侯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畝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晋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讐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晋其能毋亂乎

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

楚世家

夏五月丙辰棄疾即位爲王改名熊居

鄭世家

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爲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生子名曰蘭

趙世家

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見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

韓世家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晋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

孔子世家

顔氏女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田完世家

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

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項羽本紀

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劉敬列傳

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

韓信列傳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

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穨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

五宗世家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巳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

灌將軍列傳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

衛將軍列傳

大將軍衛靑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靑靑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酷吏列傳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書邑里例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

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

吳廣者陽夏人也

外戚世家

薄太后父吳人

竇太后趙之清河觀津人也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故陽武戶牖鄉人也

王陵者故沛人

絳侯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莊子者蒙人也

申不害者京人也

孫子吳起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

吳起者衛人也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者楚人也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者魯人也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

端木賜衛人

言偃吳人

顓孫師陳人

曾參南武城人

澹臺滅明武城人

蘇秦列傳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
張儀列傳
張儀者魏人也
犀首者魏之陰晋人也
甘茂列傳
甘茂者下蔡人也
白起王翦列傳
白起者郿人也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孟子荀卿列傳

孟軻騶人也
淳于髡齊人也
愼到趙人
田駢接子齊人
環淵楚人
荀卿趙人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
范雎蔡澤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

蔡澤者燕人也
藺相如列傳
藺相如者趙人也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
鄒陽者齊人也
賈生列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
呂不韋列傳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
豫讓者晋人也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荆軻者衛人也
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蒙恬列傳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

彭越列傳

彭越者昌邑人也

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盧綰列傳

盧綰者豐人也

陳豨者宛朐人也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

樊酈列傳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周昌者沛人也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
車丞相長陵人也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陸賈者楚人也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

蒯成列傳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

劉敬叔孫通列傳

劉敬者齊人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

季布欒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
欒布者梁人也

袁盎鼂錯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

鼂錯者潁川人也

張釋之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萬石君列傳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扁鵲倉公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鄚人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

魏其武安列傳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將軍公孫賀義渠人

將軍李息郁郅人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

將軍李沮雲中人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

將軍蘇建杜陵人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

平津侯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

南越列傳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

朝鮮列傳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

儒林列傳

申公者魯人也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

韓生者燕人也

伏生者濟南人也

董仲舒廣川人也

酷吏列傳

郅都者楊人也

寧成者穰人也

張湯者杜人也

義縱者河東人也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

楊僕者宜陽人也

減宣者楊人也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

游俠列傳

郭解軹人也

佞幸列傳

鄧通者蜀郡南安人也

李延年中山人也

日者列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

貨殖列傳

白圭周人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

書稱字例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

高祖本紀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

孔子世家

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

孔子生鯉字伯魚
伯魚生伋字子思
子思生白字子上
子上生求字子家
子家生箕字子京
子京生穿字子高
陳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渉
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
外戚世家
漢興呂娥姁爲高祖正后
衛皇后字子夫
楚元王世家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留侯世家
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
閔損字子騫
冉耕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冉求字子有
仲由字子路
宰予字子我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
言偃吳人字子游
卜商字子夏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
原憲字子思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公皙哀字季次
曾蒧字晳
顔無繇字路
商瞿魯人字子木
高柴字子羔
漆雕開字子開
公伯繚字子周
司馬耕字子牛
樊須字子遲

公西赤字子華
巫馬施字子祺
梁鱣字叔魚
顔辛字子柳
冉孺字子魯
曹卹字子循
伯虔字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
冉季字子產
漆雕哆字子斂

顔高字子驕
壤駟赤字子徒
石作蜀字子明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徒父字子有
商澤字子季
任不齊字選
后處字子里
公良孺字子正

公夏首字乘
奚容蒧字子晳
秦冉字子開
公肩定字子中
顔祖字子襄
罕父黑字子索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字子孟
顔之僕字子叔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鄭國字子徒
施之常字子恒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子周
榮旂字子祺
燕伋字子思
秦非字子之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字子籍
廉潔字子齊
仲叔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邽巽字子歛
孔忠字子蔑
公西輿字子上
公西蔵字子上

范雎列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

彭越列傳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袁盎列傳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

張釋之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

平津侯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

衛將軍列傳

衛青字仲卿
衛長子更字長君

司馬相如列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
鄭當時字莊

游俠列傳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

書稱號例

周本紀

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吳世家

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齊世家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

楚世家

昭王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爲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爲堂谿氏

韓世家

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

樗里子列傳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

太史史例卷之七

太史史例卷之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稱爵例

循吏列傳

鄭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石奢者楚昭王之相也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

張儀列傳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

穰侯列傳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

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

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

陳丞相世家

陳丞相平者陽武戸牖鄉人也

絳侯世家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

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樊噲列傳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

酈商列傳

曲周侯酈商者高陽人

夏侯嬰列傳

汝陰侯夏侯嬰沛人也

灌嬰列傳

潁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申屠丞相列傳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

匡丞相列傳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

傅寛列傳

陽陵侯傅寛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横陽

靳歙列傳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
蒯成侯列傳
蒯成侯緤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
張釋之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衛綰列傳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
直不疑列傳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

周文列傳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
張叔列傳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安丘侯説之庶子也
魏其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
武安侯列傳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儒林列傳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
平津侯列傳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衛將軍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書稱君例
秦本紀
孝公二十二年封鞅爲列侯號商君
昭襄王二十九年白起爲武安君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
白起列傳
白起遷爲武安君
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樂毅列傳
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
趙封樂乘爲武襄君
樂毅後世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
田嬰卒謚爲靖郭君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

第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楚世家

考烈王以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

趙世家

惠文王三年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二十七年封趙豹爲平陽君二十九年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爲馬服君
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

趙奢列傳

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
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

田單列傳

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蔡澤列傳

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

張儀列傳

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事秦而攻楚韓王

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

樗里子列傳

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陳涉世家

陳王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爲成都君
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爲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爲魏王

項羽本紀

項梁自號爲武信君

高祖本紀

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爲廣野君

酈生列傳

號酈食其爲廣野君

曹相國世家

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

黥布列傳

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

英布爲當陽君

樊噲列傳

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

朱建列傳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

傅寬列傳

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劉敬列傳

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

叔孫通列傳

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萬石君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

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書稱公例

楚世家

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

趙世家

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

越王世家

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夏侯嬰列傳

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

疾賜爵封轉爲滕公

晁錯列傳

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儒林列傳

申公者魯人也

酷吏列傳

周陽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
相告言罪

書稱卿例

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

虞卿列傳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
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
爲虞卿

刺客列傳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
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

甘羅列傳

文信侯曰吾令綱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

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
曰臣請行之

荊燕世家

田生子請張卿臨視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
帳共具譬如列侯

書稱先例

蘇秦列傳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
鬼谷先生

甘茂列傳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
說

淳于髡列傳

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
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
耶何故哉

范雎列傳

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
祿先生者天下辯士也

魯仲連列傳

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

鄒陽列傳

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

刺客列傳

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鼂錯列傳

鼂錯者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滑稽列傳

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

書稱子例

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

老子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莊子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

孫子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

孟子列傳

孟軻騶人也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愼到列傳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

魯仲連列傳

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

書公子例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

范雎列傳

魏之諸公子曰魏齊

韓非列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

魏豹列傳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

游俠列傳

長陵高公子

貨殖列傳

羽公子

游閒公子

書稱生例

酈生列傳

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

陸賈列傳

陸生卒拜尉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說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

叔孫通列傳

叔孫生

荆燕世家

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

賈生列傳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

季布列傳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

張釋之列傳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

韓長孺列傳

後從睢陽富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儒林列傳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

韓生者燕人也

淮南賁生

伏生者濟南人也

濟南張生

歐陽生

高堂生

徐生

桓生
胡毋生齊人也
瑕丘江生

太史史例卷之八

太史史例卷之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謚法例

周本紀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爲文王

老子列傳
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

秦本紀

文公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爲竫公

趙世家
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爲成季
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宣孟子
趙武死謚爲文子

魏世家
魏絳卒謚爲昭子

田完世家
完卒謚爲敬仲
田常謚爲成子

孟嘗君列傳
薛文公卒諡爲孟嘗君
呂不韋列傳
秦王立一年薨諡爲孝文王
陳涉世家
陳勝葬碭諡曰隱王
蕭相國世家
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
曹相國世家
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

平陽侯窋爲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
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
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
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
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
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
諡爲共侯
留侯世家
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
陳丞相世家

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爲獻侯
絳侯世家
平曲侯堅卒諡爲共侯
張耳列傳
漢五年張耳薨諡爲景王
呂后本紀
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爲魯王敖賜諡爲魯元
王
樊噲列傳
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爲武侯

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
酈商列傳
是歲商卒諡爲景侯
夏侯嬰列傳
復爲太僕八歲卒諡爲文侯
灌嬰列傳
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爲懿侯
張丞相列傳
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諡爲
文侯

申丞相列傳

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

傳寬列傳

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

靳歙列傳

高后五年歙卒謚爲肅侯

蒯成侯列傳

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爲貞侯

呂后本紀

代王立爲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爲孝文皇帝

萬石君列傳

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

衞將軍列傳

驃騎將軍卒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楚元王世家

趙王劉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謚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爲幽

荊燕世家

燕王澤二年薨謚爲敬王

齊悼惠王世家

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以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毋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爲懿王

淮南厲王列傳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

書生卒例

周本紀

襄王九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

一年秦穆公卒

定王十六年楚莊王卒

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

秦本紀

繆公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十八年齊桓公卒

三十三年冬晉文公卒

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

獻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武王二年張儀死於魏三年南公揭卒
昭襄王六年樗里子卒十九年任鄙卒
齊世家
孝公六年夏宋襄公卒
昭公六年晉文公卒
景公四十八年是歲晏嬰卒
魯世家
釐公十七年齊桓公卒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二十二年孔丘生
昭公七年季武子卒

哀公十六年孔子卒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
燕世家
襄公三十七年秦穆公卒
獻公十四年孔子卒
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
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
管蔡世家
莊侯三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秦穆公卒
景侯元年楚莊王卒

曹世家
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
陳杞世家
穆公五年齊桓公卒
湣公二十三年是歲孔子卒
衛世家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卒
成公七年晉文公卒十四年秦穆公卒
莊公二年魯孔丘卒
宋世家

襄公八年齊桓公卒
成公九年晉文公卒十六年秦穆公卒
晉世家
襄公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
襄公卒是歲秦穆公亦卒
定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楚世家
懷王十八年是歲秦惠王卒
幽王三年秦相呂不韋卒

鄭世家

鄭子十二年鄭祭仲死

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趙世家

武公十三年是歲魏文侯卒

肅侯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

惠文王十三年公主死

孝成王二年惠文后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

魏世家

文侯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

惠王九年秦獻公卒二十一年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三十三年秦孝公卒

安釐王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一年信陵君無忌卒

韓世家

列侯十三年是歲魏文侯卒

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

襄王五年秦武王卒

書同時例

老子列傳

莊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楚世家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

荀卿列傳

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

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魏世家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

游俠列傳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

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大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蹠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主父偃列傳

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言年數例

五帝本紀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周本紀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

秦本紀

寧公生十年立立十二年卒

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

獻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

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秦本紀

襄公享國十二年

文公立五十年死

靜公不享國而死
憲公享國十二年
出子享國六年
武公享國二十年
德公享國二年
宣公享國十二年
成公享國四年
繆公享國三十九年
康公享國十二年
共公享國五年

桓公享國二十七年
景公享國四十年
畢公享國三十六年
夷公不享國死
惠公享國十年
悼公享國十五年
剌龔公享國三十四年
躁公享國十四年
懷公享國四年
靈公享國十年

簡公享國十五年
惠公享國十三年
出公享國二年
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孝公享國二十四年
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
悼武王享國四年
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
孝文王享國一年
莊襄王享國三年

始皇享國三十七年
二世皇帝享國三年

始皇本紀

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

魯世家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

燕世家

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

公元年也

管蔡世家

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

曹世家

戴伯元年周宣王巳立三歲

衛世家

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

晉世家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

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武公稱者先晉穆公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

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

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

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

鄭世家

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

田完世家

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孔子世家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

孔子年三十五適齊爲高昭子家臣

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

定公九年是時孔子年五十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
事
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
六十矣
孔子遷於蔡三歲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
而魯哀公六年也
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子思年六十二

子上年四十七
子家年四十五
子京年四十六
子高年五十一
子慎年五十七
鮒年五十七
子襄年五十七
忠年五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

顏回少孔子三十歲
閔損少孔子十五歲
冉求少孔子二十九歲
仲由少孔子九歲
端木賜少孔子三十一歲
言偃少孔子四十五歲
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
顓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
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
澹臺滅明少孔子三十九歲
宓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

原憲少孔子三十六歲
顏無繇少孔子六歲
商瞿少孔子二十九歲
高柴少孔子三十歲
樊須少孔子三十六歲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
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
巫馬施少孔子三十歲
梁鱣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辛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

梁孝王世家

初武爲淮陽王十年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

書世數例

吳世家

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

魯周公世家

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燕世家

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

晉世家

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爲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爲成侯成侯子福是爲厲侯厲侯子宜臼是爲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太史史例卷之九

太史史例卷之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

書疑辭例

殷本紀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説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齊世家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説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脱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荊燕世家

荊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老子列傳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荀卿列傳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陳豨列傳

陳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

書闕文例

殷本紀

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仲丁書闕不具

管蔡世家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
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
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陳杞世家

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

陳杞世家

杞微小其事不足稱述

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列弗論也

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

傳上

晉世家

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

楚世家

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仲尼弟子列傳

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顯在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書無事例

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年無事

高祖本紀

漢十年春夏無事

呂后本紀

三年無事

書引證例

越王世家

范蠡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

管晏列傳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孔子世家

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

仲尼弟子列傳

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也

子貢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

子貢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謀。不可以勝敵。

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

商君列傳

趙良曰孔子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

趙良曰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趙良曰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趙良曰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趙世家

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

肥義曰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

張儀列傳

司馬錯曰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

張儀曰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

張儀曰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

陳軫曰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春申君列傳

黃歇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

范雎列傳

范雎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

范雎曰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

范雎曰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

蔡澤列傳

應侯曰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

樂毅列傳

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樂毅曰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樂毅曰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樂毅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魯仲連列傳

魯仲連曰吾聞之知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魯仲連曰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李斯列傳

李斯曰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

蒙恬列傳

子嬰曰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知者不可以存君

韓信列傳

李左車曰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李左車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李左車曰臣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蒯通曰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

韓信曰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蒯通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

孝文本紀

文帝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

孝文本紀

文帝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

南越列傳

南越王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

袁盎列傳

袁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鄒陽列傳

鄒陽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

田叔列傳

趙禹曰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

吳王濞列傳

孝景帝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

主父偃列傳

主父偃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也。

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主父偃曰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主父偃曰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南越王傳

南越王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

滑稽列傳

東方朔曰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

滑稽列傳

褚先生曰傳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龜策列傳

衛平曰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

宋世家

微子曰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

吳世家

子胥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

晉世家

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

望時雨

楚世家

曼成然告初王比曰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

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爲不就

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巵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

武公曰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

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知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魏世家

蘇代謂魏王曰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蘇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以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知不如用梟也

孔子世家

仲尼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田完世家

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

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莊子列傳

莊周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

韓非列傳

韓子曰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蘇秦列傳

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

楚王曰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

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小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

蘇秦列傳

蘇秦曰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

張儀列傳

司馬錯曰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

張儀曰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

張儀曰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金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張儀列傳

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

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

甘茂列傳

蘇代謂甘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

穰侯列傳

蘇代曰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魏公子列傳

侯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

春申君列傳

黄歇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

范雎列傳

范雎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

范雎曰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

范雎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趙奢列傳

趙奢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

刺客列傳

鞠武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

鞠武曰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

李斯列傳

李斯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

李斯列傳

李斯曰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决隙也

陳餘列傳

陳餘曰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

魏豹列傳

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也吾不忍復見也

高祖本紀

田肯曰秦形勝之國帶山河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留侯世家

呂后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

留侯世家

四人至乃說建成侯曰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羊將狼也

韓信列傳

韓王信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灌將軍列傳

韓安國曰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

主父偃列傳

御史成曰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

田叔列傳

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知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

淮南王安列傳

伍被曰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

淮南王曰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汲黯列傳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

酷吏列傳

六爪乎吏虎而冠

太史史例卷之十

太史史例卷之十一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纂輯

書議論例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

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事吾

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淸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靑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屈原列傳

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知。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

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知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魏世家

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仲緩爭爲太子公孫頎
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仲
緩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
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
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幷兵以伐魏戰于濁澤
魏氏大敗魏君爲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仲緩
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
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
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
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
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孟子列傳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
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
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
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
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
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
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
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
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
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
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
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

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
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
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自有九州禹之治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
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
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

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

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刺客列傳

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滑稽列傳

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絶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匡丞相列傳

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陰私相毀害

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耑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以知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阨不得者衆甚也

書褒貶例

周本紀

襄王二十年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諸侯畢朝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

晉世家

文公五年冬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孔子世家

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齊世家

莊公六年五月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爲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魯世家

隱公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

桓公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廄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

宋世家

武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文公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

晉世家

獻公二十六年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

晉世家

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

趙世家

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弑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

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

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荀櫟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櫟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春秋書曰趙鞅以晉陽畔

田完世家

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爲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爲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爲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爲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

趙世家

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陳涉世家

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

書名譽例

伍子胥列傳

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荀卿列傳

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樗里子列傳

樗里子滑稽多知秦人號曰知囊

魏世家

昭王六年芒卯以詐重

廉頗列傳

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樂毅列傳

樂巨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張耳列傳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以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

朊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

季布列傳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有名於楚

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陸賈列傳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

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籍甚

張釋之列傳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

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馮唐列傳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

袁盎列傳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鼂錯列傳

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知囊

韓安國列傳

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

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鄭當時列傳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書諱語例

始皇本紀贊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趙世家

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

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

死者復生生者不悔

越世家

野禽殫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

陳世家

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

商君列傳

千羊之皮不如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蘇秦列傳

寧爲鷄口無爲牛後

張儀列傳

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樗里子列傳

力則任鄙知則樗里

甘茂列傳

禽困覆車

貴其所以貴者貴

虞卿傳贊

利令智昏
春申君傳贊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蔡澤列傳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
蔡澤傳贊
鑒于水者見面之容鑒于人者知吉與凶
長袖善舞多錢善賈
王翦傳贊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項羽本紀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淮陰侯列傳
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陳丞相世家
兒婦人口不可用
季布列傳
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齊悼惠王世家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鄒陽列傳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袁盎列傳
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
鼂錯傳贊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
張釋之傳贊
不知其人視其友
韓安國列傳
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

強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
李廣傳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外戚世家
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楚元王傳贊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
三王世家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吳王濞列傳

舐糠及米

滑稽列傳

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司馬相如列傳

家累千金坐不垂堂

郭解傳贊

人貌榮名豈有旣乎

游俠傳贊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

貨殖列傳

千金之子不死于市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書歌謠例

夏本紀

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

夏本紀

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宋世家

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之流涕

伯夷列傳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釆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釆其薇矣以暴易暴

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本紀

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

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爲褒姒

魯世家

昭公二十年春鸜鵒來巢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

孔子世家

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

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閒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閒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齊世家

景公五十八年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

滑稽列傳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

後十世不絕

晉世家

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

晉世家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

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田完世家

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

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

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孟嘗君列傳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驩不復歌

趙世家

武靈王十六年王游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刺客列傳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

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趙世家

幽繆王遷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飢民譌言曰趙爲號秦爲笑以爲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爲秦

田完世家

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項羽本紀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高祖本紀

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曹相國世家

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留侯世家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

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齊悼惠王世家

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呂后本紀

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爲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

淮南厲王列傳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

灌將軍列傳

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滑稽列傳

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辟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辟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辟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辟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

河渠書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羣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樂書

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太史史例卷之十一

太史史例卷之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合傳例

范睢蔡澤列傳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

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

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

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

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

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

也意者臣愚而不槩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
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
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
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睢於是范睢乃得
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
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
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
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
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

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
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屛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
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
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
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
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
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
王果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鄕使文王疎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

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
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
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
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
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
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
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
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
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

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
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
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
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
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
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
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
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
杜口裹足莫肯鄕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
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
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
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
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
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
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
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
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

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
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
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
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幷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
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
蹇兎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
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
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
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
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

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
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
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
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
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
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
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
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
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
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

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
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
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
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
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
以爲天下樞以盛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
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
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
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
何對曰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

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而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

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

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

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固吾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

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屛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

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

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
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
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
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
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
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
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
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
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
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

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
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
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
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
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
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而以爲太公
齊桓公得管夷吾而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
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
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交者
爲賤也富而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

在固不出況今又不在臣所平昭王乃遺趙王
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
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
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
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
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
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
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

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
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
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
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
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
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
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遣平原君歸趙昭
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

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

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慚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

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

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

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爲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

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

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

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

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

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

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

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睢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

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知

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

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

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

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

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

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飮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

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嘗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

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
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
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
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
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
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是
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

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
奢破秦軍閼與下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
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
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
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
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
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
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
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
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

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
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
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
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
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
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
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
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
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

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
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
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
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
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
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欲戰許歷復請諫曰
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
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

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

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

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

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乃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

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
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
使者金令毁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
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
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
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
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
廉頗卒死於壽春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
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
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

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
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
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
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
故趙王恐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
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
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
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
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
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

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
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
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
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
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
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趙殺
將扈輙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
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

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
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
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
將顔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
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
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陳涉世家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吳廣者陽夏人也字叔
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

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

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亨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

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

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甲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爲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

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
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
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
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
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
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
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到邯鄲自立為趙王陳
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

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
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
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
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
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
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趙地以自廣也
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
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
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
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

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
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
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
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
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
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殺狄令
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
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時咎在陳王所
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

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
遣之國周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
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
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
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
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
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
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
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

居鄛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
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
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緤符
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
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郯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
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
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
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
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
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

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
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
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陳王至陳
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
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
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
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
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
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
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
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
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復以陳
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
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
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
置不肯為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
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頤涉
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

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
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
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
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
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
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
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
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
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碭至今血食

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
張耳甞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
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
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
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
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
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
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
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甞數從張耳游客數

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二人魏之名士也購求
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
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甞
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
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
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
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
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甞見見即大喜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

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
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
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
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
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
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
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
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
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
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

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
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
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甞游趙知其豪傑及
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
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
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
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
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
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
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

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

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郤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

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

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

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

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使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

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

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

耳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

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

太史史例卷之十二

太史史例卷之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illegible]

書合傳例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戸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

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待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者

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

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任敖者故沛獄吏

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

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

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

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

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

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晩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

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

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

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
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
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
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
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
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
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
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
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
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

太史公列傳卷之十三

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
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
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
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
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
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
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
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
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

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
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
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
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
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
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
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
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
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

太史公列傳卷之十三　十

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
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
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
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
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
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
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
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稱人廣
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

俠巳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

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

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

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說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衞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

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横恣罪逆

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今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

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横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惟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
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
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
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
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
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
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
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
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
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

言灌夫頗不讐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
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
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
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
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
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
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
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
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一身盡痛若有擊者

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
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
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
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
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
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
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儒林列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

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
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
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
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
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
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
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

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業產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

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酷吏列傳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不傷賈姬太后聞之賜都金千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都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

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急如束濕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

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

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

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

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
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
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
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
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
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
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
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
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
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

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
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
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
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
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
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
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
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
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
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
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
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
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
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
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
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
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

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
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
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
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
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
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
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于庶
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

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

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

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

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
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
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
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
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
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
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
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
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

固宜有減宣亦奏譎湯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
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
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
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
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
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
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
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
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

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
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
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
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
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
溫舒等後起治峻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
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
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
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
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
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
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
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
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
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
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

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寗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寗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寗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跡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

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

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數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

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

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

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謟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

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

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

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
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
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
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
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
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
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
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
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

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
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
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
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
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
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
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
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
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

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
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
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
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
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
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
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
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
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
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

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
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
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
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
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
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
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
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
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
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

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任安列傳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棧道近山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安留代人爲求

盜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兩人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

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

大決嫌疑定是非辦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

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閒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書附見例

陳杞世家

宣公三十七年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

田單列傳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刧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士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齊諸子立爲襄王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

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

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燕世家

今王喜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韓非列傳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朱建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

生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
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
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
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
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為
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

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
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
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
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輙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
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
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陳平列傳

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
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
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
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
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
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
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
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亨陵母陵卒從
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

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
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
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
乃佯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病免杜
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
徙平為右丞相

鼂錯列傳

鄧公成紀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
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
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主父偃列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

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

事

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韓安國列傳

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

汲黯列傳

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列傳

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

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李將軍列傳

是時漢邊將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

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
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

衛將軍列傳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
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
賀

直不疑列傳

武帝建元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

申丞相列傳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

紀征和以來

酷吏列傳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
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
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
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
敢往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
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
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
為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
縱廢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
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
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
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
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
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
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書相繼例

管晏列傳

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
有晏子焉

曹沫列傳

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列傳

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列傳

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列傳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屈原列傳

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優孟列傳

其後百餘年而齊有淳于髡

淳于髡列傳

其後百餘年秦有優旃

游俠列傳

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

外戚世家

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爲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爲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土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太史史例卷之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十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法見例

周本紀

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

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魯世家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

衛世家

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

趙世家

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

晉世家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

滑稽列傳

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

田完世家

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

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秦本紀

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商君語中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

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始皇本紀

始皇帝三十七年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

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爲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其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爲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

亥爲太子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死語具在李斯傳中

李斯列傳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

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轀涼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

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衞君殺其父而衞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必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

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
不及謀嬴粮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
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
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
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
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
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
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
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
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

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
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
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
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
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
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
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
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
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
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

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
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
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
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
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
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
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
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
之權命縣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
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木落

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
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
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
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
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
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
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
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
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
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

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

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

秦本紀

四年五月丙午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幷天下爲三十六郡號爲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爲二世皇帝三年諸侯並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

始皇本紀

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

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爲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高祖本紀

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

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乃以酈
食其爲廣野君

酈生列傳

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
酈生問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
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
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沛公時
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
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
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

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
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輙解
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
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
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
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入則
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
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
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
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

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
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酈生食

朱建列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門上謁曰高陽賤
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
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
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
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
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

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
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
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
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
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
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
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
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知不如
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

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
之意矣延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

高祖本紀

漢元年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
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
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
關中令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
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

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
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
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
傷

樊噲列傳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
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旣饗軍士中酒
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
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
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
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
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旣
飮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飮乎噲曰
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
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
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
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旣出沛公留車騎獨騎
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
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

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
事幾殆

留侯世家

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
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
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
曰爲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
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
良曰沛公自度能郤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
固不能也今爲柰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

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

項羽本紀

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

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

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

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

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

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

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

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蕭相國世家

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淮陰侯列傳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項羽本紀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

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城皐

高祖本紀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餽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

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幷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城皐

留侯世家

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

淮陰侯列傳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

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留侯世家

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

在項籍事中

項羽本紀

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太史史例卷之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十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互見例

蕭相國世家

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

淮陰侯列傳

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强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朱建列傳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

有皐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
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漢已誅布聞
平原君諫不與謀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

黥布列傳 無此語

張耳列傳

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
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
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
等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

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
今王事皇帝甚恭而皇帝無禮請爲王殺之張
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
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皇帝力也願君
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
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
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
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
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
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

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
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
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
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
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
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
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
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
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

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
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
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
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
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
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
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
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
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

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田叔列傳

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倨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公等柰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

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

絳侯世家

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爲漢上將軍呂産以呂王爲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爲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爲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

孝文本紀

立爲代王都中都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産等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

呂后本紀

八年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傳中

齊悼惠王世家

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呂王產爲相國家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爲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爲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幷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爲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幷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

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王因待澤決計今大臣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

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産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毋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毋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

陸賈列傳

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佗令尉佗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

南越列傳

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祭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遥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濕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鼂錯列傳

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不致於

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

申屠丞相列傳

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内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讁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

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内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

禮書

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

袁盎列傳

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鼂錯猶豫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

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

吳王濞列傳

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傑白

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
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
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
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
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
曰願屛左右上屛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
不得知也乃屛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
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
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故以反爲
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

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
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
之乃拜盎爲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盎裝
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
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
使告吳如盎策

黃霸列傳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

張廷尉列傳 無此語

田叔列傳

仁以壯健爲衞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衞將軍
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
官其後使刺舉三河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
拜爲京輔都尉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數歲坐太
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
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
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

任安列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

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
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
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
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
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
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
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
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
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
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

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
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責丞相
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
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
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
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
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不傳事何也任安
笞辱北軍前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
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書上聞武帝曰是老
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

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
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太史史例卷之十五

太史史例卷之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編年例

周本紀

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
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
隱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
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

周本紀

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

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爲臣諸
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晉
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
常殺其君簡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
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魯世家

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夏公與晉郤克敗齊
頃公於鞌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
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不十年成
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

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

魯世家

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文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

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爲君是爲昭公

燕世家

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

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

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魏世家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白起列傳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之地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

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蒙恬列傳

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

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齊大破之拜爲内史

秦本紀

始皇帝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

死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歲大飢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虚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

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毐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劍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

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竭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舉毐免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太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

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
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
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
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
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
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
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
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
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
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

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
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
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
策而李斯用事

孝景本紀

孝景皇帝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
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
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二年春封故相國
蕭何孫係爲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
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
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爲丞相彗
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
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爲縣三年正月乙巳赦天
下長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吳
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爲誅晁
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軍
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
及楚元王子蓺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爲

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立皇
子端爲膠西王子勝爲中山王徙濟北王志爲
菑川王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
齊王將廬燕王嘉皆薨四年夏立皇太子立皇子
子徹爲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
弋陽爲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冬以趙國爲
邯鄲郡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
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
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爲隆慮侯徙廣川王爲
趙王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

程嘉爲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趙丞相蘇嘉爲江陵侯故將軍布爲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爲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赤八寸中二年二月

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爲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大蝗秋赦徒徐陽陵者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

動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梁分爲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大行爲行人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治粟内史爲大農以大内爲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屬大内七年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爲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

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建陵侯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内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三月匈奴入雁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

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史例卷之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十七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年表例

三代世表

帝王世代國號

顓頊屬　俈屬　堯屬　舜屬　夏屬　殷屬　周屬

帝王世代國號	顓頊屬	俈屬	堯屬	舜屬	夏屬	殷屬	周屬
黃帝 號有熊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昌意	黃帝生玄囂	黃帝生玄囂
帝顓頊 黃帝孫 起黃帝至顓頊三世 號高陽	昌意生顓頊爲高陽氏	玄囂生蟜極	玄囂生蟜極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	昌意生顓頊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
帝俈 黃帝曾孫 起黃帝至帝俈四世 號高辛		蟜極生帝俈爲高辛氏	蟜極生高辛	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		高辛生卨	高辛生后稷后稷爲周祖
帝堯 起黃帝至堯五世 號唐			高辛生放勛是爲帝堯	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瞍		卨爲殷祖	后稷生不窋
帝舜 黃帝玄孫之玄孫 起黃帝至舜九世 號虞				瞽瞍生重華是爲帝舜	顓頊生鯀	卨生昭明	不窋生鞠
帝禹 黃帝耳孫 起黃帝至禹六世 號夏					鯀生文命是爲禹	昭明生相土	鞠生公劉
帝啓 伐有扈 作甘誓						相土生昌若	公劉生慶節

帝沃丁 太甲子是年伊尹卒	帝太庚 沃丁之弟	帝小甲 太庚之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帝雍己 小甲之弟	帝太戊 雍己弟以桑穀生稱中宗	帝中丁	帝外壬 中丁之弟	帝河亶甲 外壬之弟	帝祖乙	帝祖辛

帝沃甲 祖辛之弟	帝祖丁	帝南庚 沃甲之子	帝陽甲 祖丁之子	帝盤庚 陽甲弟徙河南	帝小辛 盤庚之弟	帝小乙 小辛之弟	帝武丁 雉升鼎耳雊得傅說稱高宗	帝祖庚	帝祖甲 祖庚之弟

帝廩辛

帝庚丁 廩辛弟 徙河北

帝武乙 慢神暴 雷震死

帝太丁

帝乙 殷道 益衰

帝辛 是爲 帝紂

從湯至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

周武王伐殷 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

魯 齊 晉 秦 楚 宋 衛 陳 蔡 曹 燕

成王誦 周公 太公 唐叔 惡來 熊繹 微子 康叔 胡公 叔度 叔振 召公

旦 尚 虞 助紂 繹父 啓 滿 鐸 奭

父飛廉 有力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初封

武王 文王 武王 事文 紂庶 武王 舜之 武王 武王 周同

弟 師 武王子 王 兄 弟 後 弟 弟 姓

康王釗 刑錯四十餘年 魯公 丁公 晉侯 女防 熊乂 微仲 康伯 申公 蔡仲 九世

伯禽 呂伋 燮 啓弟 至惠侯

昭王瑕 南巡不返 不赴諱之 考公 乙公 武侯 旁皐 熊黮 宋公 孝伯 相公 蔡伯 太伯

穆王滿 作刑 ~~~ 服不至 煬公 癸公 成侯 大几 熊勝 丁公 嗣伯 孝公 宮侯 仲君

考公 弟

恭王伊扈 幽公 哀公 厲侯 大駱 熊煬 湣公 疐伯 慎公 厲侯 宮伯

丁公 弟

懿王堅 周道衰詩人作刺 魏公 胡公 靖侯 非子 熊渠 煬公 靖伯 幽公 武侯 孝伯

湣公 弟

孝王方（懿王弟） 厲公獻公 弑胡公 秦侯 康 熊無 厲公 貞伯 釐公 夷伯

夷王燮（懿王子） 獻公（厲公弟） 武公 公伯 熊渠 紅 釐公 頃侯

厲王胡（以惡聞遇亂出奔彘死于彘） 貞公 秦仲 熊延（紅弟） 釐侯

共和（二伯行政） 武公（貞公弟） 熊勇

太史史例卷之十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年表例

十二諸侯年表

	庚申				甲子
周	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二（厲王子居召公宮是為宣王）	三	四	五
魯	真公十五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	武公十年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晉	靖侯宜臼十八年	釐侯司徒元年	二	三	四
秦	秦仲四年	五	六	七	八
楚	熊勇七年	八	九	十	熊嚴元年
宋	釐公十八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衛	釐侯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陳	幽公寧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蔡	武侯二十三年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夷侯元年
曹	夷伯二十四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鄭					
燕	惠侯二十四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吳					

六	二十	十五	五	九	二	二十三	十九	十九	二	二十九		二十九
七	二十一	十六	六	十	三	二十四	二十	二十	三	三十		三十
八	二十二	十七	七	十一	四	二十五	二十一	二十一	四	幽伯彊元年		三十一
九	二十三	十八		十二	五	二十六	二十二		五			三十二
十	二十四	十九		十三	六	二十七	二十三		六			三十三
十一	二十五	二十	十	十四	七	二十八	二十四	陳釐公孝元年	七	四		三十四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一	十一	十五	八	惠公覸元年	二十五	二	八	五		三十五
十三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二	十六	九	二	二十六	三	九	六		三十六
十四 宣王即位共和罷	二十八	二十三	十三	十七	十	三	二十七	四	十	七		三十七

甲戌 宣王元年	二十九	二十四	十四	十八	熊霜元年	四	二十八	五	十一	八		三十八
二	三十	二十五	十五	十九	二	五	二十九	六	十二	九		釐侯莊元年
三	武公敖元年	二十六	十六	二十	三	六	三十	七	十三	戴伯鮮元年		二
四	二	厲公無忌元年	十七	二十一	四	七	三十一	八	十四	二		三
五	三	二	十八	二十二	五	八	三十二	九	十五	三		四
六	四	三	獻侯籍元年	二十三	六	九	三十三	十	十六	四		五
七	五	四	二	莊公元年	熊徇元年	十	三十四	十一	十七	五		六
八	六	五	三	二	二	十一	三十五	十二	十八	六		七
九	七	六	四	三	三	十二	三十六	十三	十九	七		八
十	八	七	五	四	四	十三	三十七	十四	二十	八		九

甲申	十一	九	八	六	五	五	十四	三十 八	十五	二十 一	九	十
	十二	十	九	七	六	六	十五	三十 九	十六	二十 二	十	十一
	十三	懿公 戲元年	文公 赤元年	八	七	七	十六	四十	十七	二十 三	十一	十二
	十四	二	二	九	八	八	十七	四十 一	十八	二十 四	十二	十三
	十五	三	三	十	九	九	十八	四十 二	十九	二十 五	十三	十四
	十六	四	四	十一	十	十	十九	武公 和元年	二十	二十 六	十四	十五
	十七	五	五	穆侯 弗生元年	十一	十一	二十	二	二十 一	二十 七	十五	十六
	十八	六	六	二	十二	十二	二十 一	三	二十 二	二十 八	十六	十七
	十九	七	七	三	十三	十三	二十 二	四	二十 三	靈侯 所事元年	十七	十八
	二十	八	八	四 取齊女為夫人	十四	十四	二十 三	五	二十 四	二	十八	十九

甲午	二十 一	九	九	五	十五	十五	二十 四	六	二十 五	三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	孝公稱元年伯御立為君稱為諸公子云伯御武公孫也	十	六	十六	十六	二十 五	七	二十 六	四	二十	鄭桓公友元年始封周宣王母弟	二十 一
	二十 三	二	十一	七 以伐條生太子仇	十七	十七	二十 六	八	二十 七	五	二十 一	二	二十 二
	二十 四	三	十二	八	十八	十八	二十 七	九	二十 八	六	二十 二	三	二十 三
	二十 五	四	成公 說元年	九	十九	十九	二十 八	十	二十 九	七	二十 三	四	二十 四
	二十 六	五	二 以千畝戰生仇弟成師二子名反君子譏之後亂	十	二十	二十	二十 九	十一	三十	八	二十 四	五	二十 五

				甲辰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周宣王誅伯御立其弟稱是為孝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莊公賜元年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二	熊艱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三十	三十一	[illegible]公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陳武公靈元年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與公伯維元年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十八　六

					甲寅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八	九	莊敖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五	三十六	頃侯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太史史例卷之十八　七

甲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 八	二十 九	三十	三十 一	三十 二	三十 三	三十 四	三十 五	三十 六	三十 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二十 三
十一	十二	文公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十 四	二十 五	二十 六	二十 七	堵敖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 三	三十 四	武公 司空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十 六	四十 七	四十 八	四十 九	五十	五十 一	五十 二	五十 三	五十 四	五十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十 三	四十 四	四十 五	四十 六	四十 七	四十 八	莊侯興元年	二	戴侯 元年	二
二十 九	三十	三十 一	三十 二	三十 三	三十 四	三十 五	三十 六	穆公 元年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取申侯女武姜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四	襄侯 元年	二	鄭侯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甲申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 八	三十 九	四十	四十 一	四十 二	四十 三	四十 四	四十 五	四十 六
二十 四	二十 五	二十 六	二十 七	二十 八	二十 九	三十	三十 一	三十 二
九	十 作鄜時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蚡冒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莊公楊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二十 一	二十 二	二十 三	陳文公圉元年生桓公鮑厲公他他母蔡女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宣侯措論元年
三 、	桓公終生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生莊公寤生	十五	十六	十七 生太叔段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 一	二十 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晉昭侯元年封季弟成師於曲沃曲沃大於國君子譏曰晉人亂自曲沃始矣	二	三
十八	十九作祠陳寶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八生晉桓公毋	宣公力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七	八	九	十	桓公元年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母欲立叔段公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四	五	六	潘父殺昭侯納成師不克昭侯子立是為孝侯	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六	十七	武公元年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六	十七愛妾子州吁州吁好兵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不聽莊公寤生元年祭仲生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甲午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與齊伐衛納惠公	六	七 星隕如雨與雨偕下	八 子糾來奔與管仲俱避毋知亂	九 魯欲納糾入後小白齊距魯使生致管仲	十 齊伐我為糾故
九	十	十一	十二 毋知弑君自立	齊桓公小白元年春殺毋知	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文王貲元年始都郢	二 伐申過鄧鄧人曰楚可取鄧侯不許	三	四	五 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乃王	六 伐蔡虜蔡侯以歸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九	十 齊立惠公黔牟奔周	衛惠公朔復入十四年	十五	十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楚虜我侯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四	十五	釐王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臧文仲弔宋水	十二	十三 曹沫劫桓公反所亡地 與齊人會柯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始霸會諸侯于鄄	八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周周命武公為晉君并其地	晉武公稱并晉已立二十八年不更元因其元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葬雍初以人從死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伐鄧滅之
九 宋大水公自罪魯使臧文仲弔	十 萬殺君仇牧有義	宋桓公御說元年莊公子	二	三	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鄭厲公元年厲公亡後七歲復入	二 諸侯伐我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午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十二	三十三 僖公薨	魯文公興元年	二	三 公如晉
五	六 狄侵我	七 伐衛衛伐我	八	九
九 文公薨	晉襄公驩元年 破秦于殽	二	三 秦報我殽敗于汪	四 秦伐我取王官我不出
三十二 將襲鄭蹇叔曰不可	三十三 襲鄭晉敗我殽	三十四 敗殽三將歸公復其官	三十五 伐晉報殽敗我于汪	三十六 以孟明等伐晉晉不敢出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崇殺王王欲食熊蹯死不聽自立為王	楚穆王商臣元年 以其太子宅賜崇為相	二 晉伐我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九 晉伐我我伐晉	十	十一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四十五 文公薨	鄭繆公蘭元年 秦襲我弦高詐之	二	三	四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王崩
四	五	六	七	八 王使衛來求金以葬非禮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伐秦圍邧新城	六 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七 公卒趙盾為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誅遂立太子為靈公	晉靈公夷皋元年 趙盾專政	二 秦伐我取武城報令狐之戰
三十七 晉伐我圍邧新城	三十八	三十九 繆公薨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君子譏之故不言卒	秦康公罃元年	二
三 滅江	四 滅六蓼	五	六	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公孫固殺成公	宋昭公杵臼元年 襄公之子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簡王元年	六	十四	十五 使欒書救鄭遂侵蔡	十九	六	四	四	十四	七 晉侵我	十	二 悼公薨楚伐我晉使欒書來救	二	吳壽夢元年
二	七	十五	十六 以巫臣始通於吳而謀楚	二十	七 伐鄭	五	五	十五	八	十一	鄭成公睔元年悼公弟也楚伐我	三	二 巫臣來謀伐楚
三	八	十六	十七 復趙武田邑侵蔡	二十一	八	六	六	十六	九 晉侵我	十二	二	四	三
四	九	十七 頃公薨	十八 執鄭成公伐鄭秦伐我	二十二 伐晉	九 救鄭冬與晉成	七	七	十七	十	十三	三	五	四
五	十 公如晉送葬諱之	齊靈公環元年	十九	二十三	十	八	八	十八	十一	十四	四 晉率諸侯伐我	六	五
六	十一	二	晉厲公壽曼元年	二十四 與晉侯夾河盟歸倍盟	十一	九	九	十九	十二	十五	五	七	六

七	十二	三	二	二十五	十二	十	十	二十	十三	十六	六	八	七
八	十三 會晉伐秦	四 伐秦	三 伐秦至涇敗之獲其將成差	二十六 晉率諸侯伐我	十三	十一 晉率我伐秦	十一	二十一	十四	十七 晉率我伐秦	七 伐秦	九	八
甲申 九	十四	五	四	二十七	十四	十二	十二 定公薨	二十二	十五	曹成公負芻元年	八	十	九
十	十五 始與吳通會鍾離	六	五 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好直諫	秦景公元年	十五 許畏鄭請徙葉	十三 宋華元奔晉復還	衛獻公衎元年	二十三	十六 晉執我公以歸	二	九	十一	十 與魯會鍾離
十一	十六 宣伯告晉欲殺季文子文子得以義脫	七	六 敗楚鄢陵	二	十六 救鄭不利子反醉軍敗殺子反歸	宋平公成元年	二	二十四	十七	三	十 倍晉盟楚晉伐我楚來救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七	八	七	三	十七	二	三	二十五	十八	四	十一	十三 昭公薨	十二
十三	十八 成公薨	九	八 欒書中行偃殺厲公立襄公孫為悼公	四	十八 為魚石伐宋彭城	三 楚伐彭城封魚石	四	二十六	十九	五	十二 與楚伐宋	燕武公元年	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十九

碧山外史[illegible]家彙輯

書年表例

六國表

周	元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秦	秦厲共公元年	二 蜀人來賂	三	四	五 楚人來賂	六 義渠來賂繇諸乞援
魏獻子	衛出公輒後元年	晉定公卒	晉出公錯元年			
韓宣子						
趙簡子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楚	楚惠王章十三年 吳伐我	十四 越圍吳 吳怨	十五	十六 越滅吳	十七 蔡景侯卒	十八 蔡聲侯元年
燕	燕獻公十七年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齊	齊平公鶩五年	六	七 越人始來	八	九 晉知伯瑤來伐我	十

七	八	定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彗星見	八	九	十 庶長將兵拔魏城 彗星見	十一	十二	十三 知伯伐鄭 駟桓子如齊求救	十四 晉人楚人來賂	十五	十六 塹阿旁 伐大荔
							鄭聲公卒	鄭哀公元年	
四十八 衛莊公飲大夫不解襪公怒[illegible]攻公公奔宋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十九 王子英奔秦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魯哀公卒	二十三 魯悼公元年三	恒勝曾御小侯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孝公元年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常乃今知以亡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衛圍蔡城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將師與緜諸戰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晉哀公忌元年		衛悼公黚元年		魏桓子敗知伯于晉陽	一
									韓康子敗知伯于晉陽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襄子元年 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代王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二		三	四 與知伯分范中行地	五 襄子敗知伯晉陽與韓魏三分其地	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蔡聲侯卒	三十三 蔡元侯	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齊宣公就匝元年	二	三	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考王元年	二
二十六 左庶長城南鄭	二十七	二十八 越人來迎女	二十九 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伐義渠虜其王	三十四 日蝕晝晦星見	秦躁公元年	二 南鄭反	三	四
	衛敬公元年						一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八	三十九 蔡侯齊元年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楚滅蔡	四十三	四十四 滅杞杞夏之後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十四	一 十五	燕成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宋景公卒	六 宋昭公元年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	五			二十	五十一	十二	十八
四	六	晉幽公柳元年。服韓魏		二十一	五十二	十三	十九
五	七			二十二	五十三	十四	二十
六	八 六月雨雪。日月蝕			二十三	五十四	十五	二十一
七	九			二十四	五十五	十六	二十二
八	十			二十五	五十六	燕湣公元年	二十三
九	十一			二十六	五十七	二	二十四
十	十二	衛昭公元年		二十七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	三	二十五
十一	十三 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二十八	二	四	二十六
十二	十四			二十九	三 魯悼公卒	五	二十七
十三	秦懷公元年。生靈公			三十	四 魯元公元年	六	二十八
十四	二			三十一	五	七	二十九
十五	三			三十二	六	八	三十

威烈王元年	四 秦庶長鼂殺懷公。太子蚤死，大臣立太子之子，為靈公	衛悼公亹元年		三十三 襄子卒	七	九	三十一
二	秦靈公元年。生獻公	魏文侯斯元年	韓武子元年	趙桓子元年	八	十	三十二
三	二	二	二 鄭幽公元年。韓殺之	趙獻侯元年	九	十一	三十三
四	三 作上下畤	三	三 鄭立幽公子駘，為繻公元年	二	十	十二	三十四
五	四	四	四	三	十一	十三	三十五
六	五	五 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五	四	十二	十四	三十六
七	六	六 晉烈公止元年。魏滅少梁	六	五	十三	十五	三十七
八	七 與魏戰少梁	七	七	六	十四	十六	三十八
九	八 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	八 復城少梁	八	七	十五	十七	三十九

十	九	九	九	八	十六	十八	四十
十一	十 補龐城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爲簡公	十	十	九	十七	十九	四十一
十二	秦簡公元年	十一 衛慎公元年	十一	十 中山武公初立	十八	二十	四十二
十三	二 與晉戰敗鄭下	十二	十二	十一	十九	二十一	四十三 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十四	三	十三 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十三	十二	二十	二十二	四十四 伐魯莒及安陽
十五	四	十四	十四	十三 城平邑	二十一	二十三	四十五 伐魯取都
十六	五 日蝕	十五	十五	十四	二十二	二十四	四十六
十七	六 初令吏帶劍	十六 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六	十五	二十三	二十五	四十七
十八	七 塹洛城重泉初租禾	十七 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陰合陽	韓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趙烈侯籍元年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十四 簡王卒	二十六	四十八 取魯郕

十九	八	十八 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	二 鄭敗韓于負黍	二	楚聲王當元年 魯穆公元年	二十七	四十九 與鄭會于西城伐衛取毋丘
二十	九	十九	三	三	二	二十八	五十
二十一	十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爭	四	四	三	二十九	五十一 田會以廩丘反
二十二	十一	二十一	五	五	四	三十	齊康公貸元年
二十三 九鼎震	十二	二十二 初爲侯	六 初爲侯	六 初爲侯	五 魏韓趙始列爲諸侯	三十一	二 宋悼公元年
二十四	十三	二十三	七	七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徐越侍以仁義乃止	六 盜殺聲王	燕釐公元年	三
安王元年	十四 伐魏至陽狐	二十四 伐秦至陽狐	八	八	楚悼王類元年	二	四
二	十五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九 鄭圍陽翟	九	二 三晉來伐我至乘丘	三	五
三 王子定奔晉	秦惠公元年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韓烈侯元年	趙武公元年	三 歸榆關于鄭	四	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日蝕	四	五 伐諸縣	六	七	八	九 伐韓宜陽取六邑	十 與晉戰武城縣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鄭相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伐鄭城酸棗	三十三 晉孝公傾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齊伐取襄陽
二 鄭殺其相駟子陽	三 鄭人殺君三月盜殺韓相俠累	四	五 鄭康公元年	六	七 救魯鄭負黍反	八	九 秦伐宜陽取六邑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敗鄭師圍鄭鄭人殺子陽	五	六	七	八	九 伐韓取負黍	十	十一	十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九	十 宋休公元年	十一 伐魯取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取我平陸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一 太子生	十二	十三 蜀取我南鄭	秦出公元年	二 庶長改迎靈公	太子立為獻公誅出公	秦獻公元年	二 城櫟陽	三 日蝕晝晦	四 孝公生	五
三十六 秦伐晉	三十七	三十八	魏武侯元年 襲邯鄲敗焉	二 城安邑王垣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十一	十二	十三	韓文侯元年	二 伐鄭取陽城伐	宋到彭城執宋君	三	四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十一	十二	十三	趙敬侯元年 武公子朝作亂奔魏	二		三	四 魏敗我兔臺	五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肅王臧元年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六 與晉衛會濁澤	十七	十八	十九 田常曾孫田和列為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	二十 伐魯破之田和	卒	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燕取桑丘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烈王元年	二	三	四
六 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七	八	九	十 日蝕	十一	十二 縣櫟陽	十三
八	九 翟敗我澮伐齊至靈丘	十 晉靜公俱酒元年	十一 魏韓趙滅晉絕無後	十二 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	十三	十四	十五 衛聲公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韓哀侯元年分晉國	二	三	四	五
八 襲衛不克	九 伐齊至靈丘	十	十一 分晉國	十二	趙成侯元年	二	三 伐衛取
二	三	四 蜀伐我旁	五 魯共公元年	六	七	八 敗齊林營	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燕桓公元年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而有之太公望之後絕祀	齊威王田齊元年自田常至威王威王始以齊彊天下	二	三 三晉滅其君	四	五	六 魯伐入陽關晉伐到鱄陵	七 宋辟公

	五	六	七	顯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賀秦	六	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民大疫日蝕	十七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十八	十九 敗韓魏洛陽	二十	二十一 與晉戰石門天子賀	二十二	二十三 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元年敗趙北藺	十六 伐楚取魯陽	惠王元年	二 敗韓馬陵	三 齊伐我觀津	四	五 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六 伐宋取儀臺	七	八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六 韓嚴殺其君	懿侯元年	二 魏敗我馬陵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魏敗我于澮大雨三月
部衛七十三魏敗我藺	四	五 伐齊于鄄魏敗我懷	六 敗魏涿澤圍惠王	七 侵齊至長城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敗我于澮
	十 魏取我魯陽	十一	十二 良夫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元年	八	九 趙伐我甄	十 宋剔成元年	十一 伐魏取觀趙侵我長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八	九 致胙于秦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孝公元年 彗星見西方	二 天子致胙	三	四	五	六	七 與魏王會杜平	八 與魏戰元里 斬首七千 取少梁	九
十 取趙皮牢 衛成侯元年	十一	十二 星晝墮有聲	十三	十四 與趙會鄗	十五 魯衛宋鄭侯來	十六 與秦孝公會杜平 侵宋黃池 宋復取之	十七 與秦戰元里 秦取我少梁	十八 邯鄲降 齊敗我桂陵
十	十一	十二	韓昭侯元年 秦敗我西山	二 宋取我黃池 魏取朱	三	四	五	六 伐東周 取陵觀 廩丘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趙孟如齊	十九 與燕會阿 與齊宋會平陸	二十	二十一 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 魏拔邯鄲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君尹黑迎女秦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燕文公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與趙會平陸	七	八	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鄒忌以鼓琴見威王	二十二 封鄒忌爲成侯	二十三	二十四 與魏會田於郊	二十五	二十六 敗魏桂陵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諸侯會	二十六 致伯秦
十 衛公孫鞅爲大良造 伐安邑 降之	十一 城商塞 衛鞅圍固陽 降之	十二 初取小邑爲二十一縣 令爲田開阡陌	十三 初爲縣有秩史	十四 初爲賦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城武城 從東方
十九 諸侯圍我襄陵 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 歸趙邯鄲	二十一 與秦遇彤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丹封名會 丹魏大臣	二十八
七	八 申不害相	九	十 韓姬弒其君悼公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二十四 魏歸邯鄲 與魏盟漳水上	二十五	趙肅侯元年	二	三 公子范襲邯鄲 不勝死	四	五	六	七
十八 魯康公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魯景公偃元年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殺其大夫牟辛	三十四	三十五 田忌襲齊不勝	三十六

	壯立來歸天子致胙						
二十七	二十 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	二十九 中山君為相	十七	八	十八	二十	齊宣公辟彊元年
二十八	二十一 馬生人	三十 齊虜我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十八	九	二十九	二十一	二 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盼將孫子為師
二十九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	三十一 秦商君伐我虜我公子卬	十九	十	三十	二十二	三 與趙會伐魏
三十	二十三 與晉戰岸門	三十二 公子赫為太子	二十	十一	楚威王熊商元年	二十三	四
三十一	二十四 秦大荔圍合陽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三十三 衛鞅亡歸我我恐弗內	二十一	十二	二	二十四	五
三十二	秦惠文王元年楚韓趙蜀人來	三十四	二十二 申不害卒	十三	三	二十五	六
三十三 賀秦	二 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三十五 孟子來王問利對曰君不可言利	二十三	十四	四	二十六	七 與魏會平河南

三十四	三 王冠拔韓宜陽	三十六	二十四 秦拔我宜陽	十五	五	二十七	八 與魏會于甄
三十五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來	魏襄王元年 與諸侯會徐州以相王	二十五 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十六	六	二十八 蘇秦說燕	九 與魏會徐州諸侯相王
三十六	五 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	二 秦敗我雕陰	二十六 高門成昭侯卒不出此門	十七	七	二十九 圍齊於徐州	十 楚圍我徐州
三十七	六 魏以陰晉為和命曰寧秦	三	韓宣惠王元年	十八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浸之	八	燕易王元年	十一 與魏伐趙
三十八	七 義渠內亂庶長操將兵定之	四	二	十九	九	二	十二
三十九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五 與秦河西地少梁秦圍我焦曲沃	三	二十	十	三	十三
四十	九 度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與魏會應	六 與秦會應秦取汾陰皮氏	四	二十一	十一 魏敗我陘山	四	十四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愼靚王元年
十 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魏納上郡	十一 義渠君爲臣歸魏焦曲沃	十二 初臘會龍門	十三 四月戊午魏君爲王	相張儀將兵取陝初更元年	二 相張儀與齊楚會齧桑	三 張儀免相相魏	四	五 王北遊戎地至河上
七 入上郡于秦	八 秦歸我焦曲沃	九	十	十一 衛嗣君元年	十二	十三 秦取曲沃平周女化爲丈夫	十四	十五
五	六	七	八 魏敗我韓舉	九	十 君爲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趙武靈王元年 魏敗我趙護	二 城鄗	三	四 韓會區鼠	五 取韓女爲夫人	六
楚懷王槐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敗魏襄陵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君爲王	十一	十二	燕王噲元年
十五 宋君偃元年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滑王元年	二	三 封田嬰於薛	四 迎婦于秦

二	三	四	五	六	赧王元年	二	三
六	七 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八 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九 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十	十一 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十二 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	十三 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
十六	魏哀王元年 擊秦不勝	二 齊敗我觀澤	三	四	五 秦拔我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	六 秦來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王會臨晉	七 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
十四 秦來擊我取鄢	十五 擊秦不勝	十六 秦敗我脩魚得韓將軍申差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秦助我攻楚圍景座
七	八 擊秦不勝	九 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澤	十 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十一	十二 秦敗我將軍英	十三 秦拔我藺虜將趙莊	十四
十 城廣陵	十一 擊秦不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平公元年	十六 張儀來相	十七 秦敗我將屈丐
二	三 擊秦不勝	四	五 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爲臣	六	七 君及太子噲子之皆死	八	九
五	六 宋自立爲王	七 敗魏我觀澤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燕人共立公子平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四 蜀相殺蜀侯	秦武王元年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死於魏	二 初置丞相樗里子甘茂爲丞相	三	四 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秦昭王元年	二 彗星見桑君爲亂誅	三
八 圍衛	九 與秦會臨晉	十 張儀死	十一 與秦會應	十二 太子往朝秦	十三 秦擊皮氏未拔而解	十四 秦武王后來歸	十五
韓襄王元年	二	三	四 與秦會臨晉秦擊我宜陽	五 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六 秦復與我武遂	七	八
十五	十六 吳廣入女生子何立爲惠王后	十七	十八	十九 初胡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來迎婦	二十五 與秦王會黃棘秦復歸我上庸
燕昭王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彗星見	五 魏王來朝	六 蜀反司馬錯往誅蜀守惲定蜀日蝕晝晦伐楚	七 樗里疾卒擊楚斬首三萬魏冉爲相	八 楚王來因留之	九	十 楚懷王亡之趙趙弗內	十一 彗星見復與魏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	十七 與秦會臨晉復歸我蒲坂	十八 與秦擊楚	十九	二十 與齊王會于韓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 秦取武遂	十 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十一 秦取我穰與秦擊楚	十二	十三 齊魏王來立咎爲太子	十四	十五	十六 與齊魏擊秦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趙攻中山惠后卒	二十六 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二十七 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趙惠文王元年以公子勝爲相封平原君	二 楚懷王亡來弗內	三
二十六 太子質秦	二十七	二十八 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眛於重丘	二十九	三十	楚頃襄王元年秦取我十六城	二	三 懷王卒於秦來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與秦擊楚使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 秦使涇陽君來爲質	二十五 涇陽君復歸秦薛文入相秦	二十六 與魏韓共擊秦孟嘗君歸相齊	二十七	二十八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燕	齊
	封陵		與我武遂和		歸楚		
二十	十二 樓緩免穰侯魏冄為丞相	魏昭王元年 秦尉錯擊我襄城	韓釐王咎元年	四 圍殺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	四 魯文侯元年	十七	二十九 佐趙滅中山
二十一	十三 任鄙為漢中守	二 與秦戰不利	二	五	五	十八	三十 田甲劫王相薛文走
二十二	十四 白起擊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三 佐韓擊秦秦敗我兵伊闕	三 秦敗我伊闕二十四萬虜將喜	六	六	十九	三十一
二十三	十五 魏冄免相	四	四	七	七 迎婦秦	二十	三十二
二十四	十六	五	五 秦拔我宛城	八	八	二十一	三十三
二十五	十七 魏入河東四百里	六 芒卯以詐見重	六 與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九	九	二十二	三十四
二十六	十八 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七	十	十	二十三	三十五
二十七	十九 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任鄙卒	八	八	十一 秦拔我桂陽	十一	二十四	三十六 為東帝二月復為王

周	秦	魏	韓	趙	楚	燕	齊
二十八	二十	九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九	十二	十二	二十五	三十七
二十九	二十一 魏納安邑及河內	十 宋王死我溫	十 秦敗我兵夏山	十三	十三	二十六	三十八 齊滅宋
三十	二十二 蒙武擊齊	十一	十一	十四 與秦會中陽	十四 與秦會宛	二十七	三十九 秦拔我列城九
三十一	二十三 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之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五 取齊淮北	十五 取齊淮北	二十八 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至臨菑取其寶器	四十 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
三十二	二十四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十三	十六 與秦王會穰	十六	二十九	齊襄王法章元年
三十三	二十五	十四 大水衛懷君元年	十四 與秦會兩周間	十七 秦拔我兩城	十七	三十	二
三十四	二十六 魏冄復為相	十五	十五	十八 秦拔我石城	十八	三十一	三
三十五	二十七 擊趙斬首二萬地動壞城	十六	十六	十九 秦敗我軍斬首三萬	十九 秦擊我與秦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二	四

三十六	二十八	十七	十七	二十 與秦會黽池藺相如從	二十 秦拔鄢西陵	三十三	五 殺燕騎劫
三十七	二十九 白起擊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	十八	十八	二十一	二十一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	燕惠王元年	六
三十八	三十 白起封爲武安君	十九	十九	二十二	二十二 秦拔我巫黔中	二	七
三十九	三十一	魏安釐王元年 秦拔我南城封弟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二十	二十三	二十三 秦所拔我江旁反秦	三	八
四十	三十二	二 秦拔我兩城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	二十一 暴鳶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	二十四	二十四	四	九
四十一	三十三	三 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五	五	十
四十二	三十四 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四 與秦南陽以和	二十三	二十六	二十六	六	十一

四十三	三十五	五 擊燕	韓桓惠王元年	二十七	二十七 擊燕魯頃公元年	七	十二
四十四	三十六	六	二	二十八 藺相如攻齊至平邑	二十八	燕武成王元年	十三
四十五	三十七	七	三	二十九 秦拔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賜號曰馬服	二十九	二	十四 秦擊我剛壽
四十六	三十八	八	四	三十 秦擊我閼與城不拔	三十	三	十五
四十七	三十九	九 秦拔我懷城	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四	十六
四十八	四十 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十	六	三十二	三十二	五	十七
四十九	四十一	十一 秦拔我廩丘	七	三十三	三十三	六	十八
五十	四十二 宣太后薨安國君爲太子	十二	八	趙孝成王元年 秦拔我三城平原君相	三十四	七 齊田單拔中陽	十九
五十一	四十三	十三	九 秦拔我城汾旁	二	三十五	八	齊王建元年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四十四 秦攻韓取南陽	四十五 秦攻韓取十城	四十六 王之南鄭	四十七 白起破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王齕鄭安平圍邯鄲及齕還軍拔新中	五十一	五十二 取西周王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子無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二十一 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二十二
十 秦擊我太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擊我陽城救趙新中	十八
三	四	五 使廉頗距秦於長平	六 使趙括代廉頗將白起破括四十五萬	七	八	九 秦圍我邯鄲楚魏救我	十	十一
三十六	楚考烈王元年秦取我黔中黃歇為相	二	三	四	五	六 春申君救趙	七 救趙新中	八 取魯魯君封於莒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孝公元年	二	三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秦孝文王元年	秦莊襄王楚元年	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日蝕	擊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卻我軍河外蒙驁解去	始皇帝元年擊取晉陽作鄭國渠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衛元君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內	三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城皋滎陽	二十五	二十六 秦拔我上黨	二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平原君卒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秦拔我晉陽
九	十	十一	十二 柱國景伯死	十三	十四 楚滅魯頃公遷下邑為家人絕祀	十五 春申君徙封於吳	十六	十七
燕王喜元年	二 徙於鉅陽	三	四 伐趙趙破我軍殺栗腹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三十二	二十八	二十一	十八	十	二十
三　蒙驁擊韓取十三城王齮死	三十三	二十九　秦拔我十二城	趙悼襄王偃元年	十九	十一	二十一
四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三十四　信陵君死	三十	二　太子從質秦歸	二十	十二　趙拔我武遂方城	二十二
五　蒙驁取酸棗二十城初置東郡	魏景湣王元年　秦拔我二十城	三十一	三　趙相魏相會柯盟	二十一	十三　劇辛死於楚	二十三
六　五國共擊秦	二　秦拔我朝歌衛徙濮陽徙野王	三十二	四　趙相魏相會柯盟	二十二　王東徙壽春命曰郢	十四	二十四
七　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蒙驁死	三　秦拔我汲	三十三	五	二十三	十五	二十五
八　嫪毐封長信侯	四	三十四	六	二十四	十六	二十六
九　彗星見竟天嫪毐爲亂遷其舍人千餘	五　秦拔我垣蒲陽衍	韓王安元年	七	二十五　李園殺春申君	十七	二十七

彗星復見						
十　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太后入咸陽大索	六	二	八　入秦置酒	楚幽王悼元年	十八	二十八　入秦置酒
十一　呂不韋之河南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	七	三	九　秦拔我閼與鄴取九城	二	十九	二十九
十二　發四郡兵助魏擊楚呂不韋卒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八　秦助我擊楚	四	趙王遷元年	三　秦魏擊我	二十	三十
十三　桓齮擊平陽殺趙扈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之河南彗星見	九	五	二　秦拔我平陽敗扈輒斬首十萬	四	二十一	三十一
十四　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非來我殺非韓王請爲臣	十	六	三　秦拔我宜安	五	二十二	三十二

十五興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十六置麗邑發卒受韓南陽地	十七內史勝擊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華陽太后薨	十八	十九王翦拔趙虜王遷之邯鄲帝太后薨	二十燕太子使荊軻刺王覺之王翦將擊燕	二十一王賁擊
十一	十二獻城秦	十三	十四衛君角元年	十五	魏王假元年	二
七	八秦來受地	九秦虜王安	秦滅韓			
四秦拔我狼孟鄱吾軍鄴	五地大動	六	七	八秦王翦虜王遷邯鄲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代王嘉元年	二
六	七	八	九	十幽王卒弟郝立為哀王三月負芻殺哀王	楚王負芻元年負芻哀王庶兄	二秦大破
二十三太子丹質於秦亡來歸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伐我	二十九秦拔我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楚	二十二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	二十三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二十四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	二十五王翦擊燕虜王喜又擊得代王嘉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王賁擊齊虜王建初并天下立為皇帝	二十七更命河為德水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
	三秦虜王假					
	三	四	五	六秦將王賁虜王嘉秦滅趙		
我取十城	三	四秦破我將項燕	五秦虜王負芻	秦滅楚		
薊得太子丹徙王遼東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秦虜王喜拔遼東	秦滅燕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秦虜王建	秦滅齊

百同天下書分為三十六郡

二十八

為阿房宮之衡山治馳道帝之琅邪道南郡入為太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二十九

郡縣大索十日帝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

三十一

更命臘曰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

三十三

遣諸逋亡及賈人贅婿略取陸梁為桂林南海象郡以適戍西北北戎為四十四縣

三十四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

三十五

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

三十六

徙民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

三十七

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二世元年

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為庶人

二

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三

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諸侯入秦嬰降為項羽所殺尋誅羽天下屬漢

太史史例卷之十九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年表例

秦楚之際月表

秦	楚	項	趙	齊	漢	燕	魏	韓
二世元年								
七月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八月	二 葛嬰爲涉徇九江立襄彊爲楚王		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爲趙王始					
九月 楚兵至戲	三 周文兵至戲敗走葛嬰聞涉王即殺彊	項梁號武信君	二	齊王田儋始儋狄人諸田宗彊從弟榮弟橫	沛公初起	韓廣爲起略地至薊自立爲燕王始	魏王咎始咎在陳不得歸國	
二年十月	四 誅葛嬰	二	三	二 儋之起殺狄令自王	二 擊胡陵方與破秦監軍	二	二	
十一月	五 周文死	三	四 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走	三	三 殺泗水守拔薛西周市東略地豐沛閒	三	三 齊趙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	
十二月	六 陳涉死	四	五	四 雍齒叛沛公以豐降魏沛公還攻豐不能下	四	四	四 咎自陳歸立	
端月	楚王景駒始秦嘉立之	五 涉將召平矯拜項梁爲楚柱國急西擊秦	趙王歇始立張耳陳餘立之	五 讓景駒以擅自王不請我	五 沛公聞景駒王在留往從與擊秦軍碭西	五	五 章邯已破涉圍咎臨濟	
二月	二 嘉爲上將軍	六 梁渡江陳嬰黥布皆屬	二	六 景駒使公孫慶讓齊誅慶	六 攻下碭收得兵六千與故凡九千人	六	六	
三月	三	七	三	七	七 攻拔下邑遂擊豐豐不拔聞項梁兵衆往請擊之	七	七	
四月	四 梁擊殺景駒秦嘉遂入薛兵十	八	四	八	八 沛公如薛見項梁梁益沛公卒	八	八 臨濟急周市如齊楚請救	

					秦斬熊以徇			
四月	十二	八 楚急攻章邯章邯使長史欣歸秦請兵趙高讓之	十七	十	二十一 攻潁陽略韓地北絕河津	二十一	九	十二
五月	二年二月	九 趙高欲誅欣欣恐亡走告章邯謀叛秦	十八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二	十	十三
六月	二	十 章邯與楚約降未定項羽許而擊之	十九 張耳從楚西入秦	十二	二十三 攻南陽守齮破之陽城郭東	二十三	十一	十四
七月	三	十一 項羽與章邯期殷虛章邯等已降與盟以邯為雍王	二十	十三	二十四 降下南陽封其守齮	二十四	十二	十五 申陽下河南降楚
八月 趙高殺二世	四	十二 以秦降都尉翳長史欣為上將將秦降軍	二十一 趙王歇留國陳餘亡居南皮	十四	二十五 攻武關破之	二十五	十三	十六

九月 子嬰為王	五	十三	二十二	十五	二十六 攻下嶢及藍田以留侯策不戰皆降			
十月	六	十四 項羽將諸侯兵四十餘萬行略地西至於河南	二十三 張耳從楚西入秦	十六	二十七 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	二十七	十五 從項羽略地遂入關	十八
十一月	七	十五 羽詐坑殺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	二十四	十七	二十八 沛公出令三章秦民大悅	二十八	十六	十九
十二月	八	十六 至關中誅秦王子嬰屠燒咸陽分天下立諸侯	二十五 分趙為代國	十八 項羽怨榮殺之分齊為三國	二十九 與項羽有郤見之戲下講解羽倍約分關中為四國	二十九 臧荼從入分燕為二國	十七 分魏為殷國	二十 分韓為河南國
	九	十七 分楚為四	二十六	十九	正月	三十	十八	二十一

義帝元年
諸侯尊懷王
項籍自立為
分為衡山
分為臨江
分為九江
更名為常
分為代
更名為臨菑
分為濟北
分為膠東
分關中為漢
分關中為雍
分關中為塞
分關中為翟
燕
分為遼東
更為西魏
分為殷
韓
分為河南

一月	二月 徙都江南郴	三	四	五
為義帝	西楚霸王項籍始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	二 都彭城	三 諸侯罷戲下兵皆之國	四
西楚霸王				
	王吳芮始故番君	二 都邾	三	四
	王共敖始故楚柱國	二 都江陵	三	四
	王英布始故楚將	二 都六	三	四
	王張耳始故楚將	二 都襄國	三	四
	二十七 王趙歇故趙王	二十八 都代	二十九	三
	王田都始故齊將	二 都臨淄	三	四
	王田安始故齊將	二 都博陽	三	四
	二十 王田市始故齊王	二十一 都即墨	二十二	二
	二月 漢王始故沛公	三月 都南鄭	四月	五
	王章邯始故秦將	二 都廢丘	三	四
	王司馬欣始故秦將	二 都櫟陽	三	四
	王董翳始故秦將	二 都高奴	三	四
	王臧荼始故燕將	二 都薊	三	四
	三十一 王韓廣始故燕王	三十二 都無終	三十三	三
	十九 王魏豹始故魏王	二十 都平陽	二十一	二
	王司馬卬始故趙將	二 都朝歌	三	四
	二十二 王韓成始故韓將	二十三 都陽翟	二十四	二
	王申陽始故楚將	二 都洛陽	三	四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田榮擊都都降楚	五 齊王田榮始故齊相	二		三
	五	六 田榮擊	殺安	七 屬齊
十三	二十四 田榮擊殺市	七月 屬齊		
月	六月	六		八月
	五	六		七 邯守廢丘漢圍之
	五	六		七 欣降漢國除
	五	六		七 翳降漢國除
	五			七
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臧荼擊殺廣無終滅之屬燕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五	六		七
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項羽誅成	韓王鄭昌始項王立之
	五	六		七

九	十 項羽滅義帝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耳降漢		歇以陳餘為代王號成安君	二
三十四	三十五 歇復王趙	卅六 代王歇還王趙	三十七	三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項籍擊榮走平原平
九月	十月 王至陝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漢拔我北地
屬漢為河南郡				
屬漢為上郡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韓王信始漢立之	二	三
八	九	屬漢為河南郡		

太史公例卷之二十 九

	二年一月	二		三 項羽以兵三萬破漢兵五十六萬
	二年一月	二		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年一月	二		三
	三	四		五
	三十九	四十		四十
原民殺之	項籍立故齊王田假為齊王	二 田榮弟橫反	城陽擊假走楚楚殺假	三 齊王田廣始廣榮子橫立之
	二月	三月 王擊假		四月 王伐楚至彭城壞走
	二年一月	二		三
	二年一月	二		三
	三十一	三十二 降漢		三十三 從漢伐楚
	十三	十四降漢邱廢		為河內郡屬漢
	十四	五		六 從漢伐楚

太史公例卷之二十 十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十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六
五月王走滎陽	六月王入關立太子後如滎陽	七月	八月	九月
四	五漢殺邯廢丘	漢屬為隴西北地中地郡		
四	五	六	七	八
三十四豹歸叛漢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漢將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布身降漢地屬項籍	
	十一	十二漢將韓信斬陳餘	漢屬為太原郡		
	四十七	四十八漢滅歇立張耳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後九月	三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年一月
	漢屬為河東上黨郡				
韓信虜豹					
	十二	三年一月	二	三	四

史周苛入楚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二十	三十	四十
				淮南王英布始漢立之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一十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苛入楚	四月王出成皐豹死	五月	六月	七月立布爲淮南王	八月	九月太公呂后歸自楚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太史史例表之二下　十五

十	十一	十二誅籍	齊王韓信走	楚王	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徙王	長沙	屬淮南國
十五	十六	十七漢虜豨	屬漢爲南郡		
四	五	六	七淮南國		八
十二	二年一月	二	三趙國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徙王	遷爲漢南四郡	
五年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殺項	撤天下平諸侯臣屬漢	二月甲午王更號即皇帝位
十	十一	十二	五年一月	燕國	二
			後置梁國		一月梁王彭越始
四年一月	二	三	四韓王信	徙王代都馬邑	五
			分臨江爲長	沙國	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

太史史例表之二下　十六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王得故項羽將鍾離

九 十 十一 二十 三年 一月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九年薨 諡景王 趙王張敖立耳子 二

於定陶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帝入關 七月 八月帝自將誅燕 九月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反漢屬楚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六薨諡 文王 長沙成王臣始芮子 二

昧新之以聞 十

四
三

後九月

燕王盧綰始漢太尉

九

五年二月
三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

水史史例表之二十一　七十五

月丁巳初王憲王齊元年孝景子

分為濟川國
分為濟東國
分為山陽國
分為濟陰國

五月丙戌初王明元
五月丙戌初王彭離
五月丙戌初王定元
五月丙戌王不[illegible]識

年孝梁王子
元年孝梁王子
年孝梁王子
元年孝梁王子

後元元年
頃王延元年
[illegible]王買元年孝王子
薨無後國除

七十六

四	五		六	元封元年
二	三		四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恩王商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薨無後國除爲郡
五	六		七	八來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來朝	四十二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五
八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來朝	十二
五	六		七	八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頃王授元年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二十七
四七二薨	四十三哀王昌	元年即年薨	康王傍元年	二
代王義徙清河二十年是爲剛王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更爲真定國頃王平元年常山憲王子	二十五		三	四來朝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	三	四	五		六	太初元年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	二十一來朝	二十二	二七	三朝太山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薨子哀王安世元
九薨	惠王武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	六朝太山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頃王遺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四十六	四十七薨無後國除						
十二	十三	十四	歎王通	平元年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來朝	十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八	三十九	三十	三十	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來朝
二十四	二十五來朝	二十六	二十	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	六	七	八		九來朝	十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	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	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一

	三	四
	十三	七四
	二十七	二十八
年郎戴王賀元年安世子	二	三
		花王賀元年
	七薨	
	五十	五十一
	八	九
	五	四
	十六	十七
	二十	二十一
	十六	十七
	五十四	五十五
	十二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十	十一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二	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來朝
	二十七	二十八來朝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二

碧山外史[illegible]家彙輯

書年表例

高祖功臣侯年表

國名	平陽	信武	清陽
侯功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以將軍入漢，以左丞相出征齊、魏，以右丞相為平陽侯，萬六百戶	以中涓從起宛朐，入漢，以騎都尉定三秦，擊項羽，別定江陵，侯，五千三百戶。以車騎將軍攻黥布、陳豨	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為騎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功侯，三千一百戶
高祖十二	六年十二月甲申，懿侯曹參元年。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肅侯靳歙元年。七	六年十二月甲申，定侯王吸元年。七
孝惠七	其二年，為相國。五 六年十月，靖侯窋元年。二	七	七
高后八	八	六年，夷侯亭元年。五 三	八
孝文二十三	後四年，簡侯奇元年。十九 四	後三年，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奪侯，國除。十八	元年，哀侯彊元年。七 八年，孝侯伉元年。十六
孝景十六	四年，夷侯時元年。三 十三		五年，哀侯不害元年。四 十二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年 太初已後[illegible]元二十八年	元光五年，恭侯襄元年。十六 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 征和二年，侯宗坐太子死，國除。		元光二年，侯不害薨，無後，國除。七
侯第	二	十一	十四

汝陰	以令史從降沛，為太僕，常奉車，為滕公，竟定天下，入漢中，全孝惠、魯元，侯，六千九百戶。常為太僕。	六年十二月甲申，文侯夏侯嬰元年。七	七	八	九年，夷侯竈元年。八 七 十六年，恭侯賜元年。八	十六	元光二年，侯頗元年。七 十九 元鼎二年，侯頗坐尚公主，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八
陽陵	以舍人從起橫陽，至霸上，為騎將，入漢，定三秦，屬淮陰，定齊，為齊丞相，侯，二千六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景侯傅寬元年。七	六年，頃侯靖元年。五 二	八	十五年，恭侯則元年。十四 九	前四年，侯偃元年。三 十三	元狩元年，侯偃坐與淮南王謀反，國除。十八	十
廣嚴	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為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將軍，侯，二千二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召歐元年。七	七	八	二年，戴侯勝元年。九 十二年，恭侯嘉元年。至後元七年，嘉薨，無後，國除。十三		一	二十八
廣平	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為郎中，入漢，以將軍擊項羽、鍾離眛，功侯，四千五百戶。	六年十二月甲申，敬侯薛歐元年。七	七	元年，靖侯山元年。八	後元三年，侯澤元年。十八 五	中二年，有罪，絕。八 平棘 中五年，復封節侯澤元年。五	其十年，為丞相。十五 元朔四年，侯穰元年。元狩元年，坐受淮南王財物稱臣，在赦前，詔問謾罪，國除。三	

博陽	以舍人從起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擊殺追騎，功侯。	六年十二月甲申，壯侯陳濞元年。七	七	八	後元三年，侯始元年。十八 五	前五年，侯始有罪，國除。四 塞 中五年，復封始。後元元年，始有罪，國除。二		十九
曲逆	以故楚都尉，漢王二年初從修武，為都尉，遷為護軍中尉；出六奇計，定天下，侯，五千戶。	六年十二月甲子，獻侯陳平元年。七	其五年，為左丞相。七	其元年，徙為右丞相，後專為丞相，相孝文二年。八	三年，恭侯買元年。二 五年，簡侯悝元年。十九	五年，侯何元年。四 十二	元光五年，侯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十	四十七
堂邑	以自定東陽，為將，屬項梁，為楚柱國。四歲，項羽死，屬漢，定豫章、浙江，都漸，定自為王壯息，侯，千八百戶。復相楚元王十一年。	六年十二月甲申，安侯陳嬰元年。七	七	五年，恭侯祿元年。四 四	三年，夷侯午元年。二 二十一	十六	元光六年，季須元年。十一 十三 元鼎元年，侯須坐母長公主卒，未除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	八十六
周呂	以呂后兄初起以客從，入漢為侯。還定三秦，將兵先入碭。漢王之解彭城，往從之，復發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六年正月丙戌，令武侯呂澤元年。三 九年，子台封酈侯元年。四	七 有罪					

潁陰	汾陰	梁鄒	成
以中涓從起碭，至霸上，為昌文君。入漢，定三秦，食邑。以車騎將軍屬淮陰，定濟、淮南及下邑，殺項籍，侯，五千戶。	初起以職志擊破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定諸侯，比清陽侯，二千八百戶。	兵初起，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功，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為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功，比厭次侯，二千八百戶。
六年正月丙午，懿侯灌嬰元年。七	六年正月丙午，悼侯周昌元年。七	六年正月丙午，孝侯武儒元年。七	六年正月丙午，敬侯董渫元年。七
七	三 四年，哀侯開方元年。建平 四 有罪，絕。	四 五年，侯最元年。三	元年，康侯赤元年。七
八	八	八	八
四 其一歲為太尉，三歲為丞相。十九 五年，平侯何元年。	四 前五年，侯意元年。十三 有罪，絕。	二十三	二十三
九 中三年，侯彊元年。七	安陽 中二年，封昌孫左車。八 建元年，有罪，國除。	十六	有罪，絕。六 節氏 中五年，復封康侯赤元年。五
有罪，絕。六 元光二年，封嬰孫賢為臨汝侯，侯賢元年。九 元朔五年，侯賢行賕罪，國除。		元光元年，頃侯嬰齊元年。六 元光四年，侯山柎元年。三 元鼎五年，侯山柎坐酎金，國除。廿五	建元四年，恭侯罷軍元年。三 元光三年，侯朝元年。五 元狩三年，侯朝為濟南太守，與成陽王女通，不敬，國除。十三
九	十六	二十	二十五

蓼	費	陽夏	隆慮
以執盾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為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羽，屬韓信，功侯。	以舍人前元年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羽，有功，為將軍，定會稽、浙江、湖陽，侯。	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鈹都尉擊項羽，有功，侯。
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藂元年。七	六年正月丙午，圉侯陳賀元年。七	六年正月丙午，侯陳豨元年。五 十年八月，豨以趙相國將兵守代。漢使召豨，豨反，以其兵與王黃等略代，自立為王。漢殺豨靈丘。	六年正月丁未，哀侯周竈元年。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九年，侯臧元年。十五	元年，共侯常元年。二十三		十七 後元二年，侯通元年。六
十六	二年，侯偃元年。一 中元二年，有罪，絕。八 巢 中元六年，封賀子侯最元年。後元三年，最薨，無後，國除。四		七 中元元年，侯通有罪，國除。
元朔三年，侯臧坐為太常，南陵橋壞，衣冠車不得度，國除。十四			
三十			三十四

海陽	南安	肥如	曲城
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千八百戶。	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晉陽，以亞將破臧荼，侯，九百戶。	以魏太僕三年初從，以車騎都尉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	以曲城戶將卒三十七人初從起碭，至霸上，為執珪，為二隊將，屬悼武王，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羽軍陳下，功侯，四千戶。為將軍擊燕、代，拔之。
六年三月庚子，齊信侯搖毋餘元年。七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宣虎元年。七	六年三月庚子，敬侯蔡寅元年。七	六年三月庚子，圉侯蟲達元年。七
二　二年，哀侯昭襄元年。五	七	七	七
四　五年，康侯建元年。四	八	八	八
二十三	八　九年，恭侯戎元年。十一　後元四年，侯千秋元年。四	二　三年，莊侯戎元年。十四　後元年，侯奴元年。七	元年，侯捷元年。八　有罪，絕。後元三年，復封恭侯捷元年。
三　四年，哀侯省元年。十　中六年，侯省薨，無後，國除。	七　中元元年，千秋坐傷人免。	元年，侯奴薨，無後，國除。	有罪，絕。十一　瑄　五年，復封恭侯捷元年。三
			建元二年，侯皋柔元年。二　二十五　元鼎三年，侯皋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
三十七	六十三	六十六	十八

河陽	淮陰	芒	敬市
以卒前元年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羽，身得郎將處，功侯，以丞相定齊地。	兵初起，以卒從項梁，梁死屬項羽為郎中，至咸陽，亡從入漢，為連敖典客，蕭何言為大將軍，別定魏、齊，為王，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	以門尉前元年初起碭，至霸上，為武定君，入漢，還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侯。	以執盾初起，入漢，為河上守，遷為假相，擊項羽，侯，千戶，功比平定侯。
六年三月庚子，莊侯陳涓元年。七	六年四月，侯韓信元年。五　十一年，信謀反關中，呂后誅信，夷三族，國除。	六年，侯昭元年。三　九年，侯昭有罪，國除。	六年四月癸未，侯閻澤赤元年。三　九年，夷侯毋害元年。四
七			七
八			八
元年，侯信元年。三　四年，侯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國除。			後四年，戴侯續元年。十九　四
		孝景三年，昭以故列侯將從太尉亞夫擊吳楚有功，復封。張　十二　後元元年三月，張侯申元年。三	孝景五年，侯穀嗣。四　十二
		元朔六年，侯申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國除。七	元朔五年，侯穀坐酎金，國除。二十八
二十九			五十六

柳丘	魏其	祁	平
以連敖從起薛，以二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為將軍，侯，千戶	以舍人從沛，以郎中入漢，為周信侯，定三秦，遷為郎中騎將，破籍東城，侯，千戶	以執盾漢王三年初起從晉陽，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留彭城軍，執圭東擊羽，急絕其近壁。侯，千四百戶	兵初起，以舍人從擊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洛陽功，侯，比費侯賀，千三百戶
六年六月丁亥，齊侯戎賜元年。七	六年六月丁亥，莊侯周定元年。七	六年八月丁亥，穀侯繒賀元年。七	六年六月丁亥，悼侯沛嘉元年。六 十三年，靖侯執元年。一
七	七	七	七
四 五年，定侯安國元年。四	四 五年，侯閒元年。四	八	
二十三	二十三	十一 十二年，頃侯湖元年。十二	十五 十六年，侯辣元年。八
三 四年，敬侯嘉成元年。十三 後元元年，侯角嗣，有罪，國除	二 前三年，侯閒反，國除	五 六年，侯它元年。十一	十一 中元年，侯辣有罪，國除
		八 元光二年，侯它坐從射擅罷，不敬，國除	
三十九	四十四	五十一	三十三

魯	故城	任侯	棘丘
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為郎中，入漢，以將軍從定諸侯，侯四千八百戶，功比舞陽侯，死事，無代，侯	兵初起，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功比厭次侯，二千戶	以騎都尉漢五年從起東垣，擊燕、代，屬雍齒，有功，侯，為車騎將軍	以執盾隊史前元年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功，侯
六年中，母侯疵元年。七	六年中，莊侯尹恢元年。七	六年，侯張越元年。七	六年，侯襄元年。七
七	二 三年，侯開方元年。五	七	七
四 五年，母侯疵薨，無後，國除	二 三年，侯方奪侯，為關內侯	二 三年，侯越坐匿死罪，免為庶人，國除	四 四年，侯襄奪侯，為士伍，國除
七	二十六		

國名	侯功	高祖	孝惠	高后	孝文	孝景	建元至元封	位次
阿陵	以連敖前元年從單父以塞疏入漢還定三秦屬悼武王以都尉擊籍功侯	六年七月庚寅 七 頃侯郭亭元年	七	八	三年惠侯歐元年 二 二十一	前二年侯勝容元年 有罪絕 一 八 南 四 中六年靖侯延居元年	元光六年侯則元年 十一 十七 元鼎四年侯則坐酎金國除	二十七
昌武	初起以舍人從以郎中入漢以定三秦以郎中將擊諸侯侯九百八十戶比魏其侯	六年七月庚寅靖信 七 侯單甯元年	六年爽侯如意元年 五 二	八	二十三	中四年康侯賈成元年 十 六	元光五年侯得元年 十四 元朔三年侯得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國除	四十五
高苑	初起以舍人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籍侯千六百戶比斥丘侯	六年七月戊戌 七 制侯丙倩元年	元年簡侯得元年 七	八	十六年孝侯武元年 十五 八	十六	建元元年侯信元年 二 建元三年侯信坐出入屬車間奪侯國除	四十一
宣曲	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籍軍滎陽為郎騎將破鍾離眛軍固陵侯六百七十戶	六年七月戊戌 七 齊侯丁義元年	七	八	十一年侯通元年 十 十三	罪絕 四 中五年復封發婁侯通元年 中六年侯通有罪國除		四十三

國名	侯功	高祖	孝惠	高后	孝文	孝景	建元至元封	位次
絳陽	以越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侯七百四十戶從攻馬邑及布	六年七月戊戌 七 齊侯華無害元年	七	八	四年恭侯勃齊元年 三 十六 四 後元四年侯祿元年	三 前四年侯祿坐出界有罪國除		四十六
東茅	以舍人從起薛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羽破臧荼侯捕韓信為將軍益邑千戶	六年八月丙辰 七 敬侯劉釗元年	七	八	三年侯吉元年 二 十三 十六年侯吉奪爵國除			四十八
斥丘	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籍剋敵為東郡都尉擊破籍武城為漢中尉擊布為斥丘侯千戶	六年八月丙辰 七 懿侯唐厲元年	七	八	九年恭侯鼂元年 八 十三 二 後元六年侯賢元年	十六	元朔二年侯尊元年 十三 十五 元鼎五年侯尊坐酎金國除	四十
臺	以舍人從起碭用隊率入漢以都尉擊籍籍死轉擊臨江屬將軍賈功侯以將軍擊燕	六年八月甲子 七 定侯戴野元年	七	八	四年侯才元年 三 二十	二 三年侯才反國除		三十五

安國	樂成	辟陽	安平
以客從起豐以廄將別定東郡南陽從至霸上入漢守豐上東因從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及堅守豐于雍侯五千戶	以中涓騎從碭中為騎將入漢定三秦侯以都尉擊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為樂成侯千戶	以舍人初起侍呂后孝惠帝三歲十月呂后入楚食其從一歲侯	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侯二千戶
六年八月甲子 七 武侯王陵元年	六年八月甲子 七 節侯丁禮元年	六年八月甲子 七 幽侯審食其元年	六年八月甲子 七 敬侯諤千秋元年
其六年為 七 右丞相	七	七	三年簡侯 二 五 嘉元年
八年哀侯 七 一 忌元年	八	八	八年頃侯 七 一 應元年
元年終侯 二十三 斿元年	五年夷侯 四 馬從元年 後七年武 十八 侯客元年	四年侯 三 二十 平元年	十四年煬 十三 十 侯寄元年
十六	十六	三年侯坐反國除 二	後三年 十五 一 侯但元年
建元元年三月 二 安侯辟方元年 元狩三年 十 侯定元年 元鼎五年侯定 八 坐酎金國除	元鼎二年 廿 侯義元年 元鼎五年侯義坐言五利 五 侯不道棄市國除 三		元狩元年坐與淮南王女陵通遺淮南書稱臣盡力棄市國除 十八
十二	四十二	五十九	六十一

蒯成	北平	高胡
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侯入漢定三秦食邑池陽擊項羽軍滎陽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戰不利不敢離上侯三千三百戶	以客從起陽武至霸上為常山守得陳餘為代相徙趙相侯為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千三百戶	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籍以都尉定燕侯千戶
六年八月甲子 七 尊侯周緤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未定蒯成	六年八月丁丑 七 文侯張蒼元年	六年中 七 侯陳夫乞元年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五 緤薨子昌代有罪國絕除	其四為丞相五歲罷 二十三	四 五年殤侯程嗣薨無後國除
中元元年封緤 鄲 子康侯應元年 中二年侯 八 中居元年	六年康侯 五 八 奉元年 後元元年 三 侯類元年	
二十六 元鼎三年居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四 建元五年侯類坐臨諸侯喪後不敬國除	
二十三	六十五	八十二

厭次	平皋	復陽	陽河
以慎將前元年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功侯。	項它，漢六年以碭郡長初從，賜姓為劉氏；功比戴侯彭祖，五百八十戶。	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侯，千戶。	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侯，五百戶，功比高胡侯。
六年中，侯元頃元年。 七	七年十月癸亥，煬侯劉它元年。 六	七年十月甲子，剛侯陳胥元年。 六	七年十月甲子，齊哀侯元年。 三 十年，侯安國元年。 三
七	四 五年，恭侯遠元年。 三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元年，侯賀元年。 五 六年，侯賀謀反，國除。	二十三	十一年，恭侯嘉元年。 十 十三	二十三
	元年，節侯光元年。 十六	六年，康侯拾元年。 五 十一	中元四年，侯午元年。 十六 中絕
	建元元年，侯勝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勝坐酎金，國除。	元朔元年，侯彊元年。 十二 七 元狩二年，坐父拾非嘉子，國除。	元鼎四年，恭侯章元年。 廿 元封元年，侯仁元年。 七 征和二年十月，仁與母坐祝詛，大逆無道，國除。 三廿
二十四	百廿一	四十九	八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三　十八

朝陽	棘陽	湟陽	平棘
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羽後，攻韓王信，侯，千戶。	以卒從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以擊諸侯，侯，千戶。	以騎士漢王二年從出關，以郎將擊斬項羽，侯，千五百戶，比杜衍侯。	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署蜀守，用燕相侯，千戶。
七年三月丙寅，齊侯華寄元年。 六	七年三月丙辰，莊侯杜得臣元年。 六	七年中，莊侯呂勝元年。 六	七年中，懿侯執元年。 六
七	七	七	七
元年，文侯要元年。 八	八	八	七 八年，侯辟彊元年。 一
十四年，侯當元年。 十三 十	六年，質侯但元年。 五 十八	四 五年，莊侯子成實非子，不當為侯，國除。	五 六年，侯辟彊有罪，鬼薪，國除。
十六	十六		
元朔二年，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罪，國除。	元光四年，懷侯武元年。 九 元朔五年，侯武薨，無後，國除。 七		
六十九	八十一	百四	六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三　十九

羨頡	深澤	柏至	中水
以高祖兄子從擊反韓王信為郎中將信母嘗有罪高祖微時太上憐之故封為羨頡侯	以趙將漢王三年降屬淮陰侯定趙齊楚以擊平城侯七百戶	以駢憐從起昌邑以說衛入漢以中尉擊籍侯千戶	以郎騎將漢王元年從起好畤以司馬擊龍且後共斬項羽侯千五百戶
七年中侯劉信元年 六	八年十月癸丑齊侯趙將夜元年 五	七年七月戊辰靖侯許溫元年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呂馬童元年 六
七	七	七	七
元年信有罪削爵一級為關內侯	奪 一 絕 二年復封 封二年絕	二年有罪絕 一 三年復封溫如故 六	八
	十四年復封將夜元年 四 後元二年戴侯頭元年 六	元年簡侯祿元年 十四 十五年哀侯昌元年 九	十年夷侯假元年 九 十三年共侯青肩元年 十四
	三年侯循元年 二 七 中五年封頭子夷侯胡元年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元朔五年侯胡薨無後國除	元光二年共侯安如元年 七 元朔三年侯福元年 十三 元狩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五	建元六年靖侯德元年 五 元光元年侯宜成元年 廿 元鼎五年侯宜成坐酎金國除 三
	九十八	五十八	百一

杜衍	赤泉	栒	武原
以郎中騎漢王三年從起下邳屬淮陰從灌嬰共斬項羽侯千七百戶	以郎中騎漢王二年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羽侯九百戶	以燕將軍漢王四年從曹咎軍為燕相告燕王荼反侯以燕相國定盧奴千九百戶	漢四年以梁將軍初從擊韓信陳豨黥布功侯二千八百戶功比高陵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王翳元年 六	七年正月己酉莊侯楊喜元年 六	八年十月丙辰頃侯溫疥元年 五	八年十二月丁未靖侯衛胠元年 五
七	七	七	四年共侯寄元年 三 四
六年共侯福元年 五 三	元年奪絕 一 二年後封 六	八	八
四 五年侯市臣元年 七 十二年侯翕元年 十二	十一 十二年定侯殷元年 十二	五 六年文侯仁元年 十七 後元七年侯河元年 一	二十三
有罪絕元年後元年復封 十二 三 子侯郢人元年	四年侯無害元年 三 罪臨 絕 六 中五年後封侯無害元年 五	十 中元四年侯河有罪國除	四年侯不害元年 三 後二年不害坐葬過律國除 十三
元光四年侯定國元年 九 元狩四年侯定國有罪國除 十二	七 元光二年侯無害有罪國除		
百二	百三	九十一	九十二

磨	稾	宋子	猗氏
以趙衛將軍漢王三年從起盧奴擊項羽敖倉下為將軍攻臧荼有功侯千戶	高帝七高帝七年為將軍從擊代陳豨有功侯六百戶	以漢三年以趙羽林將初從擊定諸侯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戶	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侯二千四百戶
八年十月癸酉 五 簡侯程黑元年	八年十二月丁未 五 侯陳錯元年	八年十二月丁卯 四 侯許瘛元年 十二年共侯不疑元年 一	八年三月丙戌 五 敬侯陳遬元年
七	三年懷侯嬰元年 二 五	七	七年靖侯交元年 六 一
三年孝侯釐元年 二 六	八	八	八
後元年侯竈元年 十六 七	七年共侯應元年 六 十四 後五年侯安元年 三	十年侯九元年 九 十四	二十三
七 中元年竈有罪國除	十六	八 中元二年侯九坐買塞外禁物罪國除	二 三年頃侯差元年薨無後國除
	不得千秋父 十 元狩二年侯千秋元年 七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九		
九十二	百廿四	九十九	五十

清	彊	彭	吳房
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客吏初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比彭侯千戶	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代侯千戶	以郎中騎將漢王元年從下邽擊自陽以都尉斬項羽有功侯七百戶
八年三月丙戌 五 簡侯空中元年	八年三月丙戌 三 簡侯留勝元年 十一年戴侯章元年 二	八年三月丙戌 五 簡侯秦同元年	八年三月辛巳 五 莊侯陽武元年
元年頃侯聖元年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八	八
八年康侯鮒元年 七 十六	十三年侯服元年 十二 十五年侯服有罪國除 二	三年戴侯執元年 二 廿一	十三年侯去疾元年 十二 十一
十六		三年侯武元年 二 十一 後元元年侯武有罪國除	十四 後元元年侯去疾有罪國除
元狩三年恭侯石元年 廿 元鼎四年侯生元年 七 元鼎五年生坐酎金國除 一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	九十四

繁	陸梁	高京	離
以趙騎將從漢三年從擊諸侯侯比吳房侯千五百戶	詔以為列侯自置吏受令長沙王	周苛起兵以內史入從擊破秦為御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堅守滎陽功比辟陽苛以御史大夫死事子成為後襲侯	以長沙將兵侯
九年十一月壬寅莊侯彊瞻元年 四	九年三月丙辰侯須毋元年 三 十二年共侯桑元年 一	九年四月丙寅侯周成元年 四	
四 五年康侯昫獨元年 三	七	七	
八	八	八	
二十三	十八 後三年康侯慶忌元年 五	二十 後五年坐謀反繫死國除絕	
三 四年侯寄元年 六 中三年侯安國元年 七	元年侯冄元年 十六	中元年封成孫應元年 繩 侯平嗣不得元年	
十八 元狩元年安國為人所殺國除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冄坐酎金國除	元狩四年平坐為太常不繕治園陵不敬國除	
九十五	百卅七	六十	

義陵	宣平	東陽	開封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戶	兵初起張耳誅秦為相合諸侯兵鉅鹿破秦定趙為常山王陳餘反襲耳棄國與大臣歸漢漢定趙為王卒子敖嗣其臣貫高不善廢為侯	高祖六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	以右司馬漢王五年初從以中尉擊燕定代侯比共侯二千戶
九年九月丙子侯吳程元年 四	九年四月武侯張敖元年 四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武侯張相如元年 二	十一年十二月丙辰閔侯陶舍元年 一 十二年夷侯青元年 一
三 四年侯種元年 四	七	七	景帝時 七 為丞相
六 七年侯種薨無後國除皆失謚	六 信平 薨子偃為魯王國除	八	八
	元年以故魯王為南宮侯 十五 十六年哀侯歐元年 八	十六年共侯殷元年 十五 後元五年戴侯安國元年 三	二十三
	中三年侯生元年 九 七	三 四年哀侯彊元年 十三	中元三年節侯偃元年 九 七
	一 罪 七 絕 元光三年封睢 十 陽[illegible]孫侯[illegible]元年 元鼎二年 八 侯昌元年 太初三年侯昌 十三 為太常乏祠國除	建元元年侯彊薨無後國除	元光五年侯睢元年 十 元鼎五年侯睢坐酎金國除 十八
百卅四	三	百十八	百十五

沛	慎陽	禾成	堂陽
高祖兄合陽侯劉仲子侯	為淮陰舍人告淮陰侯信反侯二千戶	以卒漢二年初從以郎中擊代斬陳豨侯千九百戶	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籍為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後復來以郎擊籍為上黨守擊豨侯八百戶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一 侯劉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為吳王國除	十一年十二月甲寅 二 侯欒說元年	十一年正月己未 二 孝侯公孫耳元年	十一年正月己未 二 哀侯孫赤元年
	七	七	七
	八	八	元年侯德元年 八
	二十三	五年懷侯漸元年 四 九 十四年侯漸薨無後國除	二十三
	十二 中六年靖侯願之元年 四		十三 中六年侯德有罪國除
	建元元年侯買之元年 二十二 元狩五年侯買之坐鑄白金棄市國除		
	百三十一	百十七	七十七

祝阿	長修	江邑	營陵
以客從起齧桑以上隊將入漢以將軍定魏太原破井陘屬淮陰侯以缻度軍擊籍及攻豨侯八百戶	以漢二年用御史初從出關以內史擊諸侯功比須昌侯以廷尉死事千九百戶	以漢五年為御史用奇計從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而伐陳豨功侯六百戶	以三年為郎中擊項羽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為侯與高祖疏屬劉氏世為衛尉萬二千戶
十一年正月己巳 二 孝侯高邑元年	十一年正月丙辰 二 平侯杜恬元年	十一年正月辛未 二 侯趙堯元年	十一年侯劉澤元年 二
七	三年懷侯中元年 二 五	七	七
八	八	元年侯堯有罪國除	五 六年侯澤為琅邪王國除
五年侯成元年 四 十四 後三年侯成坐事國人過律國除	五年侯喜元年 四 十九		
	喜 八 平陽 徙 中五年復封侯相夫元年 五		一
	元封四年侯相夫坐為太常與樂令無可當鄭舞人擅繇不如令闌出函谷關國除 三十三		
七十四	百八		八十八

高陵	期思	穀陵	戚
以騎司馬漢王元年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籍東城以將軍擊布九百戶	淮南王布中大夫有郄上書告布反侯二千戶布盡殺其宗	以卒從前二年起柘擊籍定代為將軍功侯	以都尉漢二年初起櫟陽攻廢丘破之因擊項籍別屬韓信破齊軍攻臧荼遷為將軍擊韓信侯千戶
十二年十一月丁亥 一 圉侯王周元年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一 康侯賁赫元年	十二年正月乙 一 丑定侯馮谿元年	十二年十二月癸卯 一 圉侯李必元年
七	七	七	七
二 三年惠侯并弓元年 六	八	八	八
十二 十三年侯行元年 十一	十三 十四年赫薨無後國除	六 七年共侯熊元年 十七	三 四年齊侯班元年 二十
三 二年反國除		二 三年隱侯卬元年 二 五年獻侯解元年 十二	十六
		三 建元四年侯偃元年	二十 建元三年侯信成元年 元狩五年侯信成坐為太常縱丞相侵神道壖不敬國除
九十二	百卅二	百五	九十

壯	成陽	桃	高梁
以楚將漢王三年降起臨菑以郎中擊籍陳豨功侯六百戶	以魏郎漢王二年從起陽武擊籍屬魏豹豹反屬相國彭越以太原尉定代侯六百戶	以客從漢王二年從起定陶以大謁者擊布侯千戶為淮陰守項氏親也賜姓	食其兵起以客從擊破秦以列侯入漢還定諸侯常使約和諸侯列卒兵聚侯功比平侯嘉以死事子疥侯九百戶
十二年正月乙丑敬 一 侯許倩元年	十二年十月乙 一 酉定侯意元年	十二年三月丁巳安 一 侯劉襄元年	十二年三月丙 一 寅共侯酈疥元年
七	七	七	七
八	八	一 奪絕二年 復封襄 七	八
二十三	十 十一年侯信元年 十三	九 十年哀侯舍元年景帝時為丞相 十四	二十三
一 三年共侯恢元年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一 建元二年殤侯則元年 九 元光五年侯廣宗元年 十五 元鼎五年侯廣宗坐酎金國除	建元元年侯信罪鬼薪國除	十三 建元元年厲侯申元年 五 元朔二年侯自為元年 元鼎五年侯自為坐酎金國除	八 元光三年侯勃元年 十 元狩元年坐詐詔衡山王取金當死病死國除
百十二	百十	百卅五	六十六

國名	紀信	甘泉	煮棗	張
侯功	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籍後攻盧綰侯七百戶	以車司馬漢王元年初從起高陵屬劉賈以都尉從軍侯	以越連敖從起豐以別郎將入漢以都尉擊諸侯侯九百戶	以中涓騎從起豐以郎將入漢從擊諸侯七百戶
高祖十二	十二年六月壬辰匡侯陳倉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侯王竟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靖侯赤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壬辰節侯毛澤元年 一 一
孝惠七	七	七年戴侯莫搖元年 六 一	七	七
高后八	三年夷侯開元年 二 六	八	八	八
孝文二十三	後二年六月侯陽元年 十七 六	十一年侯嫖元年 十 十三	二年赤子康侯武元年 一 二十三	十一年夷侯慶元年 十二 十三年侯舜元年 十一
孝景十六	二 三年陽反國除	九 十年侯嫖有罪國除	中二年侯昌元年 八 三 中四年有罪國除	十二 中六年侯舜有罪國除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太初已後	八十	百六	七十五	七十九

書年表例

惠景間侯者年表

國名	鄢陵	菌	便
侯功	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籍功侯七百戶	以中涓前元年從起單父不入關以擊籍布燕王綰得南陽侯二千七百戶	長沙王子侯二千戶
孝惠七	十二年中莊侯朱濞元年 一	十二年六月莊侯張平元年 一	元年九月頃侯吳淺元年 七
高后八	七	七	八
孝文二十三	四年恭侯慶元年 三 五	五年侯勝元年 四 四	後七年恭侯信元年 二十二 一
孝景十六	六 七年恭侯慶薨無後國除	三 四年侯勝有罪國除	五 前六年侯廣志元年 十一
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			元鼎五年侯千秋坐酎金國除 二十九
太初已後	五十二	四十八	

軑	長沙相侯七百戶	二年四月庚子侯利倉元年 六	三年侯豨元年 二 六	十六年侯彭祖元年 十五 八	十六	元封元年侯秩為東海太守行過不請擅發兵卒為衛當斬會赦國除 三十	
平都	以齊將高祖三年降定齊侯千戶	五年六月乙亥孝侯劉到元年 二	八	三年侯成元年 二 二十一	十四 後元二年侯成有罪國除		

右孝惠時三

扶柳	高后姊長姁子侯		元年四月庚寅侯呂平元年 七				
郊	呂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呂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產為郊侯		元年四月辛卯侯呂產元年 五 六年七月壬辰產為呂王國除 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為漢相謀為不善大臣誅產遂滅諸呂				

南宮	以父越人為高祖騎將從軍以太中大夫侯		六 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城延元年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二			
梧	以軍匠從起郟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戶		元年四月乙酉齊侯陽成延元年 六 七年敬侯去疾元年 二	二十三	九 中元三年靖侯偃元年 七	元光三年侯戎奴元年 八 十四 元狩五年侯戎奴坐謀殺季父棄市國除	
平定	以卒從高祖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梟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功用齊丞相侯一云項涓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齊受元年 八	二年齊侯市人元年 一 四 六年恭侯應元年 十八	十六	元光二年康侯延居元年 七 元朔二年侯昌元年 十八 元鼎四年侯昌有罪國除 二	
傅成	以悼武王郎中兵初起從高祖起豐攻雍兵擊項籍力戰奉衛悼武王出滎陽功侯		元年四月乙酉敬侯馮無擇元年 三 四年侯代元年 四 高后八年侯代坐呂氏事誅國除				

沛	襄成	軹	壺關
呂后兄康侯少子侯奉呂宣王寢園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孝惠子侯
元年四月乙酉 七 侯呂種元年 為不 一 其侯 高后八年侯種坐呂氏事誅國除	元年四月辛卯侯義元年 一 高后四年侯義為常山王國除	元年四月辛卯侯朝元年 三 高后四年侯朝為常山王國除	元年四月辛卯侯武元年 四 高后五年侯武為淮陽王國除

沅陵	上邳	朱虛	昌平
長沙嗣成王子侯	楚元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孝惠子侯
元年十一月壬申 八 頃侯吳陽元年	二年五月丙申 侯劉郢客元年	二年五月丙申 七 侯劉章元年	四年二月癸未侯太元年 三 高后七年太為呂王國除
後二年頃侯福元年 十七 六	孝文元年侯郢客為楚王國除	孝文二年侯章 一 為城陽王國除	
中元五年哀侯周元年 十一 四 後二年侯周薨無後國除			

贅其	中邑	樂平	山都
呂后昆弟子用淮陽丞相侯	以執矛從高祖入漢以中尉破曹咎用呂相侯六百戶	以隊卒從高祖起沛屬皇訢以郎擊陳餘用衛尉侯六百戶	高祖五年為郎中柱下令以衛將軍擊陳豨用梁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勝元年 四 八年侯勝坐呂氏事誅國除	四年四月丙申貞侯朱通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簡侯衛無擇元年 二 六年恭侯勝元年 三	四年四月丙申貞侯王恬開元年 五
	十七 後元二年侯悼元年 六	二十三	三 四年惠侯中黃元年 二十
	十五 後元三年侯悼有罪國除	十五 後元三年侯侈元年 一	三 四年敬侯觸龍元年 十三
		五 建元六年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賕吏罪國除	二十二 元狩五年侯當元年 八 元封元年侯當坐與奴闌入上林死國除

松茲	成陶	俞	滕
兵初起以舍人從起沛以郎吏入漢還得雍王邯家屬功用常山丞相侯	以卒從高祖起單父為呂氏舍人度呂氏淮之功用河南守侯五百戶	以連敖從高祖破秦入漢以都尉定諸侯功比朝陽侯嬰死子它襲功用太中大夫侯	以舍人郎中十二歲以都尉屯霸上用楚相侯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徐厲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夷侯周信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它元年 四 八年侯它坐呂氏事誅國除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更始元年 四 八年侯更始坐呂氏事誅國除
六 七年康侯悼元年 十七	十一 十二年孝侯勃元年 三 十一年侯勃有罪國除		
十二 中元六年侯偃元年 四			
五 建元六年侯偃有罪國除			

醴陵	呂成	東牟	鉒
以卒從漢王三年初起櫟陽以卒吏擊項籍為河內都尉長沙相侯六百戶	呂氏昆弟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呂肅王子侯
四年四月丙申侯越元年 五	四年四月丙申侯呂忿元年 四 八年侯忿坐呂氏事誅國除	六年四月丁酉侯劉興居元年 二	六年四月丁酉侯呂通元年 二 高后八年侯通為燕王坐呂氏事國除
三 孝文四年侯越有罪國除		一 孝文二年侯興居為濟北王國除	

信都	樂昌	祝茲	建陵
以張敖魯元太后子侯	以張敖魯元太子后子侯	呂后昆弟子侯	以大謁者侯宦者多奇計
八年四月丁酉侯侈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受元年 一	八年四月丁酉侯呂榮元年坐呂氏事誅國除	八年四月丁酉侯張澤元年高后八年九月奪侯國除
孝文元年侯侈有罪國除	孝文元年侯受有罪國除		

東平		陽信	軹	壯武
以燕王呂通弟侯	右高后時三十一	高祖十二年為郎以典客奪趙王呂祿印關殿門拒呂產等入共尊立孝文侯三千戶	高祖十年為郎從軍十七歲為太中大夫迎孝文代用車騎將軍迎太后侯萬戶薄太后弟	以家吏從高祖起山東以都尉從之滎陽食邑以代中尉勸代王入驂乘至代邸王卒為帝功侯千四百戶
八年五月丙辰侯呂莊元年呂氏事誅國除				
	孝文三十二	元年三月辛丑侯劉揭元年 十四 十五年侯中意元年 九	元年四月乙巳侯薄昭元年 十 十一年易侯戎奴元年 十三	元年四月辛亥侯宋昌元年 二十三
	孝景六十	五 景帝六年侯中意有罪國除	十六	十一 中元四年侯昌奪侯國除
			一 建元二年侯梁元年	

清都	周陽	樊	管
以齊哀王舅父侯	以淮南厲王舅父侯	以淮陽令高祖初起從阿以韓家子還定北地用常山相侯千二百戶	齊悼惠王子侯
元年四月辛未侯駟鈞元年 五 前六年鈞有罪國除	元年四月辛未侯趙兼元年 五 前六年兼有罪國除	元年六月丙寅侯蔡兼元年 十四 十五年康侯客元年 九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罷軍元年 二 六年侯戎奴元年 十八
		中元三年恭侯平元年 九 七	二 三年侯戎奴反國除
		元朔二年侯辟方元年 十三 十四 元鼎四年侯辟方有罪國除	

瓜丘	營	楊虛	朸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寧國元年 十一 十五年侯偃元年 九	四年五月甲寅平侯劉信都元年 十 十四年侯廣元年 十	四年五月甲寅恭侯劉將廬元年 十二 十六年侯將廬為齊王有罪國除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辟光元年 十一 十六年侯辟光為濟南王國除
二 三年侯偃反國除	二 孝景三年侯廣反國除		

安都	平昌	武城	白石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齊悼惠王子侯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志元年 十二 十六年侯志為濟北王國除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卬元年 十二 十六年侯卬為膠西王國除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賢元年 十二 十六年侯賢為菑川王國除	四年五月甲寅侯劉雄渠元年 十二 十六年侯雄渠為膠東王國除

波陵	南鄭	阜陵	安陽
以陽陵君侯	以信平君侯	以淮南厲王子侯	以淮南厲王子侯
七年三月甲寅，康侯魏駟元年。五 孝文十二年康侯駟薨無後國除	七年三月丙寅，侯起元年。一 孝文元坐後父故奪爵級關內侯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安元年。八 十六年安為淮南王國除	八年五月丙午，侯劉勃元年。八 孝文十六年侯勃為衡山王國除

陽周	東城	摯	缾
以淮南厲王子侯	以淮南厲王子侯	以齊相召王子侯千四百一十戶	以比地都尉孫卬匈奴入比地力戰死事子侯
八年五月丙寅，侯劉賜元年。八 孝文十六年侯賜為廬江王國除	八年五月丙寅，哀侯劉良元年。七 孝文十五年哀侯良薨無後國除	十年四月癸丑，項侯召奴元年。十一 後五年侯澤元年。三	十四年三月丁巳，侯孫卬元年。十
		十六	二 前三年侯卬謀反國除
		元朔五年，侯延元年。十六 十九 元封六年侯延坐不出持馬斬國除	

弓高	襄成	故安	章武
以匈奴相國降故韓王信孽子侯千二百三十七戶	以匈奴相國降侯故韓王信太子之子侯千四百三十二戶	孝文元年舉淮陽守從高祖入漢功侯食邑五百戶用丞相侯一千七百一十二戶	以孝文后弟侯萬一千八百六十九戶
十六年六月丙子壯侯韓穨當元年 八	十六年六月丙子哀侯韓嬰元年 七 後元七年侯澤之元年 一	後元三年七月丁巳節侯申屠嘉元年 五	後元七年六月乙卯景侯竇廣國元年 一
前元年侯則元年 十六	十六	二 前三年恭侯蔑元年 十四	六 前七年恭侯完元年 十
十六 元朔五年侯則薨無後國除	十五 元朔四年侯澤之坐詐病不從不敬國除	十九 元狩二年清安侯臾元年 五 元鼎元年臾坐為九江太守有罪國除	八 元光三年侯常生元年 十 元狩元年侯常坐謀殺人未殺罪國除

南皮		平陸	休	沈猶
以孝文后兄竇長君子侯六千四百六十戶	右孝文時二十	楚元王子侯三千二百六十七戶	楚元王子侯	楚元王子侯千三百八十戶
後元七年六月乙卯侯竇彭祖元年 一				
十六	孝景十六	元年四月乙巳侯劉禮元年 二 一元乙卯 孝景三年侯禮為楚王國除	元年四月乙巳侯富元年 二 三年侯富以兄子戊為楚王反富與家屬至長安北闕自歸不能相教上印綬詔復王後以平陸侯為楚王更封富為紅侯	元年四月乙巳夷侯劉穢元年 十六
建元六年夷侯良元年 五 元光五年侯桑林元年 十八 元鼎五年侯桑林坐酎金罪國除				建元五年侯受元年 四 元狩三年受坐故為宗正聽謁不具宗室不敬國除

紅	宛朐	魏其	棘樂
楚元王子侯千七百五十戶	楚元王子侯	以大將軍屯滎陽扞吳楚七國反已破為侯三千二百五十戶	楚元王子侯戶千二百一十三
元年四月乙巳莊侯 四 富元年三侯禮一元 前七年悼 一 侯澄元年 中元元年敬侯 九 發元年發一作嘉	元年四月乙巳 二 侯劉執元年 三年侯執反國除	三年六月乙巳 十四 侯竇嬰元年	三年八月壬子 十四 敬侯劉調元年
元朔四年 十五 侯章元年 一 元朔五年侯章薨無後國除		建元元年為丞相二歲免 元光四年侯嬰坐爭灌夫事上書稱為先帝詔矯制害棄市國除	建元二年恭 二 侯應元年 元朔元年 十 侯慶元年 元鼎五年侯慶 六 坐酎金國除

俞	建陵	建平	平曲
以將軍吳楚反時擊齊有功布故彭越舍人越反時布使齊還已梟越布祭哭之當事出忠言高祖赦之黥布反布為都尉戶千八百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中尉侯戶一千三百一十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江都相侯戶三千一百五十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隴西太守侯戶三千二百二十
六年四月丁卯 六 侯欒布元年 中元五年侯布薨	六年四月丁卯 十一 敬侯衛綰元年	六年四月丁卯 十一 哀侯程嘉元年	六年四月己巳 五 侯公孫昆邪元年 中元四年侯昆邪有罪國除太僕賀父
元朔二年 十三 侯賁元年 十 元狩六年侯賁坐為太常廟犧牲不如令有罪國除	元光五年 十 侯信元年 元鼎五年侯信 十八 坐酎金國除	元光二年節 七 侯橫元年 元光三年 二 侯回元年 元光四年侯回薨無後國除	

國名	侯功				孝景	建元至元封	
江陽	以將軍擊吳楚功用趙相侯戶二千五百四十一				六年四月壬申 四 康侯蘇嘉元年 中元二年懿侯盧元年 七	建元三年 三 侯明元年 元朔六年 十六 侯雕元年 元鼎五年侯雕 十一 坐酎金國除	
遽	以趙相建德王遂反建德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九百七十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侯橫元年 六 後元二年侯橫有罪國除		
新市	以趙內史王慎王遂反慎不聽死事子侯戶一千十四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 五 侯康元年 後元元年殤侯始昌元年 三	九 元光四年殤侯始昌為人所殺國除	
商陵	以楚太傅趙夷吾王戊反不聽死事子侯一千四十五戶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 八 侯周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周坐為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廷尉自殺國除	

國名	侯功				孝景	建元至元封	
山陽	以楚相張尚王戊反尚不聽死事子侯戶千一百十四				中元二年四月乙巳 八 侯當元年	十六 元朔五年侯當坐為太常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罪國除	
安陵	以匈奴王降侯戶一千五百一十七				中元三年十一月庚 七 子侯子軍元年	五 建元六年侯子軍薨無後國除	
垣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 三 丑侯賜元年 六年賜死不得及嗣		
遒	以匈奴王降侯戶五千五百六十九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隆彊元年不得隆彊嗣	後元年四月甲辰侯則坐使巫齊少君祠祝詛上大逆無道國除	

容成	易	范陽	翕
以匈奴王降侯七百戶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戶千百九十七	以匈奴王降侯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唯徐盧元年 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僕黥元年 六 後元二年侯僕黥薨無嗣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端侯代元年 七	中元三年十二月丁丑侯邯鄲元年 七
建元二年康侯綽元年 十四 元朔三年侯光元年 二		元光二年懷侯德元年 七 二 元光四年侯德薨無後國除	九 元光四年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不敬國除
十八 後三年五月壬辰侯光坐祠祝詛國除			

亞谷	隆慮	乘氏	桓邑
以匈奴東胡王降故燕王盧綰子侯千五百戶	以長公主嫖子侯戶四千一百二十六	以梁孝王子侯	以梁孝王子侯
中元五年四月丁巳簡侯它父元年 二 後元元年安侯種元年 三	中元五年五月丁丑侯蟜元年 五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買元年 一 中元六年侯買嗣為梁王國除	中元五年五月丁卯侯明元年 一 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國除
建元元年康侯偏元年 十 元光六年侯賀元年 二十五	二十四 元鼎元年侯蟜坐母長公主薨未除服姦禽獸行當死自殺國除		
十四 征和三年七月辛巳賀坐太子事國除			

蓋	塞	武安	周陽
以孝景后兄侯戶二千八百九十	以御史大夫前將軍兵擊吳楚功侯戶千四百六十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八千二百一十四	以孝景后同母弟侯戶六千五十一
中元三年五月甲戌 五 靖侯王信元年	後元元年八月 三 侯直不疑元年	後三年三月 一 侯田蚡元年	後元三年三月 一 懿侯田勝元年
元狩三年侯偃元年 二十八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建元四年侯相如元年 元朔四年侯堅元年 三 十二 十三 元鼎五年侯堅坐酎金國除	元光四年侯梧元年 九 五 元朔三年侯梧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國除	元光六年侯彭祖元年 十六 元狩二年侯彭祖坐當軹侯宅不與罪國除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年表例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國名	翕	持裝	親陽	若陽
侯功	匈奴相降侯元朔二年屬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益封	匈奴都尉降侯	匈奴相降侯	匈奴相降侯
元光	四年七月壬午 三 侯趙信元年	六年後九月丙寅 一 侯樂元年		
元朔	五 六年侯信為前將軍擊匈奴遇單于兵敗信降匈奴國除	六	二年十月癸巳 五 侯月氏元年 五年侯月氏坐亡斬國除	四年十月癸巳 五 侯猛元年 五年侯猛坐亡斬國除
元狩		六		
元鼎		元年侯樂死無後國除		
元封				
太初已後				

長平	平陵	岸頭	平津	涉安
以元朔二年再以車騎將軍擊匈奴取朔方河南功侯元朔五年以大將軍擊匈奴破右賢王益封三千戶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青擊匈奴功侯以元朔五年用游擊將軍從大將軍益封	以都尉從車騎將軍擊匈奴功侯元朔六年從大將軍益封	以丞相詔所褒侯	以匈奴單于太子降侯
二年二月丙辰烈侯衛青元年 五	二年二月丙辰侯蘇建元年 五	二年六月壬辰侯張次公元年 五	三年十一月乙丑獻侯公孫弘元年 四	三年丙子四月丙子侯於單元年 五年卒無後國除
六	六	元年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罪國除	二 三年侯慶元年 四	
六	六 六年侯建為右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國除		六	
六			三 四年侯慶坐為山陽太守有罪國除	
太初元年今侯伉元年				

昌武	襄城	南窌	合騎	樂安	龍頟
以匈奴王降侯以昌武侯從驃騎將軍擊左賢王功益封	以匈奴相國降侯	以騎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太初二年以丞相封為葛繹侯	以護軍都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功侯元朔六年益封	以輕車將軍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	以都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得王功侯元鼎六年以橫海將軍擊東越功為按道侯
				一	
四年七月庚申堅侯趙安稽元年 三	四年七月庚申侯無龍元年一云乘龍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賀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公孫敖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蔡元年 二	五年四月丁未侯韓說元年 二
六	六	六	一 五年侯敖將兵擊匈奴與驃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為庶人國除	四 五年侯蔡以丞相侵盜孝景園神道壖地罪自殺國除	六
六	六	四 五年賀坐酎金國除絕十歲			四 五年侯說坐酎金國絕二歲復侯
一 二年侯充國元年 五	六				元年五月丁卯按道侯說元年 六
太初元年侯充國薨亡後國除	太初三年無龍從浞野侯戰死 一 四年侯病已元年 二	十三 太初二年三月丁卯封葛繹侯征和二年賀子敬聲有罪國除			十三 征和三年子長代有罪絕子曾復封為龍頟侯

國名	侯功						
隨成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攻辰吾先登石累得王功侯		五年四月乙卯侯趙不虞元年 一	三 三年侯不虞坐為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國除			
從平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數為雁行上石山先登功侯		五年四月乙卯侯公孫戎奴元年 一	二 二年侯戎奴坐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謾國除			
涉軹	以校尉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至右賢王庭得王虜閼氏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侯李朔元年 一	元年侯朔有罪國除			
宜春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伉元年 一	六	元年侯伉坐矯制不害國除		
陰安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不疑元年 一	六	四 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發干	以父大將軍青破右賢王功侯		五年四月丁未侯衛登元年 一	六	四 五年侯登坐酎金國除		

國名	侯功						
博望	以校尉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知水道及前使絕域大夏功侯		六年三月甲辰 一 侯張騫元年	一 二年侯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國除			
冠軍	以嫖姚校尉再從大將軍六年從大將軍擊匈奴斬相國功侯元狩二年以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益封迎渾邪王益封擊左右賢王益封		六年四月壬申景桓侯霍去病元年 一	六	元年哀侯嬗元年 六	元年哀侯嬗薨無後國除	
衆利	以上谷太守四從大將軍六年擊匈奴首虜千級以上功侯		六年五月壬辰侯郝賢元年 一	一 二年侯賢坐為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罪國除			
潦	以匈奴趙王降侯			元年七月壬午悼侯 一 趙王煖訾元年 二年煖訾死無後國除			

	宜冠	煇渠	從驃	下麾
侯功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功侯故匈奴歸義	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再出擊匈奴得王功侯以校尉從驃騎將軍二年虜五王功益封故匈奴歸義	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數深入匈奴得兩王子騎將功侯以匈奴河將軍元封三年擊樓蘭功復侯	以匈奴王降侯
	二年正月乙亥侯高不識元年 二 四年不識擊匈奴戰軍功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國除	二年二月乙丑忠侯僕多元年 五	二年五月丁丑侯趙破奴元年 五	二年六月乙亥侯呼毒尼元年 五
		四年侯電元年 三 三	四 五年侯破奴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煬侯伊即軒元年 二
		六	浞野 三年侯破奴元年 四	六
		四	一 二年侯破奴以浚稽將軍擊匈奴失軍為虜所得國除	四

	潦陰	煇渠	河綦	常樂	符離	壯
侯功	以匈奴渾邪王將衆十萬降侯萬戶	以匈奴王降侯	以匈奴右王與渾邪降侯	以匈奴大當戶與渾邪降侯	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將重會期首虜二千七百人功侯	以匈奴歸義因淳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二千一百人功侯
	二年七月壬午定侯渾邪元年 四	三年七月壬午悼侯扁訾元年 四	三年七月壬午康侯烏犁元年 四	三年七月壬午肥侯稠雕元年 四	四年六月丁卯侯路博德元年 三	四年六月丁卯侯復陸支元年 三
	元年魏侯蘇元年 六		二年餘利鞮元年 二 四	六	六	三年今侯偃元年 二 四
	五 五年魏侯蘇薨無後國除	一 二年侯扁訾死無後國除	六	六	六	六
			四	二 太初三年今侯廣漢元年	太初元年侯路博德有罪國除	四

	衆利	湘成	義陽	散	臧馬	周子南君
	以匈奴歸義樓剸王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右王手自劍合功侯	以匈奴符離王降侯	以北地都尉從驃騎將軍四年擊左王得王功侯	以匈奴都尉降侯	以匈奴王降侯	以周後紹封
	四年六月丁卯 三 質侯伊即軒元年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敞屠洛元年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衛山元年	四年六月丁卯 三 侯董荼吾元年	四年六月丁卯 一 康侯延年元年 五年侯延年死不得置後國除	
	六	四 五年侯敞屠洛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年十一月丁卯 三 侯姬嘉元年
	五 六年今侯當時元年		六	六		三 四年君買元年 三
	四		四	二 太初二年今侯安漢元年 二		四

	樂通	瞭	術陽	龍亢	成安	昆
	以方術侯	以匈奴歸義王降侯	以南越王兄越高昌侯	以校尉樛世樂擊南越死事子侯	以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事子侯	以屬國大且渠擊匈奴功侯
	四年四月乙巳 一 五利將軍欒大元年 五年侯大有罪斬國除	四年六月丙午 一 侯次公元年 五年侯次公坐酎金國除	一 四年侯建德元年 五年侯建德有罪國除	五年三月壬子 二 侯廣德元年	五年三月壬子 二 侯延年元年	五年五月戊戌 二 侯渠復累元年
				六 六年侯廣德有罪國除	六 六年侯延年有罪國除	六
						四

騏	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功侯				五年五月壬子侯駒幾元年 二	六	四
梁期	以屬國都尉五年間出擊匈奴得復累絺縵等功侯				五年七月辛巳侯任破胡元年 二	六	四
牧丘	以丞相及先人萬石積德謹行侯				五年九月丁丑恪侯石慶元年 二	六	二 三年侯德元年 二
瞭	以南越將降侯				六年三月乙酉侯畢取元年 一	六	四
將梁	以樓船將軍擊南越推鋒卻敵侯				六年三月乙酉侯楊僕元年 一	三 四年侯僕有罪國除	
安道	以南越揭陽令聞漢兵至自定降侯				六年三月乙酉侯揭陽令定元年 一	六	四

隨桃	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				六年四月癸亥侯趙光元年 一	六	四
湘成	以南越桂林監聞漢兵破番禺諭甌駱兵四十餘萬降侯				六年五月壬申侯監居翁元年	六	四
海常	以伏波司馬捕得南越王建德功侯				六年七月乙酉莊侯蘇弘元年 一	六	太初元年侯弘死無後國除
北石	以故東越衍侯佐繇王斬餘善功侯					元年正月壬午侯吳陽元年 六	三 太初四年今侯首元年
下酈	以故甌駱左將斬西于王功侯					六 元年四月丁酉侯左將黃同元年	四
繚嫈	以故校尉從橫海將軍說擊東越功侯					元年五月乙卯侯劉福元年 一 二年侯福有罪國除	

繚嫈	開陵	臨蔡	東城	無錫	涉都
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功侯	以故東越建成侯與繇王共斬東越王餘善功侯	以故南越郎聞漢兵破番禺為伏波得南越相呂嘉功侯	以故東越繇王斬東越王餘善功侯萬戶	以東越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	以父棄故南海守漢兵至以城邑降子侯
六　元年閏月癸卯莊侯轅終古元年	元年閏月癸卯　六　侯建成元年	元年閏月癸卯　六　侯孫都元年	元年閏月癸卯　六　侯居股元年	元年侯多　六　軍元年	元年中侯　六　嘉元年
太初元年終古死無後國除	四	四	四	四	二　太初二年侯嘉薨無後國除

平州	荻苴	澅清	騠茲	浩
以朝鮮將漢兵至降侯	以朝鮮相漢兵至圍之降侯	以朝鮮尼谿相使人殺其王右渠來降侯	以小月氏若苴王將眾降侯	以故中郎將將兵捕得車師王功侯
三年四月丁卯　一　侯唊元年　四年侯唊薨無後國除	三年四月侯朝　四　鮮相韓陰元年	四　三年六月丙辰侯朝鮮尼谿相參元年	四年十一月丁　三　卯侯稽谷姑元年	四年正月甲申　一　侯王恢元年　四年四月侯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國除封凡三月
	四		太初元年侯稽谷姑薨無後國除	

萩苴	幾	涅陽
以小月氏王將衆千騎降侯	以朝鮮王子漢兵圍朝鮮降侯	以朝鮮相路人漢兵至首先降道死其子侯
四年正月乙酉 二 侯杅者元年 六年侯勝元年 一	四年三月癸未侯張䧄 二 元年 六年侯張䧄使朝鮮謀反死國除	四年三月壬寅 三 康侯子最元年
四		二 太初二年侯最死無後國除

右太史公本表

當塗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蒲蘇昌以圉尉史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潦陽江德以圉廐嗇夫共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侯

富民田千秋家在長陵以故高廟寢郎上書諫孝武曰子弄父兵罪當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父黄帝涉江上書至意拜爲大鴻臚征和四年爲丞相封三千戶至昭帝時病死子順代立爲虎牙將軍擊匈奴不至質誅死國除

右孝武封國名

後進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記事盡於孝武之事故復脩記孝昭以來功臣侯者編於左方令後好事者得覽成敗長短絶世之適得以自戒焉當世之君子行權合變度時施宜希世用事以建功有土封侯立名當世豈不盛哉觀其持滿守成之道皆不謙讓驕蹇爭權喜揚聲譽知進不知退終以殺身滅國以三得之及身失之不能傳功於後世令恩德流子孫豈不悲哉夫龍頟侯曾爲前將軍世俗順善厚重謹信不與政事退讓愛人其先起於晉六卿之世有土君國以來爲王侯子孫相承不絶歷年經世以至于今凡八百餘歲豈

可與功臣及身失之者同日而語之哉悲夫後世其誡之

博陸　霍光家在平陽以兄驃騎將軍故貴前事武帝覺捕得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輔幼主昭帝爲大將軍謹信用事擅治尊爲大司馬益封邑萬戶後事宣帝歷事三王天下信鄉之益封二萬戶子禹代立謀反族滅國除

秺　金翁叔名日磾以匈奴休屠王太子從渾邪王將衆五萬降漢歸義侍中事武帝覺捕侍中謀反者馬何羅等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謹厚益封三千戶子弘代立爲奉車都尉事宣帝

安陽　上官桀家在隴西以善騎射從軍稍貴事武帝爲左將軍覺捕斬侍中謀反者馬何羅弟重合侯通功侯三千戶中事昭帝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謀反族滅國除

桑樂　上官安以父桀爲將軍故貴侍中事昭帝安女爲昭帝夫人立爲皇后故侯三千戶驕蹇與大將軍霍光爭權因以父子謀反族滅國除

富平　安世家在杜陵以故御史大夫張湯子武帝時給事尚書爲尚書令事昭帝謹厚習事爲光祿勳右將軍輔政十三年無適過侯三千戶及事宣帝代霍光爲大司馬用事益封萬六千戶子延壽代立爲太僕侍中

義陽　傅介子家在北地以從軍爲郎爲平樂監昭帝時刺殺國王天子下詔書曰平樂監傅介子使外國殺樓蘭王以直報怨不煩師有功其以邑千三百戶封介子爲義陽侯子厲代立爭財相告有罪國除

商利　王山齊人也故爲丞相史會騎將軍上官安謀反山說安與俱入丞相斬安山以軍功爲侯三千戶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國除

建平　杜延年以故御史大夫杜周子給事大將軍幕府發覺謀反者騎將軍上官安等罪封爲侯邑二千七百戶拜爲太僕元年出

爲西河太守五鳳三年入爲御史大夫
弋陽任宮以故上林尉捕格謀反者左將軍上
官桀殺之便門封爲侯二千戶後爲太常
及行衛尉事節儉謹信以壽終傳於子孫
宜城燕倉以故大將軍幕府軍吏發謀反者騎
將軍上官安有罪功封侯邑二千戶爲汝
南太守有能名
宜春王訢家在齊本小吏佐史稍遷至右輔都
尉武帝數幸扶風郡訢共置辦拜爲右扶
風至孝昭時代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元鳳

三年代田千秋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
爲人所上書言暴自殺不殊子代立爲屬
國都尉
安平楊敞家在華陰故給事大將軍幕府稍遷
至大司農爲御史大夫元鳳六年代王訢
爲丞相封二千戶立二年病死子賁代立
十三年病死子翁君代立爲典屬國三歲
以季父惲故出惡言繫獄當死得免爲庶
人國除
右孝昭時所封國名

陽平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
將軍幕府爲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
詩爲御史大夫是時年八十衰老常兩人
扶持乃能行然公卿大臣議以爲爲人主
師當以爲相以元平元年代楊敞爲丞相
封二千戶病死絕無後國除
扶陽韋賢家在魯通詩禮尚書爲博士授魯大
儒入侍中爲昭帝師遷爲光祿大夫大鴻
臚長信少府以爲人主師本始三年代蔡
義爲丞相封扶陽侯千八百戶爲丞相五

歲多恩不習吏事免相就第病死子玄成
代立爲太常坐祠廟騎奪爵爲關內侯
平陵范明友家在隴西以家世習外國事使護
西羌事昭帝拜爲度遼將軍擊烏桓功侯
二千戶取霍光女爲妻地節四年與諸霍
子禹等謀反族滅國除
營平趙充國以隴西騎士從軍得官侍中事武
帝數將兵擊匈奴有功爲護軍都尉中事
昭帝昭帝崩議立宣帝決疑定策以安宗
廟功侯封二千五百石

陽成田延年以軍吏事昭帝發覺上官桀謀反
事後留遲不得封爲大司農本造廢昌邑
王議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功侯二
千七百戸逢昭帝崩方上事並急因以盜
都內錢三千萬發覺自殺國除
平丘王遷家在衞爲尙書郎習刀筆之文侍中
事昭帝帝崩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
功侯二千戸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坐
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中事誅死國除
樂成霍山山者大將軍光兄子也光未死時上

書曰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
賜謚景桓侯絕無後臣光願以所封東武
陽邑三千五百戸分與山天子許之拜山
爲侯後坐謀反族滅國除
冠軍霍雲　以大將軍兄驃騎將軍適孫爲侯
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驃騎將軍去病
擊匈奴有功封爲冠軍侯薨卒子侯代立
病死無後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其以邑
三千戸封雲爲冠軍侯後坐謀反族滅國
除

平恩許廣漢家昌邑坐事下蠶室獨有一女嫁
之宣帝未立時素與廣漢出入相通卜相
者言當大貴以故廣漢施恩甚厚地節三
年封爲侯邑三千戸病死無後國除
昌水田廣明故郎爲司馬稍遷至南郡都尉淮
陽太守鴻臚左馮翊昭帝崩議廢昌邑王
立宣帝决疑定策以安宗廟本始三年封
爲侯邑一千三百戸爲御史大夫後爲祁
連將軍擊匈奴軍不至質當死自殺國除
高平魏相家在濟陰少學易爲府卒史以賢良

舉爲茂陵令遷河南太守坐賊殺不辜繫
獄當死會赦免爲庶人有詔守茂陵令爲
揚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
遷爲大司農御史大夫地節三年譖毀韋
賢代爲丞相封千五百戸病死長子賓代
立坐祠廟失侯
博望許中翁舜名以平恩侯許廣漢弟封爲侯邑
二千戸亦故有私恩爲長樂衞尉死子延
年代立
樂平許翁孫以平恩侯許廣漢少弟故爲侯封

二千戶拜爲彊弩將軍擊破西羌還更拜
爲大司馬光祿勳亦故有私恩故得封嗜
酒好色以早病死子湯代立
將陵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
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
成王孫嫉妬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
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上書言
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平臺史子叔名賢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五
百戶衛太子時史氏內一女於太子嫁一
女魯王今見魯王亦史氏外孫也外家有
親以故貴數得賞賜
樂陵史子長名高以宣帝大母家貴侍中重厚忠
信以發覺霍氏謀反事封三千五百戶
博成侯張章父故頴川人爲長安亭長失官之北
闕上書寄宿霍氏第舍卧馬櫪間夜聞養
馬奴相與語言諸霍氏子孫欲謀反狀因
上書告反爲侯封三千戶
都成金安上先故匈奴以發覺故大將軍霍光
子禹等謀反事有功封侯二千八百戶安

上者奉車都尉秺侯從群子行謹善退讓
以自持欲傳功德於子孫
平通楊惲家在華陰故丞相楊敞少子任爲郎
好士自喜知人居衆人中常與人顏色以
故高昌侯董忠引與屏語言霍氏謀反狀
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爲光祿勳到五鳳
四年作爲妖言大逆罪腰斬國除
高昌董忠父故頴川陽翟人以習書詣長安忠
有材力能騎射用短兵給事期門與張章
相習知章告語忠霍禹謀反狀忠以語常
侍騎郎楊惲共發覺告反侯二千戶今爲
梟騎都尉侍中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
爰戚趙成用發覺楚國事侯二千三百戶地節
元年楚王與廣陵王謀反成發覺反狀天
子推恩廣德義下詔書曰無治廣陵王廣
陵王不變更後復坐祝詛滅國自殺國除
今帝復立子爲廣陵王
酇地節三年天子下詔書曰朕聞漢之興相國
蕭何功第一今絕無後朕甚憐之其以邑
三千戶封蕭何玄孫建世爲酇侯

平昌王長君名無故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衛太子時嫁太子家爲太子男史皇孫爲配生子男絶不聞聲問行且四十餘歳至今元康元年中詔徵立以爲侯封五千戸宣帝舅父也

樂昌王稚君名武家在趙國常山廣望邑人也以宣帝舅父外家封爲侯邑五千戸平昌侯王長君弟也

邛成王奉光家在房陵以女立爲宣帝皇后故封千五百戸言奉光初生時夜見光其上傳聞者以爲當貴云後果以女故爲侯

安遠鄭吉家在會稽以卒伍起從軍爲郎使護將弛刑士田渠黎會匈奴單于死國亂相攻日逐王將衆來降漢先使語吉吉將吏卒數百人往迎之衆頗有欲還者因斬殺其渠率遂與俱入漢以軍功侯二千戸

博陽邴吉家在魯本以治獄爲御史屬給事大將軍幕府常施舊恩宣帝遷爲御史大夫封侯二千戸神爵二年代魏相爲丞相立五歳病死子翁孟代立爲將軍侍中甘露元年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爲關内侯

建成黄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内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坐見知夏侯勝非詔書大不敬罪久繫獄三歳從勝學尚書會赦以賢良舉爲楊州刺史頴川太守善化男女異路耕者讓畔賜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居頴川入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千八百戸

西平于定國家在東海本以治獄給事爲廷尉史稍遷御史中丞上書諫昌邑王遷爲光祿大夫爲廷尉乃師受春秋變道行化謹厚愛人遷爲御史大夫代黄霸爲丞相

右孝宣時所封

陽平王稚君名傑家在魏郡故丞相史女爲太子妃太子立爲帝女爲皇后故侯千二百戸初元以來方盛貴用事游宦求官於京師者多得其力未聞其有知略廣宜於國家也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四

碧山外史𢈔象彙輯

書年表例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國名	王子號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茲	河間獻王子	五年正月壬子侯劉明元年 二	元朔三年侯明坐謀反殺人棄市國除 二				
安成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思侯劉蒼元年 一	六	六	元年今侯自當元年 六	六	四
宜春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句容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哀侯劉黨元年 一	元朔元年哀侯黨薨無後國除				
句陵	長沙定王子	六年七月乙巳侯劉福元年 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杏山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侯劉成元年 一	六	六	四 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浮丘	楚安王子	六年後九月壬戌節侯劉不審元年 一	六	五年今侯霸元年 四 二	四 五年侯霸坐酎金國除		
廣戚	魯共王子		元年十月丁酉節侯劉擇元年 六	元年侯始元年 六	四 五年侯始坐酎金國除		
丹陽	江都易王子		元年十二月甲辰哀侯劉敢元年 六	元狩元年哀侯敢薨無後國除			
盱台	江都易王子		元年十二月甲辰侯劉象之元年 六	六	四 五年侯象之坐酎金國除		

湖孰	秩陽	睢陵	龍丘	張梁	劇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江都易王子	菑川懿王子
元年正月丁亥頃侯劉胥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終侯劉漣元年 六	元年正月丁卯侯劉定國元年 六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代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仁元年 五	二年五月乙巳原侯劉錯元年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今侯聖元年	三 四年終侯漣薨無後國除	四 五年侯定國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代坐酎金國除	二 三年今侯順元年 四	一 二年孝侯廣昌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壤	平望	臨原	葛魁	益都	平酌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菑川懿王子
三年五月乙巳夷侯劉高遂元年 五	三年五月乙巳夷侯劉賞元年 五	三年五月乙巳敬侯劉始昌元年 五	三年五月乙巳節侯劉寬元年 五	三年五月乙巳侯劉胡元年 五	三年五月乙巳戴侯劉彊元年 五
六	二 二年今侯楚人元年 四	六	三 四年今侯戚元年 三	六	六
元年今侯延元年 六	六	六	二 元鼎三年侯戚坐殺人棄市國除	六	元年思侯中時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四

國名	王子號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劇魁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夷侯劉墨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昭元年 三 四年侯德元年 三	四
壽梁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守元年 五	六	四 五年侯守坐酎金國除		
平度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侯劉衍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宜成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康侯劉衍元年 五	六	六 元年侯福元年	六	太初元年侯福坐殺弟棄市國除
臨朐	菑川懿王子		二年五月乙巳哀侯劉奴元年 五	六	六	六	四
雷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甲戌侯劉稀元年 五	六	五 五年侯稀坐酎金國除		

國名	王子號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東莞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甲戌侯劉吉元年 三 元朔五年侯吉有痼疾不朝廢國除				
辟	城陽共王子		二年五月甲戌節侯劉壯元年 三 五年侯明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侯明坐酎金國除		
尉文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節侯劉丙元年 五	元年侯犢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犢坐酎金國除		
封斯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共侯劉胡陽元年 五	六	六	六	三 四年今侯如意元年 三
榆丘	趙敬肅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壽福元年 五	六	四 五年侯壽福坐酎金國除		

襄嚵	邯會	朝	東城	陰城	廣望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中山靖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建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仁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義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遺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蒼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安中元年 五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建坐酎金國除	六	二 二年今侯祿元年 四	元年侯遺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元年侯蒼有罪國除	六
	四	四			四

將梁	新館	新處	陘城	蒲領	西熊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朝平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未央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五	二年六月甲午侯劉貞元年 五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嘉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明元年 四
六	六	六	六		
四 元丙五年侯朝平坐酎金國除	四 元丙五年侯未央坐酎金國除	四 元丙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四 元丙五年侯貞坐酎金國除		

棗彊	畢梁	房光	距陽	蔞安	阿武
廣川惠王子	廣川惠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晏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嬰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殷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白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邈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湣侯劉豫元年 四
	六	六	四 五年侯渡元年 二	六	六
	六	元鼎元年侯殷有罪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渡有罪國除	六	六
	三 元封四年侯嬰有罪國除			元年今侯嬰元年 六	六
				四	二 三年今侯寬元年 二

參戶	州鄉	成平	廣	蓋胥	陪安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河間獻王子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勉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節侯劉禁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禮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順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康侯劉不害元年 四
六	六	二 元狩三年侯禮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一 二年哀侯秦客元年 一 元鼎三年侯秦客薨無後國除
六	五 六年今侯惠元年 一				
四	四				

榮簡	周堅	安陽	五據	富	陪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騫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何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桀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臒丘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襲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繆侯劉明元年 四
二 三年侯騫有罪國除	四 五年侯當時元年	六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當時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臒丘坐酎金國除	六	三年侯邑元年 元鼎五年侯邑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四	

叢	平	羽	胡毋	離石	邵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濟北貞王子	代共王子	代共王子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信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遂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成元年 四	三年十月癸酉侯劉楚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綰元年 四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慎元年 四
六	元狩元年侯遂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信坐酎金國除		六	四 五年侯楚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國名	王子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利昌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嘉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蘭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憙元年 四				
臨河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賢元年				
隰成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忠元年				
土軍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郢客元年		侯郢客坐與人妻姦棄市		
皐狼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遷元年				

國名	王子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千章	代共王子		三年正月壬戌侯劉遇元年				
博陽	齊孝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就元年 四	六	二 三年侯終吉元年 五年侯終吉坐酎金國除		
寧陽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恬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瑕丘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節侯劉貞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公丘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夷侯劉順元年 四	六	六	六	四
郁狼	魯共王子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騎元年 四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騎坐酎金國除		

	西昌	陘城	邯平	武始	象氏	易
國名	西昌	陘城	邯平	武始	象氏	易
王子號	魯共王子	中山靖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趙敬肅王子
元光						
元朔	三年三月乙卯侯劉敬元年 四	三年三月癸酉侯劉義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順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侯劉昌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節侯劉賀元年 四	三年四月庚辰安侯劉平元年 四
元狩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元鼎	四 元鼎五年侯敬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義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順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元封				六	二 元封三年思侯安德元年 四	四 五年今侯種元年 二
太初				四	四	四

	洛陵	攸輿	茶陵	建成	安衆	葉
國名	洛陵	攸輿	茶陵	建成	安衆	葉
王子號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元光						
元朔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章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則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訢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拾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丹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嘉元年 三
元狩	一 二年侯章有罪國除	六	六	五 元狩六年侯拾坐不朝不敬國除	六	
元鼎		六	二年哀侯陽元年 五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元封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山拊元年 一	
太初		太初元年侯則篡死罪棄市國除	太初元年侯陽薨無後國除		四	

利鄉	有利	東平	運平	山州	海常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四年三月乙丑康侯劉嬰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釘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慶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訢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齒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福元年 三
二 元狩三年侯嬰有罪國除	元狩元年侯釘坐遺淮南書稱臣棄市國除	三 元狩三年慶坐與姊姦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訢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齒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福坐酎金國除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四 十七

鈞丘	南城	廣陵	莊原	臨樂	東野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城陽共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三月乙丑侯劉憲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貞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常侯劉表元年 三	四年三月乙丑侯劉皋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敦侯劉光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章元年 三
三 四年今侯執德元年 三	六	四 五年侯成元年 二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成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皋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五 六年今侯建元年 一	六
四	四			四	四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四 十八

高平	廣川	千鍾	披陽	定	稻
中山靖王子	中山靖王子	河間獻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嘉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頗元年 三	四年四月甲午侯劉搖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燕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敬侯劉越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定元年 三
六	六	一 二年侯陰不使人為秋請有罪國除	六	六	六
四 五年侯嘉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侯頗坐酎金國除		四 五年今侯隅元年 二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二 三年今侯都陽元年 四
				六	六
				四	四

山	繁安	柳	雲	牟平	柴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齊孝王子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國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侯劉忠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靖侯劉陽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夷侯劉信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共侯劉渫元年 三	四年四月乙卯原侯劉代元年 三
六	六	六	六	二 四年今侯奴元年 四	六
六	六	三 四年侯罷師元年 三	五 六年今侯歲發元年 一	六	六
六	六	四 五年今侯自為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三 四年今侯壽元年 三	四	四	四	四

國名	王子號						
栒陽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終古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鄗	趙敬肅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侯劉延年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延年坐酎金國除		
桑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十一月辛酉節侯劉洋元年 二	六	三 四年今侯德元年 三	六	四
高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哀侯劉破胡元年 二	六	元鼎元年侯破胡薨無後國除		
柳宿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夷侯劉蓋元年 二	二 二年侯蘇元年 四	四 元鼎五年侯蘇坐酎金國除		
戎丘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讓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讓坐酎金國除		

國名	王子號						
樊輿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節侯劉脩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曲成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萬歲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萬歲坐酎金國除		
安郭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博元年 二	六	六	六	四
安險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應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安遥	中山靖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侯劉恢元年 二	六	四 元鼎五年侯恢坐酎金國除		一
夫夷	長沙定王子		五年三月癸酉敬侯劉義元年 二	六	四 五年今侯禹元年 二	六	四

舂陵	都梁	洮陽	泉陵	終弋	麥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長沙定王子	衡山賜王子	城陽頃王子
五年六月壬子侯劉買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敬侯劉遂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靖侯劉狗彘元年 二	五年六月壬子節侯劉賢元年 二	六年四月丁丑侯劉廣置元年 一	
六	六	五 元狩六年侯狗彘無後國除	六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昌元年 六
六	一 元年今侯係元年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廣置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昌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鉅合	昌	蕢	雩殷	石洛	扶滀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發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差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康侯劉澤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敬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昆吾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發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差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方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挍	朸	父城	庸	翟	鱣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三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霸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讓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光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譚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壽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應元年 六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光坐酎金國除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壽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應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彭	瓡	虛水	東淮	栒	涓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城陽頃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偃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息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禹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類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賈元年 六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不疑元年 六
四 元鼎五年侯偃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元鼎五年侯類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賈坐酎金國除	四 元鼎五年侯不疑坐酎金國除
	六	六			
	四	四			

陸	廣饒	缾	俞閭	甘井	襄陵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菑川靖王子	廣川穆王子	廣川穆王子
元年四月戊寅侯劉何元年 六	元年十月辛卯康侯劉國元年 六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成元年 六	元年十月辛卯侯劉不害元年 六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元元年 六	元年十月乙酉侯劉聖元年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皇虞	魏其	祝茲
膠東康王子	膠東康王子	膠東康王子
元年五月丙午侯劉建元年 三 二 二 四年今侯處元年	元年五月丙午暢侯劉昌元年 六	元年五月丙午侯延年元年 四 五年侯延坐棄印綬出國不敬國除
六	六	
四	四	

書年表例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高皇帝元年	春沛公為漢王之南鄭 秋還定雍	一 丞相蕭何守漢中		御史大夫周苛守滎陽
二	立太子 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 夏伐項籍至彭城 還據滎陽	二 守關中	一 太尉長安侯盧綰	
三	魏豹反 使韓信別定魏 伐趙 楚圍我滎陽	三	二	

四	使韓信別定齊及燕太公自楚歸與楚界洪渠	四	三 周苛守滎陽死	御史大夫汾陽侯周昌
五 入都關中	冬破楚垓下殺項籍春王踐皇帝位定陶	五 罷太尉官	四 後九月綰為燕王	
六	尊太公為太上皇劉仲為代王立大市更命咸陽曰長安	六 封為酇侯張蒼為計相		
七	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伐匈奴匈奴圍我平城	七		
八	擊韓信反虜於趙城貫高作亂明年覺誅之匈奴攻代代王棄國亡廢為郃陽侯	八		
九	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太上皇輦上坐帝奉玉卮上壽曰始常以臣不如仲力今臣功孰與仲多太上皇笑殿上稱萬歲徙齊田楚昭屈景于關中	九 遷為相國		御史大夫昌為趙丞相
十	太上皇崩陳豨反代地	十		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
十一	誅淮陰彭越黥布反	十一	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	
十二	冬擊布還過沛夏上崩置長陵	十二		
孝惠元年	趙隱王如意死始作長安城西北方除諸侯丞相為相	十三		
二	楚元王齊悼惠王來朝	十四 七月辛未何薨 七月癸巳齊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		
三	初作長安城蜀湔氐反擊之	二		
四	三月甲子赦無所復作	三		
五	為高祖立廟於沛城成置歌兒一百二十人 八月乙丑卒	四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六	七月齊悼惠王薨立太倉西市八月赦齊	一 十月乙巳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十月己巳曲逆侯陳平為左丞相	罷太尉官	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七	上崩大臣用張辟彊計呂氏權重以呂台為呂王立少帝己卯葬安陵	二		
高后元年	王孝惠諸子置孝悌力田	三 十一月甲子徙平為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		
二	十二月呂王台薨子嘉代立為呂王行八銖錢	四 平 二 食其		平陽侯曹窋為御史大夫
三		五 三		
四	廢少帝更立常山王弘為帝	六 四 置太尉官	一 絳侯周勃為太尉	
五	八月淮陽王薨以其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令戍卒歲更	七 五	二	
六	以呂產為呂王四月丁酉赦天下晝昏	八 六	三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七	趙王幽死以呂祿為趙王梁王徙趙自殺	九 七	四	
八	七月高后崩九月誅諸呂後九月代王至踐位皇帝	後九月食其免相 十 七月辛巳為帝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 八	五 隆慮侯竈為將軍擊南越	御史大夫蒼
孝文元年	除收孥相坐律立太子賜民爵	十一 十一月辛巳平徙為左丞相太尉絳侯周勃為右丞相	六 勃為相潁陰侯灌嬰為太尉	
二	除誹謗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勝為梁王	十月丞相平薨 一 十一月乙亥絳侯勃復為丞相	一	
三	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上幸太原濟北王反匈奴大入上郡以地盡與太原太原更號代	十一月壬子勃免相之國 二 十二月乙亥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 罷太尉官	二 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擊濟北昌侯盧卿共侯盧罷師甯侯遬深澤侯將夜皆為將軍屬武祁侯賀將兵屯滎陽	

四	十二月乙巳嬰卒	一 正月甲午御史大夫北平侯張蒼為丞相	安丘侯張說為將軍擊胡出代	關中侯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五	除錢律民得鑄錢	二		
六	廢淮南王遷嚴道道死雍	三		
七	四月丙子初置南陵	四		
八	太僕汝陰侯滕公卒	五		
九	溫室鐘自鳴以芷陽鄉為霸陵	六		御史大夫敬
十	諸侯王皆至長安	七		
十一	上幸代地動	八		
十二	河決東郡金堤徙淮陽王為梁王	九		
十三	除內刑及田租稅律戍卒令	十		
十四	匈奴大入蕭關發兵擊之及屯長安旁	十一	成侯董赤內史欒布昌侯盧卿隆慮侯竈甯侯遬皆為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皆擊	

十五	黃龍見成紀上始郊見雍五帝	十二	匈奴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皆為將軍屯長安旁	
十六	上始見渭陽五帝	十三		
後元元年	新垣平詐言方士覺誅之	十四		
二	匈奴和親地動八月戊戌丞相蒼免	十五 八月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封故安侯		御史大夫青
三	置谷口邑	二		
四		三		
五	上幸雍	四		
六	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二萬人入雲中	五	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軍細柳宗正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去亦罷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七	六月己亥孝文皇帝崩其年丁未太子立民出臨三日葬霸陵	六	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詹事戎奴為車騎將軍侍太后	
孝景元年	立孝文皇帝廟郡國為太宗廟	七 置司徒官		
二	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南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四月中孝文太后崩 擊	八 卒 開封侯陶青為丞相		御史大夫錯
三	吳楚七國反發兵擊皆破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	二 置太尉官	中尉條侯周亞夫為太尉擊吳楚曲周侯酈寄為大將軍擊趙竇嬰為大將軍屯滎陽欒布為大將軍擊齊	
四	立太子	三	二 太尉亞夫	御史大夫蚡
五	置陽陵邑 丞相北平侯張蒼卒			
六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五	四	御史大夫陽陵侯岑邁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七	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四月丁巳膠東王立為太子	八月乙巳太尉條侯亞夫為丞相 青罷	遷為丞相	御史大夫舍
中元元年		二		
二	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三		
三	皇子乘為清河王 [illegible]	四 御史大夫桃侯劉舍為丞相		御史大夫綰
四	臨江王徵自殺葬藍田燕數萬為銜土置冢上	二		
五	皇子舜為常山王	三		
六	梁孝王武薨分梁為五國王諸子子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四		
後元元年	五月地動七月乙巳日蝕 [illegible]	五 八月壬辰御史大夫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御史大夫不疑
二		二	六月丁丑御史大夫岑邁卒	
三	正月甲子孝景崩二月丙子太子立	三		

孝武建元元年	綰免相	四 魏其侯竇嬰為丞相。置太尉	武安侯田蚡為太尉	御史大夫牛抵
二	置茂陵 嬰免相	二月乙未，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 蚡免太尉。罷太尉官		御史大夫趙綰
三	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家四萬餘人來降，處廬江郡	二		
四		三		御史大夫莊青翟
五	行三分錢	四		
六	正月，閩越王反。孝景太后崩。昌免相	五 六月癸巳，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青翟為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韓安國
元光元年		二		
二	帝初之雍，郊見五畤	三	夏，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篡單于馬邑，不合，誅恢	

三	五月丙子，決河于瓠子	四		
四	十二月丁亥，地動。蚡卒	五 平棘侯薛澤為丞相		御史大夫歐
五	十月，族灌夫，家棄魏其侯市	二		
六	南夷始置郵亭	三	太中大夫衛青為車騎將軍，出上谷；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皆擊匈奴	
元朔元年	衛夫人立為皇后	四	車騎將軍青出鴈門，擊匈奴。衛尉韓安國為將屯將軍，軍代，明年，屯漁陽卒	
二		五	春，車騎將軍衛青出雲中，至高闕，取河南地	
三	匈奴敗代太守友	六		御史大夫公孫弘
四	匈奴入定襄、代、上郡	七		
五	匈奴敗代都尉朱英	八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公	春，長平侯衛青為大將軍，擊右賢。衛尉蘇建為游擊	

	六		元狩元年	二
相弘為			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皆自殺國除	匈奴入鴈門代郡江都王建反膠東王子慶立為六安王
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二		二	卒 死 四 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為丞相
將軍爵青左內史李沮為強弩將軍太僕賀為車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太行息為將軍皆屬大將軍擊匈奴	大將軍青再出定襄擊胡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	軍翕侯趙信為將軍敗降匈奴衛尉蘇建為將軍敗身脫左內史沮為彊弩將軍皆屬青		冠軍侯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胡至祁連合騎侯敖為將軍出北地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為將軍出右北平
			御史大夫蔡	御史大夫湯

三	四	五	六	元鼎元年	二	三	四	五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		蔡坐侵園壖自殺	四月乙巳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		青翟有罪自殺		立常山憲王子平為真定王商為泗水王六月中河東汾陰得寶鼎	三月中南越相嘉反殺其王及漢使者 周坐酎金自殺
二	三	四 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	二	三	四 太子太傅高陵侯趙周為丞相	二	三	四 九月辛巳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
	大將軍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擊單于				湯有罪自殺	[illegible]		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主爵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皆破南越
					御史大夫慶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六	十二月東越反	二	故龍頟侯韓說為橫海將軍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中尉王溫舒出會稽皆破東越	
元封元年		三		御史大夫兒寬
二		四	秋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出遼東擊朝鮮	
三		五		
四		六		
五		七		
六		八		
太初元年	改曆以正月為歲首	九		
二	正月戊申慶卒	十　三月丁卯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		
三		二		御史大夫延廣
四		三		
天漢元年		四		御史大夫王卿
二		五		
三		六		御史大夫杜周
四		七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方至余吾水上游擊將軍韓說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皆擊匈奴	
太始元年		八		
二		九		
三		十		御史大夫暴勝之
四		十一		
征和元年	冬賀坐為蠱死	十二		
二	七月太子發兵殺游擊將軍說使者江充	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彭城侯		御史大夫成
三	六月劉屈氂因蠱斬	二	春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朔方以兵降胡重合侯莽通出酒泉御史大夫商丘成出河西擊匈奴	
四		六月丁巳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		
後元元年		二		
二		三	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將軍博陸侯都尉金日磾為車騎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將軍桀侯太僕安陽侯上官桀為大將軍	
孝昭始元元年		四 九[illegible]日磾卒		
二		五		
三		六		
四		七	三月癸酉衛尉王莽為左將軍騎都尉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五		八		
六		九		
元鳳元年		十	九月庚午光祿勳張安世為右將軍	御史大夫訢
二		十一		
三		十二	十二月庚寅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丸	
四	三月甲戌千秋卒	三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為丞相封富春侯		御史大夫楊敞
五	十二月庚戌訢卒	二		
六		十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封安平侯	九月庚寅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擊烏丸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元平元年	敞卒	九月戊戌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封陽平侯	四月甲申光祿大夫龍頟侯韓曾為前將軍五月丁酉水衡都尉趙充國為後將軍右將軍張安世為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昌水侯田廣明
孝宣本始元年		二		
二		三	七月庚寅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龍頟侯韓曾為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為蒲類將軍度遼將軍平陵侯范明友為雲中太守富民侯田順為虎牙將軍皆擊匈奴	
三	三月戊子皇后崩 六月乙丑義薨	六月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封扶陽侯 [illegible]		御史大夫魏相
四	十月乙卯立霍后	二		
地節元年		三		
二		四	三月庚午將軍光卒 二月丁卯侍中中郎將霍禹為右將軍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三	立太子 [illegible]	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為丞相封高平侯	七月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禹為大司馬	御史大夫邴吉
四		二		
元康元年		三		
二		四		
三		五		
四		六 [illegible]		
神爵元年	上郊甘泉太畤汾陰后土	七	四月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後將軍充國擊羌	
二	上郊雍五畤祋祤出寶璧玉器	八	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韓曾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三	三月丞相相卒	四月戊戌御史大夫邴吉為丞相封博陽侯		御史大夫望之
四		二		
五鳳元年		三		
二		四 [illegible]	五月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御史大夫霸

年	大事記	相位	將位	御史大夫位
三	正月丞相吉卒	三月壬申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封建成侯		御史大夫延年
四		二		
甘露元年		三 [illegible]		
二	赦殊死賜高年及鰥寡孤獨帛女子牛酒			御史大夫定國
三	三月己丑丞相霸薨	七月丁丑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		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
四		二		
黃龍元年		三	樂陵侯史子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	
孝元初元元年		四		
二		五		
三		六	十二月執金吾馮奉世為右將軍	
四		七		
五		八 [illegible]	二月丁巳平恩侯許嘉為左將軍	中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	二	三	四	五	建昭元年	二	三	四	五	竟寧元年
	十月戊寅定國免	三月壬戌朔日食						六月甲辰丞相玄成卒			
	九 七月[illegible]免就第	二月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封扶陽侯丞相賢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月癸亥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封樂安侯	二	三	四
	九月衛尉平昌侯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二月[illegible]免	七月太常任千秋為奮武將軍擊西羌 雲中太守韓次君為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	右將軍平恩侯許嘉為車騎將軍 侍中光祿大夫樂昌侯王商為右將軍 右將軍馮奉世為左將軍				[illegible]免				六月己未衛尉楊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延壽卒
	七月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	二月丁酉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					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衛尉繁延壽為御史大夫			三月丙寅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

	孝成建始元年	二	三	四	河平元年	二	三	四
			十二月[illegible]朔日蝕					四月壬寅丞相商免
	五	六	[illegible]免	三月甲申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為右丞相	二	三	四	六月丙午諸吏散騎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
			十月右將軍樂昌侯王商為光祿大夫 左將軍執金吾弋陽侯任千秋為右將軍 [illegible]免	任千秋為左將軍 長樂衛尉史丹為右將軍 [illegible]			十月辛卯史丹為左將軍 太僕平安侯王章為右將軍	
			廷尉尹忠為御史大夫	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illegible]				

陽朔元年	二	三		鴻嘉元年
				三月[illegible]卒
二	三		七月乙丑右將軍光祿勳平安侯王章卒	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
張忠卒		九月甲子御史大夫王音為車騎將軍	閏月壬戌永卒	
六月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		十月乙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君德例

三皇本紀

太皞庖犧氏有聖德。

三皇本紀

女媧氏有神聖之德。

五帝本紀

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五帝本紀

帝顓頊高陽者。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

五帝本紀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

也士

五帝本紀

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殷本紀

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孝文本紀

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

然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

書治道例

三皇本紀

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知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

五帝本紀

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

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五帝本紀

帝堯者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周本紀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宋世家

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知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

極之傳言是彝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
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
母以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漸剛
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立時
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

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
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女則逆庶民逆
吉庶民從龜從筮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庶徵曰雨曰暘曰奧
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治
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奧若
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王眚維歲卿士維月
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
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
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
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
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
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魯世家

周公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

周本紀

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
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
不用

齊世家

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
齊人皆說

齊世家

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

晉世家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惟仁義為本

趙世家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

年八十月致其禮

孔子世家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

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女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秦本紀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三月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塡撫諸侯四夷皆洽驩

文帝後六年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減諸侯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

書即位例

齊世家

武公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魯世家

真公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宋世家

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

陳杞世家

夷公立是歲周幽王即位

宋世家

文公元年秦穆公即位

魏世家

惠王九年秦孝公立

趙世家

孝成王二十年秦王政初立

魏世家

安釐王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宋世家

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

魏世家

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

周本紀

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即位

齊世家

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

管蔡世家

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

陳杞世家

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

晉世家

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

齊世家

孝公七年晉文公立

魯世家

釐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

宋世家

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晉世家

文公元年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六大夫盟於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

魯世家

襄公二十六年晉平公即位

管蔡世家

莊侯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

陳杞世家

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

宋世家

昭公七年楚莊公即位

晉世家

靈公八年是年楚莊王即位

晉世家

幽公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趙世家

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

書新政例

殷本紀

湯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晝

殷本紀

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己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說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而封殷後爲諸侯屬周

齊世家

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

周本紀

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

周本紀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秦本紀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

秦本紀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

始皇本紀

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高祖本紀

漢二年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

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孝文本紀

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鎭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爲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鎭撫諸侯四夷皆洽驩十月辛亥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

孝景本紀

景帝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級五月除田半租爲孝文立太宗廟令群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立后例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襃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陳世家

宣公十七年周惠王取陳女爲后

外戚世家

孝文帝立數月立竇姬爲皇后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爲皇后皇后姓竇氏

孝景本紀

景帝七年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爲皇后

書法備例

管蔡世家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

齊世家

靈公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

景公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太子景公老

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

魯世家

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爲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

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自是後諸
侯多畔王命

魯世家

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
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
今禍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
果立必爲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
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

鄭世家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
怒溉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子蘭
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
太子
於是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
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
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
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
而卒立子蘭爲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
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

趙世家

肅文王二十二年置公子丹爲太子

魏世家

十六年武侯卒子罃立是爲惠王惠王元年初
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
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
爭爲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
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
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
氏大敗趙君爲魏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
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
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
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
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
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
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魏世家

惠王三十一年以公子赫爲太子

秦本紀

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國君爲太子

高祖本紀

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爲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

呂后本紀

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爲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

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爲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

■張丞相列傳

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叔孫通列傳

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

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

■留侯世家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

子君安得高枕而卧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

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

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

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

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絶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太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

一級封將軍薄昭爲軹侯

外戚世家

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爲太子

梁孝王世家

梁王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尚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明年漢立太子

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

孝景本紀

景帝四年夏立皇太子立皇子徹爲膠東王七年四月乙巳立膠東太后爲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爲太子名徹久廢栗太子爲臨江王

書繼統例

夏本紀

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皐陶卒封皐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爲夏后帝啓

周本紀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周本紀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桓王平王孫

秦本紀

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

秦本紀

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

趙世家

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并傅王是爲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

高祖本紀

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

呂后本紀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爲帝

孝文本紀

後七年六月乙巳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外戚世家

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

孝景本紀

後三年正月甲子孝景皇帝崩三月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

書都畿例

周本紀

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爲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周本紀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魯世家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

秦本紀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

商君列傳

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

楚世家

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趙世家

敬侯元年趙始都邯鄲

留侯世家

漢六年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

■劉敬列傳

虜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肮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群臣群臣

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七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封建例

夏本紀

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也

殷本紀

周武王爲天子封殷後爲諸侯屬周

周本紀

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管蔡世家

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

晉少未得封

曹世家

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

魯世家

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爲魯公

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魯世家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爲魯公

燕世家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宋世家

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

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

晉世家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

鄭世家

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

始皇本紀

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塡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

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項羽本紀

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皐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氏

●留侯世家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

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知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

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高祖本紀

漢五年正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爲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爲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

陳丞相世家

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閒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

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

盧綰列傳

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群臣觖望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

功者以爲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陳豨列傳

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

張丞相列傳

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

高祖本紀

漢六年十二月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爲荊王王淮東弟交爲楚王王淮西子肥爲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

高祖本紀

漢七年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爲代王

高祖本紀

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爲代王都晉陽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爲梁王子友爲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爲淮南王

陳豨列傳

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代鴈門皆屬代

荊燕世家

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爲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鎭天下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爲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爲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爲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

高祖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爲吳王王故荊地

吳王濞列傳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甄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

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孝文本紀

文帝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立東牟侯爲濟北王皇子武爲代王子參爲太原王子揖爲梁王

齊悼惠王世家

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

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
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卬爲膠西王子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

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爲衛將軍其封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爲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

楚元王世家

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爲漢宗正乃拜禮爲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爲楚文王

絳侯世家

太尉擊破吳楚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爲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

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

亞夫因謝病國除絶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爲平曲侯續絳侯後

孝景本紀

景帝三年六月乙亥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子勝爲中山王

中二年夏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子寄爲膠東王

中二年春立皇子方乘爲清河王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爲常山王

中六年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梁分爲五

五宗世家

眞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爲眞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爲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絶乃立安世弟賀爲泗水王

主父偃列傳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沮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

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

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即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

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褒厲群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

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群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諸侯王制

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
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
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
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
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
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
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
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
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
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

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
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
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
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
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
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
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
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
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
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

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
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
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
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
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
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
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
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
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
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

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
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
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
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
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
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
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
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
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

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廣陵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

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知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學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閎閎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閎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

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誡齊王以慎內誡燕王以無作怨無俷德誡廣陵王以

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誡之曰江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邇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無仰故誡之曰臣不當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立聲譽爲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

千餘萬益地百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
緣恩行義以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
王胥四子一子爲朝陽侯一子爲平曲侯一子
爲南利侯最愛少子弘立以爲高密王其後胥
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
廣陵王共發兵云云立廣陵王爲上我復王楚
三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
誅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無
治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

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
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土墝埆
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誡之曰葷粥氏
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朕詔將
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
降旗奔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悉若心
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俷德者勿使
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匈奴也非
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有禮義不得在於側也
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

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
地怒曰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
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
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
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等謀爲
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將軍
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抑案
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日更
見責王宗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

陳道昭帝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
以正法問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
正法王犯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
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戶滿意習於
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
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
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周公
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王在時尚能寬王今
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
者誅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

法直行無敢所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如其策指有司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然也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為廣陽王以奉燕王祭祀

滑稽列傳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書就國例

齊世家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

韓信列傳

項羽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為列侯

項羽本紀

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孝文本紀

文帝二年十月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三年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

孝景本紀

景帝二年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後二年正月歲省列侯遣之國

書郡縣例

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

秦本紀

悼公二十一年初縣頻陽

秦本紀

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

陌東地渡洛

秦本紀

昭襄王十七年秦以垣爲坂皮氏

二十二年蒙武伐齊河東爲九縣

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

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

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

秦本紀

莊襄王元年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

始皇本紀

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

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

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

田完世家

王建二十三年秦置東郡

燕世家

今王喜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

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

十二年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

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

衛世家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

楚世家

惠王八年是歲也滅陳而縣之

趙世家

孝成王十一年縣上原

高祖本紀

漢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關外置河南郡

高祖本紀

漢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絶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

孝景本紀

景帝二年八月置南陵及內史祋栩爲縣

四年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太史史例卷廿七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八

碧山外史[illegible]纂輯

書詔令例

殷本紀

湯歸至于泰卷中𤰞作誥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

周本紀

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本紀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

武之道欽乃命伯槼申誡太僕國之政作槼命
復寧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
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
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
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爲法以禁之相坐坐收
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
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
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

之是反害於民爲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
便其孰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
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二年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親率
耕以給宗廟粢盛三月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
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
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
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
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

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十
月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
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列
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
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
遣太子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
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
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
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

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
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
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
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
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
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
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
三年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
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

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灌嬰爲丞相罷太
尉官屬丞相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
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過於下。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上曰農
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
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
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
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是以不敏不明。而久

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
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
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
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
官致敬。毋有所祈。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曰朕聞
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
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
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
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
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
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
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
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
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
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
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

無踐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
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
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
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佗不在
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
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
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
屯將軍郎中令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見卒萬
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
軍武乙巳葬霸陵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

皇帝

孝景本紀

景帝後二年正月令内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隷衣七緵布止馬舂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十月租長陵田

後三年正月甲子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

五宗世家

有司請誅憲王后修及王勃上以修素無行使

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修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絶月餘天子爲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爲貞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爲泗水王

書巡游例

五帝本紀

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於群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於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群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周本紀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

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

秦本紀

惠文君後五年王游至北河

昭襄王十七年王之宜陽二十年王之漢中又之上郡北河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三年王之河南

十九年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

二十三年秦王游至郢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
焉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
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
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
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
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
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
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
刻頌秦德明得意旣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

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僊人居之請
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
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
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
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
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
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
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

遂之琅邪道上黨入
三十一年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
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
日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
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
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
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
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

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
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
至琅邪

二世本紀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
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
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
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
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

爲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而還

孝文本紀

文帝三年六月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

書頌德例

始皇本紀

嶧山刻石文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疆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于嶧山群臣從者咸思攸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廼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群臣誦略刻此樂石以著經紀

禪梁父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愼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琅邪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知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勸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

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有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

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爲表經

之罘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亨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長式

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菑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碣石門刻石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
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會稽刻石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内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殘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書歸化例

五帝本紀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五帝本紀

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

五帝本紀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五帝本紀

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

周本紀

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夷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周本紀

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秦本紀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

秦本紀

惠文君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

秦本紀

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越皆賓從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四年韓王請為臣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八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禮樂例

五帝本紀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夏本紀

舜德大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為興事慎乃憲敬哉乃更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魯世家

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魯世家

襄公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

子從相行禮

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

齊世家

景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吳世家

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

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低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

魯世家

襄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恩魯人敬焉

孔子世家

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秦本紀

惠文君三年王冠

秦本紀

昭襄王三年王冠

始皇本紀

始皇帝九年四月已酉王冠帶劒

始皇本絶

始皇帝二十六年使博士爲僊眞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弦之

叔孫通列傳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

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旣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

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

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生爲太常所論著也

孝景本紀

景帝後三年正月甲寅皇太子冠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

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飮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衞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

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晁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

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辯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

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
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
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
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
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
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
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
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辯。所謂辯者。貴賤有
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
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

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
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
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
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
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
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
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
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
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
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

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
是儒墨之分。治辯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
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
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
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
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
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若鉅鐵。施鑽如蠭
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眜
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
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

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
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
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
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
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
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
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
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
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

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

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絶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冕。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禮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變而不亂。

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辯。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墜。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

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内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

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者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爲禮。以損減爲樂。樂其如此也。以爲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

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也。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説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

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

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沬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族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

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

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搥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於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

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極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頌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己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婚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

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詘信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

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
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
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
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驩愛樂之容也中正
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
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於山
川鬼神則此所以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干
戚之舞非備樂也亨孰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

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
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
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也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也春作夏長仁也秋
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
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
以應天作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
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隮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
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而百物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
時則不生男女無別則亂登此天地之情也及
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
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
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
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云樂云昔者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作樂以賞諸侯故天子
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

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
行級遠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級短故觀其舞而
知其德聞其謚而知其行泰章章之也咸池備
也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也天地之道寒
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
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
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
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煩則酒
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

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
德也禮者所以閉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
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
以禮終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
生而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
謂大路者天子之輿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青黑緣者天子之葆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
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
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別異禮樂之說
貫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

之經也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降興上
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
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欣合陰
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
翮奮角觡生蟄虫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
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
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
童者舞之布筵席陳樽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
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
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

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
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
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者聖人之所樂
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風移俗易故先
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
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
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憂嘽緩慢易繁文簡
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
作而民剛毅廉直經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

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
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
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
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
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
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
大氣衰則生物不育世亂則禮廢而樂淫是故
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

志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滌蕩之氣而滅平
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
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
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以類相動也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廢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辟之氣
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
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文以琴瑟動以干戚
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

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
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
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
生倡和清濁代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
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
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
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
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
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

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
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
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
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
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
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也極幽而不隱
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以
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
息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君子曰禮樂不
可以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
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
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者也治躬則
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
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
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
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
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
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外而民莫不
承順故曰知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諸聲音形於動靜人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綸而不息使其曲直繁

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信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齊中

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矣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答曰今夫古樂進旅而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

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之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
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與文侯曰敢問
溺音者何從出也子夏答曰鄭音好濫淫志宋
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驁辟驕志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詩曰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
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
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控揭壎
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

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
獻醻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此所
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序也鐘聲鏗鏗以立號
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
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
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
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
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
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鎗

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賓牟賈侍坐於孔子
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衆也永歎之淫液之何也答曰
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答曰及時
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答曰非武坐也聲淫
及商何也答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答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則
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
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

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
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
盛振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
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夫女獨未聞牧野之語
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

干之基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卒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稅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

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詩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詩者見利而讓也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居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貢問樂凡音由於人心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故爲善

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與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爲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而衛靈公之時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時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

狀似鬼神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
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
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
晉見晉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
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
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
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
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
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

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
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
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
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
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
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
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
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
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
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

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屋之間晉
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樂不可妄
興也

太史史例卷之二十九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律曆例

文帝本紀

孝文皇帝十四年是時北平侯張蒼爲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爲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爲其言非是請罷之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爲博士申明土德事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爲御史主柱下圖書

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張丞相列傳

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器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

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

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舅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

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

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

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

也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
鍾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爲亥亥
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廣莫風居北方
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
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
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
如胥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
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
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毋爲壬癸壬

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
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
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
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
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
其於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
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
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
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簇泰簇者
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

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
始生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
南至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
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
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毋
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
物生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
至於亢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
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

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爲辰辰者言萬物
之蜄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
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於翼翼者
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爲巳巳者
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陽數成
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
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
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曰
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

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於十毋爲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鐘。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十二子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

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氣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故曰酉。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闔黄泉也。其於十毋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内之也。北至于奎。奎者

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律數

九九八十一以爲宫

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

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

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

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黄鐘長八寸七分一宫

大呂長七寸五分三分一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夾鐘長六寸一分三分一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仲呂長五寸九分三分二徵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

林鐘長五寸七分四角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二商

南呂長四寸七分八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

應鐘長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鐘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黃鐘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歷書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迺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

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皡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

蓄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
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
侵瀆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
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
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
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
天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
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
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

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
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
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
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
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
其後戰國並爭在於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
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
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
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

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
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眞也漢
興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
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
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
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
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瑞瑞
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歷以爲非
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
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歷服色事貴

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
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歷
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
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
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黃帝合
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
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
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鐘
爲宮林鐘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
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

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巳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
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
至

歷術甲子篇

太初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
子夜半朔旦冬至正北　十二
無大餘　無小餘
無大餘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端蒙單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　小餘
大餘四十八　小餘六百九十六
大餘十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六百三
大餘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七　小餘十一

大餘二十一　無小餘
徒維敦牂天漢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一　小餘三百五十九
大餘二十六　小餘八
祝犂協洽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五　小餘二百六十六
大餘三十一　小餘十六
商横涒灘三年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六百一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二十二
大餘四十二　無小餘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八百六十九
大餘四十七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二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二　小餘二百七十七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一百八十四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　小餘五百三十二
大餘三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征和元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八百八十
大餘八　小餘八
彊梧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七百八十七

大餘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十二
大餘三　小餘一百九十五
大餘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四年　閏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五百四十三
大餘二十四　無小餘
商横敦牂後元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一　小餘四百五十
大餘二十九　小餘八

昭陽汁洽二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七百九十八
大餘三十四　小餘十六
横艾涒灘始元元年正西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七百五
大餘三十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四　小餘一百一十三
大餘四十五　無小餘
焉逢淹茂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八　小餘四百六十一
大餘五十　小餘八
端蒙大淵獻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二　小餘三百六十八
大餘五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六　小餘七百一十六
無大餘　小餘二十四
彊梧赤奮若六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一　小餘一百二十四

大餘六　無小餘
徒維攝提格元鳳元年　十二
大餘五　小餘三十一
大餘十一　小餘八
祝犂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三百七十九
大餘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三　小餘七百二十七
大餘二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七　小餘六百三十四
大餘二十七　無小餘
橫艾敦牂五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二　小餘四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百八十九
大餘三十七　小餘十六
焉逢涒灘元平元年　十二

大餘三十　小餘二百九十七
大餘四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四　小餘六百四十五
大餘四十八　無小餘
游兆閹茂二年　十二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五百五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八
彊梧大淵獻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二　小餘九百

大餘五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困敦四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三百八
大餘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赤奮若地節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二百一十五
大餘九　無小餘
商橫攝提格二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五　小餘五百六十三
大餘十四　小餘八

昭陽單閼三年正南　十二
大餘十九　小餘四百七十
大餘十九　小餘十六
橫艾執徐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三　小餘八百一十八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閏十二
大餘八　小餘二百二十六
大餘三十　無小餘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二　小餘一百三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八
端蒙協洽三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六　小餘四百八十一
大餘四十　小餘六十
游兆涒灘四年　閏十三
大餘二十　小餘八百二十九
大餘四十五　小餘二十四
彊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七百三十六

大餘五十一　無小餘
徒維淹茂二年　十二
大餘三十九　小餘一百四十四
大餘五十六　小餘八
祝犁大淵獻三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四百九十二
大餘一　小餘十六
商橫困敦四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七　小餘三百九十九
大餘六　小餘二十四

昭陽赤奮若五鳳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一　小餘七百四十七
大餘十二　無小餘
橫艾攝提格二年　十二
大餘十五　小餘六百五十四
大餘十七　小餘八
尚章單閼三年　十二
大餘十　小餘六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十六
焉逢執徐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　小餘四百一十
大餘二十七　小餘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餘二十八　小餘三百一十七
大餘三十三　無小餘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二　小餘六百六十五
大餘三十八　小餘八
彊梧協洽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七　小餘七十三
大餘四十三　小餘十六
徒維涒灘四年　十二
大餘四十　小餘九百二十
大餘四十八　小餘二十四
祝犁作噩黃龍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五　小餘三百二十八
大餘五十四　無小餘
商橫淹茂初元元年正東　十二
大餘五十九　小餘二百三十五
大餘五十九　小餘八

昭陽大淵獻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三　小餘五百八十三
大餘四　小餘十六
橫艾困敦三年　閏十二
大餘四十七　小餘九百三十一
大餘九　小餘二十四
尚章赤奮若四年　十二
大餘十一　小餘八百三十八
大餘十五　無小餘
焉逢攝提格五年　十二
大餘六　小餘二百四十六
大餘二十　小餘八
端蒙單閼永光元年　閏十三
無大餘　小餘五百九十四
大餘二十五　小餘十六
游兆執徐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四　小餘五百一
大餘三十　小餘二十四
彊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餘十八　小餘八百四十九

大餘三十六　無小餘
徒維敦牂四年　閏十三
大餘十三　小餘二百五十七
大餘四十一　小餘八
祝犂協洽五年　十二
大餘三十七　小餘一百六十四
大餘三十六　小餘十六
商橫涒灘建昭元年　閏十三
大餘三十一　小餘五百一十二
大餘五十一　小餘二十四

昭陽作噩二年　十二
大餘五十五　小餘四百一十九
大餘五十七　無小餘
橫艾閹茂三年　十二
大餘四十九　小餘七百六十七
大餘二　小餘八
尚章大淵獻四年　閏十三
大餘四十四　小餘一百七十五
大餘七　小餘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餘八　小餘八十二
大餘十二　小餘二十四
端蒙赤奮若竟寧元年　十二
大餘二　小餘四百三十
大餘十八　無小餘
游兆攝提格建始元年　閏十三
大餘五十六　小餘七百七十八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彊梧單閼二年　十二
大餘二十　小餘六百八十五

大餘二十八　小餘十六
徒維執徐三年　閏十三
大餘十五　小餘九十三
大餘三十三　小餘二十四
祝犂大荒落四年

右歷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端旃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奮若寅名攝提格于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時）正西（加酉時）正南（加午時）正東（加卯時）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一

碧山外史霍[illegible]彙輯

書天官例

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兊。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絶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昬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南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絶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

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急事。張。素。為廚。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眾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

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其南眾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罕車。為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

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

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為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為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

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

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觽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

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為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

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

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
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
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大白鬭。其野有破軍。歲星
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
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
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
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
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
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
國絶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

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
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光相逮爲害。
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
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
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
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
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
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
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
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

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
此曆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
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塡一宿。其所居
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
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
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
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
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
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
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

塡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
塡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
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
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
文。太室塡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内
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
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
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
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孼卿。大饑。戰敗爲
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

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凌爲鬬。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

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

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百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

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强。出高

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
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
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
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
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
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
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
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
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
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

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
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
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
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
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
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
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
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
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
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

兵雖起而不鬭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
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
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
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
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
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
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
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
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
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

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
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
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
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
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
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
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
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
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
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

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
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
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晩為彗星及
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
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
出也色白為旱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
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
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
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
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

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
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
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
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
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
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為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
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
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
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
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

鬭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椷劍小戰客勝免
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
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
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
正辰星天攙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其色黃而
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
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
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
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
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

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
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
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
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
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
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
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
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員官辰星廟蠻
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

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爲和背不和爲分
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
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
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
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
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
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虹屈短上下兌
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
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
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

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
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
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
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
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
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
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
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
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
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

當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
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
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
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
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
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
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
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
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
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

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
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
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
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
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
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
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
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
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
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

御所臨反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
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
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
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
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
矢類大流星虵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
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
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
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

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
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
正赤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
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
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
而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兌而卑者却其氣平
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
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
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

日去之十餘二十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
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
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
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
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
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
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及
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
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
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

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
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
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
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
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凶若煙非
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
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
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
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
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

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
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
屬倉府廐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産去就魚
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訛言誠
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産氣
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
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
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
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
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

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
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
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
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
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
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
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
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
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
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

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
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
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内占則其爲天
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
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
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黄
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
出躍晷以知日至決要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
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

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
黄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
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一月二十一日月暈圍常
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
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
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黒帝行德天關爲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
者天廷也客星出天有奇令

太史史例 卷三十一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封禪例

三皇本紀

都於陳東封泰山

齊太公世家

桓公三十五年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

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司馬相如列傳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

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横流武節飄逝
邇陜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没闇昧昭晢昆蟲
凱澤回首面内然然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
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
餘珍收龜于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
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
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
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
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
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

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
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
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
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群臣恧焉或謂且天爲
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
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説者
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
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
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榮
號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

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
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絶炎
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
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
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
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
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
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
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

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
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
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白質黒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
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
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
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
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
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
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

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泰山至梁父禪肅然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

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

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

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

以爲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
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
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
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
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
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
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
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
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
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
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
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
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
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
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
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
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
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

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
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
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
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
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
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
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

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
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
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
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
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
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
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

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

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

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

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於

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
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
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
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
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
方。蓋歲之所始。皆言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
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
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
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

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
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
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
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
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
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
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
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

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
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
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
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
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
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
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
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
封禪之後十二歲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
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

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
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
故嵩高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
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
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
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
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
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
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
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禱祠。其

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
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
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
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
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
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
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
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產長水灃澇涇渭
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嵎山之屬為小山川亦
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
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
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
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
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
主之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
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
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
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
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

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畤駒四匹木禺龍欒
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
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
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
通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
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
祝常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
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
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
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
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
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
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
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
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
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
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
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
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

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
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
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
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
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
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
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
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
其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
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

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
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
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
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
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
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
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
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
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
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

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
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
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
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
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
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
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
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
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

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
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
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
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
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
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
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
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
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
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

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

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

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者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

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而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帛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

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
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
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
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
於上曰祠竈則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黄
金黄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
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黄帝是也臣
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
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

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
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黄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
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錘史寬舒受
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
之方士多相效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薄誘忌奏
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
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用太牢具七日
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常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
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

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祀之於忌泰一壇上
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
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
一青牡馬泰一澤山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
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
祠於忌泰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
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
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
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
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於天地於是濟北王

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
子受之更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辠遷天子封
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
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
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術
蓋夜致李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
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
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
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
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泰

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殺而視之得書書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問之人果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至不愈游水發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壽宮

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泰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毋絕殊者而天子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云其明年

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毋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祀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丁義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

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爲臣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予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

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
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
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
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
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
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先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
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
月餘得四金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
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

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
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意庶幾與
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
侯甲第僮千人乘輿廏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
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名其邑曰
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所給
相連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
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
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

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
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治裝行東入
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振天下而海
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
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
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
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
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
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𥇒有黃雲蓋焉
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

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數歲不登故
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年豐廡未報鼎曷
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
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
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
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乃鼒
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
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
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惟受命而帝者心

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
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
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
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
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
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
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
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

黃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
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
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
人也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
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
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
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
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
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

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
所常遊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
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
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
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
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
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黃帝黃帝
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
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頿龍頿拔墮墮黃帝之
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頿

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
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
躧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
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
一祠壇祠壇放薄忌泰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
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
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犛
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
四方地為餟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
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

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
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
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
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
以寶鼎神策授黃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
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烹
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
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
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
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壇以明

應令太祝領祀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
其秋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
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命曰靈旗為
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
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隨驗實毋所見五
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
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
物若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
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
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

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
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其春既滅南越上
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
民間祠尚有鼓舞之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
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
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
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
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琴
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

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
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
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
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
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者合不死之
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
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
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

以嘗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辯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

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

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屬弗用皆至泰山祭后土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封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

承至尊兢兢焉懼弗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修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山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瓠。食頃復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泰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泰祝之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毋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至百六十歲。後世怠嫚。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

越祠雞卜始用焉。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甘泉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曰。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
五年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
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
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
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
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舉
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推歷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修封禪其贊饗曰
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

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
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祠蓬萊之
屬冀至殊庭焉上還以柏梁災故朝受計甘泉
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
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
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
之乃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
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
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商中數十里

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泰液
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
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
井幹樓度五十餘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
正月為歲首而色尚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
為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
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
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命祠官進
畤犢牢具五色食所勝而以木耦馬代駒焉獨
五帝用駒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

木耦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
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
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
許作之如方明年上親禮祠上帝衣上黃焉公
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
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
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
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
神物夏遂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
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

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修封還過祭常山今天子所興祠泰一后土三年親郊祀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祀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弗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其效天子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終羈縻弗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祠神者彌衆然其效可覩矣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二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纂輯

書河渠例

秦本紀

厲共公十六年塹河旁

秦本紀

簡公六年塹洛

趙世家

惠文王十八年東陽決河水

趙世家

惠文王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

趙世家

惠文王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

滑稽列傳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

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
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
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
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
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
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
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
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

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
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
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
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閒於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閒於蜀
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
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

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
使水工鄭國閒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
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
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
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
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
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

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
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
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
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
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
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
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

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
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
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
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
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
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
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
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
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
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

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
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
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
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
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
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
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
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
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

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
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
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
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
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
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絕商顏東至山嶺
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
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
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
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

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
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
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
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
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皓皓旰旰兮閭
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
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
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

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三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纂輯

書平準例

一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

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
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
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
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
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
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
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
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

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
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
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是之時。網疏而民富。役
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廬輿服僭
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
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
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
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絶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
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
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
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
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
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
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

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
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
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
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
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
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
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
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

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

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

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

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

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

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

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
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
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
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
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
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
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
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
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

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
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
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
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
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
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
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
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
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

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
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
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
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
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
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
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
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
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
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

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
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
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
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
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
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
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
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
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
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

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
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
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
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
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
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
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
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
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
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

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
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
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
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
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
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
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
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
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

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
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
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
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
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
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
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
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
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

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
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
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
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
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
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
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
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徙奴

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

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

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

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說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

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海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五

碧山外史[illegible]篆彙輯

書慶賀例

周本紀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

秦本紀

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秦本紀

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

周本紀

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

三十三年賀秦惠王

秦本紀

孝公二十年諸侯畢賀

秦本紀

惠文君二年天子賀

楚世家

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

書朝謁例

周本紀

宣王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秦本紀

德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孝公二十年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朝天子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後三年韓魏太

子來朝

武王四年魏太子來朝

昭襄王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二十九年周君來王

齊世家

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

魯世家

文公三年文公朝晉襄公

襄公四年襄公朝晉十二年朝晉二十一年朝晉平公

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

衞世家

成公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

靈公五年朝晉昭公

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

晉世家

景公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

平公六年魯襄公朝晉

楚世家

成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

鄭世家

成公三年秋成公朝晉

簡公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

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

趙世家

肅侯四年朝天子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十九年春大朝信宮

田完世家

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

魏世家

惠王十五年魯衞宋鄭君來朝

哀王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

韓世家

襄王十一年太子嬰朝秦而歸

高祖本紀

漢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彭越列傳

漢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黥布列傳

漢七年朝陳八年朝頴陽九年朝長安

呂后本紀

孝惠六年諸侯來會十月朝賀

梁孝王世家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

書營建例

魯世家

煬公元年築茅闕門

莊公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

晉世家

文公五年三月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魏世家

文侯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築雒陰合陽

秦本紀

文公元年居西垂宮

秦本紀

憲公居西新邑

出子居西陵

武公居平陽封宮

德公居雍大鄭宮

宣公居陽宮

成公居雍之宮

康公居雍高寢

共公居雍高寢

桓公居雍太寢

景公居雍高寢

靈公居涇陽

孝景本紀

景帝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宮

書宗廟例

殷本紀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始皇本紀

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毁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毁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爲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高祖本紀

漢十二年五月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太子襲號爲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爲吹樂後有缺輒補之

叔孫通列傳

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孝文本紀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聞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

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孝景本紀

景帝元年五月為孝文立太宗廟

書朝廟例

五帝本紀

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

呂后本紀

七年九月辛丑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辛亥皇帝即阼謁朝廟

晉世家

文公元年二月丁未朝于武宮

厲公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

書郊祀例

秦本紀

昭襄王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

高祖本紀

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

孝文本紀

文帝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

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欲出周鼎當有玉英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孝景本紀

景帝中六年二月巳卯行幸雍郊見五帝

書祠祭例

秦本紀

襄公二年乃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時

文公十年初爲鄜時用三牢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

宣公四年作密時

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三年禁不得祠

書致胙例

周本紀

顯王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楚世家

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

秦本紀

惠文君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書貢賜例

始皇本紀

始皇帝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

叔孫通列傳

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呂后本紀

八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十月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

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三年十月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

孝景本紀

景帝元年四月乙巳賜民爵一級

五年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

中元年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

中五年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

後元年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

孝景皇帝崩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爲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

魏其侯列傳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慚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外戚世家

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黄丞相列傳

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

賜酺宴例

趙世家

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始皇本紀

始皇帝二十五年五月天下大酺二十六年大酺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即位酺五日

孝文本紀

文帝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

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
孝景本紀
景帝後元年四月大酺
後二年正月酺五日

書封爵例

周本紀
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
魯世家
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
衛世家
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

趙世家
悼襄王六年封長安君以饒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
封於東武城
趙世家
孝成王七年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春申君列傳
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
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
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因幷獻淮北十二縣
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
以自為都邑
田完世家
湣王三年封田嬰於薛
孟嘗君列傳
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
而封田嬰於薛
周本紀
顯王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為諸侯
秦本紀
惠文君後十一年公子通封於蜀
秦本紀
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
田完世家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
秦本紀
昭襄王八年魏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十六

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爲諸侯
穰侯列傳
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
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
范雎列傳
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張儀列傳
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
秦本紀
昭襄王二十一年涇陽君封宛

呂不韋列傳
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
河南淮陽十萬戶
始皇本紀
呂不韋爲相封十萬戶號曰文信侯
項羽本紀
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孝景本紀
景帝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爲武陵侯
三年六月乙亥封大將軍竇嬰爲魏其侯

五年五月丁卯封長公主子蟜爲隆慮侯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爲建陵侯江都丞相嘉爲
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爲平曲侯趙丞相嘉爲
江陵侯故將軍爲鄃侯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故御
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
中二年三月封四侯
中五年夏封十侯
中六年四月封四侯
後元年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爲丞相封爲

建陵侯
萬石君列傳
元鼎五年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
平淮侯列傳
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淮侯
「書賣爵例」
始皇本紀
秦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
孝文本紀
文帝後六年天下旱蝗發倉庾以振貧民民得

賣爵

平準書

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

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八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

書歸功例

齊世家

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武王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晉世家

悼公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戮

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

趙世家

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

秦本紀

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管晏列傳

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申不害列傳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

孫子列傳

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吳起列傳

吳起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衡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

伍子胥列傳

後五年伐趙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蘇秦列傳

蘇秦旣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

王翦列傳

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

蔡澤列傳

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李斯列傳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

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

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張耳列傳

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

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

蕭相國世家

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嘗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

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黥布列傳

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

樊噲列傳

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譙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呂后本紀

呂后爲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

留侯世家

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

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留侯世家

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大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

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

兒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陳丞相世家

呂太后立諸呂爲王陳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

陸賈列傳

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

陸生頗有力焉

朱建列傳

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季布列傳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説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

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
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
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
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
聞者曹丘揚之也

韓長孺列傳

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
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

主父偃列傳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

書論功例

五帝本紀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
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
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
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
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
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

晉世家

文公元年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
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
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
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
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
人聞之皆說

文公五年六月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
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
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
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柰何以
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

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
趙盾之功豈可忘乎柰何絶祀乃復令趙庶子
武爲趙後復與之邑

吳起列傳

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說謂田文曰請與子論
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
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
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
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

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趙世家

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

蕭相國世家

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

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

邑封爲安平侯

彭越列傳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其後糧於梁地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

黥布列傳

漢六年項羽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

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爲護軍中尉

陳丞相世家

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爲安國侯

齊悼惠王世家

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

衛將軍列傳

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

晉賞功例

夏本紀

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

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覃懷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賦上上錯田中中常衛既從大陸既爲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海濟河維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墳草繇木條田中下賦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貢漆絲其篚織文浮於濟漯通於河海岱維青州嵎夷既略濰淄既道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維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爲牧其篚檿絲浮

於汶通於濟海岱及淮維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藝大野既都東原底平其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其田上中賦中中貢維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臮魚其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州彭蠡既都陽鳥所居三江既入震澤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喬其土塗泥田下下賦下上上雜貢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鳥夷卉服其篚織貝其包橘柚錫貢均江海通淮泗荊及衡陽維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雲夢土

爲治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貢羽旄齒革金三品杶幹栝栢礪砥砮丹維箘簬楛三國致貢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璣組九江入賜大龜浮于江沱涔于漢踰于雒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滎播既都道荷澤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墳壚田中上賦雜上中貢漆絲絺紵其篚纖絮錫貢磬錯浮于雒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其土青驪田下上賦下中三錯貢璆銀鐵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

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所同荊岐已旅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貢璆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即序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荊山踰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負尾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汶山之陽至

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于盟津東過雒汭至于大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道瀁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入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醴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道沇水東爲濟入于河泆爲滎東出陶丘北又東至于

荷又東北會于汶又東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道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北至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東北入于河於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栞旅九川滌原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衞世家

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爲周司寇賜衞寶祭器以章有德

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

獻公十三年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衞君是爲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

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晉世家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

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魏世家

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爲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爲大夫

治於魏

周本紀

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犇鄭鄭居王于氾子帶立爲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溫十七年襄王告急於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爲伯以河內地與晉

晉世家

文公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

秦本紀

襄公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

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

齊世家

頃王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爲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鞌逢丑父爲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

忌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爲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寶器謝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令齊東畝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爲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

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鞌之功

晉世家

景公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子爲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十二年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

韓世家

晉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于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

晉世家

靈公十四年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

趙世家

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

趙世家

幽繆王遷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郤之封牧爲武安君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郤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田完世家

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

平君

田單列傳

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趙奢列傳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

樂毅列傳

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

商君列傳

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

樗里子列傳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穰侯列傳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

刺客列傳

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

項羽本紀

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

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内都朝歌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

項羽本紀

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爲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爲平國君

項羽本紀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

高祖本紀

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

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

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高祖本紀

漢三年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

魏豹列傳

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

彭越列傳

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爲梁王都定陶

黥布列傳

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

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

漢六年項羽死天下定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

田儋列傳

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

樊噲列傳

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

曹相國世家

項籍既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

留侯世家

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

陳丞相世家

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

張丞相列傳

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

荊燕世家

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爲天子天子乃徙澤爲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齊悼惠王世家

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

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爲城陽王

齊悼惠王世家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太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爲濟北王

衛綰列傳

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

直不疑列傳

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

五宗世家

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

外戚世家

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

李將軍列傳

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

衛將軍列傳

元朔元年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

元朔五年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

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

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

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

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

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愛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

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冐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挐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

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軍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刑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

卒皆無封侯者

滑稽列傳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

公孫將軍列傳

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窌侯

公孫將軍列傳

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

李將軍列傳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

張將軍列傳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

蘇將軍列傳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

張將軍列傳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

曹將軍列傳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曹參孫也

韓將軍列傳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雒侯

元朔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

霍將軍列傳

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路將軍列傳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

波將軍代破南越益封

趙將軍列傳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

酷吏列傳

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七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賢臣例

五帝本紀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燕世家

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旣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召公乃說

循吏列傳

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

循吏列傳

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去之

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

管晏列傳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沬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

晏子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旣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魯世家

成公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

晉人弗許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邴丞相列傳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

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知後世稱之

汲黯列傳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晉思賢頌]

孔子世家

哀公三年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

魯世家

哀公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

韓非列傳

韓非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

賈生列傳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

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
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馮唐列傳

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嘗輦過郎
署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
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
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
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
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
卒將善廉頗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牧知其

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
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
奴哉
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
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
遂爲郎

司馬相如列傳

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
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
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
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
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
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
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
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
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
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
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
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

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
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
說

書徵聘例

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

儒林列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
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
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

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巳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書尊禮例

五帝本紀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周本紀

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

魯世家

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管晏列傳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巳而信於知巳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巳知巳而無禮固不如在

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燕世家

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宋世家

昭公弟鮑華賢而下士

魏世家

二十五年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

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孟子列傳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

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淳于髡列傳

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

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遂以安車駕駟東
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愼到列傳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
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
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
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魏公子列傳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
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

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
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
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
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
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
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
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
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
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
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

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
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
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
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
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
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
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
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
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
謝公子怪之

始皇本紀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
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
知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
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
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
同

刺客列傳

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
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

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

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

留侯世家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

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善之常用其策

張丞相列傳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

游俠列傳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

荊燕世家

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

帳共具譬如列侯

張釋之列傳

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

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梁孝王世家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袁盎列傳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

武安侯列傳

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

淮南王安列傳

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

司馬相如列傳

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

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

酷吏列傳

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七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八

碧山外史霍[illegible]彙輯

書干進例

伍子胥列傳

伍子胥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
子胥乃因公子光求見於吳王

甘茂列傳

甘茂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
之使將而佐魏章畧定漢中地

商君列傳

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
之業東復侵地廼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以求見孝公

孟子列傳

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
相印

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
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
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
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
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孟嘗君列傳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
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
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
又蒯緱彈其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
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
曰客復彈劍而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
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

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謌曰長鋏
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復問馮先生有親乎
答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
是馮驩不復歌

平原君列傳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
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
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
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

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

十九人皆服

齊悼惠王世家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日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

韓長孺列傳

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

衛將軍列傳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

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

滑稽列傳

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

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
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
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
郡都尉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
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
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
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
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
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

謂戸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遥語戸郎爲
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
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
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
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
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
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
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
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嘑安得長者之
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
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
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
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
送以財

書薦舉例

五帝本紀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
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
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
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

男皆益篤

五帝本紀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
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又曰誰可
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言
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
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
皆曰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异哉試
不可用而已堯於是聽嶽用鯀九載功用不成
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

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夏本紀

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皐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

管蔡世家

封康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

秦本紀

繆公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傒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

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
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
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晉世家

悼公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群臣可用者祁傒
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
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

越世家

越王勾踐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

種不如蠡鎭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
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
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趙世家

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
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
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
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
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
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
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
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
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
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
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
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
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
畜爲師荀欣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國衣二
襲

管晏列傳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
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
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
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
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
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
夫

循吏列傳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

以自代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

司馬穰苴列傳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

商君列傳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女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

穰侯列傳

魏冉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范雎列傳

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
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

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

蔡澤列傳

范雎說應侯歸相印讓賢者應侯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

藺相如列傳

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知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illegible]國饑則趙困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

刺客列傳

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大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

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

項羽本紀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項羽本紀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

蕭相國世家

秦御史監郡若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

蕭相國世家

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淮陰侯列傳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令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灌嬰列傳

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黃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令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

酈生列傳

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

從沛公西南畧地

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為太常賜

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

周昌列傳

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

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袁盎列傳

高后時盎常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
噲任盎爲中郎

鼂錯列傳

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
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

張釋之列傳

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産不遂欲自
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
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

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
之間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
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

馮唐列傳

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
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
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
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
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
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乃卒

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
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
以内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父言李
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
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知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
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
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
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

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
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
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傷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
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
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
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
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

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田叔列傳

孝文帝旣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

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韓長孺列傳

安國爲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李將軍列傳

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

汲黯列傳

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

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儒林列傳

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

御史大夫

酷吏列傳

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

酷吏列傳

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

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酷吏列傳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吏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

書去就例

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

宋世家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

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魯周公世家

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

陳世家

湣公六年孔子適陳

衛世家

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

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

孔子世家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

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大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樂毅列傳

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

衛世家

成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

秦本紀

昭襄王元年甘茂出之魏
秦本紀
武王元年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
魏世家
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
留侯世家
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大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

叔孫通列傳
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廼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八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九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知人例

五帝本紀
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
夏本紀
當帝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可堯曰鯀爲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

五帝本紀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五帝本紀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宋世家

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管晏列傳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孔子世家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楚世家

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

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爲穆王

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價焉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矣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古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莒衛以爲外主有高國以爲內主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

趙世家

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

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爲太子

田完世家

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孟嘗君列傳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姓名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

魏公子列傳

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

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陳丞相世家

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爲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獨柰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

淮陰侯列傳

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

張丞相列傳

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

袁盎列傳

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田叔列傳

其後除爲三老舉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知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知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

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書論人例

齊世家

桓公三十五年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

四十一年是歳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刀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越世家

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周本紀

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盗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

魏世家

二十五年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踈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

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

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

孫子列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

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

甘茂列傳

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

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入秦卒於魏

始皇本紀

秦王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高帝本紀

今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

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慓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陽與杠里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

淮陰列傳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向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晩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 高祖本紀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中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

■ 高祖本紀

已而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

齊悼惠王世家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

袁盎列傳

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

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大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大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

張釋之列傳

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措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魏其侯列傳

桃侯免相竇大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汲鄭列傳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

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

酷吏列傳

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

任用人例

五帝本紀

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五帝本紀

舜從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

周本紀

武王即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周本紀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吳世家

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

伍子胥列傳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

孔子世家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魏世家

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

文侯二十五年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田完世家

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

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慚不懌而去

孟嘗君列傳

齊威王時成侯鄒忌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

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後孟嘗君還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

田單列傳

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相楚八年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

始皇本紀

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

始皇本紀

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爲舍人蒙驁王齮麃公等爲將軍

陳涉世家

陳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

項羽本紀

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

蕭相國世家

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

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

陳丞相世家

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魏豹彭越傳

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黥布列傳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軍范增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黥布列傳

布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

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俱歸漢
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

淮陰侯列傳

漢二年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
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

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
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
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陳豨列傳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
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
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
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
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
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屠丞相列傳

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
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
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
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

鼂錯列傳

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

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

張釋之列傳

上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
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萬石君列傳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
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
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傳者慶自沛
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

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矦

直不疑列傳

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

汲鄭列傳

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之使河内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

儒林列傳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

酷吏列傳

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尉事如故操

太史史例卷之三十九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纂輯

書相國例

魯世家

釐公元年季友爲相

齊世家

景公元年慶封爲相國專權

宋世家

莊公元年華督爲相

秦本紀

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

吳世家

王闔廬十五年孔子相魯

晉世家

定公十二年孔子相魯

楚世家

昭王十六年孔子相魯

魏世家

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其後十四年而孔子相魯

秦本紀

惠文君十年張儀相秦

秦本紀

惠文君後三年張儀相魏後七年樂池相秦後八年張儀復相秦後十二年張儀相楚

楚世家

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

魏世家

襄王十三年張儀相魏

趙世家

肅侯二十二年張儀相秦

韓世家

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

秦本紀

武王三年樗里疾相韓

秦本紀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爲相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二十六年穰侯再復相

趙世家

成侯二年太戊午爲相

惠文王十八年魏冉來相趙

孝成王二年田單爲相

穰侯列傳

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

魏世家

惠王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

樗里子列傳

秦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

魏世家

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内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田完世家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晋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晋通使且以有齊國

晋官守例

五皇本紀

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

五帝本紀

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五帝本紀

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孚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譌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歲三

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

五帝本紀

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女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飢女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

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於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女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女爲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絜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穉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女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衆功咸興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

魯世家

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

周本紀

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秦本紀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

秦本紀

昭襄王十三年任鄙爲漢中守

呂后本紀

四年五月置太尉官絳侯勃爲太尉

孝文本紀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

陳丞相世家

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

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

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

孝景本紀

景帝中二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

中五年六月丁巳更命諸侯丞相曰相

中六年四月更命廷尉爲大理將作少府爲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爲都尉長信詹事爲長信少府將行爲大長秋大行爲行人奉常爲太常典客爲大行治粟内史爲大農以大内爲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屬大内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爲衛尉

書遷擢例

張丞相列傳

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孝文本紀

右丞相平徙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大將軍灌嬰爲太尉

萬石君列傳

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

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傳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

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

灌將軍列傳

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

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

晉代官例

晉世家

襄公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
卒趙盾代衰執政

秦本紀

昭襄王十年薛文以受金免樓緩爲丞相十二
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

穰侯列傳

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

復相冉

孝文本紀

文帝元年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
爲丞相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爲丞
相

灌嬰列傳

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孝景本紀

二年四月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開
封侯陶青爲丞相

七年春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
夫爲丞相

中三年三月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夫桃侯
劉舍爲丞相

後元年丞相劉舍死八月壬辰以御史綰爲丞
相

申丞相列傳

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
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
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

侯繼嗣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
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卒而有韋丞相代

韋丞相列傳

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邴丞相列傳

邴丞相卒黃丞相代

黃丞相列傳

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

于丞相列傳

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列傳

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匡丞相列傳

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
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

平津侯列傳

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

李將軍列傳

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

酷吏列傳

宣下吏誅夷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一

碧山外史□□象彙輯

書歷仕例

晏嬰列傳

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

平原君列傳

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
封於東武城

蔡澤列傳

蔡澤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
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
於秦

留侯世家

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
王悼惠王

書世祿例

殷本紀

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
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周本紀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爲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

管晏列傳

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張耳列傳

漢五年張耳薨子敖嗣立爲趙王

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酈生列傳

漢十二年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不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

蕭相國世家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絶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樊噲列傳

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武陽侯復故爵邑

孝景本紀

景帝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爲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爲安陽侯

汲黯列傳

今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

書權臣例

周本紀

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齊世家

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

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爲田氏封邑

康公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遷康公

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
有齊國爲齊威王彊於天下

魯世家

眞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
文公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
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
妃敬嬴嬖愛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
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俀是爲宣
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爲不道殺
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
卑三桓彊
宣公俀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
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
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宣公欲去三桓與晉
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
成公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
晉人弗許
襄公十一年三桓氏分爲三軍
昭公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
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
鄪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卒
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
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貨私怒囚季桓子與盟
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爲魯陽虎邑以從
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
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
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
奔齊已而奔晉趙氏
定公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
不肯墮城伐之不克而止
哀公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
欲因諸侯以刧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
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
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
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
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爲悼公悼

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

衛世家

釐侯十三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焉

燕世家

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

晉世家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靖侯

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爲鄂侯

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小子侯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

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

晉侯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

獻公八年士蔿說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

頃公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

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

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

楚世家

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爲太師掌國事

楚世家

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爲卜尹王許之

趙世家

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

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

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

成侯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

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

田完世家

平公即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

康公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 —

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

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秦本紀

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以久秦晉不相攻

始皇本紀

秦始皇八年嫪毐封爲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決於毐又以河西大原郡更爲毐國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爲郎中令任用

事

酷吏列傳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晉貴戚例

范雎列傳

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

呂后本紀

呂后兄二人皆爲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封其子呂台爲酈侯子產爲交侯次兄呂釋之爲建成侯

元年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爲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爲魯元太后子偃爲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爲平定侯少府延爲梧侯乃封呂種爲沛侯呂[illegible]爲扶柳侯張買爲南宮侯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子朝爲軹侯子武爲壺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爲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爲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爲肅王太子嘉代立爲王四年封呂嬃爲臨光侯呂他爲俞侯呂更始爲贅其侯呂忿爲呂城侯及諸侯丞相五人

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爲燕王封通弟呂莊爲東平侯

高后爲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爲新都侯壽爲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呂

榮爲祝茲侯諸中宦者令丞皆爲關內侯食邑五百戶

樊噲列傳

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

樊噲卒謚爲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爲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爲舞陽侯復故封邑

萬石列傳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

外戚世家

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

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

外戚世家

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愼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

魏其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拜嬰爲大將軍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諸列侯莫敢與亢禮

孝景本紀

景帝五年五月封長公主子蟜爲隆慮侯

孝景皇帝崩太子即位是爲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爲武安侯弟勝爲周陽侯

武安侯列傳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晩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

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田勝爲周陽侯

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

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外戚世家

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王太后家凡三人爲侯

衛子夫已立爲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爲將軍擊胡有功封爲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爲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封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爲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爲侯

衛將軍列傳

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衛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外戚世家

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家乃封爲海西侯

書強大例

秦本紀

武公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爲疆國

十九年晉曲沃始爲晉侯齊桓公伯於鄄

共公三年楚莊王疆北兵至雒問周鼎

康王三十九年楚靈王疆會諸侯於申爲盟主殺齊慶封

悼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吳強陵中國

燕世家

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

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

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彊

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爲諸侯

陳世家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

衛世家

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

晉世家

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

楚世家

宣王六年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

懷王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

越王世家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爲伯勾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

趙世家

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弒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

魏世家

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爲晉卿

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宣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

韓世家

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

景侯虔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

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晋國

田完世家

桓公午子威公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絶無後奉邑皆入田氏

威王三年三晋滅晋後而分其地

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横皆豪宗彊能得人

書富饒例

管晏列傳

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穰侯列傳

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張儀列傳

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呂不韋列傳

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

吳王濞列傳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

佞幸列傳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

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梁孝王世家

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五宗世家

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一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創始例

三皇本紀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

三皇本紀

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故號神農氏

三皇本紀

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

吳世家

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

晉世家

景公十二年冬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爲卿

秦本紀

武公十九年晉曲沃始爲晉侯

燕世家

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

楚世家

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

齊世家

莊公二十四年秦始列爲諸侯

魯世家

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爲諸侯

燕世家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犬戎所弑秦始列爲諸侯

管蔡世家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

曹世家

惠公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益
畢諸侯畔之秦始列為諸侯
陳杞世家
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
為諸侯
宋世家
戴公二十六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
諸侯
晉世家
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

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楚世家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
襄公始列為諸侯
田完世家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洛秦始列
為諸侯
周本紀
釐王三年齊桓公始霸
魯世家

莊公十五年齊桓公始霸
燕世家
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
管蔡世家
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
宋世家
桓公三年齊桓公始霸
晉世家
晉侯緡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
楚世家
文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鄭世家
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
周本紀
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魏趙為諸侯
楚世家
簡王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
鄭世家
繻公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
魏世家

文侯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爲諸侯

齊世家

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爲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爲諸侯

秦本紀

襄公立初爲西畤

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

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

宣公初志閏月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

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

孝公十四年初爲賦

惠文王立二年初行錢

惠文君十二年初臘

武王二年初置丞相

昭襄王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

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橋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

叔孫通列傳

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柰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令已作百姓皆知之令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

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書稱王例

吳世家

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

田完世家

威王二十六年十月邯鄲援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疆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楚世家

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爲熊毋康

懷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

田完世家

宣王十八年秦惠王稱王

魯世家

景公二十九年是時六國皆稱王

秦本紀

惠文君四年齊魏爲王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爲王韓亦爲王

韓世家

宣惠王十一年君號爲王

燕世家

易王十年燕君爲王

書自王例

楚世家

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

宋世家

剔成四十二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

始皇本紀

始皇十九年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

燕世家

今王喜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

陳涉世家

武臣到邯鄲自立爲趙王

高祖本紀

秦二世二年燕趙齊魏皆自立爲王

項羽本紀

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高祖本紀

漢元年二月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項羽本紀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

項羽本紀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爲齊王

田儋列傳

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

書相王例

趙世家

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

田完世家

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孟嘗君列傳

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王楚伐敗齊師於徐州

魏世家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

高祖本紀

漢元年正月項羽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趙將司馬卬爲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爲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

爲衡山王都邾燕將臧荼爲燕王都薊故燕王
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
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

張耳陳餘列傳

陳餘已敗張耳皆服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
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
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
代

書遷王例

項羽本紀

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
徙趙王歇爲代王
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
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

魏豹列傳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
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爲西魏王

田儋列傳

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
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

淮陰侯列傳

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

韓信都列傳

明年春上以韓信都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
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
都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
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
信都乃徙治馬邑

呂后本紀

七年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徙爲梁王
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爲呂
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七年秋太后使使告
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
平等言武信侯呂祿上侯位次第一請立爲趙
王太后許之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爲
燕王

齊悼惠王世家

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

梁孝王世家

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五宗世家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

淮南厲王列傳

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

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

孝景本紀

景帝三年六月徙濟北王志爲菑川王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

五年五月丁卯徙廣川王爲趙王

書稱帝例

秦本紀

昭襄王十九年王爲西帝齊爲東帝皆復去之

趙世家

惠文王九年秦自置爲西帝

田完世家

湣王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

穰侯列傳

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王

楚世家

項襄王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

魏世家

昭王八年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

書追尊例

周本紀

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

趙世家

烈侯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獻子爲獻侯

魏世家

襄王元年追尊父惠王爲王

穰侯列傳

昭襄王毋故號爲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爲宣太后

秦本紀

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爲唐太后

呂不韋列傳

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爲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爲夏太后

高祖本紀

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爲高皇帝

呂后本紀

元年十一月追尊酈侯父爲悼武王七年秋追尊祿父康侯爲趙昭王

孝文本紀

後七年六月乙巳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

外戚世家

代王立爲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爲靈文侯

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爲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

景帝崩太子襲號爲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

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爲共侯

書貶號例

殷本紀

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

衛世家

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

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張儀列傳

苴蜀相攻擊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

書貶廢例

秦本紀

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

高祖本紀

漢八年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爲合

陽侯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
敖爲宣平侯

呂后本紀

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
王台弟呂産爲呂王

孝景本紀

景帝七年冬廢栗太子爲臨江王

梁孝王世家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
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

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
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昬暮私與
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
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
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
人遷上庸

五宗世家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産姊姦與其客江充有
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韋丞相列傳

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内侯失
列侯得食其故國邑

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
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
邑

邴丞相列傳

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
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
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爲庶人

衛綰列傳

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吳王濞列傳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
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自歸天
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

灌將軍列傳

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

衛將軍列傳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

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
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

張將軍列傳

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

韓將軍列傳

將軍韓說坐酎金失侯

路將軍列傳

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將軍列傳

將軍趙破奴坐酎金失侯

汲鄭列傳

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

「昔衰弱」例

殷本紀

帝小甲崩弟雍已立是爲帝雍已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殷本紀

河亶甲時殷復衰

殷本紀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殷本紀

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

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

殷本紀

帝甲淫亂殷復衰

周本紀

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

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

秦本紀

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

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

管蔡世家

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
叛周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因東徙益
卑諸侯叛之秦始列爲諸侯

晉世家

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
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

餘皆入三晉

楚世家

昆吾氏夏之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

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

魯世家

十八年文公卒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

鄭世家

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
侵奪鄭鄭遂弱

孔子世家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
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
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萬石君列傳

慶方以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
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李將軍列傳

居歲餘去病死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

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書敗敵例

秦本紀

躁公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

吳世家

王餘祭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

王夫差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勾踐率兵使伐敗
吳師於笠澤二十年越王勾踐復伐吳二十一
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

齊世家

昭公六年翟侵齊

悼公四年吳魯伐齊南方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

魯世家

成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

哀公八年吳爲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

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燕世家

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

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

今王喜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

陳杞世家

惠公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

滑公六年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

宋世家

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

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郛而去

晉世家

悼公十一年冬秦取我櫟

楚世家

昭王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

惠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肅王十年魏取我武陽

威王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

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都

幽王三年秦魏伐楚

王負芻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

屈原列傳

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

鄭世家

繆公二十一年晉使趙穿以兵伐鄭

聲公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

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

鄭君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

趙世家

敬侯四年魏敗我兎臺築剛平

成侯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二十四年秦攻我藺

武靈王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

惠文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己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十九年秦敗我二城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二城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

悼襄王六年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

廉頗列傳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魏世家

文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

惠王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襄王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

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陽晉封陵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三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九年秦拔我懷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爲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

韓世家

景侯虔二年鄭敗我負黍九年鄭圍我陽翟

列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懿侯九年魏敗我澮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

襄王四年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十一年秦伐我取穰

釐王五年秦拔我宛

桓惠王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于大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

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留非因殺之

襄王九年秦復取我武遂

田完世家

康公貸十五年魯敗齊平陸

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取甄

宣王十年楚圍我徐州

湣王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

襄王十四年秦擊我剛壽

書拒敵例

殷本紀

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

周本紀

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吳世家

王餘祭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

楚世家

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

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爲扞關以距

之

頃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

鄭世家

成公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鄭城守晉亦去

趙世家

肅侯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河水灌之兵去

孝成王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爲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

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

始皇本紀

秦始皇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

二世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項羽本紀

楚遂拔成皐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内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

高祖本紀

漢元年八月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

韓信列傳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迺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

韓長孺列傳

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二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纂輯

書無功例

秦本紀

昭襄王二十四年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

四十八年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

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還斬之

五十年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

鄭世家

厲公四年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

晉世家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

楚世家

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

趙世家

武靈王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

惠文王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

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不拔

魏世家

惠王十六年侵宋黄池宋復取之

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

田完世家

宣王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

李將軍列傳

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而廣軍無功

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

衛將軍列傳

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

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脱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

公孫將軍列傳

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

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

李將軍列傳

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公孫將軍列傳

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

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

郭將軍列傳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

年以太中大夫爲校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
無功奪印

荀將軍列傳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
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

書敗績例

殷本紀

桀敗於有娀之虛桀犇於鳴條夏師敗績

齊世家

厲公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
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
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晉焚郭
中而去

齊世家

昭公六年秦兵敗於殽

司馬穰苴列傳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
公患之

燕世家

襄公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

今王喜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
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
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
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
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秦本紀

繆公三十四年繆公於是復使孟明視等將兵
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去

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

莊襄王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
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

吳世家

王諸樊元年吳伐楚楚敗我師

夫差十四年六月戊子越王勾踐伐吳乙酉越
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
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
王怒斬七人於幕下

伍子胥列傳

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迺歸

宋世家

襄公十三年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卽奴事之耳又何戰爲

楚世家

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

懷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迺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迺南襲楚至於鄧楚聞迺引兵歸

白起列傳

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荊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

鄭世家

聲公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趙世家

成侯三年魏敗我藺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十三年魏敗我澮取皮牢

肅侯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

武靈王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

惠文王二十五年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

孝成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

幽繆王遷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

魏世家

文侯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

惠王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爲秦所敗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二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

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遂大破之

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津

昭王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

趙奢列傳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韓世家

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九年魏敗我澮

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

宣惠王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四年秦伐敗我鄢

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爲秦所敗鳶走開封

田完世家

明年魯敗齊平陸

陳涉世家

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爲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酈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迺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

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伍徐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

項羽本紀

項梁已幷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迺引兵入薛誅雞石

項羽本紀

漢二年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迺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

高祖本紀

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

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迺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迺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爲質

陳餘列傳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

高祖本紀

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

高祖本紀

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田儋列傳

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

荊燕世家

高祖十二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荊荊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爲布軍所殺

韓長孺列傳

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迺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

李將軍列傳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

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鬬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

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
又壯迺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
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
用為恥焉

趙將軍列傳

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趙將軍列傳

後六歲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
得遂沒其軍

書遷徙例

殷本紀

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

齊世家

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

魯世家

哀公八年伐杞杞遷去其邑

頃公二年楚頃王東徙于陳

楚世家

考烈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
東徙都壽春命曰郢

伍子胥列傳

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
吳復大來迺去郢徙於鄀

吳世家

王闔廬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
恐而去郢徙鄀

春申君列傳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迺
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

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
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客有觀津人朱
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
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
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
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
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
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鬬也楚於是去陳徙壽
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
於吳行相事

韓世家

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

晉定公十五年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

哀侯二年滅鄭因徙都鄭

魏世家

昭王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

秦本紀

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

秦本紀

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二十七年赦罪人遷之南陽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爲一郡南陽免臣遷居之

始皇本紀

始皇二十一年王翦反昌平軍徙於郢

陳餘列傳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

高祖本紀

漢七年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九年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

馮唐列傳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

萬石君列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

主父偃列傳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

韓長孺列傳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

李將軍列傳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

書弃亡例

秦本紀

景公三十六年景公毋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毋弟富或譖之恐誅廼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廼歸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來歸秦

哀公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

惠公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知氏趙簡

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

厲共公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

齊世家

武公九年厲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

桓公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爲帶謝襄王怒弗聽

管蔡世家

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

陳杞世家

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

宋世家

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

孔子世家

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

燕世家

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

今王喜十二年立使樂乘代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

宋世家

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奔已復去

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

晉世家

穆侯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

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九年晉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

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十三年晉惠公病内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内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廼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

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

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二十三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

鄭世家

定公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

趙世家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

孝成王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

楚世家

頃襄王二十七年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

田完世家

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

湣王二十五年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

穰侯列傳

昭王七年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留侯世家

項王竟不肯遣韓王廼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

亡間行歸漢王

高祖本紀

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盧綰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公孫將軍列傳

七歳從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

趙將軍列傳

居匈奴中十歳後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四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收復例

始皇本紀

秦始皇二十一年王翦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燕太子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

陳涉世家

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謚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

田儋列傳

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

項羽本紀

漢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

項羽本紀

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

高祖本紀

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從之稍
收士卒軍碭

高祖本紀

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
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
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項羽本紀

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
復入保成皐

高祖本紀

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迺捫足曰
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
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
甚因馳入成皐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
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
廣武關中兵益出

彭越列傳

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
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迺使曹咎守成皐自
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

穀城

書復國例

秦本紀

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頽三年鄭
伯虢叔殺子頽而入惠王

燕世家

莊公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
立惠王弟頽爲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
惠王于周

衛世家

惠公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
周周惠王奔溫衛燕立惠王弟頽爲王二十九
年鄭復內惠王

周本紀

襄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
帶叔帶奔齊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

周本紀

靈王二十七年靈王崩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
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朝欲立
之會崩子丐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爲王

子朝攻殺猛猛爲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丐是爲敬王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澤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爲臣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秦本紀

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

武王四年八月武王死武王取魏女爲后無子武王死時昭襄王爲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

昭襄王二年悼武王后出歸魏十三年五大夫禮出亡奔魏十九年呂禮來自歸

始皇本紀

秦始皇四年三月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

魯世家

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惠公

衛世家

宣公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迺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爲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內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

衛世家

莊公元年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爲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爲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

晉世家

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

惠公十四年秦繆公迺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

晉世家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迺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

船中廼笑曰天寶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巳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廼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

秦本紀

繆公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

鄭世家

文公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

厲公四年夏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

成公三年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

趙世家

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

齊悼惠王世家

子喜立是爲共王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

書立君例

秦本紀

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爲靈公靈公懷公孫也

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爲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

齊世家

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爲惠公

魯世家

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

昭公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

管蔡世家

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

燕世家

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

昭王二十八年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於莒乃立其子爲襄王

陳杞世家

懷公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爲湣公

衛世家

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爲衛君是爲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

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

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

晉世家

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

鄭世家

莊公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

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巳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鄭世家

昭公二年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謚號

晉世家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

趙世家

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乃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

趙世家

武靈王十年齊破燕燕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

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
送之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説舉龍文赤鼎絶臏
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
為秦王是為昭王

始皇本紀

秦始皇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
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王游至郢陳
荊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荊王反秦於淮南

項羽本紀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説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
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
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
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
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
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項羽本紀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
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

田儋子市為齊王

田儋列傳

齊人聞王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
齊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
田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
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
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
横為將平齊地

陳涉世家

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

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
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
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
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
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
燕

張耳陳餘列傳

李良反趙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
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
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

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

留侯世家

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輙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

韓信都列傳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奔懷王

呂后本紀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爲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爲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爲少母家又惡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後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爲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爲天子

孝文本紀

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爾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

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且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代之彊必無異心矣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

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群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爲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

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爲宜臣等爲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爲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至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爲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頼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故琅琊王澤爲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

夏侯嬰列傳

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

張丞相列傳

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

吳世家

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殷本紀

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

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乃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乃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

周本紀

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

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

燕世家

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

燕王吊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

衛世家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

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晉世家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

書亡元例

衛世家

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衛世家

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鄭世家

鄭子十四年六月甲子厲公突自櫟復入即位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

秦本紀

惠文君十四年更爲元年

孝文本紀

孝文皇帝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
天子始更爲元年

張丞相列傳

其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
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五

碧山外史[illegible]彙輯

書善治例

齊世家

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
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
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
衣而行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
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
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
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
齊爲大國

魯世家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
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
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
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
民民必歸之

燕世家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管晏列傳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

循吏列傳

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令令之後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

楚民俗好庳車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

孔子世家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韓世家

昭侯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滑稽列傳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娉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小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曹相國世家

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

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以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

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

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

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覯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汲鄭列傳

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儒林列傳

鄭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

黃丞相列傳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穎川太守治穎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穎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

酷吏列傳

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

書布令例

秦本紀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辟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

商君列傳

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

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
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
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
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
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
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
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
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
莫敢議令
三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
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
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

魏公子列傳

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
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
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
邯鄲存趙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
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
百石以下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
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

始皇本紀

秦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
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
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
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

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
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
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
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
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
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
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
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
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
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

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
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
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
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
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
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
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制曰朕聞
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
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

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
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
始改年始朝賀今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
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
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
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
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項羽本紀

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
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因下令軍中
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

高祖本紀

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
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曰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
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
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
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

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
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

高祖本紀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

彭越列傳

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
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君少年彊請乃許與
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
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

令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
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
敢仰視

吳王濞列傳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
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
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
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

書變法例

趙世家

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
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
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
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
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
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
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
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
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

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王
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
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動
而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
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
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
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
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
累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
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

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
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
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
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
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
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
之功未可知也雖歐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
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
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

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功有所止事成功立然後德可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

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

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鯷冠秫縫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

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參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

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
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
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
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
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
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
樓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
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愆民之職也
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
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

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沈於所聞此
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
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
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
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
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
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
遷達於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待人制
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
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賤國

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
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
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
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
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
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
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僻者
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
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
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

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羲神農教而
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
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冠器械
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
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
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
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
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
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
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

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佚而不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以傅王子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

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

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釋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異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昔者先君襄王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語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孰慮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知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何古之法帝王不同教何禮之循虙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古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説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

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書平刑例

五帝本紀

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

周本紀

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

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内獄閱實其罪惟鈞其
過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
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黥辟疑
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
實其罪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
赦其罰五百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
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
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
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高祖本紀

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
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

張釋之列傳

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
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
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為
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
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
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
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
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
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五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議罪例

田叔列傳

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

相

吳王濞列傳

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槀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巳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巳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巳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國除納于漢

淮南厲王列傳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

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
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太子奇
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
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
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
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
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簡
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謾吏
曰不知安在又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
此下及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

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
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
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
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
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
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
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
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
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
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

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
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與列侯二千
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賀臣福昧死言臣謹與
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
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
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蒼等昧死言
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
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
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

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
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盡
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
以次傳

韓長孺列傳

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
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
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
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
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

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

衛將軍列傳

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禆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

書執法例

循吏列傳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

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

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
死遂不受令伏劒而死

晉世家

悼公三年晉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
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
戎戎大親附

魏世家

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僇辱
楊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
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
戎翟親附

秦本紀

鞅之初爲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
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
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

商君列傳

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
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
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
令

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

趙奢列傳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
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
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
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
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
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
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

平民富而府庫實

蒙恬列傳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
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秦皇聞高彊力通於
獄法舉以爲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
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
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
赦之復其官爵

申丞相列傳

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張釋之列傳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田叔列傳

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酷吏列傳

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

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

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

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内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族河内道不拾遺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内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

書誅逆例

周本紀

莊王四年周公黒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殺周公王子克奔燕

吳世家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伍子胥列傳

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齊世家

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殺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二十七年魯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

莊公六年崔杼弑莊公

景公元年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説衆

魯世家

哀公十四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

管蔡世家

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

衛世家

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

晉世家

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

管蔡世家

景侯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

靈侯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

楚世家

靈王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

晉世家

景公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

宋世家

湣公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爲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爲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也

秦本紀

寧公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爲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秦本紀

出子六年庶長弗忌威壘三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武公立三庶長伏其罪

秦本紀

惠文君後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壯

始皇本紀

二世皇帝三年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遣樂將吏

卒千餘人至望夷宮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
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
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
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
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
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
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
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
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
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

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
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
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陳涉世家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嬰後聞陳王已立
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

項羽本紀

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
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
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
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
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
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

季布列傳

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
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
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
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
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
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孝景本紀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
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
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
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

書除惡例

五帝本紀

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
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
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

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

五帝本紀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夏本紀

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

孔子世家

孔子由魯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

酷吏列傳

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都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書除絶例

曹相國世家

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留侯世家

子不疑代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絳侯世家

建德代侯十三年爲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

傅寬列傳

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蒯成侯列傳

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楚元王世家

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爲彭城郡

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絶後國除入于漢

楚悼惠王世家

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

齊厲王立五年死無後國入于漢

梁孝王世家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五宗世家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

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

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絶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張丞相列傳

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申丞相列傳

子侯史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

李將軍列傳

已爲丞相坐法死

荀將軍列傳

將軍荀彘以補樓船將軍坐法死

書赦宥例

晉世家

定公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

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

范雎列傳

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稾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二年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始皇本紀

二世皇帝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

高祖本紀

漢二年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六月立太子大赦罪人

五年六月大赦天下

六年二月大赦天下

十年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

十一年十二月赦代地吏民爲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

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淮陰侯列傳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

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鋭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盧綰列傳

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掠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詿誤劫掠者皆赦之

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常山二十五城豨反其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

呂后本紀

孝惠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乃大赦天下

高后八年七月辛巳高后崩大赦天下

孝文本紀

文帝三年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乃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爲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爲厲王立其子三人爲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孝景本紀

景帝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蓺等與謀反者

七年春免徒隸作陽陵者

中四年秋赦徒作陽陵者

後元年三月丁酉赦天下

齊悼惠王世家

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反興兵西告諸

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

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毋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

吳王濞列傳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

五宗世家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

袁盎列傳

孝景帝即位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

書贖罪例

萬石君列傳

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

韓長孺列傳

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

李將軍列傳

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

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

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

衛將軍列傳

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

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

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

公孫將軍列傳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三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

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

蘇將軍列傳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

張將軍列傳

後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

趙將軍列傳

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汲鄭列傳

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六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七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好武例

秦本紀

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秦本紀

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說

趙世家

武靈王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

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

仲尼弟子列傳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

樂毅列傳

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乃去趙適衛

吳起列傳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

白起列傳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

王翦列傳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

項羽本紀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出項梁下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爲主辦陰以

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游俠列傳

楚田仲以俠聞喜劍

申丞相列傳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

魏丞相列傳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至則借劍而敢入奏事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劒

五宗世家

吳初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

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

淮南王安列傳

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劒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輙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

李將軍列傳

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竟死

書漁獵例

齊世家

景公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

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

魯世家

隱公五年觀漁於棠

孔子世家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顔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

宋世家

湣公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

鄭世家

昭公二年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

秦本紀

文公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東獵

陳餘列傳

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

田叔列傳

魯人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輙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死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

曰我王暴露死中我獨何爲就舍會王以故不
大出游

田叔列傳

安留代人爲求盗亭父後爲亭長邑中人民俱
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兎部署老小當壯
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分別平有
知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
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恠其見之疾也

梁孝王世家

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

病熱六日卒

佞幸列傳

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
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
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
嫣驅不見

李將軍列傳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
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
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
廣廣亦竟射殺之

司馬相如列傳

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
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物有同類而殊
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
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
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
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
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

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
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
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
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
樂出於萬有亦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
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
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

善射例

周本紀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廢

蘇秦列傳

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

李將軍列傳

廣爲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

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

衛將軍列傳

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書善將例

司馬穰苴傳

穰苴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

吳起列傳

吳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田單列傳

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

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東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

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

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欲戰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

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

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王翦列傳

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

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淮陰侯列傳

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幷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求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皆反之其勢無所得

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

淮陰侯列傳

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絳侯世家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爲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

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

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爲是

吳王濞列傳

初吳王之渡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

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

李將軍列傳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淮南王安列傳

伍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七

碧山外史[illegible]家彙輯

書起兵例

始皇本紀

二世元年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荊地爲張楚勝自立爲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爲侯王合從西鄉名爲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說武臣自立爲趙王魏咎爲魏王田儋爲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

陳涉世家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陳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

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

陳涉世家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

項羽本紀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

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劒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

高祖本紀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爲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

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爲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爲乃立季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尚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還守豐

書論兵例

孫子列傳

田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

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

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項羽本紀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淮陰侯傳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

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向坐西向對師事之

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

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

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知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

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

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知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有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吳王濞列傳

條侯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

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吳饟道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他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

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

衛將軍列傳

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書待時例

殷本紀

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

周本紀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

齊世家

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

晉世家

獻公十年晉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亂

伍子胥列傳

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

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

伍子胥列傳

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

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

吳世家

闔廬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

越世家

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吳王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

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

蒙恬列傳

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

書策時例

周本紀

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抱其樂器而犇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田完世家

桓公十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

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

燕世家

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商君列傳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其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項羽本紀

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

高祖本紀

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

韓信都列傳

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都以為韓將將其兵從沛公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為漢王韓信都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都為韓王先拜信都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

夏本紀

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啓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殷本紀

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女衆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吾君不恤我衆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

周本紀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友國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鷄無晨牝鷄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

齊世家

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

魯世家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無敢寇攘踰墻垣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幹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

高祖本紀

漢二年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遂爲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齊悼惠王世家

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

吳王濞列傳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内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

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以其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書征伐例

五帝本紀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

夏本紀

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殷本紀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當是時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

周本紀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

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

齊世家

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爲大國都營丘

桓公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

孝公六年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

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

魯世家

哀公十年伐齊南邊

吳世家

七年吳王夫差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翳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

燕世家

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陳杞世家

宣公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

晉世家

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

平公二十二年伐燕

楚世家

穆王八年伐陳

秦本紀

成公元年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

繆公任好四年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

躁公二年南鄭反

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鄭

昭襄王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

吳王濞列傳

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衛將軍列傳

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壯勇例

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

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

平原君列傳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王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

廉頗列傳

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藺相如列傳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

王翦列傳

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

樊噲列傳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

項羽本紀

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

項羽本紀

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樊噲列傳

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齊悼惠王世家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爲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

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劒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袁盎列傳

盎曰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

灌將軍列傳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

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

李將軍列傳

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

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鄉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

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戸擊嫣嫣走於是
天子以爲勇

酷吏列傳

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
頭侯

書威名例

晉世家

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
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

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
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
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
子反醉不能見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
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楚世家

文王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
陵江漢閒小國小國皆畏之

田完世家

威王九年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
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宣王二年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帥
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
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
望盟而去

湣王三十六年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
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
諸侯恐懼

魏公子列傳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
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
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
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
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
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
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
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
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

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陳涉世家

陳涉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爲王

陳涉乃立爲王號爲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若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爲聚者不可勝數

始皇本紀

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軍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更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侯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反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

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振楚國名聞諸侯皆屬焉

高祖本紀

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爲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

項羽本紀

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將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

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大將軍諸侯皆屬焉

韓長儒列傳

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

魏其武安侯列傳

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其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

李將軍列傳

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

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

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酷吏列傳

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郅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郅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
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
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
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
奴患之
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隷郡國出入
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
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
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
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

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
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
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

書合攻例

秦本紀

桓公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
涇而還
景公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
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
昭襄王七年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

共攻楚方城取唐昧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

魯世家

襄公九年與晉伐鄭

楚世家

昭王十年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
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
頃襄王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
北

鄭世家

繆公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趙世家

成侯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
惠文王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
及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
梗陽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
靈丘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
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
悼襄王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銳師攻秦蕞
不拔移攻齊取饒安

魏世家

哀王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

昭王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

安釐王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

韓世家

宣惠王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

襄王十一年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十四年齊魏王來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

釐王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

田完世家

湣王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九年齊佐趙滅中山

高祖本紀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

書料敵例

燕世家

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爲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

魏公子列傳

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

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劉敬列傳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李將軍列傳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

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

書軍法例

周本紀

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司馬穰苴列傳

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

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孫子列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

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
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
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
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
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
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
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
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
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

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
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
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
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高祖本紀

漢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
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
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
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

絳侯世家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
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
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
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
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
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
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
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

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
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
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
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
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
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
夫爲中尉

太史史例卷之四十九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軍功例

吳世家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

王闔廬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

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

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

齊世家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

景公四十二年吳王闔廬伐楚入郢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

孫子列傳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

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

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
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
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
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
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
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魯世家

文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
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
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
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晉
之滅路獲喬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
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
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
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

孔子世家

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

燕世家

平公十八年吳王闔廬破楚入郢
[illegible]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

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
武成王十三年秦敗趙于長平四十餘萬
今王喜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十九年
秦拔趙之鄚九城

管蔡世家

莊侯十四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
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

陳杞世家

穆公十六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

宋世家

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

晉世家

成公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因救鄭與楚戰
敗楚師
景公十三年晉伐鄭取氾
悼公元年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十四年晉使
六卿率諸侯伐秦渡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

楚世家

成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
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

莊王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十七年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

悼王九年伐韓取負黍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鄭世家

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邵陵

繻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

趙世家

成侯二年敗齊于靈丘三年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八年拔魏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

成侯三年伐魏取鄉邑七十三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爲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甄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二十二年齊亦敗魏於桂陵

肅侯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

趙世家

武靈王十三年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王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軍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二十三年攻中山

趙世家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爲將攻齊十六年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

師攻魏伯陽十八年王再之魏東陽決河水伐
魏氏十九年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
之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
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
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
攻昌城高唐取之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
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
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使趙奢將擊
秦大破秦軍閼與下
孝成王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
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
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
平死收其地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
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二十
一年廉頗將攻繁陽取之
幽繆王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郤之
廉頗列傳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
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
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
趙奢破秦軍閼與下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
繁陽拔之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
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
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魏世家
魏文矦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六年
使子擊伐秦十七年伐中山西攻秦至鄭而還
三十二年敗秦于注
武矦七年伐齊至桒丘九年使吳起伐齊至靈
丘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
惠王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十年伐取
趙皮牢十七年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
襄王六年魏伐楚敗之陘山
韓世家
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文矦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
年伐齊至桒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
昭矦二年魏取宋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

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

田完世家

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黄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伐衛取毋丘

秦本紀

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

景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

厲共公十六年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晉取武城二十四年晉亂殺知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

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孝公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虜其將魏錯

惠文君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三年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與魏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後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後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後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

將莊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

武王三年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

昭襄王六年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七年拔新城八年秦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九年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三年向壽伐韓取武

始左更白起攻新城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十九年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二十七年錯攻楚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爲南郡楚王走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四十一年夏攻魏取刑丘懐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華陽君悝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卒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

韓獻垣雍秦軍分爲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兵罷復守上黨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二萬人攻汾城即從唐拔寧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

莊襄王元年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皋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年王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

樗里子列傳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

穰侯列傳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

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

范雎列傳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

白起列傳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

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

尉敗其陣奪西壘壁

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

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張儀列傳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

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王翦列傳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

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

蒙恬列傳

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

始皇本紀

王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十月將軍蒙驁攻魏氏暘有詭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五年將軍驁攻魏定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將軍驁死以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九年攻魏垣蒲陽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

王翦攻閼與橑陽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十八年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羌瘣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二十年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擊荊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荊破荊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

君置會稽郡二十六年秦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

大史史例卷之五十一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

書軍功例

陳涉世家

陳勝自立為将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将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

高祖本紀

秦二世二年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

是時秦将章邯從陳別將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得薛從騎百餘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使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

項羽本紀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振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時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

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

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

始皇本紀

二世二年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

高祖本紀

酈商爲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

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秦人喜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

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

項羽本紀

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

高祖本紀

漢三年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

項羽本紀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

高祖本紀

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馬殷周舉九江兵而迎之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立武王布爲淮南王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大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

曹相國世家

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

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𡰱
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
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
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
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
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
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
是乃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
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
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

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
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
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
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
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
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
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
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軍從還定三
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
之圍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

復圍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
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
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
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
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渡圍津東
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
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
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
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

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
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
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大破之
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
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
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
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
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
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
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

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
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
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
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
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
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
留平齊未服者高祖六年以齊相國擊陳豨將
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
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
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

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

留侯世家

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
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

絳侯世家

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
與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
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

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
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
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
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
軍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
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
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碭郡
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
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
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

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
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
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
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
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
邯廢丘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
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
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
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

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絶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戸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絺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遫丞相箕肆將勳定鴈門

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荆燕世家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皐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輙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

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郡

彭越列傳

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黄漢王曰彭將軍

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
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
將其兵略定梁地

黥布列傳

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乃悉引
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
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
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坑
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
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

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
漢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
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
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
楚破之垓下

淮陰侯列傳

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
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
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
不能西

八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絶河關反漢
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説豹不下其八月以信
爲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
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
魏爲河東郡
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
破代兵禽夏説閼與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
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
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説成安君曰聞漢將
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新喋血閼與今乃
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
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
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
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
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

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

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

韓信都列傳

漢二年韓信都略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都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都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都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都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

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都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都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都敗散兵而與信都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後復破之

韓信都列傳

兵楚軍時亏高侯功冠諸將

田儋列傳

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

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

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

樊噲列傳

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與司馬𡿺戰碭東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復常從從攻城陽先登下戶牖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一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

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於尸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卻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還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

壤東郤敵還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

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酈商列傳

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

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破雍將軍烏氏周類軍栒邑蘇駔軍於泥陽賜食邑武成六千戶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眜戰疾鬭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郤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

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五千戸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戸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一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夏侯嬰列傳

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戸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

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戸因

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戸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戸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戸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戸除前所食

灌嬰列傳

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

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

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

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以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傅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

童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

將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縣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酈生列傳

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

周緤列傳

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渡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傅寬列傳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

陽從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

靳歙列傳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

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侯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

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武信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任敖列傳

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戶

申屠丞相列傳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軍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

梁孝王世家

二十五年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

韓長孺列傳

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出上谷破胡龍城

衛將軍列傳

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

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

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

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

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至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

李將軍列傳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公孫將軍列傳

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一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二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解圍例

陳世家

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

宋世家

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楚世家

莊王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

晉世家

文公五年冬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

燕世家

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

趙世家

孝成王七年秦圍邯鄲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

魏世家

安釐王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

趙奢列傳

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

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

秦本紀

繆公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

樗里子列傳

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不爲賴矣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

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
必彊魏彊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
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
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入言之以德衛
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
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
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
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
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

穰侯列傳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
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
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
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
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
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
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
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
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猒之有哉今又
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
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
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
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
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
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
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
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
幸自爲常也知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

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
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
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
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
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
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
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
怒於魏之先已也必争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
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

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嬖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知而習於事必不益

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獘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獘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知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知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白起列傳

昭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

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

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
有隙

高祖本紀

漢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
原白土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爲王以反
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
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

韓信列傳

漢七年匈奴後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
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

上谷高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
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
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
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徐行出圍入
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

晉平亂例

管蔡世家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
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
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
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
封微子啓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
是爲衛康叔

宋世家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
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
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

周本紀

初莊王嬖姚姚生子穨穨有寵及惠王即位奪
其大臣園以爲囿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謀
召燕衛師伐惠王惠王犇溫已居鄭之櫟立釐
王弟穨爲王樂及徧舞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
君伐殺王穨復入惠王

鄭世家

厲公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溫
立弟穨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
王子穨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
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

秦本紀

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伯虢叔殺子頹而入惠王

繆公三十四年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

齊世家

武公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爲君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桓公三十五年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

衛世家

莊公五年取齊女爲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爲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

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爲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爲宣公

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爲衛君是爲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爲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

鄭世家

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

使廚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
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
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
年晋伐鄭鄭與盟晋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
故兩親晋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
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
産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
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

宋世家

成公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

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
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
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
於國因大夫華元爲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
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爲文公文
公元年晋率諸侯伐宋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
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
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穆之族

晋世家

靈公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晋使趙
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

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晋六卿平王室
亂立敬王

鄭世家

定公十一年定公如晋晋與鄭謀誅周亂臣入
敬王于周

楚世家

莊王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
王擊滅若敖氏之族

靈王三年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
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狥曰無效齊慶封弑
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
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
王使棄疾殺之

惠王八年晋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
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
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刧惠王置之高府欲
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白
公自立爲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

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

陳杞世家

湣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

伍子胥列傳

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刼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

孫子列傳

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商君列傳

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秦本紀

昭襄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爲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

穰侯列傳

宣太后二弟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爲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爲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

始皇本紀

秦始皇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九年四月長信侯毐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蘄年宮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

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內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

呂不韋列傳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

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

高祖本紀

漢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

漢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

漢十年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

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往東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沮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張春渡河擊聊城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

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

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
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爲燕王

魏豹列傳

漢王聞魏豹反於是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傳
詣滎陽以豹國爲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
急周苛遂殺魏豹

黥布列傳

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
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
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
番陽番陽又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
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
功封者

陳豨列傳

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
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
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于曲逆下破豨
將張春于聊城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
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
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爲眞定
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
豨軍遂敗

呂后本紀

八年七月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
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
産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
相審食其爲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
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
呂用事擅權欲爲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
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乃陰
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
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爲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
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乃反舉
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
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乃遺諸侯
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
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爲齊王孝惠
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
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爲四忠臣
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

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
兵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
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之相國呂
産等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
乃謀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
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
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
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禄呂産欲發亂關
中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
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决當是時

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爲少帝弟及
魯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
禄梁王産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
群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
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禄善絳侯乃
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
呂禄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
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
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
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

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
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
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禄信
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産及
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
决呂禄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
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
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
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
國産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産曰王

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
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産乃趣産急入宮平陽侯
頗聞其語乃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
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禄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
然禍且起呂禄以爲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屬典
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
曰爲呂氏右襢爲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爲劉
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禄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

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迺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鬭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

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須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爲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

灌嬰列傳

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

吳王濞列傳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

楚元王世家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

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

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
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
攻漢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
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奴聞之亦
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
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齊悼惠王世家

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子孝文二年以齊之城
陽郡立章爲城陽王立二年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齊之濟北郡立興

居爲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
章與居自以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
入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
原以爲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
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
擊破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爲郡
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
爲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
濟南爲郡地入于漢
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
爲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
膠西王卬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
爲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卬地入
于漢爲膠西郡
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
年爲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
地入于漢爲膠東郡

書阬畧例

趙奢列傳

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秦本紀

秦始皇十九年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
母家有仇怨皆坑之

項羽本紀

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
皆阬之還報項梁
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
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
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
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

等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
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
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
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
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
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畧定秦
地函谷關

始皇本紀

後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
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
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

項羽本紀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

高祖本紀

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
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背衆例

司馬穰苴列傳

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
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
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孫子列傳

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
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

秦本紀

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
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商君列傳

秦惠王車裂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
之家

蘇秦列傳

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
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
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

始皇本紀

秦始皇九年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

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毐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毐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毐等衛尉竭内史賜佐弋竭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

二世本紀

子嬰遂刺殺高於齊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

陳涉世家

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

高祖本紀

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天下悉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爲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

季布列傳

季布母弟丁公爲楚將丁公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二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纂輯

書降將例

二世本紀

二世皇帝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諸侯

高祖本紀

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西陵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

書納降例

宋世家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始皇本紀

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

高祖本紀

漢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

漢二年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

韓信都列傳

信都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穎當城生子因名曰穎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穎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穎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

孝景本紀

景帝中三年春匈奴王率其徒來降皆封爲列侯

衛將軍列傳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兵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

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庇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也

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

趙將軍列傳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

[晉和解例]

齊世家

桓公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

晉世家

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

秦本紀

繆公十五年九月壬戌與晉君合戰於韓地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

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

吳世家

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陳世家

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

楚世家

悼王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

秦本紀

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

魏世家

哀王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爲和

田完世家

湣王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

趙世家

武靈王二十二年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

樂毅列傳

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高祖本紀

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鴻溝而東者爲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

書御戎例

周本紀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戴武王以致戎

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

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

灌嬰列傳

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

劉敬列傳

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

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

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孝文本紀

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爲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毋使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爲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內史欒布爲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

文帝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軍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

韓長孺列傳

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至如飆風去如流電遷徙無常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

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
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
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主父偃列傳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
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
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
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
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

酷吏列傳

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
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
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
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
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
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
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
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
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
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
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
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
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
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

書守備例

趙世家

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于周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
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
梁

魏世家

文侯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

白起列傳

昭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
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
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
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
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

陳夅西壘壁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

秦本紀

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九年趙公子嘉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爲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

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

蒙恬列傳

秦已幷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

項羽本紀

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高祖本紀

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

項羽本紀

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

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都彭城幷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靑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

高祖本紀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

項羽本紀

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

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高祖本紀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若漢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

項羽本紀

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高祖本紀

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

漢二年六月與關內卒乘塞

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

淮陰侯列傳

韓信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鎭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張丞相列傳

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

傅寬列傳

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將屯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三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

書會遇例

周本紀

顯王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

秦本紀

桓公十年楚莊王服鄭北敗晋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爲會盟合諸侯

繆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孝公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

惠文君九年與魏王會應後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後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晋

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晋外

昭襄王三年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二十二年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二十五年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九年與楚王會襄陵

吳世家

王夫差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齊世家

桓公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

景公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

魯世家

桓公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

成公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

燕世家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

管蔡世家

昭侯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衛使使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

衛世家

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

宋世家

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

晉世家

獻公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

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

楚世家

懷王六年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

頃襄王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

鄭世家

簡公二十八年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

趙世家

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

十三年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

肅侯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

武靈王四年與韓會於區鼠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六年王與燕王遇二十年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

魏世家

惠王十四年與趙會鄗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二十一年與秦會彤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

襄王六年與秦會應十二年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

哀王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爲太子與秦會臨晉十一年與秦王會應

昭王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

韓世家

懿侯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

宣惠王十一年與趙會區鼠

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

釐王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

田完世家

齊宣公四十九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

康公十六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

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

宣王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

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

孟嘗君列傳

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盟而去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

項羽本紀

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書召致例

吳世家

王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槖皋

伍子胥列傳

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槖皋

陳世家

惠公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

吳

湣公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

楚世家

成王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

書如國例

秦本紀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

齊世家

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

魯世家

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

管蔡世家

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

晉世家

景公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

鄭世家

十一年定公如晉

韓世家

十一年昭侯如秦

書定盟例

齊世家

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刼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刼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三十年春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

厲公十九年立子光爲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

侯盟於鍾離

魯世家

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

宋世家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

晉世家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

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昭登于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

晉世家

厲公死十日庚午知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

趙世家

成侯二十四年與魏盟漳水上

魏世家

惠王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

平原君列傳

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

王曰唯唯誠若先王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秦本紀

景公四年是時晉悼公爲盟主

悼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黄池

卒先吳與彊陵中國

項羽本紀

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四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五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納地例

周本紀

王赧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

齊世家

桓公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楚世家

項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考烈王元年納州陵于秦以平是時楚益弱

趙世家

惠文王五年與燕鄚易

魏世家

襄王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

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

韓世家

釐王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白起列傳

昭王二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爲華陽君

秦本紀

惠文君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八年魏納河西地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

昭襄王二十一年魏獻安邑秦出其人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

始皇本紀

秦始皇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

書易地例

魯世家

隱公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

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

趙世家

孝成王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兌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城武陽平舒與趙

書復地例

魯世家

莊公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

成公二年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齊復歸地

定公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

哀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爲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

燕世家

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

昭王三十三年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

衛世家

穆公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

宋世家

共公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奔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

鄭世家

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爲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於鄭

鄭君乙爲君是爲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幷其國

趙世家

成侯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

孝成王七年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

魏世家

襄王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哀王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坂

韓世家

襄王六年秦復與我武遂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

秦本紀

昭襄王四年取蒲坂五年魏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二十七年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一年楚人取我江南

惠文君十三年歸魏焦曲沃

書廣地例

宋世家

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

晉世家

獻公二十五年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

楚世家

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楚世家

惠王四十四年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趙世家

武靈王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秦本紀

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繆公十五年十一月晉君夷吾獻其河西地是時秦地東至河

書立城例

秦本紀

靈公十三年城籍姑

簡公六年城重泉

獻公二年城櫟陽

武王四年涉河城武遂

趙世家

獻侯十三年城平邑

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

武靈王三年城鄗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

孝成王十一年城元氏

悼襄王二年城韓皋

幽繆公遷元年城柏人

魏世家

文侯六年城少梁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

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范睢列傳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

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公孫賀列傳

後十四年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

書和親例

魯世家

桓公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爲夫人

燕世家

文公二十八年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

晉世家

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

楚世家

懷王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秦楚絶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頃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

趙世家

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爲夫人

魏世家

哀王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

晉世家

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爲夫人

秦本紀

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

秦本紀

繆公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

田完世家

湣王四年迎婦於秦

孝文本紀

文帝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

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故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書留質例

晉世家

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

晉世家

景公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爲質於晉晉兵罷

齊世家

項公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

齊世家

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

楚世家

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

頃襄王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

魏世家

安釐王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

田完世家

湣王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

秦本紀

繆公十五年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於秦

惠文君後十年韓太子蒼來質

昭襄王六年涇陽君質於齊

書倍盟例

秦本紀

繆公九年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

西八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

秦本紀

桓公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

晉世家

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

秦本紀

景公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

鄭世家

成公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

王目俱罷而去

陳世家

成公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五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失德例

夏本紀

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

夏本紀

帝桀之時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

殷本紀

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

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

百姓愛之紂廢之

衛世家

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

宋世家

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

田完世家

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書拒諫例

殷本紀

及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

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廸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宋世家

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

周本紀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

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絀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爲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吳世家

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

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曰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畧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

伍子胥列傳

夫差既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威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

始皇本紀

二世皇帝元年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刼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

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熘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

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閒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項羽本紀

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

楚元王世家

王戊立二十二年春戊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

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

書刺奢例

殷本紀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

宋世家

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

王栝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楚世家

靈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

趙世家

成侯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爲檀臺

武靈王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山中之境

韓世家

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𧆛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蒙恬列傳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

始皇本紀

始皇二十六年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一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當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

藥僊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爲
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
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
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
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
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令
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
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
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宮從山上
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

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
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
之所在
三十七年太子胡亥襲位爲二世皇帝九月葬
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并天下天
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
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
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
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
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

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衆葬既已下或言工匠
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
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
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爲
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爲室堂未就會上崩
罷其作者復土驪山驪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
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
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
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

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
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高祖本紀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
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
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
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
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
以加也高祖乃說
梁孝王世家

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趩入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寳器多於京師

書驕橫例

楚世家

靈王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受寳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爲分其予我乎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蓽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始皇本紀

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寳貨財諸侯共分之

項羽本紀

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

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寳婦女而東

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

高祖本紀

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

高祖本紀

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

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
虜其子女齊人叛之

淮南厲王列傳

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
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寛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
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
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
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爲法令擬於天子

五宗世家

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
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之
甚
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
南恐一日發爲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
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
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
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及殺其子毋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
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

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
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
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
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
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
詐究變彊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
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傷二千石
甚衆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六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簡傲例

晉世家

惠公二年周使召公過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

孔子世家

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魏世家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柰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高祖本紀

幷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酈食其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

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書嚴刻例

殷本紀

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五年聽事群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幷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僊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

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二世皇帝元年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

室振恐

李斯列傳

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

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快快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

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若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

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

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

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擇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

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深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

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
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
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
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
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
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
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
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
督責之誠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

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
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
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
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
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
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陳王世家

陳王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
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
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輙自治之

酷吏列傳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
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
威

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
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
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
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

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
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
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
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
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
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
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

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
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
趙禹中廢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
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
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
後起治酷於禹
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
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
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
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

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
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
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
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
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
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
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
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
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

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
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
其治放郅都
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
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
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畧捕郡中豪
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
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
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

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
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
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
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
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
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
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盗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

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溫舒復爲中尉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畧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收司姦盜賊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怒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

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

書衆惡例

周本紀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

晉世家

惠公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

鄭世家

襄公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

魏世家

惠王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

秦本紀

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爲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商君列傳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

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七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八

碧山外史雲間張之象彙輯

書國難例

殷本紀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周本紀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雒邑辟戎寇

定王二十八年定王崩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爲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秦本紀

繆公五年秋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犇

秦本紀

十三年惠公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

齊世家

桓公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爲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

辛巳夜斂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管蔡世家

悼公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爲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爲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爲靖公

陳世家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

桓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楚世家

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

懷王三十年懷王往會秦昭王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

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

鄭世家

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

田完世家

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觧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

田完世家

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夫人年辛

書爭立例

趙世家

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爲亂

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

敗亡奔韓

魏世家

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爲太子

韓世家

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

書内亂例

宋世家

殤公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説目而覩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爲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爲莊公

鄭世家

莊公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魯世家

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爲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及惠公卒爲允

以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

鄭世家

子亹元年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

齊世家

襄公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爲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爲讓而齊襄公殺

彭生以謝魯

魯世家

桓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爲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

魯世家

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爲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爲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

可爲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叔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叔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爲君如莊公命侍喪舍於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爲湣公湣公

原缺第十葉

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内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晉世家

獻公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

管蔡世家

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

齊世家

莊公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閒

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晉世家

景公十一年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

衛世家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傳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

衛世家

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

晉世家

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

楚世家

景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

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爲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爲太子娶

秦本紀

哀公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爲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

伍子胥列傳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爲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爲太子取婦

陳杞世家

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

田完世家

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

田完世家

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燕世家

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

蘇秦列傳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

呂不韋列傳

莊襄王薨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

呂不韋列傳

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家僮數千人

諸客求宦爲嫪毒舍人千餘人

陳丞相世家

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矦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矦幸於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

楚元王世家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

荊燕世家

傳子嘉爲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爲郡

齊悼惠王世家

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毋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

梁孝王世家

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李太后曰先生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

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

五宗世家

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

建又盡與其姊弟姦

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

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
之乃殺其子母
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
者爲姬甚愛之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
王齊與同產姦
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
過市入牢視囚

衡山王賜列傳

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
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

樊噲列傳

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
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
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
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
年他廣奪侯爲庶人國除

夏侯嬰列傳

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
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衛將軍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
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
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

公孫將軍列傳

將軍賀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

佞幸列傳

久之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

太史史例卷之五十八